日知錄集釋三十二卷

PL
2716
.A14
v.1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日知錄三十二卷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是書前有自記稱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蓋其一生精力所注也書中不分門目而編次先後則略以類從大抵前七卷皆論經義八卷至十二卷皆論政事十三卷論世風十四卷十五卷論禮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論科舉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論藝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雜論名義二十五卷論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論史法二十七卷論注書二十八卷論雜事二十九卷

論兵及外國事三十卷論天象術數三十一卷論地理三十二卷爲雜考證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楊慎焦竑諸人偶然涉獵得一義之異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閻若璩作潛邱劄記嘗補正此書五十餘條若璩之壻沈儼特著其事於序中趙執信作若璩墓誌亦特書其事若璩博極羣書睥睨一代雖王士禎諸人向謂不足當抨擊獨於詰難此書沾沾自喜則其引炎武爲重可概見矣然所駁或當或否亦互見短長要不足爲炎武病也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

慨然以復古爲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爲末務殆非篤論矣

敘曰自明體達用之學不修儁生鉅材日事纂述而鴻通瓌異之資遂率隳敗於詞章訓詁襞積破碎之中漢時經術修明賢哲箸書大都采擇傳記百家論說時政與己志而已魏晉以降著錄始廣唐以後遂岐分爲數家其善者自典章經制文物度數以及佛老之書徼裔之迹莫不明其因革損益巨細本末號稱繁博然求其坐而言可起而行修諸身心達於政事者不數覯焉崑山顧亭林先生質敏而學勤誼醇而節峻出處貞亮固已合於大賢雖遭明末喪亂遷徙流離而譔述不廢先後成書二百餘卷閎廓奧賾咸識體要而智力尤瘁者此也其言經史之微文大義良法善政務推禮樂德刑之本以達質文否泰之遷嬗

錯綜其理會通其旨至於賦稅田畝職官選舉錢幣權量水利河渠漕運鹽鐵人材軍旅凡關家國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變之道詞尤切至明白其餘考辨亦極賅洽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又曰困者德之辨也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非善成其鴻通瓌異之資而畢出於體用焉哉元明諸儒其流失喜空言心性凡講說經世之事者則又迂執寡要先生因時立言頗綜覈名實意雖救偏而議極峻正直俟諸百世不惑而使天下曉然於儒術之果可尊信者也汝成鑽掔是書屢易寒暑又得潘檢討刪飾元本閻徵君沈鴻博錢宮詹楊大令四家校本先生

討論旣夥不能無少少滲漏四家引申辯證亦得失互見然實爲是書羽翼也用博采諸家疏說傳注名物古制時務者條比其下伏處海濱見聞孤陋又耆碩著書富邃而義無可尌則亦闕諸竊慮踳駮有踰簡略嗚呼學識遠不逮先生毛髮而欲以微埃涓流上益海岱之崇深抑愚且妄矣然先生之體用具在學者循其唐塗以窺賢聖制作之精則區區私淑之心識小之恉或不重爲世所詬病者矣書凡三十二卷篇帙次第略不改易集釋條目諸賢名氏里爵具列於後而輒著其大指於篇

先生箸述閎通是書理道尤博學術政治皆綜隆替覩彼

窾言奚啻瓶智自康熙三十四年吳江潘檢討刻於閩中

流行既久刊刻多譌潛邱諸君皆有斠正今玆集釋卽緣
爲權輿復廣加鉤析脫字旣增誤文亦削諸君別箸論篹
雖殊指意可并則亦附諸至先生所纂金石文字記山東
考古錄石經考五經同異音學五書郡國利病書亭林詩
文集菰中隨筆等書凡藉參稽亟爲決擇若異徑庭不引
詮訓至漢唐及明經史傳紀諸子雜家皆先生博綜穿穴
玆更無事駢枝凡所稱引率斷自先生同時及後賢所述
先生問學浩博論說深遠專綜大綱或忘識小諸家辨駁
其無關閎旨者勿論間有異同轉滋岐舛用援鄭詁禮經
顏注漢史之例拾遺元文參以私測更列衆言加之融釋
諸經訓纂衆史傳志其文可互通者悉隨先生所錄疏明

至義類所觸或摭實略虛或舍新徵舊又逸書別史諸子
百家分見少殊援引斯異亦隨所列之文所據之本略事
鈎甄以袪觝滯
先生負經世之志箸資治之書舉措更張言尤慨切第世
異盛衰則論貴參伍求楝買轂何殊匽霿爰竭顓愚略疏
偏激不爲掉罄間陳一孔雖會幾深終慙和繆又先生留
心時務奏議文書事關利害皆入簡編今有發明廣爲采
厠箸書誠尚雅馴立說亦爭要領或節錄其篇或咸登其
論理勢恐失其眞辭氣多仍其筆亦準全書惟求實事至
於詞原曲喻隱多未正既輒舛馳關疑云爾
世嬗歲遷學者輩出參考古今蔚成宏傑其論治體要道

經術文章器識雖殊穿并則一間著名理有出先生論述外者既綜疏列至於考證諸家意主搜羅凡所引稱時至繳繞今入注文但取證明奚事炫博輒加刪節歸諸簡覈若語有繁略理無醇疵既列其凡不廣附麗

疏說既繁主名難一氏族不署淆舛易滋然或同籍系罔辨纂言既異存亡須分著錄始輯注文但稱某氏惟氏同則殊以官謚同則加以地其他區異指亦準斯至同時材哲則槪著其名事取標題義無軒輊第上相位崇守土分別兼獲師承宜謹書策少變其文復同前例叔重解字引賈逵之說書官以尊康成治詩重毛公之賢稱箋自下爰式先儒用愼操翰

潘氏耒字次耕吳江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官檢討元刪錄本通行刊本

閻氏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元校本

楊氏名[空]字簡在江陰人拔貢生官知縣元校本

沈氏彤字冠雲吳江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元校本

錢氏大昕字曉徵嘉定人官少詹事元校本

談氏允厚字厚臣嘉定人

胡氏承諾字君信一字石莊石門人舉人

王處士錫闡字寅旭吳江人

張氏爾岐字稷若濟陽人

陸氏世儀字道威太倉人

唐氏甄字鑄萬夔州人舉人官知縣
陸清獻隴其字稼書平湖人進士官御史從祀　廟庭
魏鴻博禧字冰叔寧都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
李文貞光地字晉卿安溪人官大學士
徐司寇乾學字原一崑山人進士
朱檢討彝尊字錫鬯秀水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
慕氏天顏字鶴鳴靜寧人進士官漕運總督
儲大令方慶字廣期宜興人進士
嚴太僕虞惇字寶成常熟人進士
姜氏宸英字西溟慈溪人官編修
方侍郎苞字靈皋桐城人進士

惠侍讀士奇字天牧吳縣人進士
任氏源祥字王谷宜興人　王給事命岳字伯咨晉江人
陳氏啟源字長發吳江人
梅氏文鼎字定九宣城人
臧氏琳字玉林武進人　邛氏嘉穗字秀瑞舉人浙江人
陳庶子遷鶴字介石安溪人
楊編修繩武字文叔吳縣人
顧司業棟高字復初無錫人
陳文恭宏謀字汝咨臨桂人官大學士
陳總兵倫炯字資齋同安人
曹給事一士字諤庭上海人進士

汪氏師韓字抒懷錢塘人官編修
柴氏紹炳字虎臣仁和人　謝中丞敏字肅齋武進人
陳通政兆崙字句山錢塘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庶吉士
全氏祖望字紹衣鄞縣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
陳鴻博黃中字和叔吳縣人乾隆初舉
徐鴻博文靖字位山當塗人乾隆初舉
喬氏光烈字敬亭上海人進士官巡撫
裘文達日修字叔度新建人進士官尚書
宮氏獻瑤字瑜卿安溪人官洗馬
王方伯太岳字芥子定興人進士
姚氏範字南青桐城人官編修

江氏永字愼修婺源人

盧氏文弨字紹弓餘姚人侍講學士

陸中丞燿字青來吳江人舉人

莊侍郎存與字方耕武進人進士及第

王氏鳴盛字鳳喈嘉定人光祿寺卿進士及第

黃氏中堅字震生吳縣人

戴氏震字東原休寧人庶吉士

趙氏翼字雲崧陽湖人貴西兵備道進士及第

姚刑部鼐字姬傳桐城人進士

柴御史潮生　胡御史蛟齡　楊侍郎永斌

王上舍應奎字柳南常熟人

孫氏志祖字頤谷仁和人進士官御史

惠氏棟字定宇侍讀子　鳳氏韶字德降歲貢生江陰人

朱氏澤澐字止泉寶應人

錢徵士大昭字晦之嘉定人嘉慶初舉孝廉方正

梁氏玉繩字曜北錢塘人

汪明經中字容甫江都人　劉學博台拱字端臨寶應人

莊大令述祖字葆琛進士陽湖人

莊氏綬甲字卿珊大令子

錢學博塘字岳源嘉定人進士

洪氏亮吉字稚存陽湖人官編修

桂氏馥字未谷曲阜人進士官知縣

孫兵備星衍字淵如陽湖人進士及第
淩氏廷堪字次仲歙人進士官教授
雷氏學淇字介庵直隸通州人進士
張大令雲璈字仲雅錢塘人舉人
陳同知斌字白雲德淸人進士
程方伯含章字月川景南人舉人巡撫左遷布政使
劉氏逢祿字申受武進人進士官禮部主事
陸學博珣字子劭嘉定人　管氏同字異之上元人舉人
沈明經宇字啟大嘉定人　劉明經字孟塗桐城人
嚴氏如熤字樂園溆浦人　孝廉方正官按察使
沈學博欽韓字文起舉人　吳縣人

阮閣部元字伯元儀徵人今官協辦大學士雲貴總督

陶宮保澍字雲汀安化人進士今官兵部尚書兩江總督

方東樹字植之桐城人

姚大令瑩字石甫桐城人進士今官江蘇知縣

周濟字保緒荊溪人進士今官教授

魏源字默深邵陽人舉人今官內閣中書

張生洲字淵甫吳江人舉人今官教諭

謝占壬字[redacted]寧波人

施彥士字樸齋崇明人舉人今官知縣

徐瀫字六襄桐城人進士今官知縣

左暄字春谷涇縣人

道光十四年五月嘉定後學黃汝成敘錄

先生初刻日知錄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鈔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閹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疎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爲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爲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又與人書十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麤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又與人書二十五

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

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耳

又與潘次耕書

日知錄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不復年之年則以臨終絕筆爲定彼時自有受之者而非可預期也

又與楊雪臣書

向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汙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

又與友人論門人書

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

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

原序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爲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尙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儁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嶄焉自見者又或採其

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荆川楊用脩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然其去古人有間矣崑山顧寗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簏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証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

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頽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爲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爲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耒少從先生游嘗手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藁較勘再三繕寫成帙與先生之甥刑部尚書徐公健庵大學士徐公立齋謀刻之

而未果二公繼沒未念是書不可以無傳攜至閩中年友汪悔齋贈以買山之資舉畀建陽丞葛受箕鳩工刻之以行世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爲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据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康熙乙亥仲秋門人潘耒拜述

日知錄

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以正後之君子東吳顧炎武

卷之一

三易　重卦不始文王
朱子周易本義　卦爻外無別象
卦變　互體
六爻言位　九二君德
師出以律　既雨既處
武人爲于大君　自邑告命

成有渝无咎　　童觀
不遠復　　不耕穫不菑畬
天在山中　　罔孚裕无咎
有孚于小人　　損其疾使遄有喜
上九弗損益之　　利用爲依遷國
姤　　包無魚
以杞包瓜　　已日
改命吉　　艮
艮其限　　鴻漸于陸
君子以永終知敝　　鳥焚其巢
巽在牀下　　翰音登于天

山下有雷小過　姚
東隣　游魂爲變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形而下者謂之器　垂衣裳而天下治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困德之辨也
凡易之情　易逆數也
說卦雜卦互文　兌爲口舌
序卦雜卦　晉晝也明夷誅也
孔子論易　七八九六
卜筮
卷之二

帝王名號　九族
舜典　惠迪吉從逆凶
懋遷有無化居　三江
錫土姓　厥弟五人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允征
惟元祀十有二月　西伯戡黎
少師　殷紂之所以亡
武王伐紂　泰誓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王朝步自周
大王王季　彝倫
龜從筮逆　周公居東

微子之命　酒誥
召誥　元子
其稽我古人之德　節性
汝其敬識百辟享　惟爾王家我適
王來自奄　建官惟百
司空　顧命
矯虔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文侯之命　秦誓
古文尚書　書序
豐熙僞尚書
卷之三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四詩
孔子刪詩　何彼襛矣
邶鄘衛　黎許二國
諸姑伯姊　王事
朝隮于西　王
日之夕矣　大車
鄭　楚吳諸國無詩
豳　言私其豵
承筐是將　罄無不宜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小人所腓
變雅　大原

莠言自口　皇父
握粟出卜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不醉反恥　上天之載
王欲玉女　夸毗
流言以對　申伯
德輶如毛　韓城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不弔不祥
駉　實始翦商
元鳥　敷奏其勇
魯頌商頌　詩序
卷之四

魯之春秋　春秋闕疑之書

三正　閏月

王正月　春秋時月並書

謂一爲元　改月

天王　邾儀父

仲子　成風敬嬴

君氏卒　滕子薛伯杞伯

闕文　夫人孫于齊

公及齊人狩于禚　楚吳書君書大夫

亡國書葬　許男新臣卒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及其大夫荀息

邢人狄人伐衛　王入于王城不書
星孛　子卒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三國來媵
殺或不稱大夫　邾子來會公
葬用柔日　諸侯在喪稱子
未踰年書爵　姒氏卒
卿不書族　大夫稱子
有謚則不稱字　人君稱大夫字
王貳于虢　星隕如雨
築郿　城小穀
齊人殺哀姜　微子啟

襄仲如齊納幣　子叔姬卒

齊昭公　趙盾弑其君

臨于周廟　欒懷子

子太叔之廟　城成周

五伯　占法之多

以日同爲占　天道遠

一事兩占　春秋言天之學

左氏不必盡信　列國官名

地名　昌歜

文字不同　所見異辭

紀履緰來逆女　母弟稱弟

子沈子　穀伯鄧侯書名
鄭忽書名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爭門　仲嬰齊卒
隱十年無正　戎菽
隕石于宋五　王子虎卒
穀梁日誤作曰

卷之五

閽人寺人　正月之吉
木鐸　稽其功緒
六牲　邦饗耆老孤子
醫師　造言之刑

國子　死政之老

凶禮　不入兆域

樂章　斗與辰合

凶聲　八音

用火　涖戮于社

邦朋　王公六職之一

奠摯見于君　主人

辭無不腆無辱　某子受酬

辯　須臾

飧不致　三年之喪

繼母如母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女子子在室爲父
慈母如母
出妻之子爲母
父卒繼母嫁
有適子者無適孫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繼父同居者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君之母妻
齊衰三月不言曾祖巳上
兄弟之妻無服
先君餘尊之所厭
貴臣貴妾
外親之服皆緦
唐人增改服制
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

考降　噫歆

卷之六

毋不敬　女子子

取妻不取同姓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檀弓　太公五世反葬于周

扶君　二夫人相爲服

同母異父之昆弟　子卯不樂

君有饋焉曰獻　郲婁考公

因國　文王世子

武王帥而行之　用日干支

社日用甲　不齒之服
爲父母妻長子禫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庶子不以杖即位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
庶姓別於上　愛百姓故刑罰中
庶民安故財用足　術有序
師也者所以學爲君　肅肅敬也
以其綏復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十五月而禫　妻之黨雖親弗主
吉祭而復寢　如欲色然
先古　博愛
以養父母日嚴　致知

顧諟天之明命　桀紂帥天下以暴
財者末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
者也　君子而時中
子路問強　素夷狄行乎夷狄
鬼神　期之喪達乎大夫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達孝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誠者天之道也
肫肫其仁
卷之七
孝弟爲仁之本　察其所安
子張問十世　媚奧

武未盡善　朝聞道夕死可矣
忠恕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變齊變魯　博學於文
三以天下讓　有婦人焉
季路問事鬼神　不踐迹
異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奡盪舟　管仲不死子糾
予一以貫之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性相近也　虞仲
聽其言也厲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梁惠王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不動心　市朝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文王以百里

廛無夫里之布　孟子自齊葬於魯

其實皆什一也　莊嶽

古者不爲臣不見　公行子有子之喪

爲不順於父母　象封有庳

周室班爵祿　費惠公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以紂爲兄之子

才　求其放心

所去三　自視欿然

士何事　飯糗茹草

孟子外篇　孟子引論語
孟子字樣　孟子弟子
茶　駉
九經　考次經文

卷之八
州縣賦稅　屬縣
州縣品秩　守
鄉亭之職　里甲
掾屬　都令史
吏胥　法制
省官　選補

停年格　銓選之害
員缺

卷之九

人材　保舉
關防　封駁
部刺史　六條之外不察
隋以後刺史　知縣
知州　知府
守令　刺史守相得召見
漢令長　京官必用守令
宗室　藩鎮

輔郡　邊縣
宦官　禁自宮
卷之十
治地　斗斛丈尺
地畝大小　州縣界域
後魏田制　開墾荒地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豫借
紡織之利　馬政
驛傳　漕程
行鹽
卷之十一

權量　大斗大兩
漢祿言石　以錢代銖
十分爲錢　黃金
銀　以錢爲賦
五銖錢　開元錢
錢法之變　銅
錢面　短陌
鈔　僞銀

卷之十二

財用　言利之臣
俸祿　助餉

館舍　街道
官樹　橋梁
人聚　訪惡
盜賊課　禁兵器
水利　雨澤
河渠
卷之十三
周末風俗　秦紀會稽山刻石
兩漢風俗　正始
宋世風俗　淸議
名敎　廉恥

流品
重厚
耿介
鄉原
儉約
大臣
除貪
貴廉
禁錮姦臣子孫
家事
奴僕
閹人
田宅
三反
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
南北學者之病
范文正公
辛幼安
士大夫晚年之學
士大夫家容僧尼
貧者事人

分居　父子異部
生日　陳思王植
降臣　本朝
書前代官

卷之十四

兄弟不相爲後　立叔父
繼兄子爲君　太上皇
皇伯考　除去祖宗廟謚
漢人追尊之禮　謚法
追尊子弟　內禪
御容　封國

乳母　聖節
君喪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
居喪不弔人　像設
從祀　十哲
嘉靖更定從祀　祭禮
女巫
卷之十五
陵　墓祭
厚葬　前代陵墓
停喪　假葬
改殯　火葬

期功喪去官　緦喪不得赴舉
喪娶　衫帽入見
奔喪守制　丁憂交代
武官丁憂　居喪飲酒
匿喪　國恤宴飲
宋朝家法

卷之十六

明經　秀才
舉人　進士
科目　制科
甲科　十八房

經義論策　三場
擬題　題切時事
試文格式　程文
判　經文字體
史學
卷之十七
生員額數　中式額數
通場下第　御試黜落
殿舉　進士得人
大臣子弟　北卷
糊名　搜索

座主門生　舉主制服
同年　先輩
出身授官　恩科
年齒　教官
武學　雜流
通經爲吏

卷之十八
秘書國史　十三經注疏
監本二十一史　張參五經文字
別字　三朝要典
密疏　貼黃

記注　四書五經大全
書傳會選　內典
心學　舉業
破題用莊子　科場禁約
朱子晚年定論　李贄
鍾惺　竊書
勘書　改書
易林
卷之十九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不貴多
著書之難　直言

立言不爲一時　文人之多
巧言　文辭欺人
修辭　文人摹倣之病
文章繁簡　文人求古之病
古人集中無冗複　書不當兩序
古人不爲人立傳　誌狀不可妄作
作文潤筆　文非其人
假設之辭　古文未正之隱
卷之二十
非三公不得稱公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史家追紀月日之法　史家月日不必順序

重書日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　年月朔甲子
年號當從實書　史書一年兩號
年號古今相同　割併年號
孫氏西齋錄　通鑑書改元
後元年　李茂貞用天祐年號
通鑑書葬　通鑑書閏月
史書人君未即位　史書一人先後歷官
史書郡縣同名　郡國改名
史書人同姓名　述古
引古必用原文　引書用意

文章推服古人　史書下兩曰字
書家凡例　分題
卷之二十一
作詩之旨　詩不必人人皆作
詩題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詩有無韻之句　五經中多有用韻
易韻　古詩用韻之法
古人不忌重韻　七言之始
一言　古人未有之格
古人不用長句成篇　詩用疊字
次韻　柏梁臺詩

詩體代降　書法詩格
詩人改古事　庾子山賦誤
于仲文詩誤　李太白詩誤
郭璞賦誤　陸機文誤
字　古文
說文　說文長箋
五經古文　急就篇
千字文　草書
金石錄　鑄印作減筆字
畫　古器

卷之二十二

四海　九州
六國獨燕無後　郡縣
秦始皇未滅二國　漢王子侯
漢侯國　都
鄉里　都鄉
都鄉侯　封君
圖　亭
亭侯　社
歷代帝王陵寢　堯冢靈臺
生祠　生碑
張公素　王亘

卷之二十三

姓
氏族
氏族相傳之訛
孔顏孟三氏
仲氏
以國爲氏
姓氏書
通譜
二字姓改一字
北方門族
冒姓
兩姓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
古人謚止稱一字
稱人或字或爵
子孫稱祖父字
已祧不諱
皇太子名不諱
二名不偏諱
嫌名

以諱改年號　前代諱
名父名君名祖　弟子名師
同輩稱名　以字爲諱
自稱字　人主呼人臣字
兩名　假名甲乙
以姓取名　以父名子
以夫名妻　兼舉名字
排行　二人同名
字同其名　變姓名
生而曰諱　生稱謚
稱王公爲君

卷之二十四

祖孫　高祖
藝祖　冲帝
考　伯父叔父
族兄弟　親戚
哥　妻子
稱某　互辭
豫名　重言
后　王
君　主
陛下　足下

閤下　相
將軍　相公
司業　翰林
洗馬　比部
員外　主事
主簿　郎中待詔
外郎　門子
快手　火長
樓羅　白衣
郎　門生
府君　官人

對人稱臣　先卿
先妾　稱臣下爲父母
人臣稱人君　上下通稱
人臣稱萬歲

卷之二十五

重黎　巫咸
河伯　湘君
共和　介子推
杞梁妻　池魚
莊安　李廣射石
大小山　丁外人

毛延壽
名以同事而晦
名以同事而章
人以相類而誤
傳記不考世代

卷之二十六

史記通鑑兵事
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
史記
漢書
漢書二志小字
漢書不如史記
荀悅漢紀
後漢書
三國志
作史不立表志
史文重出
史文衍字
史家誤承舊文
晉書

宋書　魏書
梁書　後周書
隋書　北史一事兩見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
舊唐書　新唐書
宋史　阿魯圖進宋史表
遼史　金史
元史　通鑑
通鑑不載文人
卷之二十七
漢人注經　注疏中引書之誤

姓氏之誤　左傳注
考工記注　爾雅注
國語注　楚辭注
荀子注　淮南子注
史記注　漢書注
後漢書注　文選注
陶淵明詩注　李太白詩注
杜子美詩注　韓文公詩注
通鑑注
卷之二十八
拜稽首　稽首頓首

百拜　九頓首三拜

東向坐　坐

土炕　冠服

衩衣　對襟衣

左衽　行縢

樂府　寺

省　職官受杖

押字　邸報

酒禁　賭博

京債　居官負債

納女　王女棄歸

罷官不許到京師
卷之二十九
騎　驛
驢驘　軍行遲速
木罌缻渡軍　海師
海運　燒荒
家兵　少林僧兵
毛葫蘆兵　方音
國語　外國風俗
徙戎　樓煩
吐蕃回紇　西域天文

三韓　大秦
干陀利
卷之三十
天文　日食
月食　歲星
五星聚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星名　人事感天
黃河清　妖人闌入宮禁
詐稱太子　外國應天象
星事多凶　圖讖
孔子閉房記　百刻

雨水　五行
建除　民㝵坤乾
太一　正五九月
古今神祠　佛寺
泰山治鬼　蕃俗信鬼

卷之三十一
河東山西　陝西
山東河內　吳會
江西廣東廣西　四川
史記菑川國薛縣之譌　曾子南武城人
漢書二燕王傳　徐樂傳

水經注大梁靈丘之誤　三輔黃圖
大明一統志　交阯
薊　夏謙澤
石門　無終
柳城　昌黎
石城　木刀溝
江乘　郭璞墓
蟂磯　胥門
潮信　晉國
緜上　箕
唐　晉都

瑕　九原
晉陽　太原
代　闕里
杏壇　徐州
向　小穀
泰山立石　泰山都尉
社首　濟南都尉
鄒平臺二縣　夾谷
濰水　勞山
楚丘　東昏
長城

卷之三十二

而　　柰何

語急　　歲

月半　　已

里　　仞

不淑　　不弔

亡　　乾沒

辱　　姦

訛　　誰何

信　　出

鰥寡　　丁中

阿　么
元　寫
行李　耗
量移　罘罳
場屋　豆
陘　豸
闞　宙
石炭　終葵
魁　桑梓
胡嚨　胡
草馬　草驢女猫

雌雄牝牡

刊誤二卷附

續刊誤二卷

日知錄集釋目次終

日知錄集釋卷一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三易

夫子言包羲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爲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雷氏曰〕伏羲畫卦自兩儀生四象而四時之序已著自四象生八卦而萬物之理悉函自八卦重之相錯相盪陽動而進左旋而位于西北陰動而退右轉而位于西南于是震兌正于東西坎離正于南北而四時首春帝出乎震之象以立又以乾元用九消息之而十二辟卦之象以成六十四卦之象以著伏羲氏之所以爲易者也連山者神農氏之易也神農詳于地辨

土性藝五穀嘗百藥鑿井出泉立市通貨故其易用伏羲八卦之動象以艮爲首艮者止也止乃行之首以時行爲義由體達用之象也艮本陽卦其象爲山位在東北立春斗建之所在也山托于地而親上能出雲氣和洽天地且二山相襲故曰連山歸藏黃帝杜子春之說不可易蓋黃帝之治詳于人作調歷以授時作杵臼以前用作舟車以致遠作弧矢以取威作衣冠宮室以庇身作禮樂書契以立敎上古朴野之俗至此而變後世文明之象自此而開易象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卽謂此矣其後玉帝之治皆因于此故伏羲爲天皇神農爲地皇黃帝爲人皇此卽周官書之所謂三皇矣黃帝在位百年功成之後深求道極默契本原于羲農之易皆反而歸之得其初象知陽氣之所以能生實原于此于是以坤爲首以陰爲主以靜爲道以柔爲用所以明體也 猶之墨子書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汝成案）雷氏用杜子春之說以歸藏爲黃帝易似矣然禮運孔子曰我欲觀殷道得坤乾焉注以爲殷時陰陽之書卽歸藏易而鄭司農贊易亦以爲歸藏殷易釋其義曰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于中夏曰連山連山

者象山之出雲連山不絕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與杜子春說不同大抵世代荒遠莫可稽考後人徒從推測得之亦各存其說而已

左傳僖十五年戰於韓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戰於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皆不用周易而別有引據之辭卽所謂三易之法也原注卜徒父以卜人而掌此猶周官之大卜而傳不言易楊氏曰其用周易處必出周易之名于上如有以周易見陳侯及周易有之之類

重卦不始文王

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攷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

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爲六十四者不始於文王矣（梁氏曰周本紀及世表皆言文王益卦其實非孔氏易正義論重卦之說王弼以爲伏羲以繫辭攷之弼言爲當十二卦體已具于羲農黃帝堯舜之世以洪範攷之其七卜筮貞悔已見于禹錫九疇之時則可知爲伏羲因重之驗）

朱子周易本義

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原注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孔氏正義曰十翼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陸德明釋文曰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卽十翼也前漢

〔六經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始合經傳爲一〕自漢以來爲費直鄭元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莊氏曰朱子發漢上易傳云王弼以文言附于乾坤二卦孔氏正義云輔嗣之意以爲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按此則費氏古經自是經傳相別其謂費氏始亂經者妄也合彖象于經者自康成始則加彖曰象曰之文猶以傳附經後若今乾卦者是爲鄭氏本至以象附爻而以彖象移置爻前自輔嗣始則每爻加象曰之文若今坤卦以下者是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于坤加文言曰之文是爲王氏本〕亦程正叔傳因之及朱元晦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閒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原注易經大全凡例曰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

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殽亂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放此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條下義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象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原注宏治三年會試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題陳輔文同考官楊守阯批曰序卦朱子無一言以釋其義蓋以程子於諸卦之首疏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

讀本義易卷踰八百而知有傳者不數人此能知之而大而又善作是用錄之以激厲經生之不讀程傳者

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卽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爲朱之次序（原注　虛齋蔡清易經蒙引謂之今所竊刊行易經本義　今四書版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書詩禮記並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明爲後來所刻是依監版傳義本而刊去程傳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日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爲也　坊刻擅改古書宜有嚴禁是學臣之責朱子詩集傳序蔡仲默書集傳序今南京刊大全本改曰詩經大全序書經大全序此卽亂刻古書之一驗幸監本尚存其謬亦易見爾）相傳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欽成按今　御纂周易折中已復朱子之舊矣）

朱子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此據孔氏正義曰夫子所作彖辭元在六爻

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王輔嗣之
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
辭各附其當爻下如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
故謂連合經傳始於輔嗣不知其實本於康成也魏志高
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元]作注
其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
對曰鄭[元]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
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
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
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元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宏
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是則康成之書已先合之不

自輔嗣始矣乃漢書儒林傳云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則以傳附經又不自康成始朱子記晁氏說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蓋自坤以下皆依此後人又散之各爻之下而獨存乾一卦以見舊本相傳之樣式耳愚嘗以其說推之今乾卦象曰爲一條象曰爲一條疑此費直所附之元本也坤卦以小象散於各爻之下其爲象曰者八餘卦則爲象曰者七此鄭元所連高貴鄉公所見之本也楊氏曰玩魏主問辭止是康成注連合一處耳非并經連之者古者注亦單行

程傳雖用輔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九三咸其股亦不處也傳曰云亦者蓋彖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

之彖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原注）小畜九二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本義曰亦者承上爻義

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爲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而易春秋尤爲繆盭以彖傳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陰卦必云小人陽卦必云君子於是此一經者爲拾瀋之書而易亡矣取胡氏傳一句兩句爲旨而以經事之相類者合以爲題傳爲主經爲容有以彼經證此經之題有用彼經而隱此經之題於是此一經者爲射覆之書而春秋亡矣（原注）天順三年九月甲辰浙江溫州府永嘉縣儒學教諭雍懋言比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段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鏤程文乃太簡略而不統貫且春秋爲經屬詞比事變例無窮

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至參以已意名雖經題實則射覆乞敕甚禁止上從之復程朱之書以存易原注當名自爲本備三傳啖趙諸家之說以存春秋必有待於後之興文教者

卦爻外無別象

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外惟頤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飛鳥之象本之卦辭而夫子未嘗增設一象也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豈知聖人立言取譬固與

後之交人同其體例何嘗屑屑於象哉王弼之注雖涉於元虛然已一掃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矣原注王輔嗣略例曰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喻彌甚不有程子大義何由而明乎汝成案說卦別象漢時尤多今約其數乾八十二坤一百十三震五十八巽四十五坎七十五離三十艮五十三兌十八雖皆穿鑿滋生然易理闊深曲包道藝觀象玩占義或有取爾

易之互體卦變詩之叶韻春秋之例月日經說之繚繞破碎於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卦變

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

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原注)蘇軾王炎皆同此說(江氏)曰彖傳有言剛柔往來上下者虞翻謂之卦變本義謂自某卦而來者其法以相連之兩爻上下相易取之似未安今考文王之易以反對為次序則所謂往來上下者即取切近相反之卦非別取諸他卦也往來之義莫明于泰否二卦彖辭否反為泰三陰往居外三陽來居內故曰小往大來泰反為否三陽往居外三陰來居內故曰大往小來彖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楊氏曰王雙溪之經說今皆不可得

互體

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其說已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原注)四爻變故艮為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

初何嘗有互體之說

晉書荀顗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全氏曰漢晉諸儒無不言互體者至王輔嗣鍾士季始力排之然亦終不能絀也特是漢儒言互祇就一卦一爻配象未能探其所以然至王伯厚作鄭康成易注序始發之謂八卦之中乾坤純乎陰陽故無互體若震巽艮兌分主四時而坎離居中以運之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兌者離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下畫則上互有坎離艮兌分乾坤之上畫則下互有坎離而震艮又自相互巽兌又自相互斯陰陽老少之交相資也愚再以十辟卦推之五陽辟以震兌與乾坤合而成五陰辟以巽艮與乾坤合而成乃夬姤近乎純乾剝復近乎純坤故無互體而艮兌之合乾坤也爲臨爲遯則下互有震巽震巽之合乾坤也爲大壯爲觀則上互有艮兌至坤乾合而爲泰則下互兌而上互震坤乾合而爲否則下互艮而上互巽坎離于十辟卦雖不預而以既未濟自相互是陰陽消長之迭爲用

也蓋伯厚八卦之旨卽中央寄王之義也愚所推十辟卦之旨卽六律還宮之義也是以朱子晩年謂從左氏悟得互體而服漢儒之善于說經者有自來矣

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六五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兩爻爲一爻則似之也（原注又謂頤初九靈龜是伏得離卦）然此又剏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兌爲羊故爻辭並言羊

六爻言位

易傳中言位者有二義列貴賤者存乎位五爲君位二三四爲臣位故皆曰同功而異位而初上爲無位之爻譬之於人初爲未仕之人上則隱淪之士皆不爲臣也（原注明夷上六爲失位之君乃其變例其但取初終之義者亦不盡拘）故乾之上曰貴而无位需之

上曰不當位（原注）王弼注需上六曰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也程子傳亦云此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楊氏曰朱子以為未詳似不取伊川之說若以一卦之體言之則皆謂之位故曰六位時成曰易六位而成章是則卦爻之位非取象於人之位矣此意已見於王弼略例但必強彼合此而謂初上無陰陽定位則不可通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九二君德

為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後可以堯舜其君故伊尹之言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武王之誓亦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師出以律

以湯武之仁義爲心以桓文之節制爲用斯之謂律律卽卦辭之所謂貞也論語言子之所愼者戰長勺以詐而敗齊泓以不禽二毛而敗於楚春秋皆不予之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雖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楊氏曰湯武行軍應亦有法度非僅以其仁義也配入桓文非能擇言者〕

旣雨旣處

陰陽之義莫著於夫婦故爻辭以此言之小畜之時求如任姒之賢二南之化不可得矣陰畜陽婦制夫其畜而不和猶可言也三之反目隋文帝之於獨孤后也旣和而惟其所爲不可言也上之旣雨猶高宗之於武后也〔楊氏曰猶當作唐〕

武人爲於大君

武人爲於大君非武人爲大君也如書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之爲六三才弱志剛雖欲有爲而不克濟以之履虎有咥人之凶也惟武人之效力於其君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是當勉爲之而不可避耳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原注戰國策過涉之凶其何咎哉

自邑告命

人主所居謂之邑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書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曰惟臣附於大邑周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曰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原注武王之妃謂之邑姜白虎通曰夏曰

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是也原注周官始以四井爲邑泰之上六政教陵夷之後一人僅亦守府而號令不出於國門於是焉而用師則不可君子處此當守正以俟時而已桓王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祝聃之矢遂中王肩唐昭宗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邠岐之兵直犯闕下然則保泰者可不豫爲之計哉

易之言邑者皆內治之事夬曰告自邑如康王之命畢公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者也晉之上九曰維用伐邑如王國之大夫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國人畏之而不敢奔者也其爲自治則同皆聖人之所取也原注比之九五邑人不誡是亦內治修而遠人服之意

成有渝无咎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歿於祇宮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慮人之有過不能改之於初且將遂其非而不反也教之以成有渝无咎雖其漸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猶可以不至於敗亡以視夫迷復之凶不可同年而論矣故曰惟狂克念作聖汝成案訟

三心險渝卽就平豫上心昏渝卽頓清平則遠於巖牆清則生於憂患

童觀

其在政教則不能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籩豆之事其在學術則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

習者佔畢之文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小人則无咎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故君子爲之則吝也

不遠復

復之初九動之初也自此以前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至一陽之生而動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顏子體此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愼獨之學也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夫亦擇之於斯而已是以不遷怒不貳過其在凡人則復之初九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苟其知之則擴而充之矣故曰復小而

辨於物

不耕穫不菑畬

楊氏曰〔原注〕誠齋易傳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初耕之二穫之初菑之二畬之天下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者其曰不耕不菑則耕且菑前人之所已為也昔者周公毖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康王作畢命之書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是故有周之治垂拱仰成而無所事矣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孔子之聖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是故六經之業集羣聖之大成而無所刱矣雖然使有始之作之者而無終之述之者是

耕而弗穫菑而弗畬也其功爲弗竟矣六二之柔順中正是能穫能畬者也故利有攸往也未富者因前人之爲而不自多也猶不富以其鄰之意

天在山中

張湛注列子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

罔孚裕无咎

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而況初之居下位未命於朝者乎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此所謂裕无咎也若受君之命而任其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矣（彼成案憂則違之故豫二不終日貞吉樂則行之故晉初罔孚裕无咎豫溺晏安晉麗乎明也）

有孚於小人

君子之於小人也有知人則哲之明有去邪勿疑之斷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使憸壬之類皆知上志之不可移豈有不革面而從君者乎所謂有孚於小人者如此

損其疾使遄有喜

損不善而從善者莫尙乎剛莫貴乎速初九曰己事遄往六四曰使遄有喜四之所以能遄者頼初之剛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遄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陰皆是道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爲政者玩歲而愒日則治不成爲學者日

邁而月征則身將老矣攸成案旰豫則悔遲有悔損疾則使遄有喜荀子曰其爲人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孟子曰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疾之爲言遄之謂也故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

上九弗損益之

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豈必自損以益人哉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所謂弗損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詩曰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所謂弗損益之者也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其道在是矣

錢氏曰惠而不費則其惠可久其惠亦可大故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利用爲依遷國

在無事之國而遷晉從韓獻子之言而遷於新田是也在有事之國而遷楚從子西之言而遷於鄀是也皆中行告公之益也

姤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盛治之極而亂萌焉此一陰遇五陽之卦也孔子之門四科十哲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盛矣而老莊之書即出於其時後漢立辟雍養三老臨白虎論五經太學諸生至三萬人而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爲之稱首馬鄭

服何之注經術爲之大明而佛道之教郎興於其世原注胡三省曰道家雖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于吉等是道與佛教皆起於東漢之時是知邪說之作與世升降聖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嗚呼豈獨君子小人之辨而已乎汝成案姤遇也不期而會曰遇初陽曰復意中之望也初陰曰姤意外之變也陽四始曰大壯陰一已曰女壯其詞危矣

包无魚

國猶水也民猶魚也幽王之詩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五行志以爲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從君爲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於物之心於是魚亂於下鳥亂於上而人情之所嚮必有起而收之者矣

以杞包瓜（汝成案瓜者外延云云司馬彪續漢書五行志文今曰劉昭當是續漢二字之誤）劉昭五行志曰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一陰在下如瓜之始生勢必延蔓而及於上五以陽剛居尊如樹杞然（原注詩南山有杞陸璣曰杞山材也其樹如樗左傳所謂杞梓皮革）使之無所緣而上故曰以杞包瓜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韙矣有時恩澤有節器使有分而國之大防不可以踰何有外戚宦官之禍乎（姚刑部曰以人君之道言之則以道率民以禮防民猶之植杞而事變無窮不曲而爲之備是爲含章又曰古苞苴用諸魚肉桯傳以釋包有魚是也恐未可以言諸瓜且杞葉非可爲苞者詩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然則植杞以衞田里是爲包焉耳沈明經曰惠氏以包有魚爲庖此爲匏陳義雖古遠是閎深）

已日

革已日乃孚六二已日乃革之朱子發讀爲戊己之己天

地之化過中則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易之所貴者中十干則戊己爲中至於己則過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然後革而人信之矣古人有以己爲變改之義者儀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注內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甯自變改皆爲謹敬而漢書律歷志亦謂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是也〔原注〕納甲之法革下卦離納己王弼謂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以已爲已事遄往之已恐未然〔楊氏曰〕按白虎通云已者起也〔汝成案〕已日革之程傳義極正大納甲之說先生所斥乃欲以此破舊說徒好異耳漢人亦無以此訓革彖者革是改命與幹蠱異非過中之謂也

改命吉

革之九四猶乾之九四諸侯而進乎天子湯武革命之爻

也故曰改命吉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是有悔也天下信之其悔亡矣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故曰信志也（陸學博曰革而信之信不待革也若旣革而信是未信而動矣）

艮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艮其限

學者之患莫甚乎執一而不化及其施之於事有扞格而不通則忿懥生而五情瞀亂與衆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蓋無幾也孔子惡果敢而窒者非獨處事也爲學亦然告子不動心之學至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以爲

其弊必將如蹶趨者之反動其心此艮其限列其夤之說也君子之學不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而無纍心之厲矣

慈谿黃氏震〔原注〕日鈔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於事惟隨事謹省則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待言心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間者也孟子不幸當人欲橫流之時始單出而爲求放心之說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之也〔錢氏曰〕孟子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求學問而求放心此釋氏之學也至於齋心服形之老莊一變

而爲坐脫立忘之禪學乃始瞑目靜坐日夜仇視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亂則曰易伏猛獸難降寸心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爲其不能無擾者勢也而患心之難降歟（原注）省齋記　又曰夫心之說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存此心於當用之地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爲心亦不容一息不運心豈空寂無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於其言亦將遺落世事以獨求其所謂心迫其心迹冰炭物我參商所謂老子之弊流爲申韓者一人之身已兼備之而欲尤人之不我應得乎（原注）山陰縣主簿廳記　此皆足以

發明厲熏心之義（原注）詳又見第二十三卷心學條下乃周公已先繫之於易矣

鴻漸于陸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安定胡氏改陸爲逵（原注）鼂氏曰其說出於毗陵從事范諤昌按宋史藝文志諤昌有證墜簡一卷朱子從之謂合韻非也詩儀字凡十見（原注）柏舟相鼠東山湛露菁菁者莪斯干賓之初筵既醉各一見抑二見皆音牛何反不得與逵爲叶（江氏曰以韻讀之陸當作阿大陵曰阿九五爲陵則上九爲阿阿儀相叶菁菁者莪是也）而雲路亦非可翔之地仍當作陸爲是漸至於陵而止矣不可以更進故反而之陸古之高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而未嘗不踐其土食其毛也其行高於人君而其身則與一國之士偕焉而已此所以居九五之上而

與九三同爲陸象也朱子發曰上所往進也所反亦進也漸至九五極矣是以上反而之三楊廷秀曰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故皆曰陸自木自陵而復至於陸以退爲進也巽爲進退其說並得之也姚刑部曰漸以進爲德者也無應與則困莫能進居卦之終則窮蔑可進矣故九三上九皆爲鴻漸于陸失其所而無所往之象也然九三凶上九吉者三居臣子之位雖不得于君而義不可去叔肸子臧子家駒屈平之倫是也上之位固處乎事外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雖然鴻居于水澤飲食游浮者吉之常也若以其羽爲儀于用則尊而鴻死矣孔子曰其羽可用爲儀天下雖亂而吾之道不可亂也贊易述詩書禮樂作春秋以遺後聖是爲吉而已矣

君子以永終知敝

讀新臺桑中鶉奔之詩而知衛有狄滅之禍讀宛丘東門月出之詩而察陳有徵舒之亂書齊侯送姜氏於讙而卜

桓公之所以薨書夫人姜氏入書大夫宗婦覿用幣而兆子般閔公之所以弑昏媾之義男女之節君子可不慮其所終哉

鳥焚其巢

人主之德莫大乎下人楚莊王之圍鄭也而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故以禹之征苗而伯益贊之猶以滿招損謙受益爲戒班師者謙也用師者滿也上九處卦之上離之極所謂有鳥高飛亦傅於天者矣居心以矜而不聞諫爭之論菑必逮夫身者也魯昭公之伐季孫意如也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於是叔孫氏之甲輿而陽州次乾侯唁矣鸜鵒鸜鵒往

歌來哭其此爻之占乎〔原注〕吳幼清曰此爻變爲小過有飛鳥之象

巽在牀下

上九之巽在牀下恭而無禮則勞也初六之進退愼而無禮則葸也〔汝成案〕二之所處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也史以通人于神巫以通神于人紛若卽重巽申命也盤庚遷般反覆三誥始惕以天之斷命繼以乃祖乃父乃斷棄汝浮言胥動而不怒傲上從康而不訴所以吉无咎也故曰得中上九之巽在牀下則失其齊斧矣

翰音登于天

羽翰之音雖登于天而非實際其如莊周齊物之言騶衍怪迂之辯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乎以視車服傳於弟子弦歌徧於魯中若鶴鳴而子和者孰誕孰信夫人而識之矣永嘉之亡太淸之亂豈非談空空覈〔元〕〔元〕者有以致

之哉翰音登于天中孚之反也（汝成案）豚魚之孚可以及澤翰音之登難達于天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也溝澮皆盈涸可立待矣

山上有雷小過

山之高峻雲雨時在其中閒而不能至其巔也故詩曰殷其靁在南山之側或高或下在山之側而不必至其巔所以爲小過也然則大壯言雷在天上何也曰自地以上皆天也

妣

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愚攷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並言之若詩之云似續妣祖烝畀祖妣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

平公之去邑姜蓋二十世矣（原注）儀禮士昏禮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蓋繼世主祭之通稱過其祖遇其妣據文義妣當在祖之上不及其君遇其臣臣則在君之下也昔人未論此義周人以姜嫄爲妣（原注）周禮大司樂注周人以后稷爲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周語謂之皇妣太姜是以妣先乎祖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而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乃謂變文以協韻是不然矣（原注）朱子本義以晉六二爲享先妣之吉占或曰易爻何得及此夫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王用享于岐山爻辭屢言之矣

易本周易故多以周之事言之小畜卦辭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本義我者文王自我也

東鄰

馭得其道則天下皆爲之臣馭失其道則彊而擅命者謂之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漢書郊祀志引此師古注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周文王也（雷氏曰）鄭康成坊記注云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班固通幽賦云東从虐而殲仁兮應劭注云東鄰謂紂顏師古注云从古鄰字是東漢時實有此說今遺佚耳

游魂爲變

精氣爲物自無而之有也游魂爲變自有而之無也夫子之荅宰我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原注）朱子曰昭明露光景也鄭氏曰焄謂香臭也蒿氣蒸出貌許氏曰悽愴使人慘慄感傷之意魯菴徐氏曰陽氣爲魂附於體貌而人生焉骨肉斃於下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於上或爲朗然昭明

之氣或爲溫然君蒿之氣或爲肅然悽愴之氣蓋陽氣輕清故升而上浮以從陽也所謂游魂爲變者情狀具於是矣延陵季子之葬其子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張子正蒙有云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閒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其精矣乎

鬼者歸也張子曰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此之謂歸

陳無已〔原注〕師道以游魂爲變爲輪迴之說〔原注〕理究惠氏曰京房乾傳精粹氣純是爲游魂陸績注爲陰極剝盡陽道不可盡滅故返陽道道不復本位爲游魂先樸菴易說曰碩果不食故有游魂呂仲木〔原注〕柟辨之曰長生而不化則人多世何以容長

死而不化則鬼亦多矣夫燈熄而然非前燈也雲霓而雨非前雨也死復有生豈前生邪

邵氏〔原注〕實簡端錄曰聚而有體謂之物散而無形謂之變唯物也故散必於其所聚唯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是故聚以氣聚散以氣散昧於散者〔楊氏曰味疑作昧〕其說也佛荒於聚者其說也僊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盛者爲神神者天地之氣而人之心也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聖人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如此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非有所託而生也文王在上於昭于

天非有所乘而去也此鬼神之實而誠之不可揜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一日之晝夜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一歲之晝夜也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一世之晝夜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而有以盡乎易之用矣〔楊氏曰〕此慎獨之義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繼之者善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成之者性也是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善之爲言猶醇也曰何以謂之善也

曰誠者天之道也豈非善乎

形而下者謂之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說在乎孔子之學琴於師襄也已習其數然後可以得其志已習其志然後可以得其爲人是雖孔子之天縱未嘗不求之象數也故其自言曰下學而上達

垂衣裳而天下治

垂衣裳而天下治變質而之文也自黃帝堯舜始也故於此有通變宜民之論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人之爲學亦有病於憧憧往來者故天下之不助苗長者

寡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困德之辨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其文王之困而亨者乎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其孔子之困而亨者乎故在陳之厄絃歌之志顏淵知之而子路子貢之徒未足以達此也故曰困德之辨也

凡易之情

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人心之至變也於何知之以其辭知之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聽其

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是以聖人設卦以盡情僞夫誠於中必形於外君子之所以知人也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先王之所以鑄鼎也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周身之防御物之智其全於是矣

易逆數也

數往者順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驗順以攷之於前也知來者逆變化云爲之動日新而無窮逆以推之於後也聖人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作爲易書以前民用所設者未然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謂之逆數雖然若不本於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觀其會通而繫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劉汝佳曰天地間一理也聖人因其理而畫爲卦以象之因其象而著爲變以占之象者體也象其已然者也占者用也占其未然者也已然者爲往往則有順之之義焉未然者爲來來則有逆之之義焉如象天而畫爲乾象地而畫爲坤象雷風而畫爲震巽象水火而畫爲坎離象山澤而畫爲艮兌此皆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也不謂之數往者順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貞筮得坤而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筮得震而知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筮得巽而知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筮得坎而知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筮得離而知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筮得艮而知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筮得兌而知兌亨利貞此皆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也不謂之知來者逆乎夫其順數已往正所以逆推將來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來者逆也故曰易逆數也若如邵子之說則是羲文之易已判而爲二而又以震離兌乾爲數已生之卦巽坎艮坤爲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強孔子之書以就己之說矣

錢氏曰先生不信康節先天之學其識高於元明諸儒遠矣

說卦雜卦互文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上四舉象下四舉卦各以其切

於用者言之也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崔憬曰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以動撓燥潤功是風雷水火至於終始萬物於山義則不然故舍象而言卦各取便而論也得之矣〔按成案〕李鼎祚周易集解作故言卦而餘皆稱物故言卦句今云故舍象而言卦義雖無異文則未賅

古人之文有廣譬而求之者有舉隅而反之者今夫山一卷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天地之外復言山水者意有所不盡也坤也者地也不言西南之卦兌正秋也不言西方之卦舉六方之卦而見之也意盡於言矣虞仲翔以爲坤道廣布不主一方及兌象不見西者妄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先言親寡後言旅以協韻也猶楚辭之吉日兮辰良也虞仲翔以爲别有義非也

兌爲口舌

兌爲口舌其於人也但可以爲巫爲妾而已以言說人豈非妾婦之道乎

凡人於交友之間口惠而實不至則其出而事君也必至於靜言庸違故舜之禦臣也（楊氏曰禦當作於）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孔子之於門人亦聽其言而觀其行

唐書言韋貫之自布衣爲相與人交終歲無欵曲未嘗僞辭以悅人其賢於今之人遠矣

序卦雜卦

序卦雜卦皆旁通之說先儒疑以爲非夫子之言然否之大往小來承泰之小往大來也解之利西南承蹇之利西

南不利東北也是文王已有相受之義也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也其辭皆曰十朋之龜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也其辭皆曰臀无膚未濟之九四即既濟之九三也其辭皆曰伐鬼方是周公已有反對之義也必謂六十四卦皆然則非易書之本意或者夫子嘗言之而門人廣之如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以後續經之作耳

晉晝也明夷誅也

蘇氏曰晝日三接故曰晝得其大首故曰誅晉當文明之世羣后四朝而車服以庸揖讓之事也明夷逢昏亂之時取彼凶殘而殺伐用張征誅之事也一言晝一言誅取其音協爾原注晝古音注易林及張衡西京賦並同虞仲翔曰誅傷也本義用之與晝義相對不切

孔子論易

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閒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爲能者畔也

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卽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繫辭傳於悔吝无咎之旨特諄諄焉而大象所言凡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無非用易之事

然辭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觀之者淺玩之者深矣其所以與民同患者必於辭焉著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極二章皆言數之所起亦贊易之所不可遺而未嘗專以象數教人爲學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楊氏曰此論與朱子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見夫有恆也有恆然後可以無大過

七八九六

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也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原注杜元凱注謂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者非晉語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沙隨程氏曰初與四五凡三爻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屯爲八在豫亦八今即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也占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歐陽永叔曰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

皆九六也得之矣錢氏曰春秋之世三易尚存其以周易占一爻變則以變爻辭占如觀之否歸妹之睽明夷之謙之類是也數爻變則以彖辭占如艮之八屯貞悔豫皆八是也六爻皆不變亦以彖辭占泰之八是也以爻辭占稱九六以彖辭占稱八九六八之名惟周易有之若雜以它占則否千乘三去射其元王不云蠱之八復之八者非周易繇詞也又曰惠氏棟嘗言之蓍圓而神七也卦方以知八也六爻易以貢九六也七七四十九蓍之數八八六十四卦之數九六變成三百八十四爻之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從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者筮之數未成卦也

趙汝楳易輯聞曰揲蓍策數凡得二十八雖爲乾亦稱七凡得三十二雖爲坤亦稱八

楊彥齡筆錄曰楊損之蜀人博學善稱說余嘗疑易用九六而無七八損之云卦畫七八爻稱九六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亦是舉九六

以該七八也朱子謂七八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也原注乾遇七則一百六十八坤遇八則一百九十二

卜筮

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之贊易也亦曰人謀鬼謀原注祖伊告紂言格人元龜亦先人後龜夫庶人至賤也而猶在蓍龜之前故盡人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鬼焉故古人之於人事也信而有功於鬼也嚴而不瀆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當爲雖凶而不可避也故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又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

言其聖人之徒歟

卜居屈原自作設爲問荅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爲往至太卜之家決之蓍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興祖補注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楊氏曰漢以前注止据文生義王叔師序漁父便謂實有其人此不足怪也

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南蒯果敗是以嚴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而高允亦有筮者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之論其知卜筮之旨矣

申鑒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德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告其爲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是則無可爲也無可行也不當問問亦不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爲人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道也是以少儀之訓曰毋測未至

郭璞嘗過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文中子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金史方伎傳序曰古之爲術以吉凶導人而爲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而爲不善

日知錄集釋卷一終

金陵劉漢洲鐫

日知錄集釋卷二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帝王名號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原注〕胡文定修春秋劄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閻氏曰〕按此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盧植注曰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康成注曰爲其失事正也陳澔注曰不因避諱而改行事之語蓋恐有誤于承事也從來解文字皆如此而從來引此句多誤顧氏亦未之免要當用詩書不諱耳〔楊氏曰〕虞夏時亦未有諱考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允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啟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

有以十干爲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以代其名〔原注〕白虎通曰殷質以生日名子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原注〕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皆以爲書篇之名惟其號也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原注〕武庚亦是號祿父乃名也曰湯曰紂則亦號也〔原注〕孔氏西伯戡黎序傳受紂也音相亂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原注〕微子之命言乃祖成湯多士言爾先祖成湯皆對其臣子稱之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元王曰武王而謚立矣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成湯曰寧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寖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之盛者有謚

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諡自天子達於卿大夫美惡皆有諡而十干之號不立【原注】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商人之稱陸淳曰史記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諡者少其後乃皆有諡　然王季以上不追諡猶用商人之禮焉此文質之中而臣子之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歟

九族

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以爲自高祖至【元】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說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歷舉伯父

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爲先後之序從可知矣故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爲父子孫（原注儀禮昏禮三族之不虞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禮記仲尼燕居篇故三族和也注三族父子孫也）杜元凱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汝成案非今本作并）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原注左氏桓公六年傳注楊氏曰杜氏之所以異于孔鄭者以傳文云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五教注既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矣則九族更不得就一本言之所謂言各有當也汝成案左傳桓公六年疏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此小異者以鄭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惟取其子夫旣

以爲異姓有屬者而仍數五屬之內爲一族則不辭若無姑或無姊妹無女子子則九族不備皆理之不可通者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疏而遺其親無乃顛倒之甚乎且九族之爲同姓經傳之中有明證矣春秋魯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原注几十三公內除同世者四公沈氏曰左傳所言蓋氏族之族也不謂顧氏乃有此舛謬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紀親疏之別九廟之子孫其族五十有九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此在元宗之時已有七族原注中睿二宗同爲一世沈氏曰六典所言乃同宗之族也以此證九族恐未精細若其歷世滋多則有不止於九者而五世親盡

故經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原注杜氏於襄十二年傳注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則前說之非不待辨而明矣又孔氏正義謂高祖元孫無相及之理原注桓六年不知高祖之兄弟與元孫之兄弟固可以相及沈氏曰高祖之兄弟亦親盡無服恐不在九族之列如後魏國子博士李剡之所謂壽有長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齊同者如宋洪邁容齋隨筆言嗣濮王士歆在隆興爲從叔祖在紹熙爲會叔祖在慶元爲高叔祖其明證矣原注余丁未歲在大同遇代府中尉俊嘶年近五十攷其世次於孝宗爲昆弟而上距國治之元已一百八十年秦晉二府見在者多其六七世孫亦何必帝堯之世高祖元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當之其亦昧於齊家治國之理矣

路史曰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

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已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原注〕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已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已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爲五也已之祖自已子視之則爲曾祖王父自已孫視之則爲高祖王父已之孫自已父視之則爲曾孫自已祖視之則爲〔元〕孫故又上推以及已之曾高下推以及已之曾〔元〕是所謂以五爲九也陳氏禮書曰已之所親以一爲三祖孫所親以五爲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元〕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

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原注適孫傳重者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則長子在皆爲庶孫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元]孫皆緦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緦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楊氏曰世叔宜云世父叔父下同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原注周道親親至重者莫加兄弟兄弟之子進而爲期其服同於子父之兄弟進而爲期其服同於祖父故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及沈氏曰此下宜增故服大功再從世叔又疏矣二句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緦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沈氏曰此下宜增族祖緦麻一句曾祖兄弟緦麻高祖兄弟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爲從大功同

曾祖爲再從小功同高祖爲三從緦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爲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緦麻此發子而旁殺者也祖爲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緦麻（沈氏曰此下宜增兄弟之曾孫緦麻一句）此發孫而旁殺者也（沈氏曰族祖緦麻發祖而旁殺者也固宜增入曾祖兄弟緦麻發曾祖而旁殺者也兄弟曾孫緦麻發曾孫而旁殺者也宜自爲兩段至高祖兄弟無服一句直宜去之）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叔從子之期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也觀於九族之訓如喪考妣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紀之數蓋前乎二帝而有之矣（汝成案先生所云從世叔卽喪服小功章從祖父母族世叔卽緦麻章族父母沈氏此注旣乖服術又舛出[illegible]）

後魏孝文太和中詔延四廟之子下逮遠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此由古聖人睦族之意而推之者也

舜典

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别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荅之辭已明則無嫌也

惠迪吉從逆凶

善惡報應之說聖人嘗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從逆凶惟景響湯言天道福善禍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

祥在德孔子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眞有上帝司其禍福如道家所謂天神察其善惡釋氏所謂地獄果報者哉善與不善一氣之相感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無不感也無不應也此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而詩所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者也其有不齊則如夏之寒冬之燠得於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時之正氣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間官長之爲則報應之至近者反推而之遠矣

懋遷有無化居

懋遷有無化居化者貨也（原注）古化貨二字多通用史記仲尼弟子傳與時轉貨貲索隱

曰家語貨作化運而不積則謂之化留而不散則謂之貨唐虞之世曰化而已至殷人始以貨名仲虺有不殖貨利之言三風有殉於貨色之儆而盤庚之誥則曰不肩好貨於是移化之字為化生化成之化而厚斂之君發財之主多不化之物矣

舜作南風之歌所謂勸之以九歌者也原注左傳文八年郤缺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讀之然後知解吾民之慍者必在乎阜吾民之財而自阜其財乃以來天下之慍

三江

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原注東迤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並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原注本鄭

璞說〔全氏曰〕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
氏傳據經文謂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為三江其道則自
彭蠡分為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為三入海按江漢之
水會于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數千里而
入海即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并三為一未嘗分而
為三況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三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
始與江通當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
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游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
之說非也班孟堅地理志指松江為南江永陽江荊谿諸
水為中江大江為北江司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
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人之索隱王
荊公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會
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
又皆有堪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周可通
海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宜嶽諸水北向以
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皆支流不足以當
大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肯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里志
之中江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負震澤則何不云三
江既塞是地志之說尤非也水經謂江至石城分為二其
一即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
縣為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
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于中江闕焉不知桐水今之

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與陽羨而南江既爲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朏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于經者蓋地志以松江爲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道元欲援水經以合地志故曲傳之總之與禹貢不合是水經之說又非也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與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泰括地志謂三江俱會彭蠡合爲一江入澥夫合爲一江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盛宏之荆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南江至尋陽分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此本漢志舊注岷山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一原而三目今載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爲大江之委一以爲原不甚遠也則荆州記之說亦非也賈公彥周禮疏襲孔鄭之說而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至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彭蠡又分之者則周禮疏之說亦非也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注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汶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崍山中江所出崌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原未以言禹貢之三江而楊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于下流咼不向上流尋討蓋三江發原于蜀而注

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乃不考大江震澤之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梁荆而紀之揚況山海經安足解尙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一三江也是固不足信之尤者也其以松江東江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下江亦曰婁江是本庾仲初揚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經所云奇分者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主其說而薛季龍朱樂圃蔡九峰皆以爲然但據諸書皆云三江口而不以爲三江況東婁僅爲吳松支港故孔仲達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攷揚都賦注則東江婁江並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僅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婁二江至今無攷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虞氏志林謂松江至彭蠡分三道大抵卽指松江東江婁江而言則更紕繆之甚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既入大江卽從毗陵入海而松江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蠡也則志林之說尤非也黃東發力主庾張而又疑之謂予嘗泛舟至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者考吳志有自蜆江笠澤江意者卽是耶不知白蜆卽東江笠澤卽松江東發失記張氏原注而懸揣之是日杪之說亦非也金仁山曰

太湖之下三江說有二一謂吳松江七十里中爲松江東南婁江北東江一謂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松江東江婁江之未足以當三江而究之別有江者果何江也是欲爲之辭而不得也若韋曜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皋彭蠡于是南及松江又南則浙江又南則浦江然浦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始寧曹江然後返永與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唐之支流耳或且祠吳越春秋以浦江浙江剡江爲三江則浦江不過浙之附庸而剡江并不能與浦並大江支流數百使隨舉而錯指之可乎惟水經沔水中篇注引郭景純日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爲韋曜之言蓋揚州東南揚子江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唐江三處入海而各雄一方爲揚州三大望南距荆楚東盡於越中舉勾吳此外無相與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即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爲二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善乎蔡傳旁通日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水之大者莫若揚子江松江浙江經文記彭蠡之下何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不合明矣況岷江入則彭蠡諸水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江北江南江者已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從矣賡張諸家所謂松江東江婁江者已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從

矣章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剡江者已該之蓋舉三大望而諸小江盡具焉是諸說皆可廢也嘗考宋淳熙間知崑山縣邊實作縣志言大海自西澳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柴謂之吳淞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既人禹迹無改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既以表用復以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江尚兼漢言之至揚始有專尊況自南康至海于五百里不得專屬判也試以禹貢書法言之淮海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倘謂著之一方不得公之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合諸侯于會稽在攝位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不得預三江之列不知禹貢該括眾流不應獨遺浙江而會稽又揚州山鎮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于導水者或以施功之少故略之耳若顧寧人之疑古所謂中江北江南江郎景純所謂三江則愚又未敢以為然據先儒固城等湖是闔廬伐楚開以運糧者況經文中江明指大江似無庸附會也若胡朏明既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江以分江水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為南江以蕪湖水東至陽羨由太湖入海者為中江發合岷山為北江其說雖無關禹貢而亦屬不攷分江水發安慶至貴池即有山谿間之何由東行合浙蕪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既不別標一名其東南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其江也朏明將正

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其揣度之詞矣景純說黃文叔頗不謂然其後季氏圖始引之東匯澤陳氏暢之歸熙甫因爲定論愚籍以景純之說爲不易云姚刑部曰漢地理志曰蕪湖縣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禹貢之三江具是矣禹貢之後周職方以爲揚州之川國語以爲環吳越之境下至秦漢人凡云三江者皆此三江也夫江漢既合其下流爲北江者固非必漢水爲中江者固非必江水也然而導川之支分紀之曰導漾東爲北江導江東爲中江者約其地勢南北而概分之以明江漢之均爲瀆焉耳鄭康成本地志以注禹貢故疏引其說曰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言江自彭蠡而下始流爲三也又曰經言東迤爲南江其解尤善蓋地志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者南江之始而在吳縣南東入海者南江之委也導川有北江中江而遺南江豈其理哉故言導江至於東陵其分而東流者迤邐入海是南江也其北流者又會于匯而後爲中江也世皆說會於匯爲彭蠡而實非是今江合彭蠡過湖口乃東北流是會匯而後北非北會于匯也且經文簡導漾導江簡皆互見導漾已言東匯澤爲彭蠡矣導江不必再言也然則是匯在石城分南江之後蕪湖分中江之先其巢湖也皦夫說禹三江者莫詳於漢地理志莫善于康成之注書而惜乎不可盡見自是之後江水支分南派湮失人疑所

不見而說乃日紛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其言始謬郭景純則以今大江易其浦陽夫浦陽古不與江通不當名爲江景純易去之爲是而景純所數之三江實即地志三江之委固不若地志原委之分明也者夫庾仲初以婁江松江東江爲三江原流猥短何以名揚州之川其謬殆不足辨而徐堅初學記不知得誰氏之說誤以爲康成乃以彭蠡爲南江岷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夫經于導川言其下流乃爲此三江耳而求之上流上流江所受之大水豈啻六七而何以謂之三江且揚州其川三江而漢水入江之地非揚州也其論無一可通與疏所引之鄭注絕相背此豈康成言哉近世胡朏明著禹貢錐指却詘庾仲初之徒顧信初學記之所謂鄭說者猥謂蕪湖石城之水鑿於闔廬非禹跡何其謬耶墨子云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南夷之民夫以江漢東流之注五湖之處是石城蕪湖水眞禹所爲非闔廬鑿也荀子日禹通十二瀦疏三江墨子荀子之去闔廬未遠使石城蕪湖水乃闔廬鑿耶其知之必先於胡氏矣錢學博曰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人海北江在毗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人海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即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尚書始別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

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惟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質之于漢曰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于江曰東迆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於海則自湖口而下分為三江始不如康成之說矣揆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實分為三而以行南道者為南江行北道者為北江行中道者為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考之水經沔水自沙羨縣北南入於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為二其一東北流過牛渚毗陵以入海者為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至餘姚入海者為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者為中江皆與孟堅合惟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異耳然孟堅又謂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酈道元引桑欽地理志亦謂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蓋餘姚入海之江即吳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吳縣之間為由卷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國後為縣是以孟堅志南江入海處既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繇而今尚有其迹自楊行密築王堰江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埧則陸行者十八里矣然自銀林以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二江雖自石城蕪湖分行而同會具區故酈道元以南江即合于浙江浦陽江之谷水而咸淳毗陵志以荊溪為中江惟北江自從毗陵入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合三江而為

一矣王氏曰考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而中江之流始狹五堰者銀林堰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二十里少東曰分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苦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又五里曰余家堰長十里所謂魯陽五堰也後易堰爲上下二垻通名東垻據此似東垻剏自臺濛其實元和志當塗縣有蕪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大江則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故水不東流而西北入江與漢志東至陽羨已不合矣然漢志中江雖至陽羨入震澤若毘陵之北江即今通州入海之大江不入震澤也吳縣之南江即松江乃震澤下流非入震澤者也二孔以此爲皆入震澤殊爲妄謬且此三江雖有南北中之名與導水之中江北江無涉即與揚州三江無涉而二孔牽合爲一不思大江安流千古無易遠在震澤東北二百餘里由揚子以入海此豈入震澤者而乃云江分爲三共入震澤豈非誤以漢志三江當禹貢三江以漢志三江之中江入震澤而遂以三江皆入震澤耶司馬貞史記索隱之誤同再攷江湖之通起于周末益非禹迹蓋漢志中江即今蕪湖縣河高淳之胥溪溧陽之永陽江宜興之荊溪西連固城石臼丹陽諸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達荊溪震澤此水三代以上本不相通中三五里輒有高阜猶是後代開鑿所遺蓋

春秋時闔廬伐楚用伍員計開之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皆由此道自是江湖始通河渠書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卽夫差所開邗溝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卽闔廬所開胥溪也而後世誤以爲禹迹知禹時江湖本不通則知漢志南江中江與禹貢三江無涉又曰漢志南江中江固與禹貢三江無涉矣而又有分江水漸江水二條分江水出丹陽郡石城縣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漸江水出丹陽郡黟縣南蠻夷中入海水經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姚東入于海酈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至錢塘稱錢塘江與浦陽江合稱浦陽江此水本出山谿無勞疏鑿且與大江中隔重巒疊障斷無相通之事說文水部漸字注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又浙字注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漸浙本一水浙字注之江水當作漸江水若因其脫字疑爲大江支流可合浙江萬無此理若所云分江水者班氏雖著其出石城但漢石城廢縣今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已無復斯水信如首受江之說餘姚乃在浙江東岸又中隔寧國廣德湖州諸境皆巖壑蔽虧此水安得越而東至餘姚以入海此當闕疑乃水經沔水中篇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此蓋附會漢志之分江水因漢志

別有南江在吳南故不目曰南江而鄭注則遂曰為南江并據郭璞岷江淞江浙江為三江之說以此水與松江浙江江强相貫通欲以附會一江分為三曰其說云南江東與貴長池水合東北為長瀆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此下與南江又分二派一派東出為松江下七十里分為三江口入海一又派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以此二派合北江為三江攷石城分江水今汶不可復見而所謂貴池水者池州府志言其入江處名貴口則是還復西注于江並非合分江水而東者即有此水由貴池至安吉而為南江以入太湖矣所謂松江者本承太湖何以見其上承分江其別派又何緣更從餘姚入海乃鄭氏解為南江自五湖口東歷今烏程餘姚合浙江入海試思今諸暨南餘姚西北浙與浦陽江同入海者自是漸江一派乃黟歙下流與貴池以下何涉乎禹貢該括眾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為文而其說始紛紜矣原注程大昌曰弱水既西涇屬渭汭必謂既之一語為起下文則弱水未

西其能越秦隴而亂涇渭乎可謂解頤之論沈氏曰便是既之一語非起下文而底之一字實緣上文也必執一而論則固矣且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豈非相蒙之文乎

錫土姓

今日之天下人人無土人人有姓蓋自錫土之法廢而唐宋以下帝王之裔儕於庶人無世守之國錫姓之法廢而魏齊以下朔漠之姓雜於諸夏失氏族之源〔原注〕春秋傳言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蓋古者分北三苗之意後之鄙儒讀禹貢而不知其義者良多矣〔汝成案〕國語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是此書確詁因生賜姓古惟黃帝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四母所生爲十二姓惟古帝神靈能別知異德故一母之子可錫數姓堯舜時雖有賜姓不過因前世之姓而命之有夏有呂皆以國氏也三王知其不能行故爲立宗之法若後世而欲錫姓則漢劉唐李顧足法乎至云朔漠之姓雜于諸夏則刁似以元魏之改姓爲非兩無處矣先生徒以帝王之後係

予庶人遂感慨及此自是偏激詞也

厥弟五人

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國而爲公侯者不見於經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並建茅土爲國屏翰羿何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原注杜氏解曰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而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以奉守禹祀二十餘世至於越之句踐卒霸諸侯有禹之遺烈夫亦監於太康孤立之禍而然與若乃孔子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亦從此而可知之矣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堯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以從之於是僑國河南再傳至相卒為浞所滅古之天子失其故都未有能國者也周失豐鎬而平王以東晉失雒陽宋失開封而元帝高宗遷於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遷圮於河而非敵人之窺伺則勢不同爾唐自元宗以後天子屢嘗出狩乃未幾而復國者以不棄長安也故子儀回鑾之表代宗垂泣宗澤還京之奏忠義歸心嗚呼幸而澆之縱欲不為民心所附少康乃得以一旅之衆而誅之爾後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為興復之計者其念之哉

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畋於洛表而羿距於河則冀方之

地入於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爲夏所有至后相失國依於二斟於是使澆用師殺斟灌（原注在今壽光縣）以伐斟鄩（原注在今濰縣）而相遂滅（原注左傳哀元年）乃處澆於過（原注今掖縣）以制東方處豷於戈（原注杜氏解在宋鄭之間）以控南國（原注襄四年）其時靡奔有鬲（原注今在德平縣）在河之東少康奔有虞（原注今虞城縣）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內無不安於亂賊者矣合魏絳伍員二人之言可以觀當日之形勢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謀者亦難乎其爲力矣（原注竹書謂太康元年卽居斟鄩非也）

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爲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楊氏曰楚辭本意蓋謂由南望北明其高遠耳）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

曰原注桓五年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原注正義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以鄭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爲說

允征

羲和尸官慢天也葛伯不祀亡祖也至於動六師之誅與鄰國之伐古之聖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故王制天子巡守其削絀諸侯必先於不敬不孝

惟元祀十有二月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建子之月蓋湯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殷練而祔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祔湯於廟也原注非朔者祔廟無定日先君祔廟而後嗣子卽位故成之爲王而伊尹乃明言烈

祖之成德以訓於王也若自桐歸亳以三祀之十二月者則適當其時而非有所取爾（楊氏曰十二月商正月也）

卽位者卽先君之位也未祔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也故祔廟而後嗣子卽位殷練而祔卽位必在期年之後周卒哭而祔故踰年斯卽位矣（原注如魯成公以八月薨十二月葬襄公以明年正月卽位）有不待葬而卽位如魯之文公成公者其禮之末失乎

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位舜也禹也練而祔祔而卽位殷也踰年正月卽位周也世變愈下而柩前卽位爲後代之通禮矣

西伯戡黎

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於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苻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

少師

古之官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比干之爲少師周官所謂三孤也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爲微子也原注周本紀漢書古今人表亦有大師疵少師彊楊氏曰古今人表以摯干繚皆作紂之樂官董江都說亦如此若微子不歸周金仁山辨之極正沈氏曰宋微子世家曰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則後儒亦本于史記而太史公之傳聞有異同也

殷紂之所以亡

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爲君沈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刳孕斮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原注）史記燕王喜遺樂間書曰紂之時民志不入獄囚自出 卽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惡未必減於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爲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

矣故宇文得而取之然則論紂之亡武之興而謂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辭也未得爲窮源之論也（按成案亭林痛明季之典章廢壞故發憤言之其實湎酒逞威國法蕩然皆不仁也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安得謂非窮源之論）

武王伐紂

武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時殷未嘗亡也所以異乎曩日者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而已故書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原注）荀子言周公殺管叔虛殷國注虛讀爲墟謂殺武庚遷殷頑民於雒邑朝歌爲墟也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紂之自燔而亡其國也在武庚之見殺蓋武庚之存殷者猶十有餘年使武庚不畔則殷其不黜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原注蔡仲之命曰乃致辟管叔於商武庚未殺猶謂之商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弑其君者於此可見矣及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啓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原注高誘淮南子注曰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武王豈不知商之臣民其不願爲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風善政之所存一有不靖易爲搖動而必以封其遺[元]蓋不以畔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

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於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娶於商（原注左氏哀二十四年傳）曰天之棄商久矣（原注僖二十二年傳）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原注哀九年傳）吾是以知宋之得爲商也（原注國語吳王夫差闕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間莊子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韓非子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逸周書王會篇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鄭氏注曰商宋詩也（閻氏曰按左傳哀二十四年孝惠娶于商此宗人釁夏對魯哀公之言宋林氏注曰稱商不稱宋者避定公諱也天之棄商久矣不曰棄宋而曰棄商者即下文寡人雖亡國之餘之意亦一姓不再興之說也今取以證宋得爲商竊恐顧氏未識當時立言之意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此處斷宜稱宋則彼處稱商正可意會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不曰伐齊與宋而變文言姜言商者取與上文陽兵協韻固古人文字之常下文伐齊則可

敵宋不吉不用協韻便直稱齊宋本號則可見矣蓋自武庚誅而宋復封於是商人曉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無復有怨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之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原注樂記曰投殷之後於宋此本之呂氏春秋乃戰國時人之妄言以武王下車即封微子更誤

或曰遷殷頑民於雒邑何與曰以頑民為商俗靡靡之民者先儒解誤也蓋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殺而待人也仁東征之役其誅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謀主一人管叔而已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遷而所謂頑民者皆畔逆之徒也無連坐并誅之法而又不可以復置之殷都是不得不遷而又原其心不忍棄之四裔故於雒邑又不忍斥言

其畔故止曰殷頑民其與乎畔而遷者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而其不與乎畔而留於殷者如祝佗所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閻氏曰是以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爲殷之庶民矣則上文分魯公以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一則曰宗氏再則曰分族尚得謂非商之世臣大族乎豈同一氏族而分於康叔者獨爲民乎此不可解非盡一國而遷之也或曰何以知其爲畔黨也曰以召公之言讎民知之不畔何以言讎非敵百姓也古聖王無與一國爲讎者也

上古以來無殺君之事湯之於桀也放之而已使紂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以湯之所以待桀者待紂紂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當時八百諸侯雖並有除殘之志然一聞

其君之見殺則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駭而不能無歸過於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後人而無利於其土地焉天下於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已也然後乃安於紂之亡而不以爲周師之過故箕子之歌怨狡童而已無餘恨焉非伯夷親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暴而終仁也其時異也

多士之書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亡國之民而號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稱我小國以天下爲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悅而誠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泰誓

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閒人之僞譔者邪（原注蔡氏曰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又引吳氏言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蓋已見及乎此特以注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僞耳楊氏曰世讎言乃祖乃父罹其凶虐非并其先世而讎之）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託之乎夢其誰信之殆即呂氏春秋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者也（原注左傳昭七年衛史朝之言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是當時已有此語）

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後儒

雖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矣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皆我一人之責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也蔡氏謂民皆有責於我似爲紆曲楊氏曰蔡傳因下有今朕必往爲義

王朝步自周

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不敢乘車而步出國門敬之至也原注馬氏曰豐文王廟所在鄭氏以爲告廟入廟皆步行今按書言步自周則不但於廟也蔡錄以爲步行二十五里則又太遠後之人君驕恣惰佚於是有輦而行國中坐而見羣臣非先王之制矣原注皇帝輦出房見於漢書叔孫通傳乃秦儀也沈氏曰西河

毛氏經問云字書輦行曰步謂以人行車故字以二夫行車爲形而義即因之考雜記有士輿與天子同者三一是乘人又周禮巾車下王后有五路一是輦車以人挽之此非古車不用人可知也

呂氏春秋出則以輿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原注枚乘七發本此作蹷痿之機 宋呂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宮禁之中亦乘輿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原注周煇清波雜志

太祖實錄吳元年上以諸子年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內侍製麻屨行縢每出城稍遠則馬行其二步趨其一至崇禎帝亦嘗步禱南郊嗚呼皇祖之訓遠矣

大王王季

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注傳

郎曰追王大王王季不追諡繫王迹所起實則商之諸侯
也必尊文王爲大祖則不汩于商先王之統明矣楊氏曰
據中庸本文亦只是周公所定
之禮如此不必是武王身後也大傳言武王於牧之野既
事而退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
季歷文王昌二說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廟而其
告庶邦冢君稱大王王季金縢之冊祝曰若爾三王是武
王之時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爲得也沈氏曰
陳諒直
云武王受命之日年已垂暮周公以母弟而爲相一代制
作皆出其手故以成德歸之中庸之意元不指践阼以後
後人自誤
會其指耳緜之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
尊號之先文已稱王而大傳之言未爲得也詠成案詩疏
云後世稱前
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爲王不稱王而稱
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詩人追頌多侈
尊號然或意別始終則辭分文質未可以此疑文之稱王
在追王前也又攷詩禮記疏多言文王稱王在滅崇後而

沖遠書疏又言文王斷虞芮訟後改稱元年文王既未稱王而得改元者諸侯自于其國各稱元年云云若然則虞芮質成文何未正王號大傳之言不為失也蓋追王之禮斷自武王至周公追王云者此是以天子禮改葬太王王季非上尊號也先生及莊侍郎前說亦未區別仁山金氏曰武王舉兵之日已稱王矣故類於上帝行天子之禮而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必非史臣追書之辭後之儒者乃嫌聖人之事而文之非也然文王之王與大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時而追王大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踐阼之後原注疑武王未克商先已追尊文王史記伯夷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

彝倫

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

倫而已能盡其性以至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敘矣（楊氏曰極五行五事八政之屬該以人倫略無遺漏故曰達道）

龜從筮逆

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並用而終以龜爲主周禮簭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注當用卜者先簭之即事有漸也於簭之凶則止不卜然而洪範有龜從筮逆者則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故傳曰筮短龜長（原注左傳晉獻公將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曲禮正義曰凡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爲長數是終末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以爲短也）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橫之兆藝文

志有龜書五十三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而後則無聞唐之李華遂有廢龜之論矣（原注）舊唐書

周公居東

主少國疑周公又出居於外而上下安寧無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衆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於此見之矣荀子曰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徐鴻博曰）魯世家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据戰國策惠施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季婦鼎銘曰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麓左傳十三年遷晉侯于新楚杜注新楚秦地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周公奔楚當是因流言出居依于王季武王之墓地必非遠涉東都也（莊大令曰）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尚書大傳曰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

四年建侯衛而封康叔五年營成周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毫無辟居之事以詩考之蓋成王誅罰周公爲冢宰百官總已以聽除喪後周公即東征東征之二年成王感風雷之變迎周公于奄則誕保受命自東征始小毖雖東征以後之事亦在七年之中且書所謂七年蓋成王即位之九年書綜其年數故言七年非謂紀年也而鄭乃謂周公攝政稱元年及致政成王而又改元此皆尸佼孫卿之徒創爲邪說以爲亂臣賊子所藉口漢儒襲謬承譌遺新莽之篡緣飾經藝侮亂天常猶不能悟誠可爲憤歎者矣

微子之命

微子之於周蓋受國而不受爵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爲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原注）孔氏書傳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衍之繼其兄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之心也（沈氏曰）毛西河經問云微子仍封微爲子又改封宋爲公則受爵矣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既爲周臣復爲周賓矣若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此史例有然猶康叔

改封衛侯亦終身稱康叔不稱衛侯也其弟衎未嘗封微而仍稱微仲亦史例也周有同封而同稱者虢仲虢叔是也微仲不同封也有先後立國而亦同稱者吳太伯吳仲雍是也微仲同宋國未嘗同微國也然而稱微仲者其稱微則以國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爲號春秋書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既爲國君仍得稱己之字以爲字詩序泰仲是也皆史例也至於衎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嗚呼吾於洪範之書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於天下矣汝成案先生之義甚正大矣核之命篇之義似不必然康誥不曰衛誥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生而稱謚且篇中明言建爾于上公周既命之微子當無不受之理此亦是史臣原文爾又前沈氏引毛西河經問云春秋書吳季是也攷春秋止書蔡季紀季無吳季毛氏誤也

酒誥

酒爲天之降命亦爲天之降威紂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

腆於酒而興興亡之幾其原皆在於酒則所以保天命而
畏天威者後人不可不謹矣

召誥

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於
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
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漢書以爲三十一日誤

元子

微子之命以微子爲殷王元子召誥則又以紂爲元子曰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又曰有王雖小元子
哉人君謂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親

其稽我古人之德

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武王之誥康叔既祗遹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耇成人又别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戒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後進之以稽謀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學古入官曰不學牆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穫乎

節性

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此性善之說所自出也節性惟日其邁此性相近之說所自出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

人主坐明堂而臨九牧不但察羣心之向背亦當知四國之忠姦故嘉禾同穎美俟服之宣風底貢厥獒戒明王之慎德所謂敬識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張相千秋之鏡聽元生于蔿之歌亦能以謇諤爲珠璣以仁賢爲器幣及乎王心一蕩佞諛日崇開廣運之潭致江南之貨廣陵銅器京口綾衫錦纜牙檣彌亙數里靚妝鮮服和者百人乃未幾而薊門之亂作矣然則韋堅王鉷之徒剝民以奉其君者皆不役志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若明皇者豈非享多儀而民曰不享者哉

惟爾王家我適

朝覲者不之殷而之周訟獄者不之殷而之周於是周爲天子而殷爲侯服矣此之謂惟爾王家我適

王來自奄〔汝成案〕王會之先生宋度宗咸淳十年辛未嘗入元先生注稱爲元儒者誤

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原注〕元儒王柏論亦同此但更置太多未敢信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原注〕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因誅紂而連言之耳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原注〕多方篇云周公曰王若曰是周公尚未遷殷而王已踐奄矣孔傳以爲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強爲之說〔原注〕至于再至于三當從蔡氏說

建官惟百

成王作周官之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時代不遠其多寡何若此之懸絕哉且天下之事一職之微至於委吏乘田亦不可闕而謂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該內外之務吾不敢信也攷之傳注亦第以爲因時制宜而莫詳其實吾以爲唐虞之官不止於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餘九官之佐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之倫暨侍御僕從以至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名達於天子者不過百人而已其他則穆王之命所謂愼簡乃僚而天子不親其黜陟者也故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夏商之世法日

詳而人主之職日侵於下其命於天子者多故倍也觀於
立政之書內至於亞旅外至於表臣百司而夷微盧烝三
亳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則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漢
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
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
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
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補歷代因
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
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
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寖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
精覈由此起也故劉炫對牛宏以為大小之官悉由吏部

趙氏曰隋書劉炫對牛弘謂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則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據此則天下官員盡歸部選之制實自隋始也然吏歸部選則朝廷之權不下移若聽長官辟置無論未流澆漓貪緣賄賂之風必甚即其中號爲賢智者亦多以意氣徵恩致其私感以致成黨援門戶背公向私者比比也此政之所以日紊而沈旣濟之議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原注唐書百官志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後之人見周禮一書設官之多職事之密以爲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則周之制雖詳而意猶不異於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預銓曹之事哉

司空

司空孔傳謂主國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顏師古曰空穴也

古人穴居主穿土爲穴以居人也（原注：見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此語必有所本）易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詩云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今河東之人尚多有穴居者（原注：今人謂窯即古陶字莊子言逃虛空虛空即今人所謂今窯也）洪水之後莫急於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爲九官之首

顧命

讀顧命之篇見成王初喪之際康王與其羣臣皆吉服而無哀痛之辭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產叔向誠爲可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原注：不言殯禮知是闕文豈有新君已朝諸侯而成王尚未殯史官略無一言記及者乎）而狄設黼扆綴衣以下即當屬之康王之誥（原注：伏生本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爲一篇）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

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卽位朝諸侯之事也古之人君於卽位之禮重矣故卽位於廟受命於先王祭畢而朝羣臣羣臣布幣而見然後成之爲君春秋之於魯公卽位則書不卽位則不書蓋有遭時之變而不行此禮如莊閔僖三公者矣康王當太平之時爲繼體之主而史錄其儀文訓告以爲一代之大法此書之所以傳也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祔而今日諸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也原注記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其中有脫簡而後之說書者並以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

生後儒之論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原注〕蘇氏亦知其不通而以爲問疾之諸侯或曰易吉可乎曰此周公所制之禮也以宗廟爲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釋三年之喪以盡斯須之敬此義之所在而天子之守與士庶不同者也商書有之矣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豈以喪服而入廟哉〔原注〕漢書孝文紀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於高廟蓋猶循此制楊氏曰觀孝文十月則知商十二月矣

傳賢之世天下可以無君故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傳子之世天下不可無君故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楊氏曰堯老舜攝義自明天下可以無君之說殆非

自狄設黼扆綴衣以下皆陳之朝者也設四席者朝羣臣聽政事養國老燕親屬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亡之說也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廟中之事也自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則康王臨朝之事也

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見廟者矣左傳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王崩于榮錡氏五月庚辰見王六月丁巳葬景王其曰見王者見王子猛於先王之廟也不待期而見王猛不待期而葬景王則以子朝之爭國也然不言卽位但曰見王而已孰謂成康無事之時而行此變禮也

書之脫簡多矣如武成之篇蔡氏以爲尚有闕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則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並詳其月日

而王不書金氏以爲其間必有闕文蓋伏生老而忘之耳然則顧命之脫簡又何疑哉賓牟賈言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余於顧命敢引之以斷千載之疑

鳳氏曰天子諸侯在喪即位有定所有定期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應門內即路門外治朝之君位天子諸侯三朝惟治朝日視爲正朝即位於此所以示臣民之有君定衆志杜郣萌也天子如是諸侯亦然特以天子在路門外庭直門中諸侯避天子在路門外庭之左故聘禮曰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此即位之所之一定者也康王之誥本與顧命爲一篇天子七日而殯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上溯乙丑已九日大夫以上斂殯諸死事不數死日故七日王申殯癸酉爲殯明日也而受顧命于是日即位亦于是日則嗣王殯明日即位周公之制也諸侯亦然春秋定公元年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至于癸亥則以爲壳于王戌者然故丁卯殯而公即位于戊辰亦殯明日故杜注曰諸侯五日而殯殯則嗣君即位夫即位所云視朝後世謂之臨朝所謂示臣民之有君者如此而諸侯亦可推此即位之期之一定者也自僞伊訓暗襲舜格文祖之文又襲太保畢公率諸侯入應門之典而曰奉嗣王祗見

厥祖侯何烝后咸在似即位必先見祖不知咎文祖首舜已終喪終喪親政固宜見祖在喪無見祖之禮又僞伊訓與見祖聯文似即位必于廟者胡文定春秋傳蔡九峰書傳本之不知即位所以示臣民有君正當在治朝經傳亦無在廟之文也公羊以春秋元年正月書即位者七公遂謂諸侯踰年即位知天子亦踰年即位不知春秋七書元年正月公即位者皆議也始于桓而成于文後遂習以爲常耳蓋桓公因弑生疑遲回以探衆志至踰年而始敢行即位之禮經書之志變古也文之正月即位者僖公薨于十二月乙巳春秋長歷十二月無乙巳大抵迫歲暮故緩至正月耳且嗣君即位非踰年左氏亦有明文莊公八月薨傳即日子般即位而十月傳曰賊子般文七年四月宋成公卒傳曰昭公即位而葬有康王定公可徵則子般宋昭即位殯明日可推也隱元年經前傳曰隱公立而奉之莊三十三年傳曰立閔公閔公二年傳曰立僖公莊公亦必即位于桓公十八年四月喪至後六日故隱閔莊僖元年正月經皆不書即位而傳又各釋其故曰攝曰夫人出曰亂曰公出者左氏似亦据元年正月七書公即位者爲典從而爲之辭而不知適與子般宋昭未踰年明言即位者自相矛盾也夫天子諸侯在喪即位之期之所昧雜如是惟顧命康王之誥可以正之後人轉据伊訓公羊疑駁顧命康王之誥不幾倒置耶胡氏曰自古嗣君受顧命之

禮僅見于書之成康蘇氏謂冕服非禮引孔子因喪服以冠之義夫朝廷之典禮當直舉本義雜取他文以意通之非也以喪服嗣寶位理所必無麻冕黼裳天子祭服與衮冕不同麻冕蟻裳亦非純用祭服故注云無事於奠祝故不冕純用吉服有位于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此非倉猝所定或古來相承如此耳大行初喪不可一日無君又不可遽行即位之禮嗣王定位于初喪以主喪之位定其爲君天子無荅諸侯拜之禮而主喪之孤有拜稽顙之禮御王冊命則荅拜覲見諸侯不在喪次而亦荅拜且對其臣稱名皆非常朝比也至列國大夫欲以弔喪而因見新君則去既殯即位已久故叔向以喪禮未畢距之與此不同也汝成案公羊傳正棺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此語必有所本天子七日而殯此書云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供攢塗也所以殯也自此以下受冊命于大行柩前即出見諸侯于治朝然後反而成服皆癸酉日事于事于情于禮意無不協者既殯而後衰麻殯時尚服元端但髻髮腰絰耳無脫衰襲吉之嫌也

矯虔

說文矯從矢揉箭也故有用力之義漢書孝武紀注引韋

昭曰稱詐爲矯強取爲虔周語注以詐用法曰矯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得不愬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蘇公遇暴公之譖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讒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聽直至於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鈇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之君子猶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則王政行於上而人自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

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胡氏曰鬼神者前聖尊而稱之百官以畏萬民以服皆所以正人心者也王道大明作福作災於己取之葢無所事於神矣道之不明理不可信不得不求救於神以免意外之禍愚民小夫緣此冀無端之福武人劇盜頓首像設之前出廟門而行殺度九黎亂德之世大都如此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蓋折民邪妄惟當示以典禮典禮勝邪妄息矣其不度於禮者刑必施焉故狄公毀淫祠折以刑之謂也）

文侯之命

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盤（原注古服字與盤字相似而誤）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周弒王及王子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東徙雒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二十一年

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原注）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杜氏以攜王爲伯服蓋失之不攷楊氏曰觀左傳後序則成侯已見竹書但不甚信之耳並非失攷然則文侯之命報其立已之功而望之以殺攜王之效也鄭公子蘭之從晉文公而東也請無與圍鄭晉人許之今平王既立於申（原注）申國在今信陽州自申遷於雒邑而復使周人爲之戍申（原注）竹書紀年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則申侯之伐幽王之弒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者矣當日諸侯但知其冢嗣爲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弒爲可誅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師替攜王以除其偪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敗論而不察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爲能得當

日之情者哉孔子生於二百年之後蓋有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篇於詩其旨微矣（原注）葛藟詩序謂平王棄其九族似亦未可盡非　古今人表以平王申侯與幽王褒姒虢石父同列下下傳言平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爾綜其實不然凡言遷者自彼而之此之辭盤庚遷于殷是也幽王之亡宗廟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之地已爲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東保於雒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而又有擕王與之頡頏並爲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興哉（原注）如東晉元帝不可謂之遷於建康（汝成案）春秋起平王末年而託始于讓位之隱或亦有微意歟

秦誓

有秦誓故列秦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而不作也謂夫子

逆知天下之將并於秦而存之者原注邵子說小之乎知聖人矣秦穆公之盛僅霸西戎未嘗爲中國盟主無論齊桓晉文即亦不敢望楚之靈王吳之夫差合諸侯而制天下之柄春秋以後秦蓋中衰吳淵穎原注萊曰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商鞅成於惠王之取巴蜀蠶食六國并吞二周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原注自獲麟之歲以至始皇滅六國并天下二百六十年夫子惡知周之必并於秦哉若所云後世男子自稱秦始皇入我房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近於圖讖寶誌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

甘誓天子之事也允征諸侯之事也並存之見諸侯之事可以繼天子也費誓秦誓之存猶是也

古文尚書攷成案原注師古曰中者云云考志無此注當是儒林傳注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誤文

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爲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原注歐陽生字和伯史失其名夏侯勝勝從兄子建皆傳伏生尚書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原注內泰誓非伏生所傳師古并言之詳見下此今文與古文爲二也又曰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

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原注師古曰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原注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原注志自云此所述者本之劉歆七略不知中古文即安國所獻否及王莽未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原注言此爲最多者明張霸加之以百二篇爲僞）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

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原注〕傳末又言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後漢書十四博士無之蓋光武時廢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原注〕言劉歆者哀帝時歆移書太常博士欲立此諸家之學故也又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原注〕或分析之或合之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爲二也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原注〕賈逵傳肅宗好古文尚書詔逵譔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爲三卷帝善之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又曰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尚

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然則孔僖所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元〕則不見安國之傳而爲之作訓作傳作注解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爲二而無可攷矣〔錢氏曰〕杜林及賈鄭馬諸儒所傳古文即安國眞古文但非梅賾所獻之古文爾　劉陶傳曰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原注〕言參用今文古文之中　漢末之亂無傳若馬融注古文尚書十卷鄭〔元〕注古文尚書九卷則見於舊唐書藝文志〔原注〕又有王肅范甯李〔容〕姜道成注古文尚書　新唐書作姜道盛開元之時尚有其書而未嘗亡也按陸氏釋文言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原注〕一堯典并舜典愼徽以下爲一篇二皋陶謨并益稷爲一篇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

六盤庚七高宗肜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并康王之誥爲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 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爲二十七費誓二十八秦誓

二十九〔原注〕孔氏正義曰史記及漢書儒林傳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然泰誓非伏生所得按馬融云泰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 且非今之泰誓〔原注〕有白魚入於王舟等語董仲舒對策引之 其所謂得多十六篇者不與其間也隋書經籍志曰馬融鄭元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子舊書自餘絕無所說〔原注〕正義曰鄭氏書於伏生所傳之外增益二十四篇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

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一篇爲一卷九共九篇合爲一卷通十六卷以合於漢藝文志得多十六篇之數此卽張霸之徒所作僞書也與舊唐書所載卷目不同〔錢氏曰〕謂鄭氏所傳增益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所作者孔穎達之臆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上之〔原注〕正義引晉書云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遂上其書又云其書亡失舜典一篇　此書東京以下諸儒皆不曾見鄭玄注禮記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氏趙岐注孟子凡引此書文並注云逸書增多二十五篇〔原注〕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九〕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大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以合於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僞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爲篇則爲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

典亡闕取王肅本愼徽以下之傳續之原注陸氏釋文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齊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興者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朝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之劉炫遂以列諸本第然則今之尚書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於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而一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今日而益驗之矣孫兵備曰書有四而僞者二亡者三一曰漢文帝使鼂錯所受伏生尚書二十八篇泰誓後得大小夏侯爲二十九歐陽三分盤庚爲三十一馬氏鄭氏三分泰誓又分顧命出康王之誥爲三十四益以書序而爲之注即隋經籍志所稱馬融注尚書十一卷鄭元注尚書九卷也此二十八篇經文爲伏生壁藏之餘見史記漢書儒林傳及藝文志据王充論

衡亦云伏生抱百篇藏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而僞孔安國序稱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朱文公亦承其誤大背漢人之言蓋誤會衛宏所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以爲口授經文不知宏所謂傳言者傳授經義非本文亦或即是大傳也孔安國亦傳今文故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當時謂伏生書爲今文蓋在孔壁科斗書既出之後稱今以別於古且秦時改篆用隸諸儒或以寫經以便循誦劉向既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脫簡脫字文字之異後漢杜林又得漆書古文賈逵譔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於是今文合於古文隋經籍志稱馬鄭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是也馬鄭所注雖止伏生之書既從張恭祖受逸十六篇分爲二十四又注壁中百篇之序遂題曰古文尚書而唐人猶謂此爲今文者以惑於僞古文也一曰漢武帝末孔氏壁中所出古文尚書杜林得之西州鄭氏受之張恭祖皆即其本較伏生書增多十六篇合於伏生書二十九篇并序爲四十六篇古者竹帛異施篇卷同耳故藝文志云古文經四十六卷而班固自注爲五十七篇者內分盤庚泰誓各爲三顧命爲二九共爲九除序數之五十八武成後亡故云五十七篇也古文增多篇無傳注故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不言安國作傳馬氏稱爲逸無師說漢晉諸儒咸見其全書或稱爲逸書者非亡逸之謂謂逸在

伏生二十九篇之外也唐人疑為不見古文惑矣孔穎達
引東晳稱孔子壁中書將始宅殷隋經籍志云晉世秘府
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又載有徐邈撰古文尚書音一卷
梁五經博士劉叔嗣注尚書逸篇二卷唐志有徐邈注三
卷陸德明稱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亡古文蓋絕於此時
也一曰漢成帝時張霸所作百兩篇書既以中書校之非
是乃黜其書以遺文僅見王充論衡有云伊尹死大霧三
日孔穎達誤以古文二十四篇為張霸偽書又以鄭氏所
引胤征厥篚玄黃為是張霸書詞可謂以不狂為狂霸書
自魏晉以來未見稱述蓋亡於漢也一曰晉元帝時梅賾
所上尚書孔傳五十八篇引書序以冠各篇之首妄稱鄭
沖所傳古文齊姚方興又獻舜典有乃命以位已上二十
八字隋劉炫取而列諸本第始或格於朝議或不行於河
洛至孔穎達為偽傳撰正義而鄭注漸微其時孔壁古文
久亡遂無能辨其真偽故劉知幾史通稱姚方興宋馬王
之義以造孔傳舜典舉朝集議咸以為非北史儒林傳稱
南北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尚書則孔安國河洛尚書
則鄭康成隋經籍志則稱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也
今考梅賾書篇數與古不相應采會書傳又多舛錯大異
史遷所從孔安國問故之文與顯背鄭說者難更僕若充
征之以人名為國旅獒之以酋豪為犬尤可怪也伏生二
十九篇本文存此書中亦或刪改如二十有八載下改放勳

為帝字說文引周書遽以記之今為虞書帝曰毋若丹朱傲禹曰予娶塗山云云皆脫帝自禹曰賴有孟子董仲舒書史記漢書論衡可証耳偽孔古文尚書宋吳棫朱文公嘗疑之當時不能博考以証其譌舛近世閻若璩惠棟互加考證一別黑白而箴膏肓學者始知偽孔傳之非眞古文矣尚書一厄於秦火則百篇為二十九再厄於建武而亡武成三厄於永嘉則衆家書及古文盡亡四厄於梅賾則以偽亂眞而鄭學微五厄於孔穎達則以是為非而馬鄭之注亡於宋六厄於唐開元時詔衞包改古文從今文則并偽孔傳中所存二十九篇本文失其眞七厄於宋開寶中李鄂刪定釋文則并陸德明音義俱非其舊矣

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

〔孫氏曰〕案左傳文十八年明云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云云安得謂之有夏書無虞書乎竊意古人蓋以二典為虞書大禹謨以下為夏書也

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為舜典者非矣

〔趙氏曰〕案孟子咸邱蒙章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在未焚書之前必親見尚書眞本而引之為堯典則此明是

堯典之文而晉人分在舜典中者誤也況史記堯本紀直至禪位後二十八年殂落始畢凡今舜典所載察璣衡定巡狩封山濬川制刑法誅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班固稱遷作史記多從安國問故安國乃治古文尚書者而遷本之作堯紀如此可知古文堯典原不止于釐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姚氏曰據史記以遏密八音以上爲堯典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文氣仍是割裂經文直敘舜事無容中畫也蓋別有舜典而今亡之不必分截以足之左氏傳莊公八年引皐陶邁種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史過引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爲虞書者贅矣原注正義言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何則記此書者

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後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爲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後爲全書也趙氏曰左傳稱爲夏書者典謨原係夏時史官追記故春秋時猶仍舊稱孔子刪定題爲虞書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書修于唐而謂之隋書唐書修于宋而謂之唐書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皐陶所陳一時之言也王出在應門之內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俟一時之事也序分爲兩篇者妄也

書序

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爲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宏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其言衞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幷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爲書名伯禽之命尤爲切當今錄其說（錢氏曰亭林不信書序然書序不可廢）

正義曰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

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攷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盡信也

豐熙僞尚書

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原注〕鄞人言出其子坊僞譔又有子貢詩傳後儒往往惑之

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

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倭國本者徐氏爲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僊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眞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原注宋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言有尚書）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

洪範皆謂之商書（原注　文公五年引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引三人占從二人襄公三年引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正義曰箕子商人所說故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原注　孔安國傳道岍及岐郎云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是自漢以來別無異文　史記夏本紀亦先九州而後道山道水）五子之歌為人上者柰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攷而妄言之也（原注　五子之歌乃孔氏古文東晉豫章內史梅賾所上故左傳成公十六年引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哀公六年引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杜預注並以為逸書國語周單襄公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單穆公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韋昭解亦以為逸書）夫天子失官學在四裔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

文而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爲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愚因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閒猶不敢輒改故元行沖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類禮譔爲疏義成書上進而爲張說所駮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原注字叔然漢末人）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爲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

無先儒爲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人（原注）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　趙汝談至謂洪範非箕子之作　而今且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原注）近有謂得朝鮮本尚書於洪範八政之末添多五十二字者按元王惲中堂事記中統二年高麗世子禃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荅曰與中國書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亦僞譔也漢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二篇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而僞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

階延登賛曰假王涖政之語莽遂依之以稱居攝是知惑

世誣民乃犯上作亂之漸大學之教禁於未發者其必先

之矣

日知錄集釋卷二一終

日知錄集釋卷三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原注詩譜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原注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正義曰變者雖亦播於樂

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今按以變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全氏曰〕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特宗廟朝廷祭祀燕享不用而其屬於樂府則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是以吳札請觀於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不謂之樂而何古者四夷之樂尚陳於天子之庭況列國之風乎亭林於是乎失言況變風亦概而言之衛風之淇澳鄭風之緇衣齊風之雞鳴秦風之同袍同澤其中未嘗無正聲是又不可不知也〔汝成案〕釋文止云前儒申毛先生誤作申公毛公十月章箋云刺厲王正用魯詩說見漢書谷永傳注則申毛云者當是伸毛之義非申公毛公也　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

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辯則二南自謂之南而別立正風之目者非（原注）大昌字泰之孝宗時人著詩論一十七篇朱子嘗ㄗ或未見楊氏曰泰之詩論直云詩無國風之名不但立正風之名之非而已愚所見十五篇無十七篇（陳氏曰）二南雅頌之入樂載於儀禮之燕禮鄉飲禮及內外傳列國燕享所歌無論已至魯人歌周樂則十三國繼二南之後周禮籥章迎寒暑則歙豳詩祈年則歙豳雅祭蜡則歙豳頌大戴投壺禮稱可歌者八篇則魏風之伐檀在焉漢末杜夔能記雅樂則伐檀之詩與鹿鳴騶虞文王並列十三國變風之入樂又歷歷可據也宋程大昌謂有南雅頌而無國風自邶至豳十三國詩皆不入樂豈非妄說乎彼特見蘇氏釋鼓鍾篇以雅以南謂為二雅二南故生此說耳蘇氏之謬前辨之已悉矣見小雅鼓鍾篇程又謂季札觀樂自邶以下左傳但紀國而不言風故知無國風之名不知二南之詩不盡得於南國周召之名不足以盡之故言南南指其地非得之於境內兼以為詩名也十三國之詩皆得於境內自應舉國名以概之言國言南皆據實而言其為風一而已且季札聞邶鄘衛之則云是其衛風聞齊則云泱泱乎大風風之名較然著矣案呂氏春秋云禹省南土塗山氏女命妾往候女作歌曰候人猗兮實始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程以南為詩

名或本於此然呂覽言取風不言無風也況呂覽豈傳信之書耶〔又曰〕詩篇皆樂章也然詩與樂實分二教經解云詩之教溫柔敦厚樂之教廣博易良是教詩教樂其旨不同也王制曰樂正立四教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教詩教樂其時不同也故敘詩者止言作詩之意其用爲何樂則弗及焉即鹿鳴燕羣臣清廟祀文王之類亦指作詩之意而言其奏之爲樂偶與作詩之意同耳敘自言詩不言樂也意歌詩之法自載於樂經元無頌敘詩者之贅及樂經今已不存則亦無可考矣集傳於正雅諸詩皆欲以樂章釋之或以爲燕享通用或以爲祭畢而燕或以爲受釐陳戒俱以詩之相似億度而爲之說殊不知古人用詩於樂不必與作詩之本意相謀馬端臨文獻通考論之甚悉如射鄉之奏二南兩君相見之奏文王清廟何嘗以其詞哉況舍詩而徵樂亦異乎古人之詩敘矣朱子嘗答陳體仁書言詩之作本以言意非爲樂而作斯語甚當及傳詩則傳會樂章以立義與已說相違不可解也〔汝成案〕陳氏雅南說云文王世子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樂左傳南籥杜氏以爲文王樂俱不云二南又後漢陳禪傳引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引韓詩云南夷之樂日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又言毛詩無韎任朱離蓋見齊魯詩即注語觀之薛君南義既同而齊魯詩復列於四夷樂名可見南爲南夷古義皆然則程氏說益無据

四詩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豳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原注據周禮籥章而非風也南豳雅頌爲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原注宋程大昌詩論謂無國風之目然禮記王制言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卽謂自邶至曹十二國爲風無害傷氏曰泰之云詩之有風其原誤于左氏荀氏王制之云非所疑也

孔子刪詩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尚

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宏謂商臣弑君不當載於春秋之策乎原注舊唐書高宗諸子傳　黃氏日鈔云國風之用於燕享者惟二南而列國之風未嘗被之樂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頌而未及乎風也桑中之詩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爲之諱而指爲

雅音失之矣眞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埽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畧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詩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仿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舝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錢氏曰〕四朝聞見錄云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陳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辯考亭微知其然移書求其詩說止齋荅以公近與

陸子靜門辯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今皆毀之矣葢不欲佐陸陳之辯也

何彼襛矣〔錢徵士曰傳襛猶戎戎也按說文襛衣厚皃引此詩石經同韓詩作茙按說文無茙字〕

山堂攷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概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襛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原注〕洪氏容齋五筆曰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莊王之十四年齊桓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乃以平爲平正之王齊爲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原注〕

毛氏傳平正也武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按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爲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矣　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車胡不肅雝乎是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師之所陳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爲燕樂用之爲鄉樂用之爲射樂用之爲房中樂而鼓鍾之卒

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箾南籥文王世子所謂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衰矣麥禾之取繻葛之戰幾無以令於兄弟之國且莊王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於强大之齊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修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與周道於東方之意乎原注春秋襄十五年晉劉夏逆王后于齊亦此意蓋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儒者乃疑之而爲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或曰詩之所言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

也言其容則德可知矣（原注說苑引書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故碩人之詩美其君夫人者至無所不極其形容而野麕之貞亦云有女如玉卽唐人爲妃主碑文亦多有譽其姿色者（原注洪氏隸釋載郭輔碑云有四男三女咸高賢姣孋漢魏閒人作已如此）豈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爲諱而不道乎夫婦人倫之本昏姻王道之大下嫁於齊甥舅之國太公之後先王以周禮治諸侯之本也詩之得附於南者以此舍是則東周以後事無可稱而民間之謠刺皆屬之王風矣況二南之與民風其來自別宣王之世未嘗無雅則平王以下豈遂無南或者此詩之舊附於南而夫子不刪要亦不異乎嚮者之說也

何彼穠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

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江氏曰東遷後之詩何以不入王風而入名南其以此詩爲有王者之化異于黍離諸篇故特附之名南歟

邶鄘衛

邶鄘衛本三監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統於衛矣采詩者猶存其舊名謂之邶鄘衛原注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需氏曰周書克殷曰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作雒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民孔晁于立祿父注云封以鄭祭成湯又云東謂衛殷邶鄘霍叔相祿父也漢書地理志曰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鄁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詩譜曰武王以紂京師封武庚爲殷後又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服子慎王子雍皇甫士安並

云鄘在紂都之西鄭夾漈則中衛南鄘東邶伯恭則南邶東鄘北衛九域志謂武王亢祿父在觀扈地路史亦謂武庚封邶即漕邑今滑之白馬此宋以前諸說之不同也紊經傳凡言武庚之國皆謂之殷則武庚實封於都南之殷可知此時商之宗廟在殷故周書曰俾守商祀廟社在殷而紂居朝歌故牧誓曰昏棄厥肆祀弗答逸書曰侮滅神祇不祀孔注鄭字乃郭字之譌即謂殷也詩譜之紂城以朝歌言北謂之邶東謂之衛自是定解惟南謂之鄘不加服王皇甫之說為確朝歌之南迫近大河不容更置一監惟西地河內亦有殷名即懷之殷墟書曰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漢志又云以邶封武庚盇一監處東一監處西邶近殷都霍叔處之實與武庚其地而理殷都在紂城之北一百五十餘里故詩之變風首列邶孔注亦云霍叔相祿父也惟其其地而理叔受其制故叛周降辟霍從末滅書云管叔惟相者乃諸侯之命鄉在下東之始注云霍叔相者乃方伯之三監在既封之後據逸書竹書命管叔相在武王十二年正月朔命三監在十二年四月初又曰三監之中有霍叔此經明爻無可疑者漢書志及書偽傳謂三監有武庚無霍叔非是其分監之地即邶鄘衛是也其所封之國則管蔡霍是也邶鄘衛皆武庚之封士其國都則近邶武王使三叔處此者王封祿父為上公上公九命作伯古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

三人蓋待以客禮使爲方伯遵用商之舊制使其弟爲之監非曰勝國餘孽必監之以防其蠢動也迨成王立三叔及武庚畔周公不得已而東征于是殷之國土命康叔及中旄父尹之後乃悉封康叔詩譜謂武庚誅後更建此三國以康叔爲之長後世子孫并彼二國此不然也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以邶鄘屬之康叔則康叔時已有邶鄘可知聖人于變風首列此者見此三地後雖康叔之國前實武庚之封所以著武王周公之于殷大公至正無私天下之心無如武庚三叔變而不善淪胥以亡此所以無名寓其義而即以風示後之不靖者〔又曰〕殷商以前河內無衛名衛本殷之封國姚姓故宇其地在斟觀氏之墟不在河內見續漢書郡國志水經河水注武王克殷命百弇以虎賁伐衛滅之見周書世俘篇始邑管叔于此故周書曰建管叔于東蓋殷畿千里凡在東河以外者通謂之東周公踐殷降辟三叔始命康叔宇于殷墟名曰衛自是河內始有衛名

邶鄘衛者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爲邶某篇爲鄘某篇爲衛分而爲三者漢儒之誤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舊也〔原注〕觀小雅六笙詩毛公頗有升降黍離之篇毛公以爲王齊詩以

爲衞則知今詩之次序多出於漢儒也新序黍離衞宣公之子壽閔其兄而作攷之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之言引衞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爲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衞是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衞專言之則曰衞一也猶之言殷商言荊楚云爾意者西周之時故有邶鄘之詩及幽王之亡而軼之而大師之職猶不敢廢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辭則今矣原注若據漢書言遷邶鄘之民於雒邑則成王之世已無邶鄘魏源曰左氏載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三名一實連而不分視爲之歌唐爲之歌魏判然二國者殊例是邶鄘衞之不可分猶曰殷商曰荊楚故北宮文子引今邶風柏舟威儀之語以爲衞詩毛公分一國爲三蓋徒因篇編過大而未念其名

實之不相符此異左傳者一也劉向新序以黍離爲衛壽閔兄則知魯詩必列於衛風而不列入王風之首矣鄭箴膏肓進何彼穠矣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則是東周平王之詩而不當次諸二南之後矣此異三家者二也國風之例凡采風觀民各從其所得之地不從其所詠之人故木瓜衛人美齊桓則繫諸衛猗嗟齊人刺魯莊則繫之齊乃緇衣爲周人美鄭武公爲卿士之詩何以不繫之王而繫之鄭考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畱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畱莊公死祭仲將往省于畱云云此即鄭桓公寄孥與賄于鄶而得其國旋以畱爲下邑而王風邱中有麻彼畱子嗟之詩所爲作也邱中與緇衣之詩皆鄭桓公爲王朝卿士時小惠要結周民說而歌之既皆畿內民風自當同列王風之末故魯詩以大車爲哀息君之詩正以鄭息同爲畿內之國故與其爲周人所詠之詩同殿乎王風毛以邱中緇衣二詩一繫之王一繫之鄭既乖民風各繫本國之例且因此遂并大車邱中有麻之詩凡爲周民詠鄭息者皆不知所指何事離之兩傷較然明矣此異於魯詩公羊者三也

邶鄘之亡久矣故大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衛人之作檜原注左傳作鄶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而各自爲

風匪風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原注曰誰將西歸是鎬京尚存故鄭氏譜以爲當夷王厲王之時蘇氏以檜詩皆爲鄭作非也）

邶鄘衛三國也非三監也殷之時邦畿千里周則分之爲三國今其相距不過百餘里如地理志所言於百里之間而立此三監又并武庚而爲一監皆非也宋陳傅良（原注止齋集荅黃文叔書）以爲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縣地廣不得爲邶鄘衛也（汝成案三詩皆言衛事故班氏謂之同風其不當分爲三名甚明馬永卿曰邶鄘衛在王風黍離之前存前代後也與雷氏言正合若然則康叔既封猶標其地是初爲三國非三監明矣）

黎許二國

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

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興滅之心也

諸姑伯姊

泉水之詩其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爲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禮之言伯父伯兄也貴爲小君而能謙以下其衆妾此所謂其君之袂不如其娣者矣

王事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原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喪大記曰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又曰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朝隮于西（錢徵士曰傳隮升也案許未重不收隮字隮當爲躋躋升釋詁文彼作陞俗字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禮十煇注以隮爲虹是也謂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原注其雨者雨也）蓋虹蜺雜亂之交無論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氣楚襄王登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所謂朝雲者也

王

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原注王亦周初大師之本名　馬永卿述元城劉先生之言亦謂邶鄘衛本商之畿內故虛王之上）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

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大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爲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原注晉范甯春秋穀梁傳序誤矣李文貞曰周初之風是謂二南其詩自畿內達於侯國以爲文武之世道一風同無間中外其後采諸列國者歸其本部則邶鄘以下是畿內所得者附於雅則有小雅中謠詠諸詩故成康後畿內無風益俗化既散不能比於二南又不可別自爲部故歸之雅及乎既東則巡守不行而列國無詩平王初年周太師猶舉舊職欲存風雅二體節南山以下作自卿大夫者曰雅黍離以下畿內民俗曰風其稱風而與西周別者以此至其晚歲則并此亾之東遷風雅亦僅止于平王故孟子曰詩亾然後春秋作先儒惑於詩亾之義乃以雅爲西以風爲東而有降黍離於國風之說夫王號猶在誰則降之魯猶有頌夫子弗更也肯降周雅爲風乎汝成案康成云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疏曰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又繹鄭志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義亦甚正惟譜次幽下則見轉一孔蓋名尊而實淆矣

自幽王以上大師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賦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是故詩無正風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原注惟何彼襛矣爲平王以後之詩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日之夕矣

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當歸之時也至是而

不歸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原注）列女傳　夜居于外則其友弔之矣（原注）檀弓　於文日夕爲退（原注）說文繫傳　是以樽罍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原注）曾子問　至於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矣

大車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

鄭

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爲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楚吳諸國無詩

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周無分器（原注左氏昭公十二年傳）岐陽之盟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而不與盟（原注晉語）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

詩微也若乃虢鄶皆爲鄭滅而虢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豳

自周南至豳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程泰之辨之詳矣豳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豳此非太師所采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爲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龡豳詩祈年於田祖則龡豳雅祭蜡則龡豳頌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原注謂籥章之豳詩以鼓鍾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詩特其以器和聲有不同爾鴟鴞以下或周公之作或爲周公而作

則皆附於豳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爲有周盛時之詩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也故他無可附

言私其豵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爲之禁非惟弗禁且從而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爲王政也至於當官之訓則曰以公滅私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母之嗟室人之讁又所以恤其私也此義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

承筐是將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戔戔實諸筐篚非惟晝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耻也萬曆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閽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爲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被囊而酬溫嶠曾無媿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爲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磬無不宜

磬無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吉蠲爲饎是

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虐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譸張爲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龎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於觀民而斲雕爲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爲本

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兼百官與庶人而言猶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原注見司馬法）隨車而動如足之腓也（原注傳曰腓辟也箋曰腓當作芘皆未是）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爲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卒不隨車遇闕即補斯已異矣（原注古時營陳遇闕處仍以車補周禮車僕掌闕車之萃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大鹵之師魏舒請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原注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由林險阻之地而後

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爲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爲謀遠矣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於多殺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宋沈括對神宗言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

變雅

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爲變雅乎采芑

傳曰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原注正義曰名生於不足觀夫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間無不曲當而未嘗有夸大之辭大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侈於前人者乎原注如韓奕之篇尤侈一傳而周遂亡嗚呼此太子晉所以謂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固不待沔水之憂祈父之刺而後見之也

大原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為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原注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

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原注唐書原州平涼郡治平高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元和三年又徙治臨涇大中三年收復關隴歸治平高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為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

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大原而天

下濆畔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原注漢武帝始開朔方郡故秦但有隴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晉陽之大原則其外有鴈門雲中九原不得言不過也若書禹貢既修大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大原爲周之大原乎原注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濩閎澤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長風振厲蕭條太原高平曰原蓋古人之通稱也金氏曰尚書大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春秋題辭高平曰太原故平涼亦有太原之名

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也蓋始於穆王之征犬戎六師西指無不率服於是遷戎於太原原注十七年以黷武之兵而爲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則是昔日所內徙者今爲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三十三年

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羌戎戰於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於太原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畧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原注後漢書西羌傳並用此嚴尤以為周得中策蓋不攻之言）於是關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結盟而入寇（原注自遷戎至此一百七十六年周語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蓋宣王之世其患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晉之懷帝也戎之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檿弧之謠皆適會其時者也然則宣王之功計亦不過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也事劣而文侈矣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也如毛公者豈非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哉（原注竹書

紀年自共和以後多可信蓋亦必有所傳其前則好事者爲之爾

莠言自口

莠言穢言也若鄭享趙孟而伯有賦鶉奔之詩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狎侮之態不及於小人謔浪之辭不加於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媟慢宋玉登牆之見淳于滅燭之歡遂乃告之君王傳之文字忘其穢論敘爲美談以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喪之際（原注原壤）謟妃脣之詠宣於侍宴之餘（原注郭舍人）於是搖頭而舞八風（原注祝欽明）連臂而歌萬歲（原注閻知微）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隨之矣

臧孫紇見衛侯于郲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

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以糞土喻其言猶詩之莠言也

皇父（錢徵士曰作都於向事在幽王六年見竹書紀年九域志同州有向城即此）王室方騷人心危懼皇父以柄國之大臣而營邑于向（原注左傳隱十一年解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在今濟源縣界）於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隨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隨之而去矣蓋亦知西戎之已偪而王室之將傾也以鄭桓公之賢且寄孥於虢鄶則其時之國勢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爲民望則皇父實爲之首昔晉之王衍見中原已亂乃說東海王越以弟澄爲荆州族弟敦爲青州謂之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鄙

夫之心亦千載而符合者乎

握粟出卜

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泉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漢初猶然史記日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攷成案日者傳云以義置數十百錢又云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是問卜者兼用錢粟矣此特偏引一語爾惠氏曰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享神謂之糈楚辭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言巫咸將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也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孔氏曰私人皁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原注左氏襄公十年傳又

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貆魏是以削賤妨貴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弱尹氏之媢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愼名器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不醉反恥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爲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對紂之失日（原注韓非子）況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師師非度此商之所以亡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也是以聖王重特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

必自此始

上天之載（錢徵士曰禮記中庸鄭注讀曰栽謂生物也與箋異蓋三家說也亦作縡見漢書揚雄傳）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儀刑文王而已其儀刑文王也如之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而已

王欲玉女

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爲是言乎然而

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卽爾謀聽我嚚嚚則又不獨王之愎諫矣

夸毗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也（原注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召天禍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愼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原注抵疑）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爲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爲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爲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且愼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

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典雖備而不行（原注長慶集策）羅點有云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沈則曰有量衆皆默己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己獨淸則曰立異（原注宋史本傳）觀三子之言其於末俗之敝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爲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於夸毗之輩乎（原注樂天作胡旋女詩曰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是以屈原疾楚國之士謂之如脂如韋而孔子亦云吾未見剛者

流言以對

彊禦多懟卽上章所云彊禦之臣也其心多所懟疾而獨竊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間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謫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而怨詛興乎下矣卻宛之難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也可不愼哉波成案明封疆動舊多傷於讒而卒以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皆由中朝姦邪之徒流言以對也

申伯雷氏曰申爲方伯非伯爵嵩高之四章曰鉤膺濯濯惟金路有鉤膺上公九命所乘是受命爲方伯

明矣

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於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誦其孫女爲幽王后無罪見黜申侯乃與犬戎攻殺幽王（原注竹書紀年宣王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則宣王之末申侯已叛）乃未幾而爲楚所病戍申之詩作焉當宣王之世周興而申以強當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莊王之世而申爲楚縣矣（原注左傳哀公十七年言楚文王縣申）二舅之於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師之告華亥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讀二詩者豈徒論二王之得失哉

德輶如毛

德輶如毛（原注即輶車鸞鑣之輶）言易舉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韓城

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原注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楊氏曰据水經注則周有兩韓國不可不辨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

燕眾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卽令召公爲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而召誥庶殷攻位蔡氏以爲此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理此皆經中明證原注大全載朱子之言亦以此爲不可曉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攷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爲定江氏曰梁山在韓城而燕地亦自有梁山水經注鮑邱水過潞縣西高梁水注之水東逕梁山南潞縣今之通州其西有梁山正當固安縣之東北也禹治冀州水恆衛既從則燕地之梁山固其

所奠定者韓城之梁山名偶同耳然則韓始封在韓城至宣王時徙封於燕之方城歟雷氏曰路史謂韓於幽王之世失國此用國語應韓不在之說謂失其近燕之國也蓋失於北而遷於西故王符曰其後韓西也韋昭謂韓於平王之世失國此則指其所遷之國近於禹貢之梁者韓之二國皆有梁山故鄭氏誤以遷國爲封國

按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原注左傳富辰言邘晉應韓武之穆也竹書紀年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按左傳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上言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寇深矣是韓在河東亦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氏解但云韓晉地文公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始得今韓城之地益明戰于韓非此也至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則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爲安而曰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爲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爲燕國原注孫毓亦云今於梁山則用鄭說

於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爲司空之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追其貊鄭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貉（原注卽貊字）鄭志荅趙商云九貉卽九夷也又秋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而漢時所謂濊貊者皆在東北（原注史記貨殖傳燕東綰穢貊朝鮮眞番之利 漢書武帝紀注服虔曰穢貊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於大海）因於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此又可見康成之不自安而遷就其說也

陳氏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訓燕爲安云古平安時眾民所築完也則燕師二字爲不詞矣王肅孫毓皆以燕爲燕國得之至水經注載肅語謂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王符潛夫論亦言宣王時有韓侯國近燕近儒有據此立說謂此詩之韓在今順天府固安縣非西安府之韓城縣殆未必然也爲此說者因燕遠於韓不得用其師貊是東夷與今韓城隔遠不應以貊錫韓耳然命燕城韓東萊引春秋事例之洧爲允當且非直此也周

公作洛四方民大和會五服咸至無問遠近山甫城齊詩鎬而往與燕之去韓路亦相等至以貊爲東夷鄭氏注周禮據漢世言之耳魯頌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本謂淮夷後如蠻貊非謂蠻貊亦服魯傳義不謬也孟子言貊五穀不生此北方氣寒之證說文亦以貉爲北方豸種此詩其追其貊又與奄受北國連文其爲北垂荒裔無疑矣貊俗字也本作貉此詩追貊書華夏蠻貊石經皆作貊注疏作貊諸本因之〔又曰〕呂記朱傳以燕爲燕國其說當矣然所謂燕師者直是燕國之民而召公子孫受封于燕者率之以城韓自朱傳謂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此言非也燕雖召公之國召公未嘗至燕也召公自食采于畿內若召公率之則所用之衆乃王師也王師而謂之燕師天子而蒙侯國之號可乎況召公爲司空不見經典朱子爲此說者特因崧高疏載王肅語請召公爲司空主繕治遂意召氏當世居此職耳不知宣王時城謝則使召穆公城齊則使樊仲山甫遑公一身尚未必常居司空之職兆其先世乎又案召康公歷事文武成康四王封韓大約在成王時也周書顧命列諸臣位次召公嘗爲冢宰而司空則屬毛公詳見孔氏書傳左傳又云聘季爲司空見定四年則成康之世爲司空者已有兩人明著于經傳而召公不與焉安得謂召氏世居此職耶又周家六卿竝無世職者成王時蘇公爲司寇康叔亦爲之穆王命君

牙為司徒而幽王時番為之鄭桓公亦為之謂司空獨世
屬召氏豈其然乎汝成案陳氏之說辨矣第既主王肅孫
毓之說以燕為燕國復云詩之韓城在今西安又主魯頌
傳淮夷蠻貊謂淮夷行如蠻貊以訓此貊字義固當矣然
同州去燕二千餘里獨以此賦功屬役誠乖理勢周公作
洛是築王城五服咸至宜矣而康成猶言不見要服者以
遠於役事而恒關焉豈城此侯邑而惟勤是遠國至山甫
城齊自鎬而往此是王命往城稽度教護非幸鎬眾往也
而云燕之與韓路亦相等舛鑿甚矣攷韓之先祖是武王
之子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為古韓國王肅日今
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是有兩韓國也史記燕世家日燕
北追蠻貊山海經日貊國其地近燕則雷氏議康成誤以
遷國為封國信矣然尚有疑者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師燕
師城韓徐位山因日後蓋追述其先祖事非宣王之時別
有燕師城韓若然鎬燕既近涿郡司空營度土功
是以令役二地而括地志所云古韓國者似誤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為
營而後能為陳故曰師出以律又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乃止齊焉管子霸國之謀且猶作內政以寄軍令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之若決水於千仞之谿矣

不弔不祥

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橫皆國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變鳥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傳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爲俗之不祥（原注家語）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勝殷得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

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原注〕呂氏春秋 書載箕子之言亦曰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自余所逮見五六十年國俗民情舉如此矣不教不學之徒滿於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鄧析之流是豈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憂漢哉書曰習與性成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識時之士所以引領於哲王繫心於耇德也

馴

魯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而有坰牧之盛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而有騋牝三千之多然則古之馬政皆本於田功也吾未見廄有肥馬野有餓莩而能國者也

實始翦商

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爾猶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張子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臣（徐璈曰習鑿齒曰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惠棟曰爾雅翦勤也詩言太王自邠遷岐始能光復祖宗修朝貢之職勤勞王事也璈按習氏之義証以雅訓及惠氏之解則知文王三分有二猶合六州之衆奉勤于商當太王之初基値殷宗之繼軌雖天佑岐周亦不得遽云翦斷矣汝成案翦有數訓爾雅釋詁勤也釋言齊也見左傳杜注者則剗也盡也毛傳于甘棠訓去于閟宮訓齊鄭訓斷惟勤義小異而郭氏無注　本朝邵氏正義以爲踐之通引踐修舊好不足以踐禮爲訓亦牽強其餘諸訓雖小有輕重大意則同詩書追原受命之本每有溢辭此亦靡有孑遺之類不必深求也徒以朱子據以注論語爲太王因

有翦商之志未免以詞害意又實之以商道浸衰周日強大又似未審時勢遂致諸家紛紜耳

元鳥

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雊雉惕於天之見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則知監於夏王之矯誣上天而慄慄危懼葢湯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氏傳曰元鳥鳦鳥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楊氏曰簡狄吞卵非獨子長之說其來舊矣要毛公之說不可易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荷非大受之人縣而當天

下之重任鮮不恐懼而失其守者此公孫丑所以有動心之問也升陑伐夏創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謂天錫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謂乎湯武身之也學湯之勇者宜何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近之矣

魯頌商頌

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原注鄭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爲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爲下不倍也春秋

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為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世人讀書如王介甫纔入貢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原注宋史張方平傳此最學者之大病也劉氏曰詩何以風先乎雅著詩春秋之相終始也風者王者之迹所存也王者之迹熄而采風之使缺詩于是終春秋于是始春秋宗文王詩之四始莫不本于文王首基之以二南春秋之大一統也終運之以三頌春秋之通三統也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春秋之始元終麟也變風始于邶鄘衛春秋之故宋也王次之春秋之新周也變雅始于宣王之征伐春秋之內諸夏而外吳楚也魯頌先乎商頌春秋之寓王也頌以商為殿者謂救周之文敝宜用殷之質也託夏于魯明繼周以夏繼夏以商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又始易終未濟之義也夏王者損益因革之道三王五帝不相襲託王終者于斯一質一文當殷之尚忠敬文迭施當夏之教也是春秋之通義也孔子序書特韞神恉紀三代正稽古列正變明得失等百王知來者莫不本于春秋即莫不具于詩故曰詩書春秋其歸一也此皆刪述之微言大義也

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大師陳之何曰魯詩不謂之頌矣孔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春公也然而泮水之文則固曰魯侯也

商何以在魯之後曰草廬吳氏嘗言之矣大師所職者當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原注）汲冢周書伊尹朝獻商書附於王會解之後即其例也

詩序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幷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

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原注〕朱子日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原注〕十月之交有豔妻之云自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

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嚴太僕曰虞惇按亭林顧氏之說最為有見三百篇中前

後世次錯迕者甚多如小雅常棣閔管蔡成王時詩也而

在采薇出車之前靈臺民始附文王時詩也而在文王大

明之後蓋經秦火簡編殘脫漢儒掇拾補綴釐而存之未

必皆孔氏之舊矣至於楚茨信南山八篇及黍苗一篇應

從序陳古刺今之說十月之交四篇考之經

文及史傳皆當作刺幽王非刺厲王之詩也

日知錄集釋卷三終

日知錄集釋卷四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魯之春秋

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原注左傳昭公二年汪氏云韓子觀魯春秋此未筆削之春秋也春秋當始伯禽何爲始隱疑當時魯春秋惠公以上魯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使伯禽以後之春秋皆存則周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爲法顧獨存其衰世之事以爲戒耶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夫子惜之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後又亡其七夫子因而存之使魯春秋具存夫子有所取義而託始於隱是因筆削春秋反使惠公以前二百餘年之事皆無徵豈聖人之心哉迹熄詩亡孟子就當時之春秋推說耳左暄曰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魯史之舊本無存故筆削之新義莫攷然亦有可攷而知者如公羊莊七年傳曰不修春秋曰雨星不

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此傳文之可據者又有見於他書者坊記載夫子之言曰故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孔穎達春秋疏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于策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經無其事此又夫子春秋與舊史不同之一證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原注孟子雖言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二百五十年全無紀載閻氏曰按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序便知春秋一書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從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與成之古良史哉又左傳隱七年謂之禮經杜注曰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脩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脩之所

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莊侍郎曰春秋之義不可書則辟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辭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辭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辟其所大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辭若可去可省而書者常人之所輕聖人之所重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多于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又曰春秋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無空文又曰春秋之辭斷十二公之策而列之則十二公之行狀莫不著也辭有屢于一公之策書者有屢于一年之策書者有曠而不志者有曠而一志者不可不察也劉氏曰孟子言春秋繼王者之迹行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為邦而兼夏殷周之制既以告顏淵吾其為東周又見于不狃之召夏殷周道皆不足觀吾舍魯何適復見于禮之告子游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憂天憫人不得已之心百世如將見之又曰傳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春秋緣禮義以致太平用坤乾之義以述殷道用夏時之等以觀夏道等之不著義將安放故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

五世若是者有二義焉于所見世微其辭于所聞世痛其禍于所傳聞世殺其恩此一義也于所傳聞世見撥亂始治于所聞世見治廩廩進升平于所見世見治太平此又一義也由是辨内外之治明王化之漸施詳略之文魯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廣世愈亂而春秋之文益治〔又曰史記言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以制義法爲有所刺譏襃諱抑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漢書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夫使無口受之微言大義則人人可以屬詞比事而得之趙汸崔子方何必不與游夏同識惟其無張三世通三統之義以貫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礙左支而右絀

春秋闕疑之書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豈難攷歷布算

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於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況於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於史策者乎楊氏曰宋呂大圭春秋論大約言不以日月爲襃貶不以爵號爲予奪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著名實三曰正幾微而已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莊侍郎曰春秋博列國之載因魯史以約文于所不審則義不可斷皆側之而不書書則斷之者斷則審之者故曰春秋之信史也存闕文而不益實其所不側也不審其事則去之不審其文則存之傳之萬世而不可亂也且春秋魯國之史也卽使歷聘之餘必聞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國之寶書增入本國之記注乎原注成公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下正義曰經文依史官策書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於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獨存也劉氏曰春秋說曰孔子作春秋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蓋魯史記之文本錄內而略外聖人取百二十國寶書而損益之其大致

則略同故曰述而不作述文王也非述魯也魯史記之例常事不能不悉書備載春秋盡削之其存什一千千百以著微文刺譏為萬世法故曰非記事之書也或筆一而削百或筆十而削一削者以筆見筆者以削見屈伸變化以著其義使人深思而自省悟應問以窮其奧故曰知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而不著唯游夏能知之知之故不能贊一詞也若乃改葬惠公之類不書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也原注齊崔氏出奔衛去名而書族宋殺其大夫山去族而書字疑皆前史之闕鄭伯髠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實弒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也原注邵氏曰赴以卒則卒赴以弒則弒弒而赴以卒其弒也傳聞云爾也傳聞不勝簡書是以書卒以待察也比之疑獄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網羅浩博實夫子之所未見乃後之儒者似謂已有此書夫子據而筆削之即左氏之解經於所不合者亦多曲為之說而經生之論遂以聖人所不知為諱是以

新說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學春秋之言皆郢書燕說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豈特告子張乎脩春秋之法亦不過此

春秋因魯史而脩者也左氏傳采列國之史而作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於中國則以列國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閒用夏正其不出於一人明矣其謂聵仲子爲子氏未薨平王崩爲赴以庚戌（原注先壬戌十二日）陳侯鮑卒爲再赴似皆揣摩而爲之說

三正

三正之名見於甘誓蘇氏以爲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其來尚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則

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獨是晉爲姬姓之國而用夏正則不可解原注三正之所以異者疑古之分國各有所受故公劉當夏后之世而一之日二之日已用建子爲紀晉之用寅其亦承唐人之舊與　舜典協時月正日卽協此不齊之時月沈氏曰王守溪春王正月云汲冢周書云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正實兼行之矣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今攷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

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原注〕羅泌以爲傳據晉史經則周〔圏〕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沈氏曰〕毛云秦正建亥而漢初因之非誤也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曆〕推之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沈氏曰〕毛云三正遞建諸事可通而獨此推測占驗之事多用夏正何則以氣候分至有難齊也卜偃以鶉火天策推驗昏旦此非用夏正不可

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後告

夫不告文公之入〔原注〕傳曰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為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為舊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沈氏曰〕毛云春秋恆例但得書列國君卒而不書列國立君此全經盡然至于踰年之告則國亂多故並從緩赴非錯簡也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原注〕蓋懷公遣人來告

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傳作秋劉原父曰左氏日月與經不同者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攷宋用殷正則建酉之月周以為冬宋以為秋矣

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作春劉原父曰傳所据者以夏正紀時也

文公十六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經在九月傳作七月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爲周正則麥禾皆未熟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蓋芟踐之終是可疑按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誤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閒有失於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閏月

左氏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梁氏曰左傳紀閏者六僖七年文元年成十七年襄九年昭二十年二十二年獨文元年閏三月昭二十年閏八月皆違歸餘于終之例而傳獨譏閏三月爲非禮不可解或謂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不得有閏故譏之近歷家置閏惟正月十二月罕見以理推之不應此

兩月不置閏也攷齊梁以來亦多有之錢儋事云古法用恆氣以無中氣之月爲閏一歲十二月皆可置閏不獨宋元以前即明亦有閏正月閏十二月也西法改用定氣每氣長短不齊冬至前後氣最短故百餘年來從無閏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者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並是魯歷春秋時各國之歷亦自有不同者經特據魯歷書之耳原注史記秦宣公享國十二年初志閏月此各國歷法不同之一證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上年閏月原注上有十二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傳在上年閏月原注上有冬皆魯失閏之證杜以爲從告非也錢氏曰文公元年傳注杜預日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故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

言歸餘于終孔穎達曰日月轉運于天猶如人之行步故
推歷謂之步歷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謂歷之上元必
以日月全數爲始于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術之端首故
言履端于始也日行遲月行速凡二十九日過半月行及
日謂之一月過半者謂一日于歷法分爲九百四十分月
行及日必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今一歲氣周
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十二月一周惟三百五
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氣周細而言之一歲
只少弱十一日所以然者一月有餘分二十九一年十二
月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得
餘分三百四十八其四分日之一一日爲九百四十分則
四分之爲二百三十五分今于餘分三百四十八內取二
百三十五分當卻四分日之一餘有一百一十三其
整日推有十一日又以餘分之一百一十三減其一日九百
四十分惟有八百二十七分是一年有餘十一日八百二十
七分少一百一十三分不成十一日也分一周之日爲二十
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爲一月則每月惟二
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
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以爲此月之
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于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
賸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于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
故言歸餘于終又曰史記漢書于秦時及漢未改秦歷之

前屢書後九月文頴曰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曆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曆法應置閏者總致之于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于終耳捄師古于此篇爲杜頒說謂有餘日則歸于終積而成閏竝無置閏在歲終之解春秋經傳所載九閏除襄九年閏月依杜預當作門五日其餘八閏惟成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昭二十二年閏月取前城傳文上有十二月知此兩閏皆在歲終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傳在冬十一月之後則未知其閏在十一月與十二月與僖七年閏月惠王崩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哀十五年閏月渾良夫與太子入經傳上有冬字則未知其閏在十月與十一月與十二月與俱不得而知也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劉歆以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杜預以爲曆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于今年置閏蓋時達曆者所議捄文元年之閏漢志謂失之前杜氏謂失之後非以置閏當在歲終而議之也昭二十年閏月殺宣姜傳文上有八月下有十月孔頴達以爲閏在八月後也此兩閏不在歲終傳有明文春秋魯曆雖不正如以應置歲終者移之或春或秋恐亦無是事也秦漢所書後九月自是秦曆蓋誤以置閏歲末傳會歸餘于終之文師古所注甚明後人乃謂古法閏在歲終失之甚矣

史記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則以魯歷爲周歷非也平王東遷以後周朔之不須久矣故漢書律歷志六歷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其於左氏之言失閏皆謂魯歷蓋本劉歆之說(原注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

王正月

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原注集古錄博古圖載此鼎並作王九月)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也李夢陽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權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言王者

所以別於夏殷並無他義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爲聖人新意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於此見之（原注博古圖載周仲偁父鼎銘曰維王五月初吉丁亥齊侯鎛鍾銘曰維王五月辰在戊寅敔敦銘曰維王十月）

趙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

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古人解經之善後人辨之累數百千言而未明者傳以一字盡之矣

未爲天子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原注傳一月周之正月猶豳詩言一之日）已爲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於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

春秋時月並書

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攷之尚書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原注朱文公荅林擇之亦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其他鍾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為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原注或疑夫子特筆是不然舊史既以春秋爲名自當書時且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不容二年書春元年乃不書春是知謂以時冠月出於夫子者非也

建子之月而書春此周人謂之春矣後漢書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爲春元熊朋來五經說曰陽生於子卽爲春陰生於午卽爲秋此之謂天統

謂一爲元

楊龜山荅胡康侯書曰蒙錄示春秋第一段義所謂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初無此意〔原注〕此本之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汝成案謂一爲元固不自作春秋始然不曰一月而曰正月不曰一年而曰元年元日義必有取董氏發明元義亦未嘗盤入孔子也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

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爲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爲異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原注〕熊朋來亦云若依夏時周月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汲成案左氏于隱元年大書春王周正月所以明春秋春爲時王之春而正月亦時王之正月也孔子之作春秋使人信不使人疑若以夏時冠周月則謂之何而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實夏之六月農事方盛不可以覿武故以不時書如謂夏時冠周月者何不書夏八月耶

五代史漢本紀論曰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脩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原注元吳萊本此作改元論〉其謂一爲元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徐無黨注曰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閒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呂伯恭春秋講義曰命曰以元虞典也〈原注書月正元日〉命祀以元商訓也〈原注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年紀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爲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

改月

三代改月之證見於白虎通所引尚書大傳之言甚明其言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原注正卽正月）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原注洪邁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卽正月也）（沈氏曰朱氏尚書埤傳亦曰十有二月孔氏以爲商王之建子月是也左傳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其的證也蔡傳正朔改而月朔不改其說非是胡氏引伊訓太甲十有

二月之文以爲商人不改月之證與孔傳不合亦未有明據〔原注〕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傳曰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傳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未嘗以十二月爲歲首楊氏曰秦以十月爲正史家皆如此書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爲正不改時月爲證則不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注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楊氏曰〕師古之論亦未見其必然大抵三代有改月有不改月漢儒所謂有質家文家之別以十月爲歲首即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原注〕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當是建申之月劉攽曰按曆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

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按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於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耳夫以七月誤爲十月正足以爲秦人改月之證胡氏失之〔沈氏曰〕魏明帝紀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于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曆改年爲孟夏四月此魏人之改月者也又曰改大和曆曰景初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于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曆數之序

天王

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楊氏曰〕吳楚之王不通于天下顧氏之言非是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楊氏曰〕不因諸國之僭王者自宜法天耳

邾儀父

邾儀父之稱字者附庸之君無爵可稱若直書其名又非所以待鄰國之君也故字之〔原注〕詩序車鄰美秦仲也孔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諡可稱卑於子男而進於蠻夷之國〔原注〕郳犂來介葛盧書名與蕭叔朝公〔原注〕杜解叔名非也同一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非矣〔原注〕此亦史家常例非舊史書邾克而夫子改之爲儀父也雷氏曰左及穀梁皆以邾爲附庸國未確公羊傳謂邾婁顏得罪于天子天子殺顏而立其弟術天子崩術仍致國于顏之子夏父夏父五分其國而以濫封術世本謂邾顏居邾肥徙郳宋衷注云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郳爲小邾子世族譜云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郳據此則邾非附庸可知傳言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二國嘗相雖且其地東有翼偃離姑在今之費縣西有訾婁蟲類在今之濟寧北界于魯南界楚則絶長補短地方百數十里有郳濫以爲附庸此豈不能自達于天子者

邾儀父稱字附庸之君也郳犂來來朝稱名下矣介葛盧來不言朝又下矣白狄來略其君之名又下矣

仲子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曰僖公成風者僖公之母成風也（原注猶晉簡文帝母會稽王太妃鄭氏之稱簡文宣太后國學明教臧燾所謂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者也）穀梁傳曰母以子氏（原注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按妾不得體君儀禮傳文）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說得之左氏以爲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禮尊其母又未薨而賵皆遠於人情不可信（原注公羊亦以爲桓公之母惠公之妾繫妾於君較之繫母於子義則短矣）所以然者以魯有兩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原注左氏哀公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而隱之夫人又是子氏二傳所

聞不同故有紛紛之說

此亦魯史原文蓋魯有兩仲子不得不稱之曰惠公仲子也考仲子之宮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辭也（姚刑部曰魯仲子之有二也前後異焉春秋以爲一書歸賵于桓母未亡之時必不疑于桓母矣一書考其宮于君夫人子氏薨終之歲必不疑于惠母矣是以不嫌同稱也而猶有如左氏見之僻也聖人所不及料矣）

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如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衞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也妾不得體君不得已而繫之子仲子繫惠公而不得繫於孝公成風繫僖公而不得繫於莊公抑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矣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見於經者桓夫人文姜莊夫人哀姜

僖夫人聲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齊姜皆書薨書葬（原注聲姜不書逆不書至文公成公不書生）文夫人出姜不書薨葬隱夫人子氏書薨不書葬昭夫人孟子變薨言卒不書葬不稱夫人其妾母之見於經者僖母成風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變薨言卒不稱夫人小君其他若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皆不見於經定母則經傳皆闕而所謂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者隱公之妻也（原注左氏以爲桓母公羊以爲隱母）並非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春秋之例葬君則書葬君之母則書葬妻則不書所以別禮之輕重也隱見存而夫人薨故葬不書注謂隱弒賊

不討故不書者非

成風敬嬴

成風敬嬴定姒（原注：襄公四年）齊歸之書夫人書小君何也邦人稱之舊史書之夫子焉得而貶之在後世則秦芊氏漢薄氏之稱太后也直書而失自見矣定姒（原注：定公十五年魯有兩定姒）書葬而不書夫人小君哀未君也（原注：劉原父曰姒氏為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耳）孟子則并不書葬不成喪也

君氏卒

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為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為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原注：公羊穀梁二傳作尹氏楊氏曰卒亦

有不舉名者又何如或赴不以名則書尹氏崔杼之奔其
例也惠侍讀曰天子之外諸侯嗣也故卒稱爵內諸侯祿
也故卒稱氏其王子弟則以王子爲氏或稱其采則以采
爲氏皆不稱爵春秋志外諸侯之卒也詳志內諸侯之卒
也略外諸侯之卒微而不名者凡五隱七年滕侯八年宿
男莊三十一年薛伯信二十三年杞子成十六年滕子皆
不名皆小國微之故不名強而不名者惟一而凡四見焉
成十四年秦伯昭五年秦伯定九年秦伯哀三年秦伯皆
不名秦強國也惟滎稱名餘皆不名貶之故不名內諸侯
之卒者三人尹氏王子虎劉卷其不名者尹氏一人而已
或曰譏世卿也爲此說者蓋見周尹氏齊崔氏皆世卿或
弑其君或亂王室春秋皆稱氏而不名故以爲譏然則外
諸侯稱爵而不名者又何說宿男滕子薛伯秦伯杞子皆
不名其卒也以爵卒尹氏亦不名其卒也以氏卒一也奚
獨於尹氏而疑之諸侯卒名而葬不名卒告而葬不告告
者告於天子故春秋志內外諸侯之卒皆臨之以天下而
稱名微國不名者如宿如杞如薛如滕皆陵夷衰微不能
以名達也其後晉主夏盟扶而存之因得以其名達故滕
杞薛皆名內諸侯之強如尹氏外諸侯之強如秦伯皆有
跋扈不臣之心故春秋三書尹氏尹氏卒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以王子朝奔楚四書秦伯始終貶之而不名則聖人
之情見乎辭矣尹氏左傳作君氏何也傳寫訛也說者謂

君之母氏故稱君氏而不稱姓其說雖合於左氏然左氏莊元年傳曰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然則不稱姓是絕不為親也可乎三傳皆可信擇其尤善者從之尹氏主喪王子虎主盟劉卷主會故卒之〔又曰〕王子虎卽叔服文元年來會葬者公穀二傳皆云然左氏謂卽信二十九年盟翟泉者經書王人傳稱王子虎左氏據國史二傳本師傳其說孰是左氏謂同盟乃弔弔則書從之可也諸侯不奔喪尹氏焉得主喪古者東脩之問不出境王室大夫非有玉帛之使不與外諸侯通春秋主會主盟不獨劉卷王子虎而獨卒此二人蓋來赴則往弔之故卒之來赴者以其嘗有玉帛之使者也尹氏獨無聞似王室之重臣故貶而不名〔莊侍郎曰〕尹氏卒天子之大夫不書卒此何以書公羊子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禮相接斯恩相及矣則恩錄之乎以公奔喪錄之也春秋以諸侯奔天王之喪為常事而不書諱他年之不奔也以吾君主尹氏而錄其卒則奔喪見矣何以氏之而不名公羊子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其聖人之志乎〔汲成案〕君氏左傳以為聲子先生主是說近儒皆如是然不若公穀作尹氏者當也若君氏是隱公母則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是魯何人若為桓母桓未為君則是惠公之妾卽隱以讓故從正君之禮然不應預書於八年前也左氏無傳穀梁以為隱之妻若然則妻尚書夫人書姓書薨而母則不書又去

其姓不辭甚矣定公十五年書姒氏卒公羊傳曰定姒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穀梁傳曰妾辭也哀公之母也卽隱以攝故謙不爲君從妾辭而書亦不當貶去其姓明矣然則莫善於公羊說也隱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以爲隱母此春秋達例也子氏爲隱母則君氏爲尹氏決矣若以君氏爲隱夫人隱夫人子氏非貽夫人孟子比也亦何緣絕去其姓且以夫人之氏而冠以君則言不順而名不正也若毛西河解爲鄭大夫尹氏斯更穿鑿外大夫不書卒卽隱與俱歸爲魯臣不爲大夫也曷知之隱不爵大夫穀梁氏已著其說矣

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去其夫人卽爲君氏矣原注戰國齊有君王后

夫人子氏隱之妻嫡也故書薨君氏隱之母惠公之繼室妾也故書卒

不書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未遠嫡妾之分尚嚴故仲

子別宮而獻六羽所謂猶秉周禮者也僖公以後日以僭踰於經可見矣

滕子薛伯杞伯

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也貶之乎原注滕子來朝張無垢胡康侯謂貶貶其朝桓楊氏曰貶其朝桓最迂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於名盡之矣降其爵非情也古之天下猶今也崔呈秀魏廣微天下之人無字之者言及之則名之名之者惡之也惡之則名之焉盡之矣若降其少師而爲太子少師降其尙書而爲侍郎郎中員外雖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則三國之降焉何沙隨程氏以爲是三國者皆微困於諸侯之政而自貶焉原注孫明復已有此說伊川春秋傳略同　昭公十

三年平丘之盟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哀公十三年黃池之會子服景伯曰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皆其證也

春秋之世衛稱公矣及其末也貶而侯貶而君原注史記衛世家昭公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成侯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　此著於史記而後人尚有不知者高誘解呂氏春秋衛嗣君曰秦貶其號爲君夫滕薛杞猶是也原注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定公元年城成周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則不惟自貶且爲大國之私屬矣　故魯史因而書之也

小國貧則滕薛杞降而稱伯稱子大國彊則齊世子光列於莒邾滕薛杞小邾之上原注齊世子光八會諸侯其五會並序諸侯之下至襄公十年伐鄭之會在滕薛杞小邾上十一年再會又進在莒邾上時爲之也左氏謂以先至而進之亦託辭焉爾

闕文

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原注〕公羊成公十年闕冬十月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無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原注〕莊公二十二年夏五月無事而不書首月杜氏釋例以爲闕謬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爲夫子於繼隱之後而書公卽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爲貶邪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闕文也〔原注〕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同若曰以其錫桓而貶之則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書楚子〔原注〕文公九年商人而書齊侯〔原注〕文公十五年五等之爵

無所可貶孰有貶及於天王耶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此與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孫忌不言何同皆闕文也聖人之經平易正大

邵國賢寶原注曰夏五魯史之闕文歟春秋之闕文歟如謂魯史之闕文者筆則筆削則削何獨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乎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推不誠伯高之心是不誠於後世也聖人豈為之哉不然則甲戌己丑叔彭生仲孫忌又何為者是故夏五春秋之闕文也非魯史之闕文也

范介儒〔原注〕守己曰紀子伯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脫文耳謂為夫子之闕疑吾不信已〔原注〕按甲戌己丑似是魯史之文故左傳已有再赴之說

顧司業且春秋文多闕誤三傳類多附會而公穀尤甚其大者如紀子伯莒子盟於密本闕文也而習公穀者遂謂紀本子爵後因天子將娶於紀進爵為侯加封百里以廣孝敬漢世因之凡立后先封其父為侯進大司馬大將軍封爵之濫自此始蓋嘗推而論之日食闕書日朔者凡十本史失之而穀梁則日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案自襄十五年以後無不書日朔者豈自此至獲麟近百年總無食於前食於後而獨參差不定於襄以前乎則穀梁之說非也外諸侯卒闕書名者凡十亦史失之而左氏則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案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而八年宿男卒不名成十三年滕會諸侯伐秦而十六年滕子卒不名杞與魯結昏而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不名則左氏之說非也夫人不書姜氏及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者凡四而左傳則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賈逵又云哀姜殺子罪輕故但貶去姜公穀又以出姜不宜成禮于齊穆姜不宜從夫喪娶故俱貶去氏夫去姜存氏而去氏存姜既不成詞況文姜哀姜之罪豈待去其姓氏而明至夫甥舅之合事由父母而必責其問合禮與否無乃

蹈拊駗移日之譏乎亦枘圓不通甚矣王不稱天者凡六其三史脫之其三從省文而胡氏于錫桓公命歸成風之禠及會葬則云聖人去天以示貶夫歸仲子之賵王又已稱天矣豈於前獨罪宰咺而於天王貶無於此數事又獨責天王而於滎召無譏乎桓五年三國從王伐鄭此自省文爾與公朝於王所同義而胡氏以爲桓王失天討豈朝於王所不責諸侯而反責王乎必以桓十四年不書王爲責桓無王則宣亦篡弒何以書王必以桓十四四年七年不書秋冬爲責王失刑則昭十年不書冬定十四年不書冬又何以說秦伐晉鄭伐許晉伐鮮虞皆是偶闕人字而公穀以爲狄之夫秦且無論晉之罪莫大於助亂臣立君襄十四年會孫林父於戚以定衞當日不聞狄晉鄭伯射王中肩未嘗有徼詞示貶而沾沾責其伐許伐鮮虞亦可謂舍其大而圖其細矣凡此皆公穀倡之而後來諸儒加孔氏穎逵啖氏助趙氏匡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亦既辨之矣而復大熾於宋之中葉者蓋亦有故焉自諸儒攻擊三傳王介甫遂日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宮文定反之矯枉過正遂舉聖經之斷闕不全者皆以爲精義所存復理公穀之故說而呂氏東萊葉氏少蘊張氏元德諸儒俱從之由是春秋稍明於唐以後者復晦味於宋之南渡豈非勢之相激使然哉愚故劉覽諸家之說於南渡以後兼取黃氏仲炎呂氏大圭程氏端學俞氏皐齊氏履謙五家列闕文

凡百有餘條俾學者於此不復强求其可通則於諸儒支離穿鑿之論亦掃除過半矣〔汝成案〕顧氏論辨則頗通闢然不達二家義例殊失微言事有窒閡輒歸闕文則益張南宋來師心武斷說矣〔惠侍讀曰〕諸侯或日卒或月卒或時卒公穀二傳皆有說其以二日卒者惟桓五年陳侯鮑一而已是時陳亂故再赴再赴者一告亂一告喪也春秋惟一書王室亂列國來告亂則直書其事而不書書亂則嫌與王室同且書亂則不日以亂非一朝一夕之事故惟弑君日餘不日兩書日則非亂明矣或曰兩日之間有闕文吾未之前聞也公羊謂以兩日卒之怴也以甲戌之日亾已丑之日死而得殁死卽屍漢書讀爲尸謂有狂易之病蚩亾而死已丑日乃得其屍也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書之蓋言君死不得其日所以舉其臣也〔汝成案〕穀梁傳云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卽此義

夫人孫于齊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之也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復稱姜氏見魯人復以小君待之忘父而與讎通也先孫後會其間復歸於魯而春秋

不書爲國詩也此夫子削之矣

劉原父曰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爲親乃中禮爾〔原注〕杜氏謂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者乃是曲說　魏書竇瑗傳引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蓋先儒皆主此說然則母可絕乎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卽位欲一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亦不迎而致也爲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爲宋姬不爲不慈襄公不爲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絕不爲親何傷於義哉〔攷成案〕說本胡文定而闡發其義

詩序猗嗟刺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趙氏因之有哀痛以

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之說此皆禁之於末而不原其始者也夫文姜之反於魯必其與公之喪俱至其孫于齊爲國論所不容而去者也（原注 內諱奔謂之孫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何至於書孫此直書而義自見者也）於此而遂絕之則臣子之義伸而異日之醜行不登於史策矣莊公年少當國之臣不能堅持大義使之復還於魯憑君母之尊挾齊之強而恣睢淫佚遂至於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左氏絕不爲親一言深得聖人之意而魯人既不能行後儒復昧其義所謂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豈不信夫

公及齊人狩于禚

莊公四年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冬公及齊人狩

于禚夫人享齊侯猶可書也公與齊侯狩不可書也故變文而曰齊人人之者讎之也杜氏以爲微者失之矣

楚吳書君書大夫

春秋之於吳楚斤斤焉不欲以其名與之也楚之見於經也始於莊之十年曰荊而已二十三年於其來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復稱荊而不與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稱楚人四年盟于召陵始有大夫（原注公羊傳謂文公九年使椒來聘始有大夫疏矣又謂夷狄不氏非也屈完）固已書氏二十一年會于盂始書楚子然使宜申來獻捷者楚子也（原注二十一年）而不書君圍宋者子玉（原注二十七年）救衞者子玉戰城濮者子玉也（原注二十八年）而不書帥聖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於中夏也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曰吳

而已襄之五年會于戚於其來聽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復稱吳殊會而不與其人也二十五年門于巢卒始書吳子原注吳本伯爵春秋以其僭王降從四裔之例而書子楊氏曰春秋降其爵亦不然吳既不通中國則從四夷之例亦宜二十九年使札來聘始有大夫然滅州來原注昭公十三年戰長岸原注十七年敗雞父原注二十三年滅巢原注二十四年滅徐原注三十年伐越原注三十二年入郢原注定公四年敗檇李原注十四年伐陳原注哀公六年會柤原注同上會鄫原注七年伐我原注八年伐齊原注十年十一年救陳原注十年戰艾陵原注十一年會橐皋原注十二年並稱吳而不與其人會黃池原注十三年書晉侯及吳子而殊其會終春秋之文無書帥者使之終不得同於中夏也是知書君書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於中國矣以後世之事言之如劉石十

六國之輩略之而已至魏齊周則不得不成之爲國而列之於史遼金亦然此夫子所以錄楚吳也然於備書之中而寓抑之之意聖人之心蓋可見矣

亡國書葬

紀已亡而書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存陳也此聖人之情而見諸行事者也

許男新臣卒

許男新臣卒左氏傳曰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而經不言於師此舊史之闕夫子不敢增也穀梁子不得其說而以爲內桓師劉原父以爲去其師而歸卒於其國鑿矣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祔於姑至是因禘而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哀姜與弒二君而猶以之配莊公是亂於禮矣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致夫人也躋僖公也皆魯道之衰而夫子所以傷之者也胡氏以夫人爲成風成風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順也惠侍讀曰吉禘於莊公不於大廟何也禘於大廟而致莊公焉因莊公而行吉禘故書曰吉禘於莊公莊公之喪未滿二十五月故書吉以譏之吉禘者新主入廟與先君相接因是而爲大祭故不稱宮明非新宮也則在大廟何疑在大廟曷爲不書辟嫌也何嫌爾吉禘於大廟致莊公則嫌莊公不應致與禘於大廟用致夫人同夫人不應致故書致莊公不應吉故書吉用者謂用禘也用禘猶用郊也秋九月不可以用郊致夫人不可以用禘

大禘則終王王者喪終乃用之用禘而致夫人悖矣國之大事惟郊禘春秋屢書郊不屢書禘惟書此二禘皆譏也昭公十有五年禘於武宮時禘也不書禘而書有事者國之常事云爾常事不書非常然後書或曰禘惟一安得有三吉禘時禘皆春秋壞法亂紀者爲之也春秋凡壞法亂紀之事如吳楚之君葬以臣召君與臣出其君皆不書於冊曷爲而獨書此壞法亂紀之祭哉〔江氏曰不言風爲君母不可指斥也若致哀姜則哀姜有謚號何得止言夫人且以主附廟亦不可謂之用致〔沈學博曰僖公非哀姜所生齊桓誅之僖必不夫人之且必不待八年之久則夫人者洵成風也妾媵無助祭之事尊成風爲將來配食之地乃致成風爲此日入廟之典故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

以成風稱小君是亂嫡妾之分雖然猶愈於哀姜也說在乎漢光武之黜呂后而以薄氏配高廟也

及其大夫荀息

晉獻公之立奚齊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臣子言之則君父之命存焉〔原注〕古人重父命伯夷以父命之故不立而逃叔齊是也是故荀息之

忠同於孔父仇牧楊氏曰子荀息亦可此如五代史之與王子明莊侍郎曰春秋責賢者備孔父仇牧荀息克以一節應先王之法春秋不責之以備也春秋尚此三人亂不自斯人出斯人一心于所事前定者終不變孔父荀息也猝然不驚不顧其身者仇牧也

邢人狄人伐衛

春秋之文有從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並舉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文之不得不然也原注莊公二十三年荆人來聘趙氏鵬飛曰稱人非進之也若但書荆來聘則若舉國皆來於文不順故書人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年荆伐鄭何以不書人乎若惟狄而已則不稱人十八年狄救齊二十一年狄侵衛是也穀梁傳謂狄稱人進之也何以不進之於救齊而進之於伐衛乎則又為之說曰善累而後進之夫伐衛何善之有

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不稱於越而稱越人亦同此例原注陸氏纂例曰凡夷狄與諸侯列序皆稱人以便文但君臣同辭

王入于王城不書

襄王之復左氏書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經不書其文則史也史之所無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為襄王未嘗復國而王子虎為之居守此鑿空之論原注其說曰春秋始書天王出居後四年五月書公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文公八年書天王崩未嘗書入也王猛居皇敬王居狄泉此畿內地而其入也猶且書之天下之主也鄭他國也亦既遠而戚矣孰有入不書哉納天子定王室是乃人臣之極動而不書於經又何以春秋為然則襄王未嘗入也矣且惠王嘗適鄭而處于櫟原注莊公二十年其出不書其入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

未嘗出未嘗入也莊王僖王頃王崩皆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未嘗崩也而可乎〔原注〕趙氏曰春秋王崩三不書見王室不告魯亦不赴也愚謂此特因舊史之不書而二者之義自見 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於諸侯故仲尼據策而書之其入也與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嘗告於諸侯策所不載仲尼雖得之傳聞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立則仲尼所見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況天王乎策之所具蓋昭如也故狄泉也書成周也書事莫大於天王之入而春秋不書故夫子之自言也曰述而不作

星孛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子卒

叔仲惠伯從君而死義矣而國史不書夫子平日未嘗闡幽及之者蓋所謂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也〔全氏曰〕惠伯其所傅者應立之世子既主喪矣襄仲突出而弒之是死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今求聖人所以不書之故而不得乃詆之則非也荀息在晉非能導其君以正者及其老而耄以身殉亂聖人書之以爲猶愈于里克丕鄭之徒也非竟許之也若惠伯則眞忠也然則聖人不書何也曰其文則史是固舊所不書也聖人無從而增之而況旣諱國惡不書子赤之弒則惠伯無從而附見也〔錢氏曰〕惠伯之死不見於經闕文也不當貶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孔寧儀行父從靈公宣淫於國殺忠諫之泄冶君弒不能

死從楚子而入陳春秋之罪人也故書曰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杜預乃謂二子託楚以報君之讎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嗚呼使無申叔時之言陳爲楚縣矣二子者楚之臣僕矣尚何功之有幸而楚子復封成公反國二子無秋毫之力而杜氏爲之曲說使後世詐諼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嗚呼其亦愈於已爲他人郡縣而猶言報讎者與沈學博曰陳國小君弱不有貴戚世臣無以立國春秋世臣與其君相輔而行者也故臣有罪絕其身不絕其世蓋積貴之繫人望久矣楚亦因陳所欲擇利而歸之耳後儒責楚者固是而未悉彼時之情也與楚子之存陳不與楚子之納二臣也公羊子固已言之曰存陳悕矣

三國來媵

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妃所生（原注宣公元年夫人至自齊即穆姜楊氏曰不如錄賢之說爲允）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伯姬歸於宋特書（楊氏曰書子同生明嫌也班侍郎曰子同生舉之有禮名之有義得族異于適之法焉終克享其國傳嗣子孫此不易得之于天者聖人敬而喜之故以書于策不以父母之惡累其子書曰爾乃邁迹自身蔡仲所以爲忠臣孝子也方將觀其後必先正其始謹而志之）衞碩人之詩曰東宮之妹正義曰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汝成案古者擇配必適所出故晏平仲致女於晉曰先君之適是知嫡庶之分必先嚴自女子始矣所以端其本也）

殺或不稱大夫

凡書殺其大夫者義繫於君而責其專殺也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文不可曰盜殺大夫故不言大夫〔原注〕杜氏曰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其義不繫於君猶之盟會之卿書名而已胡氏以爲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閽弒吳子餘祭言吳子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閽弒其君也〔原注〕盜殺蔡侯申同此春秋中凡若此者皆趙子所謂避不成辭穀梁子曰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非也〔楊氏〕曰閽非名故不言君

邾子來會公

定公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春秋未有書來會公者來會非朝也會于大蒐之地也嘉事不以野成故明年正月復來朝

葬用柔日

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遲而至於明日者事之變也非用剛日也〔原注〕經文所書葬列國之君無非柔日者惟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是剛日其亦雨不克葬遲而至於明日者與漢人不知此義而長陵〔原注〕高帝以丙寅茂陵〔原注〕武帝以甲申平陵〔原注〕昭帝以壬申渭陵〔原注〕元帝以丙戌義陵〔原注〕哀帝以壬寅皆用剛日〔楊氏曰〕不特雨也日食之類皆是但庚辰之葬無日食耳

穆天子傳盛姬之葬以壬戌疑其書爲後人僞作

諸侯在喪稱子

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即位然後成之為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原注〕成公二十八年陳子〔原注〕共公定公三年邾子〔原注〕隱公是也〔原注〕雜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氏注曰謂未踰年也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曠年無君〔原注〕白虎通曰踰年稱公者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梁氏曰〕案史記衛戴公無元年而稱元年者戴公亦欲踰年改元而其身已不及待其臣子憫其經營再造於艱難危苦之會而不忍使從未成君之例即以謚公九年為戴公之元年此朱子綱目之例而不謂古之人已有行之者政可見人情不甚相遠也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則已成之為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

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
卽位桓公十三年衞侯(原注惠公)宣公十一年陳侯(原注成公)成公
三年宋公(原注共公)衞侯(原注定公)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原注杜氏左傳注衞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蓋不達此義)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
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君存稱世子(原注世子下仍當繫名若陳世子款鄭世子華之類)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得之矣
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原注襄公)定公四年陳
子(原注懷公)是也所以從同也(原注盟會之文從同而書不得獨異　昭公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蚠亦在喪)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
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原注嫌於敬王王子朝)
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卽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

已葬未踰年之子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聖人之抑忽而進突也（原注忽突皆名别嫌也杜氏注賤之者非）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未葬居喪之子也里克弒其君卓者踰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楊氏曰凡穀梁之說失之巧而纖）

未踰年書爵

即位之禮必於踰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原注頃公）成公四年鄭伯伐許（原注悼公）稱爵者從其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姒氏卒

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不書薨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爲夫人然必公卽位而後稱之此姒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原注）左氏謂不成喪者非後世之君多於柩前卽位於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爲皇太后（原注）續漢禮儀志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卽日卽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卽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貳於君子疑於父而先王之禮亡矣

卿不書族

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溺會齊師伐衛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

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意如至自晉婼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文而略其辭也原注公羊宣公元年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如後人作史一條之中再見者不復書姓　左氏不得其解於溺會齊師伐衞則曰疾之於歸父還自晉則曰善之豈有疾之而去族善之而又去族者乎

春秋隱桓之時卿大夫賜氏者尚少故無駭卒而羽父爲之請族姚氏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至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爲族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賜族之理經之季友仲遂叔肸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注並云字也如挾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原注穀梁傳不爵大夫之說近之而未得其實莊閔以下則不復見於經其時無不賜氏者矣

劉原父曰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

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楊氏曰據王制則小國二卿無命于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原注韓宣子稱晉士起〕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周衰禮廢强弱相并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皆當時之實錄也故隱桓之閒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挾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君日巳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曹秦以下悉無大夫患其時有見者害其臆說因復構架無端以飾其僞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

或曰翬不稱公子何與杜氏曰公子者當時之寵號〔原注宣元

年注翬之稱公子也桓賜之也其終隱之篇不稱公子者未賜也原注劉原父曰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命為大夫則名氏得兩通未命為大夫則得稱名不得稱公子若專命之罪則直書而自見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已賜氏也衛州吁弑其君完未賜氏也胡氏以為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及其身此求其說而不得故立此論爾

大夫稱子

周制公侯伯子男為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為稱原注詩云叔兮伯兮此大夫之稱也春秋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杜氏注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閻氏曰案春秋自莊十二年衛大夫已稱子石祁子是也大夫稱子莫先于此楊氏曰伯叔大夫士之通字三桓之先曰其仲曰僖

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原注〕文公十五年〔閻氏曰〕案國語有孟文子卽左傳文伯也又先于蔑之稱子也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原注〕襄公七年〔閻氏曰〕案國語定王八年有叔孫宣子卽左傳叔孫宣伯也又先于豹之稱子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原注〕文公十二年閔公元年書季子二年書高子皆春秋之特筆〔閻氏曰〕季孫行父之稱子見文六年不待十三年也〔楊氏曰〕特筆亦未然據史舊文耳觀公羊傳自見晉之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魏氏之稱子也自犨也〔原注〕僖公二十三年欒氏之稱子也自枝也〔原注〕僖公二十八年〔閻氏曰〕案左傳桓三年有欒共叔然國語稱爲欒共子又先于欒氏之有貞子趙氏之稱子也自衰也〔原注〕文公二年中行氏之稱子也自林父也〔原注〕文公十三年郤氏之稱子也自缺也〔原注〕文公十三年知氏之稱子也自首也〔原注〕宣公十二年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原注〕宣公十二年〔閻氏曰〕案范氏稱子亦自渥濁也並見十二年韓氏之稱子也自厥也〔原注〕宣公十二

年晉齊魯衞之執政稱子他國惟鄭間一有之餘則否不敢與大國並也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仲叔氏皆以伯叔稱焉不敢與三家並也〔原注〕惟襄公十四年有子叔齊子論語有卞莊子〔閻氏曰〕案子叔氏有齊子卽叔老有敬子卽叔弓一見襄十四年一見昭三年誰謂不敢與三家並也其生也或以伯仲稱之如趙孟知伯死則諡之而後子之猶國君之死而諡稱公也於此可以見世之升降焉讀春秋者其可忽諸

春秋時大夫雖僭稱子而不敢稱於其君之前猶之諸侯僭稱公而不敢稱於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衞孔悝之鼎銘知之曰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成叔孔成子烝鉏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

君前不敢子也〔原注〕左傳韓厥言於晉侯亦云成季宣孟〔閻氏曰〕君前臣名禮也孟子稱莊暴下齊宣王前曰莊子誠所未解〔左暄曰〕拔杜蕢對晉平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知悼子晉大夫知罃也是君前稱子矣且成叔文叔亦是孔悝鼎銘述其君莊公蒯聵之辭非稱之於君前也猶有先王之制存焉〔原注〕陸淳曰侯伯子男之臣皆得稱其君曰公其子孫亦曰公子而謚不得云公者謚是王所賜也大夫之臣得稱其主曰子而謚不得稱子者謚是君所賜也〔左暄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于君君曰謂夫子貞惠文子是春秋時大夫稱子實出自君之命矣至戰國則子又不足言而封之為君矣

洛誥子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猶春秋傳之言羣子也〔原注〕宣公十二年唐孔氏以為大夫皆稱子非也

春秋自僖文以後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則匹夫而為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原注〕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

子冉子僅一見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原注孟子樂正子注子通稱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原注如云非不說子之道衞君待子而爲政之類閻氏曰案陳子禽謂子貢凡兩稱子猶曰亢子貢弟子也若夫子于季子然一稱子于季康子四稱子陳亢于伯魚亦稱子桀溺于子路亦稱子子路于丈人亦稱子豈皆弟子之于師乎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原注如云子誠齊人也子亦來見我乎之類閻氏曰孟子之于平陸大夫蚳鼃沈同留行之客畢戰陳相景春戴不勝淳于髡告子愼子白圭宋句踐滕之或人俱稱之爲子豈皆弟子乎至曹交集注明謂不容其受業亦稱之爲子其說尤不可通亦世變之所從來矣論語稱孔子爲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夫子矢之夫子喟然歎曰夫子不荅夫子莞爾而笑夫子憮然曰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辭也原注即此可悟

春秋書法　凡對君卿大夫皆稱孔子

又季氏一篇皆稱孔子乃記者之異

有謚則不稱字

春秋傳凡大夫之有謚者則不書字外大夫若宋若鄭若陳若蔡若楚若秦無謚也而後字之（閻氏曰子產謚成子見國語是子產有謚矣何左傳止稱爲子產公孫僑子產之子參字子思謚桓子是亦有謚矣何左傳不稱爲國桓子而必連其字曰桓子思）內大夫若羽父若衆仲若子家無謚也而後字之公子亦然（原注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楚其王之五子其成君者皆謚康王靈王平王是也其不成君無謚而後字之子干子晳是也他國亦然陳之五父鄭之子亹子儀是也衛州吁齊無知賊也則名之作傳者於稱名之法可謂嚴且密矣

人君稱大夫字

古者人君於其國之卿大夫皆曰伯父（原注鄭厲公謂原繁）叔父（原注

魯隱公謂臧僖伯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獨諸侯然也曲禮言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然而天子接之猶稱其字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聞乎成公三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鞏伯實來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原注伯氏謂荀躒）又曰叔氏而忘諸乎（原注叔籍談字）周德雖衰辭不失舊此其稱字必先王之制也（原注春秋凡命卿書字皆本於此）周公作立政之書若侯國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並列於王官之後蓋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成上下之交矣

王貳於虢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左氏之記周事曰王貳於虢王叛王孫蘇以天王之尊而曰貳曰叛若敵者之辭其不知春秋之義甚矣錢氏曰此以後世之書法譏古人宋儒多有此病貳心上下皆可用之叛與背聲相近晉之背先蔑而立靈公與此叛義同楚詞初既與予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亦此意也

星隕如雨

星隕如雨言多也原注啖氏曰奔流者衆如雨之多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再見此爲得之而後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織或曰四方流星大小縱橫百餘

皆其類也原注唐書天文志太和七年六月戊午日暮及曙四方流星大小縱横百餘　正統四年八月癸卯日夜達旦有流星大小二百六十餘余於甲申年閏六月丙申望見月食既星流竟夕始悟古時有此異不言石隕不至地也傳曰與雨偕也然則無雨而隕將不爲異乎汝成案此下當别立秋無麥苗題諸本皆然當是傳寫初誤脫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據隱公元年傳曰有蜚不爲災不書使不害嘉穀焉用書之於經乎楊氏曰已無麥苗矣雖不害嘉穀亦書

築郿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舊唐書禮儀志太常博士顧德章議引此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曰城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又定公十五年城漆

溹是郲邑正義亦知其不可通而曲爲之說欽成案陸氏新舊義爲當

城小穀

城小穀爲管仲也據經文小穀不繫於齊疑左氏之誤范甯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地杜氏以此小穀爲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公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公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公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又昭公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

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爲魯邑爾況其時齊桓公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見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城其私邑哉〔孫氏曰〕案春秋之言穀者尚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傳齊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則齊地之名穀而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謬誤後讀公羊疏云二傳作小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與昭十一年申無宇言正合故杜注以爲齊邑今經傳及注乃後人據二傳之文而誤加之也〔汝成案〕第三十一卷尚有小穀一條似失删并

齊人殺哀姜

哀姜通慶父弒閔公爲國論所不容而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義也而傳謂之已甚非也〔胡氏曰〕齊强魯弱齊女有罪必畏不敢討若父母家又黨庇之則人倫絕天理滅矣桓公誅之是也〔汝成案〕桓此舉使魯失臣子之義齊失父母之恩謂爲已甚義未違也或如陳執州吁而請涖殺于衞當兩得之

微子啟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何孟春曰按書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應當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後無復還之理而牧野之戰亦必不從人而伐其宗國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託之古人以規楚子乎楊氏曰金仁山曰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縱微子未遯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又曰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而未及微子以其遯野未之獲也又曰銜璧面縛者必武庚也紂已自焚故武庚請罪焉

徐孚遠曰史記言微子持祭器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微子

復其位如故夫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復微子之位則是微子與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後武庚之叛微子何以初無異同之迹然則武王克商微子未嘗來歸也

襄仲如齊納幣

經書僖公之薨以十二月而公子遂如齊納幣則但書冬卽如杜氏之解移公薨於十一月而猶在二十五月之內惡得謂之禮乎

子叔姬卒

據傳杞桓公在位七十年其二十二年魯文公之十二年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魯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於魯而再出之必無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誤重書之爾原注成公

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此其本事且文公十二年經書曰二月庚子子叔姬卒何以知其爲杞婦乎趙子曰書卒義與僖公九年伯姬同以其爲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其非先君之女也

齊昭公

文公十四年齊侯潘卒傳以爲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經書齊侯昭卒（原注）孝公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謚疑左氏之誤（原注）不書葬經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文同（原注）史記同先儒無致疑者

趙盾弑其君

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此董狐之直筆也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此董狐之巽辭也傳者不察其指而妄述

孔子之言以爲越境乃免謬矣穿之弒盾主之也討穿猶不得免也君臣之義無逃於天地之閒而可逃之境外乎楊氏曰司馬昭卽誅賈充仍不免弒君之號

臨于周廟汝成案哀公二年傳文敢昭告皇祖文王此衍於字

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杜氏以爲文王廟也昭公十八年鄭子產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杜氏以爲厲王廟也傳曰鄭祖厲王原注宣公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徼福於厲宣桓武而哀公二年蒯聵之禱亦云敢昭告於皇祖文王夫諸侯不得祖天子而有廟焉何曰此廟也非祖也楊氏曰支子不祭義又云何公廟之設于私家自三桓始也孰謂祖則不得廟則得乎始封之君謂之祖雖然伯禽爲文王之孫鄭桓爲厲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國也將何祭哉

天下有無祖考之人乎而況於有土者乎意者特立一廟
以祀文王厲王而謂之周廟歟漢時有郡國廟其亦倣古
而爲之歟〔原注〕漢高帝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蓋亦
厲王書曰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
明白〔全氏曰〕愚謂周禮散亡此必有大宗伯之明文許令
諸侯各立所出先王之廟而特不以之入五廟蓋周禮之
別廟以義考之自屬多有假如周公之會于東都則別有
祊在鄭國而況天子巡狩屬車所過身後自皆有廟則各
令同姓諸侯司之不然反不如周公矣漢人郡國皆立高
皇廟其遺意也〔王氏曰〕漢人郊祀瀆亂無理元帝好儒貢
禹韋〔元〕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
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元〕成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
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愚謂韋匡庸相也貢谷陋儒也然
郊祀賴其駁正古
制獲存是其所長

竹書紀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按二十
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未薨何以有廟蓋周廟也〔原注〕公字

衍是則始封之君有廟亦可因此而知禘之說

欒懷子

晉人殺欒盈安得有謚傳言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豈其家臣爲之謚而遂傳於史策邪〔楊氏曰〕荀寅士吉射又云何寅謚文吉射謚昭皆美謚非懷比也又崔武子〔汝成案〕御至謚昭子見國語

子大叔之廟

昭公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加是子產乃使辟之十八年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

女而命速除乃毁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毁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毁於北方此亦一事而記者或以爲葬或以爲蒐傳兩存之而失刪其一耳

城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定公元年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干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

此是一事左氏兩收而失刪其一周之正月晉之十一月也其下文曰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又曰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庚寅卽己丑之明日而傳分爲兩年豈有遲之兩月而始裁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五伯

五伯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原注詩正義引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與此同應劭風俗通亦主此說孟子五霸者三王

之罪人也趙臺卿注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二說不同原注顏師古注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爲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同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爲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　白虎通並存二說其後一說謂齊桓晉文秦繆楚莊吳闔閭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爲五亦不當繼此無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軌注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是所謂五伯者亦商時也原注淮南子至於昆吾夏后之世高誘注昆吾夏之伯夏后桀世也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原注據此周時但有二伯穀梁傳交質子不及二伯左傳昭公四年椒舉對楚子言六王二公亦但指齊桓晉文若孟子所稱五伯而以桓公爲盛則止就東

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爲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伯子長在臺卿之前所聞異辭〈原注越世家言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又言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淮南子亦言越王句踐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朝之〉然則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句踐爲五伯〈原注江都易王問越王句踐董仲舒對以五伯是當時以句踐爲五伯之數〉斯得之矣

閻氏云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惟宋襄輩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句踐之伯不出仲尼後哉〈汝成案〉顧氏謂孟子所稱五伯始及句踐若孔子以前五伯蓋合夏商言之不必列句踐亦不必定屬宋襄也

占法之多

以日占事者史記天官書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巳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是也以時占事者越絕書公孫聖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史記賈誼傳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為占史記龜策傳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漢書翼奉言白鶴館以月宿亢災後漢書蘇竟言白虹見時月入於畢是也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則古人之法可知矣漢以下則其說愈多其占愈鑿加以日時風角雲氣遲疾變動不一其物故有一事而合於此者或迕於彼豈非所謂大道以多岐亡羊者邪故士文伯對晉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壹而太史公

亦謂卑唐甘石書傳凌雜米鹽在人自得之於象占之外耳

干寶解易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曰一卦六爻則皆雜有八卦之氣若初九爲震爻九二爲坎爻也或若見辰戌言艮巳亥言兌也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得來爲惡物王相爲興休廢爲衰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義羣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衆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說易如此小數詳而大道隱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驗天文亦然

褚先生補史記日者列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

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

以日同爲占

裨竈以逢公卒於戊子日而謂今七月戊子晉君將死萇醫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謂毛得殺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於古人者爲占又是一法

天道遠

春秋時鄭裨竈魯梓愼最明於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從亦不復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愼曰將水叔孫昭

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雖二子之精亦有時而失之也原注昭公七年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子服惠伯曰行三月公如楚故張衡思元賦曰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一事兩占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鄭皆饑 一事兩占皆驗

天文五行之學愈疏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而已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原注邵子曰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而其所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閒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揚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左氏不必盡信

昔人所言興亡禍福之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爲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簒於陳氏聞鄭

風以爲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爲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

列國官名

春秋時列國官名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鄭之馬師秦之不更庶長皆他國所無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領左尹右尹連尹鍼尹（原注宣公四年有箴尹克黃哀公十六年有箴尹固疑即鍼尹）寢尹工尹卜尹芋尹（原注陳有芋尹蓋）藍尹沈尹清尹莠尹囂尹陵尹郊尹樂尹宮廄尹監馬尹揚豚尹武

城尹其官名大抵異於他國[原注]宋有褚師而鄭亦有之昭公二年子晳請以印爲褚師[楊氏曰]凡此諸尹有掌其事有官其地者

地名

左傳成公元年戰于葦入自巨輿注云齊邑三年鄭師禦晉敗諸巨輿注云鄭地哀公十四年阬氏葬諸巨輿注云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又是魯地是三巨輿爲三國地也文公七年穆伯如莒涖盟及鄢陵注云莒邑成公十六年戰于鄢陵注云鄭地今屬潁川郡是二鄢陵爲二國地也襄公十四年伐秦至于棫林注云秦地十六年次于棫林注云許地是二棫林爲二國地也襄公十七年衞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巨注云曹邑二十五年

同盟于重丘注云齊地是二重丘爲二國地也定公十二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汝成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注蔑姑蔑二名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即此姑蔑也無注當是魯地哀公十三年彌庸見姑蔑之旗注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是二姑蔑爲二國地也

地名盂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宋之盂也定公八年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周之盂也十四年衛太子蒯聵獻盂于齊衛之盂也而晉則有二盂昭公二十八年盂丙爲盂大夫今太原盂縣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此盂當在邢洺之閒

州國有二桓公五年州公如曹注州國在城陽淳于縣十

一年鄖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

昌𣢈

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注曰昌歜昌蒲葅而釋文歜音在感反正義曰齊有邴歜魯有公父歜（原注文公十七年周甘歜敗戎于邥垂）其音為觸說文歜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歜之音相傳為在感反不知與彼為同為異今攷顧氏玉篇有𣢈字徂敢切昌蒲俎也然則傳之昌𣢈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歜（原注廣韻亦誤作歜）是知南北之學陸孔諸儒猶有不能徧通哀公二十五年若見之君將㱁之今本作㱁廣韻注曰說文從口蓋經典之誤文不自天

寶開成始矣

襄公二十四年日有食之正義曰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轉寫謬誤失其本眞後儒因循莫能改易此通人之至論攷魏書江式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世謂之古文自古文以至於今其傳寫不知幾千百矣安得無誤後之學者於其所不能通必穿鑿而曲爲之說其爲經典之害也甚矣

古之教人必先小學小學之書聲音文字是也顏氏家訓曰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

徐邈而非許愼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吾有取乎其言

文字不同

五經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經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葚見於衞詩而魯則爲黮鬯弓著於鄭風而秦則爲韔左氏一書其錄楚也薳氏或爲蔿氏箴尹或爲鍼尹況於鍾鼎之文乎記曰書同文亦言其大略耳

所見異辭（原注已下公羊傳）

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

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雖得之於聞必將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爲異辭也公子益師之卒魯史不書其日遠而無所攷矣原注無駭卒俠卒不書日同此義以此釋經豈不甚易而實是乎何休見桓公二年會稷之傳以恩之淺深有諱與目言之異而以書日不書日詳略之分爲同此例則甚難而實非矣竊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語必有所本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闕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原注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從前之一說則略於遠而詳於近從後之二說則晦於近而章於遠讀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漢書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襃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

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原注鄒氏夾氏無傳）夫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且聞而未達非子游舉其事實之亦烏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亂

紀履緰來逆女（汝成案履緰左傳作裂繻惠侍讀曰裂古音厲與履音相近）

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富平李因篤曰此言經所以不書紀侯者以見母雖不通而紀侯有母則不得自稱主人以別於宋公之無母也

母弟稱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

兄（原注）左氏宣公十七年傳亦曰凡稱弟皆母弟也梁氏曰史記高祖之同母少弟也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趙太常云言同母以別于異母則可言同父以明異母則不可何休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爲親疏此時人至陋之見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禍亂萌生鮮不由此詩人美鳲鳩均愛七子豈有於父母則望之以均平於兄弟則教之以疏外以此爲質是所謂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說則異母兄弟不謂之兄弟乎程子曰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弟爲加親也若以同母弟爲加親則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按成案）母弟稱弟重適妻而嚴父統也此義不明而以妾爲妻廢嫡立庶之禍起矣母弟加親非爲母也乃爲

父也

子沈子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曰〔原注〕桓公六年宣公五年而又有子沈子曰〔原注〕隱公十一年莊公十年定公元年莊子司馬子曰〔原注〕莊公三十年子女子曰〔原注〕女音汝閔公元年子北宮子曰〔原注〕哀公四年何後師之多歟〔原注〕又有魯子曰莊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五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有高子曰文公四年皆不冠子穀梁傳有穀梁子曰隱公五年尸子曰隱公五年桓公八年沈子曰定公元年皆不冠子然則此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全氏曰〕明莊烈帝嘗諱以子程子爲尊稱何以不稱子孔子子孟子而毛西河亦以爲難如宋人張橫浦自稱子張子王厚齋自稱子王子則固不盡以

爲尊稱矣唐人劉夢得亦自稱子劉子又先乎此是卽公羊傳自稱子公羊子之例也考之荀卿稱宋鈃爲子宋子王孫駱稱范蠡爲子范子是皆平輩相推重之詞不以師弟也顧氏據公羊所言特其一節耳（雷氏云）子者男子之美稱古人多係於氏孔顏是也或係於謚列國卿大夫之稱武子文子襄子桓子是也然東周以後始多此稱西周以前謂之父係於名氏之下如尹吉父仲山父虢石父程伯休父及關父皇父變父禽父皆是後又於名字下係以子晉悼公周爲周子冉有爲有子戰國時有和子嬰子皆是

穀伯鄧侯書名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原注穀鄧去魯甚遠不緣失地不得皆朝於魯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其義甚明而何氏乃有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之說又有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之說胡氏因之遂以朝桓之貶歸之於天道矣

鄭忽書名

鄭忽出奔衛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傳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原注】見初獻六羽傳是則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也故子産曰鄭伯男也遭喪未踰年之君公侯皆稱子如宋子衛子陳子之類是也以其等本貴於伯子男故降而稱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爲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忽之辭故曰辭無所貶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

師從逆者而言謂之王后從歸者而言謂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猶詩之言爲韓姞相攸也猶左氏之言息嬀將歸過蔡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國之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也而公羊以爲王者無外其辭成矣又以爲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其說經雖巧而非聖人之意矣今將曰逆季姜于紀則初學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將曰王后歸于京師則王后者誰之女辭窮矣公羊子蓋拘於在國稱女之例（原注隱公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而不知文固有倒之而順者也

傳文則有不同者左氏莊公十八年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爭門（原成案襄公二十三年傳文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此脫以字）

公羊閔公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注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是也爭門吏門並闕按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士耕切是爭門即以此水名省文作爭爾（原注廣韻作埩）後人以瀞字省作淨音才性切而梵書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爲才性之淨而魯之爭門不復知矣（原注禮記絜靜精微只作靜字）

（桂氏曰案淨水發于故魯城東北之五泉流經夫子墓前西南入沂俗誤以爲洙水又呼泥河此水甚小自春秋至今不涸猶洛陽城中之伏泉也）

仲嬰齊卒

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其爲仲遂後者也［原注］杜氏注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則子叔聲伯也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故其子卽以父字爲氏［原注］劉炫曰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孔氏曰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季友仲遂亦同此例中唐以後賜功臣之號亦此意也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爲氏亦非禮也春秋從其本稱而不沒其變氏其生也書公子遂其死也書仲遂卒于垂於其子也其生也書公孫歸父其死也書仲嬰齊卒［原注］公子季友卒亦同此義惟季友之子不見於經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

大夫死見經爲仲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鞌（原注）成公三年如晉（原注）六年如莒（原注）八年已屢見於經矣

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語必有所受然嬰齊之爲後後仲遂非後歸父也（原注）猶之叔孫僑如奔而立豹以爲爲兄後則非也傳拘於孫以王父字爲氏之說而以嬰齊爲後歸父則以弟後兄亂昭穆之倫矣非也且三桓亦何愛於歸父而爲之立後哉（惠侍讀曰）戰國衛南文子者子南子猶仲嬰齊仲遂子不必至孫始氏王父字公羊創孫禰祖兄爲父說殊悖

隱十年無正（原注）已下穀梁傳

隱十年無正者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削之也穀梁以爲隱不自正者鑿矣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舊史闕也得之矣（莊侍郎曰）五始大教也隱公春秋之始也公即位可闕乎蹉其

位行其禮削不書乎抑未嘗踐其位行其禮無可書乎曰公踐其位行其禮然後稱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隱公也則何以不書成公之讓與繼故者同辭非所以尊先君也善乎穀梁子之言隱公成父之惡以爲讓所由與伯夷叔齊異矣嘗得而推言春秋之志天倫重矣父命尊矣讓國誠則循天理承父命不誠矣雖行即位之事若無事焉是以不書即位也君位國之本也南面者無君國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無正隱不自正國以無正也元年有正正隱之宜爲正而不自爲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

戎菽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似據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而爲之說桓公以戎捷夸示諸侯豈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詩曰蓺之荏菽荏菽斾斾傳曰荏菽戎菽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原注亦作茙菽列子北宮子既歸進其茙菽有稻梁之味則自后稷之生而已蓺之不待桓公

而始布矣

隕石于宋五

公穀二傳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然而齊魯之間人自爲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辯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于宋五六鷁〔原注〕（左氏公羊作鶂）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鷁六而夫子改之六鷁也穀梁子曰隕石于宋五後數散辭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未有爲之說者也

石無知故日之然則梁山崩不日何也鵙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則有鸜鵒來巢不月何也夫月日之有無其文則史也故劉敞謂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隕石同日書是月以別之也

王子虎卒

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以爲王叔文公者是也而穀梁以爲叔服按此後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成公元年劉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明叔服別是一人非王子虎原注胡氏仍穀梁之誤

穀梁日誤作曰

穀梁傳宣公十五年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疏解甚迂按傳文曰字誤當作其日潞子嬰兒賢也

〔原注〕書皋陶謨思曰贊贊襄哉呂刑今爾罔不由慰日勤易大畜九三曰閑輿衛皆當作日古人日曰二字同一書法唯曰若之曰上畫不滿與日字異耳故陸氏釋文於九經中遇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又有一字而兩讀者如詩豈不日戒曰音越又人栗反日爲改歲曰殺羔羊亦然自古經師所傳或以爲日月之日或以爲曰若之曰陸氏兩存而以其音別之毛晃以爲一字兩音而駮其失誤矣　史記秦始皇本紀贊而以責一日之孤正義曰日音馹〔臧氏曰〕孟子放勛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孫宣公音義引丁音曰音馹或作曰誤也趙氏注亦不以爲堯之言自上文當堯之時以下皆敘事之辭也邢疏則誤讀曰爲曰矣

日知錄集釋卷四終

日知錄集釋卷五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閽人寺人

閽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而亦誨之齊家者也（錢氏曰此亦冢宰得其人耳後世以嬖倖居輔弼之地欲其爲天子齊家得乎故曰爲治不在多言）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爲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禕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原注蜀志董允傳）可以爲行周禮之效矣後之人君以爲此吾家事而爲之大臣者亦

以爲天子之家事人臣不敢執而問也其家之不正而何國之能理乎魏楊阜爲少府上疏欲省宮人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然後知閽寺嬪御之繫於天官周公所以爲後世慮至深遠也

漢承秦制有少府之官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然則奄寺之官猶隸於外廷也

正月之吉

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原注大宰注同）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原注凌人注州長既同

以正月之吉讀法又以正歲讀法
如初注云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卽此是古人三正竝用
之驗逸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
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正謂此也[原注]如左氏桓公
五年傳云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之類是也[沈氏曰]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王與之訂義鄭鍔曰周以建子爲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謂之歲用建子謂之年事有用建寅者如正歲則讀法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之類事有用建子者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之類太史正歲與年而次序其事頒于官府都鄙吏以次舉先後不失其序如月令所建十二月之事是亦倂與歲而皆正也不與之案此以周人建子兼用夏正說極是爾雅云周曰年夏曰歲經所謂正月之吉者建子之正年只讀法朝會等事用之歲則便于事功然有合用周時之正亦有合一用前王之正不可不正之以序其事也豳風七月一詩稱一之日二之日與七月八月卽此義孔子作春秋亦兩存之書四時而兼月用時王之正則建子書四時而不月則行夏之時而建寅如書二月無冰以夏正論之二月春暖無冰亦是時之常不知此二月乃用周正夏之十二月[汝成案]如王與

之之說是孔子作春秋乃兼用二正也恐不若是偏反至時月日有書有不書則公穀咸發其凡矣戴氏曰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十二月爲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爲夏之正月余謂周禮重別歲年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於正歲而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以退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正歲則讀教法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

豳詩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夏正凡言日者皆周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

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帝問何以

得知業與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爲正業與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卽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與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原注〕近有楚人刱爲堯建子舜建丑之說者據此闢之遂無以難

木鐸

金鐸所以令軍中木鐸所以令國中此先王仁義之用也一器之微而剛柔別焉其可以識治民之道也歟

鼓吹軍中之樂也非統軍之官不用〔原注〕陳蔡徵爲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

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今則文官用之〔原注〕王世貞觚不觚錄言先朝之制維總兵官列營始舉礮奏鼓吹嘉靖後巡撫乃放而行之士庶人用之僧道用之金革之器徧於國中而兵由此起矣〔原注〕晉書司馬恬爲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今制雖授鉞遣將亦不舉礮鼓吹而士庶吉凶之禮及迎神賽會反有用鼓吹者　景泰六年華陽王友堚遣千戶齎奏赴京幷買喇叭號笛銅鑼等物奉敕切責以爲此行師之具於王何用當時遵守祖訓如此以後法禁日弛庶民皆得用矣

後魏孝武永熙中諸州鎭各給鼓吹尋而高歡舉兵魏分爲二唐自安史之亂邊戍皆得用之故杜甫詩云萬方聲一概吾道竟何之粗厲之音形爲亂象先王之制所以軍容不入國也

詩有瞽箋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原注〕俗作糖者所吹也〔原注〕

周禮小師注同漢時賣餳止是吹竹今則鳴金

稽其功緒

已成者謂之功未竟者謂之緒說文緒絲端也記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

六牲

古之爲禮以祭祀燕享故六牲之掌特重執豕于牢稱公劉也爾牲則具美宣王也至於鄰國相通則葛伯不祀湯使遺之牛羊而衛戴公之廬于曹齊桓歸之牛羊豕雞狗皆三百其平日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而用大牲則卜之於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載齊國之制公膳止於雙雞而詩人言賓客之設不過兔首

龜鼈之類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自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之索馬牛皆百匹而吳人徵魯百牢始於貪求終於暴殄於是范蠡用其霸越之餘謀以畜五牸而澤中千足彘得此封君孳畜之權不在國而在民矣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秦德公用三百牢於鄜時而王莽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鴈犬當麋鹿汝成案古者六牲之用尊卑有差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脩肥索以事神辨等威以愛物禮也不爾則晏子豚肩梁武不殺雖曰儉慈何殊淫暴宴享之度準于此矣

邦饗耆老孤子

春饗孤子以象物之方生秋饗耆老以象物之既成然而

國中之老者孤者多矣不可以偏饗也故國老庶老則饗之而其他則養於國養於鄉而已（原注）王制死事之孤則饗之而其他則養幼少存諸孤而已（原注）月令一以教孝一以勸忠先王一舉事而天道人倫備焉此禮之所以爲大也與

醫師

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閒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夫藥有君臣人有強弱有君臣則用有多少有強弱則劑有半倍多則專專則效速倍則厚厚則其力深今之用藥者大抵雜泛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而世但以不殺人爲賢豈知古之上醫不能無失周禮醫師歲

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猶用之而悖于意之對孝文尚謂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柰何獨取夫裕蠱者以爲其人雖死而不出於我之爲嗚呼此張禹之所以亡漢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原注朱文公與劉子澄書所論四君子湯其意亦略似此

唐書許胤宗言古之上醫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與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楊氏曰許胤宗之言固良醫也然李明之朱彦修諸公則又不盡然其用藥或至數十種又醫有四術而切居殿別脈之說果如何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冀

有一人獲之術亦疏矣假令一藥偶然當病他味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後漢書華佗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夫師之六五任九二則吉參以三四則凶是故官多則亂將多則敗天下之事亦猶此矣

造言之刑

舜之命龍也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故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造言之刑次於不孝不弟而禁暴氏掌誅庶民之作言語而不信者至於訛言莫懲而宗周滅矣按成案野曠難稽而民愚易惑故造言必始於鄉惟鄉刑得而治之

國子

世子齒於學自后夔之教胄子而已然矣師氏以三德教

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而王世子不別置官是世子之與國子齒也是故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非平日相習之深烏能得其用乎後世乃設東宮之官而分其職秩於是有內外宮朝之隔而先王之意失矣

死政之老

死國事者之父如史記平原君傳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後漢書獨行傳小吏所輔扞賊代縣令死除父奉爲郎中蜀志龐統傳統爲流矢所中卒拜其父議郎遷諫議大夫是也若父子竝爲王臣而特加恩遇如光武之於伏隆先朝之於張五典（原注天啓初張銓以御史死遼加其父五典至兵部尚書）又不可以

常格論矣

凶禮

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曰死亡凶札禍烖圍敗寇亂是古之所謂凶禮者不但於死亡而五服之外有非喪之喪者緣是而起也記曰年不順成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周書曰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此凶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注曰大烖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春秋新宮災三日哭此禍烖之服也記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厭冠哭于太廟又曰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春秋傳

秦穆公敗于殽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此國敗之服也〔原注〕呂氏春秋公孫龍對趙惠王曰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是戰國時猶行此禮若夫曲禮言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孟子言三月無君則弔而季孫之會荀躒練冠麻衣此君臣之不幸而哀之者矣秦穆姬之逆晉侯免服衰絰衞侯之忿子鮮稅服終身此兄弟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楚滅江而秦伯降服出次越圍吳而趙孟降于喪食此與國之不幸而哀之者矣〔原注〕漢書高帝紀秦王子嬰素車白馬應劭曰喪人之服先王制服之方固非一端而已記有之曰無服之喪以蓄萬邦〔原注〕杜氏通典以賑撫諸州水旱蟲災勞問諸王疾苦編於凶禮之首

不入兆域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左氏趙簡子所謂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而檀弓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亦此類也原注莊子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崔本作翣柎柎音坎謂先人墳墓也若敝無存死而齊侯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親推之三童汪踦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概隋文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隕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人之意又攷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而有陽處父

之葬則得罪而見殺者亦未嘗不入兆域也原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齊人葬莊公于北郭注引兵死不入兆域楊氏曰戰陳無勇曾子謂之不孝檀弓曰畏郎其義也與致命遂志者自不同

樂章

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爲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爲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於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爲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

古人以樂從詩今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有詩而後以樂和之舜命夔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應之是之謂以樂從詩原注宋國

子丞王普言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辭於是辭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　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　古之詩大抵出於中原諸國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之教其心和其辭不侈而音節之閒往往合於自然之律楚辭以下即已不必盡諧（原注文心雕龍言楚辭訛韻實繁）降及魏晉羌戎雜擾方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協之音而名爲樂府無以異於徒詩者矣（原注元稹言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類亦未必盡播於管絃也）人有不純而五音十二律之傳於古者至今不變於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以詩從樂非古也後世之失不

得已而爲之也

漢書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夫曰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章皆然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廟之正樂如三百篇之頌其他諸詩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如列國之風十九章司馬相如等所作略論律呂以合八音者也趙代秦楚之謳則有協有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采其可協者以被之音也

樂府中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舞名者必

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徒詩興而樂廢矣趙氏曰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詩賦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師古曰樂府之名蓋起于此又樂志云漢郊廟詩歌內有掖廷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于朝廷故哀帝罷之然百姓漸漬日久湛沔自若文心雕龍曰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羣篇靡而非典河間獻雅而不御故汲黯致譏于天馬然則樂府本非雅樂也

歌者爲詩擊者拊者吹者爲器合而言之謂之樂對詩而言則所謂樂者八音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也分詩與樂言之也專舉樂則詩在其中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合詩與樂言之也

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注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古

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者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原注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若乃衞靈公聽新聲於濮水之上而使師延寫之閻氏曰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此以琴寫之者師涓延當作涓則但有曲而無歌此後世徒琴之所由興也

言詩者大率以聲音爲末藝不知古人入學自六藝始孔子以游藝爲學之成後人之學好高以此爲瞽師樂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於兩京兩京之音不存於六代而聲音之學遂爲當今之絕藝

七月流火天文也相其陰陽地理也四矢反兮射也兩驂如舞御也止戈爲武皿蟲爲蠱書也千乘三去亥有二首

六身數也古之時人人知之而今日遂爲絕學且曰藝而已矣不知之無害也此近代之儒所以自文其空疏也

斗與辰合

周禮大司樂注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之主陰呂來合之是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原注〕今五行家言子與丑合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奏大蔟歌應鍾以祀地祇〔原注〕寅與亥合南齊書禮志太常丞何諲之議禮孟春之月擇元辰躬耕帝藉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姑洗辰之

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故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原注〕辰與酉合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故奏蕤賓歌函鍾〔原注〕林鍾也以祭山川〔原注〕午與未合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故奏夷則歌小呂〔原注〕仲呂也以享先妣〔原注〕巳與申合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原注〕卯與戌合太〔元〕經所謂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先王作樂以象天地其必有以合之矣

凶聲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凶聲如殷紂好爲北鄙之聲所謂亢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者也注謂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此則一淫聲已該之矣

八音

先王之制樂也具五行之氣夫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於金寓水於石梟氏爲鍾火之至也泗濱浮磬水之精也（原注）石生於土而得夫水火之氣火石多水石少泗濱磬石得水之精者也故浮用天地之情以制器是以五行備而八音諧矣

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音非以悅耳存其質也國語伶州鳩曰匏竹利制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今之大樂久無匏土二音（原注）舊唐書音樂志笙女媧氏造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今之

笙竽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匏音矣宋葉少蘊避暑錄話大樂舊無匏土二音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塤亦木爲之元史匏以斑竹爲之而八音但有其六矣熊氏謂匏音亡而清廉忠敬者之不多見吾有感於其言原注元熊朋來五經說曰八音之有笙宜以竹稱而乃以匏稱是所重在匏也古者造笙必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竹漢太學槐市各持方物列磬懸匏八音之匏於卦爲艮於風爲融於氣爲立春匏音啾以立清闕之則清廉者鮮矣匏音正則人思敬不正則忠敬者鮮矣爲禮樂之官者倘申請而改正之

用火

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原注司烜氏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原注菙氏視大司寇大國火取之五行之木原注司爟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

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

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原注〕詳見第二十五卷介子推條

邵氏學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語曰鑽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所謂光融天下者於是乎在〔原注〕史記楚世家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　周禮司烜氏所掌及春秋宋衛陳鄭所紀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飲知擇水而亨不擇火以祭以養謂之備物可乎或曰庭燎則有司矣雖然此火之末也〔楊氏曰〕晉之東也攜中原之火迄陳末閱三百年而色轉青此必有官主之矣〔雷氏曰〕自水正失官商多河患周禮亡司空之籍小正亡杼井之文于是左氏內外傳每以天象言火而言水者極略周秦以後不修水政呂覽十二紀刪周書改火之文故漢儒解小正左傳之出火內火不復陳述古義坎離之末濟此民生

之所以多患也

涖戮于社

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注社謂社主在軍者也書甘誓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道意古人以社爲陰主若其司刑殺之柄者故祭勝國之社則士師爲之尸而王莽之將亡赦城中囚徒授兵殺豨飲其血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宋襄公季平子皆用人於社而亡曹之夢亦曰立於社宮宰我戰栗之對有自來矣楊氏曰社之義博子我僅得其一端故夫子責之惠侍讀

曰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案墨子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菆位菆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恒依樹木松柏栗各以其野之所宜宜松者以松名宜柏者以柏名宜栗者以栗名宰我對哀公本此許叔重云周禮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古文栗作𣡌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蓋古有是語宰我所謂使民戰栗者本此今文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而公羊有練主用栗之文故張禹及包周等皆以爲廟主何休用以解公羊云松猶容想其容貌主人正柏猶迫親而不遠主地正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杜預亦以注左傳劉炫規其過古文論語及孔鄭皆謂用其木以爲社主然則所宜木爲兩說如前說植木如後說主木兩說相兼乃備又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似石主始於殷周改用栗歟韓非子曰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陁故患社鼠是古樹木爲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大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于齊車者也秦漢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入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既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歟祭法

孔疏引許叔重五經異義以為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謂社主也田主之木各以其野之所宜豈非宜松者為松主宜柏者為柏主宜栗者為栗主乎〔汝成案繹惠氏所疏則古社主多用木矣孔傳天子親征又載社主不用命奔北者戮于社主前則宰我戰栗之義於師行合矣然則孔子何以責也甘誓是夏伐同姓夏后氏則以松也惕以嚴威覗所奉主不以木也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而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曰使戰栗是又一說故楊氏曰宰我但得其一

邦朋

士師掌士之八成七曰為邦朋太公對武王民有十大而曰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嗟乎此太公之所以誅華士也世衰道微王綱弛於上而私黨植於下故箕子之陳洪範必皇建其有極而後庶民人無淫朋比德〔惠侍讀曰邦倗倗一作朋注云故書

朋作傰鄭司農讀爲朋友之朋案漢書王尊傳有南山盜傰宗蘇林曰傰音朋蓋本鄭司農之讀而失焉者也晉灼音倍得之說文省作倗讀若倍晉音朩此顏師古亦以晉音爲是則傰非朋審矣古有朋無黨同道爲朋阿黨爲傰八成者四方之亂獄王命訝士成之立氣勢結私交作威福君子犯禮小人犯法無守職奉上之義有背公死黨之名故曰邦傰謂之亂獄管子幼官篇所謂散羣傰署也强者爲圈弱者爲屬圈屬羣徒私相署置故王命訝士以成之者散之焉鄘從邑地名漢功臣表鄘成侯師古曰鄘音倍又普背反從邑爲鄘從人爲傰傰古倍字皆從人以朋音得聲司農破爲朋或作堋說文引虞書曰堋淫于家堋與倗通廣雅否弗倗粃皆非佳語亦猶姦宄竊盜云爾

易泰之九二曰朋亡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莊子文王寓政於臧丈人而列士壞植散羣

荀悅論曰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舉筆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世之弊也古今同之可爲太息者此也

王公六職之一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王亦爲六職之一也未有無事而爲人君者故曰天子一位

奠摯見于君

士冠士之嫡子繼父者也故得奠摯見于君〔原注〕庶子不得見君左傳昭公四年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叔孫怒而逐之是也〔汝成案〕傳云遂逐之注云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此誤合爲一

主人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主人壻也壻爲婦主主人筵于戶西注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夫家而行故壻稱主人至於婦家則女父又當爲主人故不嫌同辭也女父爲主人則壻當爲賓故曰賓東面荅拜注賓壻也對女父之辭也

至於賓出而婦從則變其文而直稱曰壻壻者對婦之辭也曰主人曰賓曰壻一人而三異其稱可以見禮時爲大而義之由內矣

辭無不腆無辱

歸妹人之終始也先王於此有省文尙質之意焉故辭無不腆無辱（原注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禮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爲嗣續之基故以內心爲主而不尙乎文辭也非徒以教婦德而已

某子受酬

鄉飲酒禮某子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鄉射禮某酬某子注某子者氏也古人男子無稱姓者從鄉射禮注爲得如

左傳叔孫穆子言叔仲子子服子之類〔原注〕士昏禮皇舅某子此或謚或字之稱與聘禮皇考某子同疏以為若張子李子婦人內夫家豈有稱其舅為張子李子者哉惠氏曰張稷若儀禮節解云疏之意或以婦新入門稱姓以告故亦以姓稱其舅春秋傳云男女辨姓其此之謂

辯

鄉飲酒禮鄉射禮其於旅酬皆言辯注云辯眾賓之在下者此辯非辨辯察之辯古字辯與徧通經文言辯者非一燕禮注今文辯皆作徧是也曲禮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內則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宰辯告諸男名玉藻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原注〕注辯徧也左傳定公八年子言辯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原注〕注辯猶周徧也史記禮書瑞應辯至〔汝成案〕戴記士死辯鄭氏云宜讀作變則辯又通於變矣

須臾

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稱須臾言不敢久也記曰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而書酒誥之篇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越在外服侯甸男衞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是豈待初筵之規三爵之制而後不得醉哉（朱氏曰）古人祭祀燕賓養老外無飲酒者論語記孔子惟酒無量不及亂卽鄉飲酒禮所謂無算爵也飲無算爵而不及亂惟聖人爲然小宛之次章曰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此遭亂相戒免禍之詩也未聞終日酩酊而能脫然于亂世者矣自曠達之說起一時輕薄之徒爭相趨效而學士大夫又美之以文章風雅之目而淑愼爾儀之君子反詆爲鄙吝蓋至是而酒之中于人心風俗甚矣獄訟繁興猶其後焉者先王知斯人飲食之欲不

可以盡歡而思所以遏其流於是制爲飲酒之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飧不致

聘禮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飧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即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恐勞賓也

三年之喪

今人三年之喪有過於古人者三事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原注荀子同）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又曰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

則其善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公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原注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後漢書陳忠疏言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淮南子飭喪紀高誘注紀數也二十五月之數也孔安國書傳太甲篇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鄭（元）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與王肅異（原注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其年四月祫祭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爲禫在祥月其年二月祫祭晉武帝時越騎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駮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爲六徵三驗博士許猛扶鄭義作釋六徵解三驗以二十七月爲得並見魏書禮志）按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

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原注〕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六月儀依鄭〔元〕二十七月而後除其過於古人一也〔閻氏曰〕按從鄭氏說者正合於古人王肅乃故與鄭反朱子所謂王肅議禮必反鄭〔元〕是也王肅且以此獲短喪之譏儀禮喪服篇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禮記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謂父在爲母也喪大記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又曰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士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

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原注〕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徐師曾集注曰三年之喪謂父喪也期之喪母喪也賈公彥喪服疏所云父卒三年之内而母卒仍服期必父服既除而遭母喪乃得伸三年也〔沈〕成〔案〕父卒則爲母三年不待父服終也賈疏非是庾蔚之云父未殯而祖亡不爲祖持重服賈殆由此而誤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今從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原注〕自唐以前禮制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天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從之〔元〕宗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服齊衰周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則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下其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履冰議爲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七年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翟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二十年中書令蕭嵩改修五禮復請依上元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從之

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起自開元禮然其時盧懷愼以

母憂起復爲兵部侍郎張九齡以母憂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邠王守禮以母憂起復左金吾衛將軍嗣鄂王邕以母憂起復衛尉卿而得終禮制者惟張說韓休二人則明皇固已崇其文而廢其實矣今制父在爲母斬衰三年按太祖實錄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貴妃孫氏薨命吳王橚服慈母服斬衰三年以主喪事敕皇太子諸王皆服期乃命翰林學士宋濂等修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其庶母皆齊衰杖期十一月壬戌朔書成此則當時別有所爲而未可爲萬世常行之道也其過於古八二也喪服篇又曰不杖麻屨者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檀弓上篇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正義謂以其爲期之喪而殺於斬衰之服喪服小記曰婦入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今從後唐之制婦爲舅姑亦服三年

原注宋史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言按律及儀禮喪服傳開元禮五禮精義三禮圖等書所載婦爲舅姑服期近

代時俗多爲重服望加裁定右僕射魏仁浦等奏曰按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舅姑與父母一也而古禮有期年之說至於後唐始定三年之喪竊以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可夫居苫塊之中婦被綺紈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理本況婦爲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止服朞年是尊夫而卑舅姑也孝明皇后爲昭憲太后服喪三年足以爲萬世法望自今婦爲舅姑服並如後唐之制三年齊斬一從其夫詔從之　何孟春餘冬序錄引唐李涪論曰喪服傳婦爲舅姑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素婦服青縑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縑謂其尚在喪制故因循亦同夫之喪紀再周而後吉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兄至女適李氏壻見居喪今時俗婦爲舅姑服三年恐爲非禮請禮院詳定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岧議曰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爲舅姑及女子適人爲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蓋以爲婦之道專一不得自達必繫於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降其父母喪服篇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先聖格言歷代不敢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

今之學者不本其義輕重紊亂寖以成俗開元禮元宗所修布在有司頒行天下伏請正牒以明典章李岧之論可謂正矣宋朝諂謀錄乾德三年詔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遂爲定制宋人蓋未講服青縑之制故也汝成案古人行禮以誠喪期之內無虛假喪期之外無曼延所謂過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子自有喪婦自吉服亦復何嫌況十五月而禫則夫已小祥久矣青縑之說後世之見也 其過於古人三也皆後儒所不敢議非但因循國制亦畏宰我短喪之譏若乃日月雖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則不如古人遠矣

古人以祥爲喪之終中月而禫則在除服之後故喪服四制言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檀弓言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又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自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言踰月則其善而孟獻

子禫縣而不樂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於是自禫而後乃謂之終喪〔汝成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不必自孔子之言乃禫後爲終也祥之日示有終非謂已終也又檀弓文踰月則其善也此脫也字

王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之文謂爲二十五月鄭〔元〕據服問中月而禫之文謂爲二十七月〔原注〕注云中月間一月也正義引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　二說各有所據古人祭當卜日小祥卜於十三月之日大祥卜於二十五月之日而禫則或於大祥之月〔原注〕是月或於大祥之後間一月〔原注〕中月自禮記之時而行之已不同矣〔汝成案〕祥禫之數杜氏通典頗爲持平不審先生何以不引杜氏曰遵鄭乃過禮而重情遵王則輕情而反制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

月終而吉吉而除徙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

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民有終故漢人喪服之制謂之五五堂邑令費鳳碑曰菲五五縗杖其未除原注洪氏曰菲五五者居喪菲食二十五月也此取論語菲飲食字隋書姚察傳所謂蔬菲巴郡太守樊敏碑曰遭離母憂五五斷仁是也

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此從子制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杖期此從夫制之也家無二尊而子不得自專所謂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審此可以破學者之疑而息紛紜之說矣

父在爲母雖降爲期楊氏曰爲母期者尊厭一也從父二也而心喪之實未

嘗不三年也〔原注〕如後魏彭城王勰毀瘠三年弗參吉慶乃謂之心喪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原注〕正義曰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據太子與穆后天子爲后亦期而言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故幷謂之三年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詔有云妻喪達志之後者即用此傳文假令娶於三年之內將使爲之子者何服以見何情以處乎理有所不可也抑其子之服於期而申其父之不娶於三年聖人所以損益百世而不可改者精矣

檀弓上篇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趙氏曰〕禮出妻之子爲母期若爲父後者則於出母無服是幷無期之喪矣伯魚固爲父後者也不服于期之內而反哭於期之外乎即此可見孔氏出妻之說之妄也

喪服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山陰陸氏曰在父之室爲未娶者也幷禫祭不舉厭也

唐時武韋二后皆以婦乘夫欲除三綱變五服以申尊母之義故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壬寅天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中宗神龍元年五月丙申皇后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三年服其意一也彼且欲匹二聖於天皇陪南郊以亞獻而況區區之服制乎原注盧履冰表言原夫上元肇年則天已潛秉政將圖僭篡預自崇加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尚未通用天皇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僞符載初之元遂啓易代之深釁孝和雖仍反正韋氏復效晨鳴孝和非意暴崩韋氏旋即稱制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斯之謂矣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刊正何以垂戒於後

元宗開元七年八月癸丑敕周公制禮歷代不

列子夏爲傳孔門所受格條之內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原注指天后所定）此有爲而爲非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舊文可謂簡而當矣柰何信道不篤朝令夕更至二十四年又從韋縚之言加舅母堂姨舅之服天寶六載又令出母終三年之服（原注許舊書禮儀志）而太和開成之世遂使駙馬爲公主服斬衰三年（原注文宗紀杜悰傳）禮教之淪有由來矣（楊氏曰宋制尙主者升其等與父行輩同可謂無禮之尤矣）

自古以來姦人欲蔑先王之禮法而自爲者必有其漸天后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之請其意在乎臨朝也故中宗景龍二年二月庚寅大赦天下內外五品已上母妻各加邑號一等無妻者聽授其女而安樂公主求立爲皇太女遂

進鴆於中宗矣

金世宗大定八年二月甲午朔制子爲改嫁母服喪三年

洪武七年雖定爲母斬衰三年之制而孝慈皇后之喪次年正旦皇太子親王駙馬俱淺色常服則尊厭之禮未嘗不用也惟夫二十七月之內不聽樂不昏嫁不赴舉不服官此所謂心喪固百世不可改矣汝成案心喪之說本之檀弓六朝議禮於所不安者輒以此通融之儒者誠欲悉心復古不可依違遷就使後世美名參附其間蓋人心難知責以禮之所當然則難辭文以情之所或然則多飾

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鄭氏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此祖母之喪厭於祖父者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而服止於期不貳斬也然而心喪則

未嘗不三年矣故曰與其更三年喪不去
吳幼淸服制攷詳序曰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子在室爲

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貳斬者不貳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

爨且服緦（原注同爨服緦為從母之夫舅之妻與己同爨者爾此所引似汎言之矣）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為母三年婦為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為嫂有服為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為母婦之為舅姑叔之於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表暴於人者也誠偽之相去何如哉

繼母如母

繼母如母以配父也慈母如母以貴父之命也然於其黨則不同矣服問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鄭氏注曰雖外親亦無二統夫禮者所以別嫌明微非聖人莫能制之此類是矣（原注）喪服小記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此因爲人後而推言之所後者有七等之親皆當如禮而爲之服也所後之祖我之曾祖也父母我之祖父母也妻我之母也妻之父母我之外祖父母也因妻而及故連言之取便文也昆弟我之世叔父也昆弟之子我之從父昆

弟也若及也若于我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正義謂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者非原注鄭以若子爲如親子但篇末又有兄弟之子若子之文當同一解

女子子在室爲父

鄭氏注言在室者關已許嫁關該也謂許嫁而未行遭父之喪亦當爲之布總箭筓髽三年也內則曰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曾子問孔子曰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是也

慈母如母

慈母者何也子幼而母死養於父妾父卒爲之三年所以報其鞠育之恩也然而必待父命者此又先王嚴父而不

敢自專其報之義也父命妾曰女以爲子謂憐其無母視之如子長之育之非立之以爲妾後也喪服小記以爲爲慈母後則未可信也（汝成案爲慈母後云者主其祭而已非立爲後也慈母既無子而養育之恩隆斬然無祀非禮意矣）

禮記曾子問篇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原注此與喪服所言慈母不同汝成案妾母以妾爲生母者慈母以妾爲慈母者而皆不世祭有不同於母者安在耶經文慈母如母謂如妾母耳非謂如適母也繼母如母則如適母矣如之云者視子之素所爲母者何如也）何服之有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

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然但練冠以居則異於如母者矣而孔子以爲非禮

南史司馬筠傳梁天監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詔禮官議皇太子慈母之服筠引鄭玄說服止卿大夫不宜施之皇子武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有三條一則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子母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原注文曰庶母則知其爲嫡妻之子矣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擇

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荅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己後人致謬實此之由於是鈞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注曰恩所不及故也又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然則雖云如母有不得盡同於母者矣

出妻之子爲母

出妻之子爲母此經文也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此子夏傳也傳曰絶族無施服親者屬此傳中引傳援古人之言以證其無服也當自爲一條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此又經文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子夏傳也當自爲一條今本乃誤連之〔汝成案〕連之不誤經文之例如是也

父卒繼母嫁

父卒繼母嫁從從字句謂年幼不能自立從母而嫁也母之義已絶於父〔原注〕下章云妻不敢與焉是也故不得三年而其恩猶在於子不可以不爲之服也〔原注〕繼母本非屬毛離裏之親以其配父而服之如母爾故王

肅曰從乎繼而寄育則為服不從則不服報者母報之也兩相爲服也

有適子者無適孫

冢子身之副也家無二主亦無二副故有適子者無適孫唐高宗有太子而復立太孫非矣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隋書劉子翊云其者因彼之辭是也後儒謂以所後爲父母而所生爲伯叔父母於經未有所攷亦自尊無二上之義而推之也宋歐陽氏據此文以爲聖人未嘗沒其父母之名辨之至數千言然不若趙瞻之言辭窮直書爲簡而當也原注宋史趙瞻傳中書請濮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

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辭以亂厥眞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爲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義哉臣請與之廷辨以定邪正石林燕語濮議廷臣旣肯欲止稱皇伯歐陽文忠力詆以爲不然因引儀禮及五服敕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則是雖出繼而於本生猶稱父母也時未有能難之者司馬君實在諫院獨疏言爲人後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則無以爲稱非謂其得稱父母也楊氏曰歐陽公旣據此甚力故五代史晉出帝謂敬儒爲皇伯父而公深辨之莊侍郎曰生不奪其父母之名也死則降其父母之服也生則養之以己之養死則己不得爲喪主焉

按經文言其父母其昆弟者大抵皆私親之辭〔汝成案〕曾子固爲人後議曰或謂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禮也聖人制禮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也又崔凱喪服駮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以廢其一者故爲人後者爲之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爲其父母報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蔡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

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于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帝加悼考以皇稱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敘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今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于經見于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于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謂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于正統懷貳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于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于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胡氏曰濮議一案以子無爵父一語奪人主天性罔極之恩勢不免齟齬無當耳當時中書所據者儀禮喪服之文不思所云爲其父母

者乃詞窮而無可易故逍其實以成文不當舉以爲據也又引宣帝光武皆稱父爲皇考其說近是然宣帝光武不及所繼之嫌故得遂其尊稱濮議之時太后固在也進濮王爲皇考置太后何地惜此論未決而罷使後生不見禮義之準則也愚謂人情隆於所生未爲大失然不可謂非私也爲臣子者必欲求其據於典禮以明其非私故其說多穿鑿附會避私之名而有失禮之實非愛君也若俟太后崩然後以所生皇考爲定名明示天下以不容已之情則於禮無憾也若明之睿宗猶唐之讓帝元之裕宗未嘗一日爲君自不能亂正統禮之秩序固在也兩統之說毋乃太激

黃氏日鈔曰歐公被陰私之謗皆激於當日主濮議之力公集濮議四卷又設爲或問以發明之滔滔數萬言皆以禮經爲其父母一語謂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耳然旣明言所後者三年而於所生者降服則尊無二上明矣謂所生父母者蓋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未爲人後

之時以生我者爲父母已爲人後則以命我者爲父母立言者於旣命之後而追本生之稱自宜因其舊以父母稱未必其人一時並稱兩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至於困辱危身哉況帝王正統相傳有自非可常人比邪觀先朝嘉靖之事至於入廟稱宗而後知聖人制禮別嫌明微之至也永叔博聞之儒而未見及此學者所以貴乎格物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謂所生之父母報之亦爲之服期也重其繼大宗也故不以出降

繼父同居者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三王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孤寡

之人亦不能使天下無再適人之婦且有前後家東西家而爲喪主者矣假令婦年尚少夫死而有三五歲之子則其本宗大功之親自當爲之收恤又無大功之親而不許之從其嫁母則轉於溝壑而已於是其母所嫁之夫視之如子而撫之以至於成人此子之於若人也名之爲何不得不稱爲繼父矣長而同居則爲之服齊衰期先同居而後别居則齊衰三月以其撫育之恩次於生我也爲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勸天下之人不獨子其子也若曰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此後儒不得其說而爲之辭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正義謂母年未七十尚與祭非也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

婦親之是以舅歿則姑老〔原注〕內則明其不與祭矣〔原注〕夫人亞祼母不可以亞子故老而傳事雖老固嘗為主祭之人而禮無二敬故為宗子之母服則不為妻服

杜氏通典有夫為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從服議一條云孔瑚問虞喜曰假便〔元〕孫為後〔元〕孫之婦從服期曾孫之婦尚存纔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喜荅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為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之若〔元〕孫為後而其母尚存〔元〕孫之婦猶為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宋庾蔚之〔原注〕唐志庾蔚之注喪服要記五卷謂舅歿則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為嫡與此條之意互相發明

君之母妻

與民同者爲其君齊衰三月也不與民同者君之母妻民不服而嘗仕者獨爲之服也古之卿大夫有見小君之禮（原注）如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穆姜出於房再拜是也而妻之爵服則又君夫人命之是以不容無服

齊衰三月不言曾祖已上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喪服但有曾祖曾孫而無高祖元孫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是不然曾重也自祖而上者皆曾祖也自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

禮記祭法言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左傳王子虎盟諸侯亦曰及而[元]孫無有老幼（原注僖公二十八年）[元]孫之文見於記傳者如此（原注史記孟嘗君傳孫之孫爲何曰爲[元]孫）然宗廟之中並無此稱詩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鄭氏箋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記郊特牲稱曾孫某注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已上稱曾孫而已（原注信南山正義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禱文王稱曾孫蒯聵晉書鍾雅傳元帝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其其名無所改也

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而不言曾祖父之父母（原注後人謂之高祖）非經文之脫漏也蓋以是而推之矣凡人祖孫相見其得至

於五世者鮮矣壽至八九十而後可以見曾孫之子百有餘年而曾孫之子之子亦可見矣人之壽以百年爲限故服至五世而窮苟六世而相見焉其服不異於曾祖也經於曾祖已上不言者以是而推之也原注晉徐農人問殷仲堪謂假如㐫孫持高祖重來孫都無服及賀循傳謂高祖已上五世六世無服之祖者並非觀於祭之稱曾孫不論世數而知曾祖之名統上世而言之矣汝成案諸侯祭四親曾高二代可並稱曾孫歟有繼高祖之宗高祖之名非起後代也喪服本士禮而間及于大夫大夫祭三世或就大夫言之歟

兄弟之妻無服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原注記大傳文同蓋言兄弟之妻不可以母子爲比以名言之既有所閡而不通以分言之又有所嫌而不可以不遠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

而遠之也夫外親之同爨猶緦而獨兄弟之妻不爲制服者以其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爲之坊〔原注〕曲禮嫂叔不通問不獨以其名也此又傳之所未及也〔攷成案〕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言外見昆弟之妻非母非婦其近于妻道矣名不正則嫌生舉彼見此從容不迫此其所以爲聖門之文耳非未及也存其恩於娣姒而斷其義於兄弟夫聖人之所以處此者精矣〔原注〕大傳疏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嫂叔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娣姒是也

嫂叔雖不制服然而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原注〕奔喪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原注〕檀弓何也曰是制之所抑而情之所不可闕也然而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若兄公與弟之妻則不能也〔原注〕正義曰兄公於弟妻不爲位者卑遠之弟妻於兄公不爲位者尊絶之 此又足以

補禮記之不及（原注）檀弓言嫂叔之無服雜記言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是兼兄公與弟妻

先君餘尊之所厭

尊尊親親周道也諸侯有一國之尊爲宗廟社稷之主旣沒而餘尊猶在故公之庶子於所生之母不得伸其私恩爲之大功也大夫之尊不及諸侯旣沒則無餘尊故其庶子於父卒爲其私親並依本服如邦人也親不敵尊故厭尊不敵親故不厭此諸侯大夫之辨也後魏廣陵侯衍爲徐州刺史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旣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饒陽男遙官左衞將軍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

晉哀帝欲爲皇太妃服三年僕射江虨啓於禮應服緦麻又欲降服期虨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乃服緦麻(原注)胡三省曰以帝入後大宗則太妃乃琅邪國母當以服諸侯者服之也

貴臣貴妾

此謂大夫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皆有相助之義故爲之服緦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古者大夫亦有姪娣左傳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是也備六禮之制合二姓之好從其女君而歸焉故謂之貴妾(原注)雷次宗曰姪娣貴而大夫尊輕故服至於餘妾出自凡庶故不服士無姪娣故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然則大夫之妾雖有子猶不得緦也惟夫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

舉祭近之矣

唐李晟夫人王氏無子妾杜氏生子愿詔以為嫡子及杜之卒也贈鄭國夫人而晟為之服緦議者以為準禮士妾有子而為之緦開元新禮無是服矣而晟擅舉復之頗為當時所誚〔原注〕册府元龜今之士大夫緣飾禮文而行此服者比比也〔汝成案〕詔為嫡子則杜氏乃無子之妾矣李晟之服朝廷之贈皆非也然朝廷既以杜生子而贈之夫人則李亦宜服何也以士則有子者也以大夫則貴妾也

外親之服皆緦

外親之服皆緦外祖父母以尊加故小功從母以名加故小功〔原注〕大傳服術有六三曰名此謂母之兄弟異德異名母之姊妹同德同名庾蔚之云男女異長母之在室與其姊妹有同居共席之禮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唐元宗開元二十三年制

令禮官議加服制太常卿韋縚請加外祖父母服至大功
九月舅服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至祖免太子賓
客崔沔議曰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正而天下定矣正家
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
厭降內有齊斬外服皆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
易之道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
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貞觀修禮特改舊章漸
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宏道之後唐元之間（原注韋氏
弒中宗立溫王重茂改元唐隆今避元宗御名上字故稱唐元）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
徵兆儻見於斯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
敕令僉議於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

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爲萬代成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歿則盡其哀戚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教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若以匹敵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列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者所以尊祖禰而異於禽獸也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

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原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原注）今伯叔父母期是加服（按成案）喪服篇世父母叔父母皆服期韋述云本服大功已誤先生釋云今服期是加服尤失經義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並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沈氏曰）曾祖舊服齊衰三月今言小功五月者唐太宗所增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皆緦麻三月以出於高祖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為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

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父母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緦
麻若舉此而舍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疏理則不順推而
廣之則與本族無異矣且服皆有報則堂外甥外曾孫姪
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蓋本於
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
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
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
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按儀禮爲舅緦鄭文貞公魏徵
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原注）詳見下條雖文貞賢也而周孔
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如以外祖
父母加至大功豈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爲報服大功則

本宗庶孫又用何等服邪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不云乎毋輕議禮時元宗手敕再三竟加舅服爲小功舅母緦麻堂姨堂舅袒免宣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御史大夫李景讓上言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況於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非所以別親疎防僭越也優詔報之乃罷兩日夫由韋述楊仲昌之言可以探本而尊經由崔沔李景讓之言可以察微而防亂豈非能言之士深識先王之禮而亦目見武

韋之禍思永監於將來者哉

宗廟之制始變於漢明帝服紀之制始變於唐太宗皆率一時之情而更三代之禮後世不學之主踵而行之

唐人增改服制

唐人所議服制似欲過於聖人嫂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舅服緦增爲小功（原注）新唐書初太宗嘗以同爨緦而嫂叔乃無服舅與從母親等而異服詔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議舅爲母族姨乃外戚他姓舅服一時姨乃五月古人未達者也於是服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者增以齊衰五月適子婦大功增以期衆子婦小功增以大功嫂叔服以小功五月報弟妻及夫兄同舅服緦增以小功然律疏舅報甥服猶緦顯慶中長孫無忌以爲甥爲舅服同從母則舅宜進同從母報又古庶母緦今無服且庶母之父子昆弟也爲之杖齊是同氣而吉凶異自是亦改服緦

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元]宗令從夫服又增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而[宏]文館直學士王元感遂欲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原注]舊唐書張柬之傳何休注公羊傳言魯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皆務飾其文欲厚於聖王之制而人心彌澆風化彌薄不探其本而妄爲之增益亦未見其名之有過於三王也是故知廟有二主之非則叔孫通之以益廣宗廟爲大孝者絀矣知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之義則王元感之服三十六月者絀矣知親親之殺禮所由生則太宗魏徵所加嫂叔諸親之服者絀矣唐書禮樂志言禮之失也在於學者好爲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爲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爲黷也子曰道之不明

也賢者過之夫賢者率情之偏猶爲悖禮而況欲以私意求過乎三王者哉原注記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

宋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議不祧僖祖祕閣校理王介上議曰夫物有無窮而禮有有限以有限制無窮此禮之所以起而天子所以七廟也今夫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曾祖自曾祖而上何也必曰高祖自高祖而上又何也必曰不可及見則聞而知之者矣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祖之上又有祖則固有無窮之祖矣聖人制爲之限此天子七廟所以自考廟而上至顯祖之外而必祧也自顯祖之外而祧亦猶九族至高祖而止也皆以

禮爲之界也五世而斬故也喪之三年也報罔極之恩也以罔極之恩爲不足報則固有無窮之報乎何以異於是故喪之罔極而三年也族之久遠而九也廟之無窮而七也皆先王之制弗敢過焉者也記曰品節斯斯之謂禮易於節之象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唐宋之君豈非昧於節文之意者哉（楊氏曰王介甫欲以僖祖爲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而朱子亦如其議此最不可解）貞觀之喪服開元之廟謚與始皇之狹小先王之宮廷而作爲阿房者同一意也

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汝成案報字屬上讀先生屬下句非是）

所後者謂所後之親（原注上斬章言所後者是也鄭注衍一爲字）所爲後謂出而爲後之人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自期降爲大功也兄弟之子報之亦降一等亦自期降爲大功也若子者兄弟之孫報之亦降一等自小功降而爲緦也〔浚成案〕昆弟兄弟經記義別經所云昆弟期親也記所云兄弟小功下也是以康成注曰旅親於兄弟降一等自小功降爲緦非自期降爲大功也若子之義與斬衰章同康成前注云如親子是也先生解若作及因於此條遂增出兄弟之孫益乖記義矣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

與尊者爲一體不敢以外親之服而廢祖考之祭故絀其服也言母黨則妻之父母可知

考降

考父也既言父又言考者猶易言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也降者骨肉歸復於土也記曰體魄則降人死則魂升於

天魄降於地書曰禮陟配天陟言升也又曰放勳乃徂落落言降也然而曰文王陟降何也神無方也可以兩在而兼言之

噫歆

士虞禮聲三注聲者噫歆也將啓戶警覺神也曾子問祝聲三注聲噫歆警神也蓋歎息而言神其歆我乎猶詩顧予烝嘗之意也喪之臯某復祭之噫歆皆古人命鬼之辭原注正義曰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按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

旣夕禮聲三注舊說以爲噫興也噫興者歎息而欲神之興也噫歆者歎息而欲神之歆也

日知錄集釋卷五終

日知錄集釋卷六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毋不敬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修己以敬也安民哉修己以安人也儼若思安定辭何以安民子曰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女子子

女子子謂己所生之子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別於男子也（原注：猶左氏言女公子）古人謂其女亦曰子詩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論語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別故加女

子於子之上以明之下乃專言兄弟者兄弟至親兄弟之於姊妹猶弗與同席同器而況於姑乎況於女子子乎不言從子不言父據兄弟可知也喪服小記言女子子在室爲父母杖然則女子子爲已所生之子明矣（原注）胡氏謂重言子衍文黃氏以爲女子之子皆非（陽氏曰）對姑而言不曰從子當曰姪左氏姪其從姑是也古人不謂兄弟之子曰姪姪者對姑之辭男女同

內則曰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則不待已嫁而反矣

取妻不取同姓

姓之爲言生也（原注）左傳昭四年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詩曰振振公姓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故叔詹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原注）晉語曰同姓不昏懼不殖也而子產之告叔向云內官不及同姓美先

盡矣則相生疾晉司空季子之告公子曰異德合姓鄭史伯之對桓公曰先王聘后於異姓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是知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故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原注吳語句踐請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而郊特牲注云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原注呂刑官百族姓傳族同族姓異姓）易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是以王御不參一族其所以合陰陽之化而助嗣續之功者微矣

古人以異姓爲昏姻之稱大戴禮南宮縚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也周禮司儀時揖異姓鄭氏注引此

姓之所從來本於五帝五帝之得姓本於五行則有相配

相生之理故傳言有嬀之後將育於姜又曰姬姞耦其生必蕃而後世五音族姓之說自此始矣晉嵇康論曰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原注）舊唐書呂才序宅經謂五姓之說本無所出惟堪輿經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今攷漢書王莽傳卜者王況謂李焉君姓李李者徵徵火也後漢蘇竟與劉龔書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與焉李雲上書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五姓之說始見于此蓋與讖記之文同起於哀平之際而京房傳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白虎通曰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爾雅翼曰古者司商協名姓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易是謀類曰黃帝吹律定姓論衡言孔子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則古人以律推姓亦必有法潛夫論言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出也大皥木精承歲星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徵黃帝土精承塡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宮少昊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雖號百變音形不易此則五姓所以分屬五音之說與春秋禆竈史趙史伯諸人之論大抵相

同不可謂其無本　宋時猶尚五音之說雲麓漫鈔言永安諸陵皆東南地穹西北地垂東南有山西北無山角音所利如此〔楊氏曰〕人必出于五帝則五帝時其民人都無後乎五姓之說良不可信〔汝成案〕易緯名是類謀注誤

春秋時最重族姓至七國時則絕無一語及之者正猶唐人最重譜諜而五代以後則蕩然無存人亦不復問此百餘年間世變風移可爲長歎也已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尊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矣此別是一條說者乃蒙上餕餘不祭之文而爲之解殆似山東人作不徹薑食不多食義卽謂不多食薑同一謬也〔原注〕此謂平日四時之祭若在喪則祥禫之祭未嘗不行〔汝成案〕特牲少牢之禮主祭者一人無代之者孫祔食于祖婦祔食于姑不容

別有人執事似以鄭說爲安

檀弓

讀檀弓二篇及曾子問乃知古人於禮服講之悉而辨之明如此漢書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其去鄒魯之風未遠也故蕭望之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巖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憺薨昭明太

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
月（原注）梁陳北齊各有皇帝皇后太子王侯已下喪禮之書謂之凶儀夫以至尊在御不廢
講求喪禮異於李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
矣（原注）舊唐書李義府傳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豫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之　裴守眞傳爲太常博士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眞與同時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論舊事創爲之　宋史章衡傳熙寧初判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修禮書以國恤一篇爲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捃摭墜殘茫無所據今宜爲厚陵集禮以貽萬世從之
宋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寧宗嗣服已服期年喪欲大祥畢更服兩月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

之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時朱熹(原注君前臣名)上議以紘言爲非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原注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傳云父歿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傍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原注儀禮喪服篇不杖章爲君之祖父母下疏亦引此趙商問荅)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日上此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

律人情大意荅之心常不安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原注昔人謂讀書未到康成不敢輕議漢儒以此

嗚呼若曾子子游之倫親受學於聖人其於節文之變辨之如此其詳也今之學者生於草野之中當禮壞樂崩之後於古人之遺文一切不爲之討究而曰禮吾知其敬而已喪吾知其哀而已以空學而議朝章以淸談而干王政是尙不足以闚漢儒之里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

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學成於曾氏之門人而一卷之中言

此者十有九語音輕重之間而世代之別從可知已原注爾雅曰茲斯此也今攷尚書多言茲論語多言斯大學以後之書多言此

太公五世反葬于周

太公汲人也聞文王作然後歸周史之所言已就封於齊矣其復入爲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爾記以首丘喻之亦已謬矣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守之外於死者爲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塴於墓反哭於其寢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曠月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爲不孝且也入周

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絰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殺之南陵有夏后皐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古之事其先人於廟而不於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原注水經注淄水下有胡公陵青州刺史傅宏仁言得銅棺隸書處胡公太公之玄孫未嘗反葬於周

扶君

扶君卜人師扶右原注注卜當為僕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此所謂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也三代之世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綴衣虎賁皆惟吉士與漢高之獨枕一宦者臥異矣

春秋傳曰公薨於小寢即安也魏中山王衮疾病令官屬以時營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其得禮之意者與

二夫人相爲服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從母之夫與謂吾從母之夫者相爲服也舅之妻與謂吾舅之妻者相爲服也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語繁而冗不可以成文也聞一知二吾於孟子以紂爲兄之子言之

同母異父之昆弟

同母異父之昆弟不當有服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此是正說而又曰魯人則爲之齊衰則多此一言矣狄儀從而行之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以其爲大賢

之所許也然則曾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汝成案）子夏謂未之前聞是未聞其服之輕重非謂竟無服也爲父三年則爲昆弟期爲繼父期則爲繼父之子大功似合經例魏王肅曰繼父同居服朞則子宜大功也晉淳于睿曰游夏文學之俊曰大功曰齊衰二者推之明非無服與緦可知繼父非親立廟祭祀尚爲之期以此同胞豈有絕道

廣安游氏曰後世所承傳之禮有出二代之末沿禮之失而爲之者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孔氏喪出母惟孔子行之而非以爲法今禮家爲出母服齊衰杖期此後世之爲非禮之正也（汝成案）喪服經出妻之子爲母期此周公所爲非末失也游氏殊失考同母異父之昆弟子游曰爲之大功曾人爲之齊衰亦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禮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男女有別然後一家之尊知統乎父而厭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

在則爲母服齊衰期出母則不爲服後世旣爲出母制服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爲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及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至異姓之服若堂舅堂姨之類亦相緣而升夫禮者以情義言也情義者有所限止不可偏給也母統於父嚴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婦卑君尊而臣卑皆順是而爲之也今子游欲以意爲之大功此皆承世俗之失失之之原其來寖遠後世不攷其原而不能正其失也

子卯不樂

古先王之爲後世戒也至矣欲其出而見之也故亡國之社以爲廟屏（原注）穀梁傳欲其居而思之也故子卯不樂（原注）檀弓下稷食菜羹（原注）玉藻而太史奉之以爲諱惡（原注）王制鄭氏注諱先王名惡子卯日此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之義也漢以下人主莫有行之者（原注）惟崔[浩]諫魏世子田獵曾引此義後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褒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爲敬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乂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宏]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毀此典茫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請聞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爲復禮

之銘矧伊末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原注春秋莊公二十一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公羊傳作大省何休注謂子卯日也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敕得無有此行乎）

子甲子也卯乙卯也古人省文但言子卯翼奉乃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君有饋焉曰獻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示不純臣之道也（原注長樂陳氏曰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但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衛孟子之仕齊是也注以君有饋爲饋於君者非）故哀公執摯以見周豐而老萊子之於楚王自稱曰僕（原注荀子周公自言所執贄而見者十人）蓋古之人君

有所不臣故九經之序先尊賢而後敬大臣尊賢其所不臣者也至若武王之訪于箕子變年稱祀不敢以維新之號臨之恪舊之心師臣之禮又不可以尋常論矣

郳婁考公

郳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按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是已失國而爲寓公其尚能行王禮於鄰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爲是

因國

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書序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又言武王勝殷左傳凡勝國曰滅之（原注）文公十五年是也（原注）左傳哀公十二年今吳王有墨國勝乎注國爲敵所勝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原注）昭公元年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原注）昭公二十年是也（原注）都宗人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

外不獨文王之孝亦可以見王季之其勤也爲父者未明而衣則爲子者雞鳴而起矣苟宴安自逸又何怪乎其子之惰四支而不養也是以小宛之詩必曰夙興夜寐而管寧三日晏起自訟其愆古人之以身行道者如此（楊氏曰禮家都云雞初鳴咸盥漱早起是古人一件事）

武王帥而行之

文王之孝可謂至矣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如三朝食上色憂復膳之節皆不敢有過於文王此中庸之行而凡後人之立意欲以過於前人者皆有所爲而爲之也故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用日干支

三代以前擇日皆用干郊特牲郊日用辛社日用甲(原注書召誥丁巳用牲于郊戊午乃社于新邑而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注謂春分前後戊日則郊不必用辛社不必用甲矣)詩吉日惟戊既伯既禱穀梁傳六月上甲始厖牲十月上甲始繫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春秋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易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戌臘三月上巳祓除(原注張衡南都賦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及正月剛卯之類是也月令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曰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

章句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此漢儒之說攷之經文無用支之證（原注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二月不必皆有丁亥蓋夏后氏始行此禮之日值丁亥而用之也猶郊特牲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人以日至郊適值辛日謂以支取亥者非）

社日用甲

月令擇元日命民社注祀社日用甲據郊特牲文曰用甲用日之始也正義曰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墨子云吉日丁卯周代祝社疑不可信（原注禮外事用剛日丁卯非也）漢用午魏用未晉用酉各因其行運潘尼皇太子社詩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則不但用酉又用孟月唐武后長壽元年制更以九月爲社元宗開

元十八年詔移社日就千秋節皆失古人用甲之義矣

不齒之服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吉則入乎凶惰游之士縞冠垂緌不齒之人元冠縞武以其爲自吉而之凶之人故破之以不純吉而雜乎凶之服

爲父母妻長子禫

禫者終喪之祭父母之喪中月而禫固已妻與長子何居夫不有祖父母伯叔父母及昆弟乎曰夫爲妻父爲長子喪之主也服除而禫非夫非父其誰主之若祖父母伯叔父母及兄弟則各有主之者矣故不禫父在爲母則從乎父而禫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殤無爲人父之道而有爲殤後者此禮之變也謂大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殤取殤者之兄弟若兄之子以爲後則以爲人後之服而服之如父不以其殤而殺重大宗也若魯之閔公八歲而薨僖爲之後是已夫禮之制殤所以示長幼之節而殺其恩也大宗重則長幼之節輕故殤之服而有時不異乎成人不以宜殺之恩而虧尊祖之義此所謂權也若曰服其本服云爾記何必言之而亦烏有爲殤後者哉（王處士曰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喪服小記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陳氏集說曰男子死在殤年則無爲人父之道然亦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章舉不爲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也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

人爲之後者卽爲之子也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徐氏集注據鄭注駁之曰後謂喪主非後嗣也旣冠旣笄則雖未婚嫁亦成人矣故兄弟之爲其主後者以齊衰不杖期之服服之不復殤服也若殤本服則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古者小宗不立後未婚無父道陳氏之說非也愚按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以僖繼閔則爲閔後爲閔後則爲閔子也公羊氏傳曰先禰而後祖也蓋以文宜祖閔禰僖也文宜祖閔禰僖則僖宜禰閔也穀梁氏傳曰先親而後祖也其義一也閔公弟也僖公兄也以兄後弟尚宜爲其子且閔爲無服之殤而曰父曰祖不云殤無爲人父之道所以尊祖重宗明繼統之義也然則宗子殤而庶子弟爲後者非禮之常也殆爲厭祭言之也或曰弟爲後者小宗子也小宗可絕故殤而弟爲後爲殤後者大宗子也大宗不可絕故雖殤必爲之後陳氏不言大宗小宗但云冠則爲之後不重宗而重冠何居閔公之死慮未必冠魯人不以僖後閔何以爲春秋所譏不譏不爲後何以譏逆祀左公穀氏亦不得曰父曰祖也鄭氏徐氏以後爲喪主而非後嗣禮固有非後嗣而主喪者然當言毛不當言後也況冠笄旣已不殤則雖非喪主咸各以其服服之何俟主喪而後以其服服之乎三氏交非皆非也質之春秋閔僖之義則戴禮後殤之說可決矣餘是推之漢之

安帝宜爲殤後者也不後殤而後和漢人之失禮也然則天子諸侯兄弟可相爲後乎曰豈特天子諸侯而已有家者皆可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公羊氏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此有家者兄弟之相爲後著於春秋者也然則昭穆可紊乎曰義重於此也是以穀梁氏躋僖公之傳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兄弟而相爲後則亦相爲昭穆者春秋之義也若不重所爲後而重所生則春秋之昭穆紊矣朱子太廟圖分太祖太宗爲二世亦緣春秋之義以相爲後後爲昭穆也雖然此皆權于禮之變以爲禮也故雖大宗之殤必已繼統爲宗子而後後之若宗子之子未繼統而殤無昆弟與庶兄之子則宗子自爲立後而不必爲殤子後是以世子殤而君以族人爲之後古未之聞也又攷漢宣之繼昭帝以族孫後族祖斯固得其變也（按成案）此處士與先生書也後先生不繼殤而立孫蓋從其議惟先生與惠侍讀皆不主公羊仲嬰齊後歸父說若然則僖公後閔其義室矣

庶子不以杖即位

古之爲杖但以輔病而已其後以杖爲主喪者之用喪無

二主則無二杖故庶子不以杖卽位

夫爲妻杖則其子不杖矣父爲長子杖則其孫不杖矣雜記曰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原注〕其子長子之子〔沈氏曰〕雜記疏爾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卽位辟尊者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

無杖則不成喪故女子在室父母死而無男昆弟則女子杖其曰一人明無二杖也姑在爲夫杖必其無子也母爲長子削杖必其無父也此三者皆無主之喪故婦人杖

庶姓別於上

庶姓者子姓也〔沈氏曰〕以庶姓爲子姓恐不若注疏之訓爲的特牲饋食禮言子

姓兄弟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玉藻喪大記並言子姓注曰子姓謂衆子孫也〔原注〕玉藻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正義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　故詩言公姓以繼公子而同父之變文則云同姓此所云庶姓別於上者亦子姓之姓與周禮司儀之云士揖庶姓者文同而所指異也〔原注〕注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意亦不殊然多此兩姓之目〔全氏曰〕周禮秋官司儀曰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康成曰同姓兄弟之國異姓婚姻甥舅之國庶姓無親而勳賢者故王昭禹曰異姓親於庶姓同姓又親於異姓而三揖之禮由此等焉然考左傳隱公二十一年滕薛來朝爭長滕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魯自周公以至武公皆娶于薛不可爲非婚姻甥舅之國而滕猶以庶姓目之蓋成周異姓之封如媯如姒加子則三恪如姜則元臣皆族類之貴者薛雖太皞之裔而先代所封又加以弱小故降居庶姓之列然則異姓因有貴姓而始有庶姓亦不僅以親疏言也若同姓則安得有所謂庶姓甚矣康成之謬也何以解大傳蓋嘗攷之古之所謂姓氏原有別三桓七穆是氏也非姓也受氏

之禮多以王父字爲氏而亦或有以父字賜氏者國僑之類是也或有及身賜氏者仲遂之類是也不必高祖始有也而要之皆不可以言姓太史公承秦項喪亂之餘姓學已紊故混書曰姓某氏儒者識之若如康成所云則氏固可以言姓太史公又何識乎況姓一定而不易氏遷出而不窮以三桓言之仲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南宮氏子服氏叔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叔仲氏季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公鉏氏公甫氏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則仲慶父叔牙季友實三桓之始祖也始祖爲正姓將無以三公子所受之氏爲正姓耶則正姓卽庶姓矣倚仍以姬爲姓耶則正姓幷不出于始祖也若敬叔諸家所受之氏是又庶姓之小支也姓固如是之不一而足耶此康成之言之必不可通者也至于大傳所云別姓竊疑非卽下文繫姓之姓者生也庶姓卽衆生蒸謂支屬別於上婚姻竆于下故疑若可以通嫁娶而無害至下文繫姓弗別始指所受之姓而言康成合而一之遂謂繫姓之外又別有所別之姓而所繫者出始祖所別者出高祖外矣〔汲成案〕康成注〔元〕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又曰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胥掌定世繫辨昭穆又司儀注庶姓無親而動賢者其義正指庶姓爲子姓與先生言合特出高祖者雖別以氏仍繫以姓蓋以氏異其世以姓繫其本故

曰繫之弗別曰小胥掌定繫世非云以氏爲姓也以三桓
七穆爲庶姓者此孔疏誤合姓氏爲一全氏以此駁康成
過矣且經文庶姓別于上繫之以姓而弗別義甚明白全
氏亦知其說之不可通欲申其辨乃云別姓非卽下文繫
姓之姓下文所云繫姓始指所受之姓而言已失經義轉
譏康成合而一之繫姓之外別出別姓不知康成實未嘗
別出而已則分別姓繫姓爲二也此尤誤之顯然者至庶
姓謂無親而勳賢者或包異姓說晉自周公至武公娶于
薛至隱公則親疏矣故杜氏注曰非周之同姓孔疏亦引
康成司儀注云無親者全氏始曰薛因弱小降爲庶姓義
或當也復云姓有貴賤
不以親疏則多窒閡矣

愛百姓故刑罰中

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衆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間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於閨門之內而猶有不帥教者然後歸之士師然則

人君之所治者約矣然後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夫然刑罰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風俗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於君道也

庶民安故財用足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爲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

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至於葛藟之刺興角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缾罍交恥泉池並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爲周且豫矣原注宋范文正公蘇州義田至今裔孫猶守其法范氏無窮人

術有序

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按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周禮遂人之職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原注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

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又按月令審端經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徑小溝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術音遂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證陳可大集說改術爲州非也

周禮州長會民射于州序陳氏禮書曰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

師也者所以學爲君

三代之世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治國平天下

之事孔子之於弟子也四代之禮樂以告顏淵五至三無以告子夏而又曰雍也可使南面然則內而聖外而王無異道矣其繫易也曰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故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

肅肅敬也

肅肅敬也雝雝和也詩本肅雝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長言之也詩云有洸有潰毛公傳之曰洸洸武也潰潰怒也即其例也〔臧氏曰〕毛詩傳有經本一字而傳重文者如憂心有忡傳憂心忡忡然赫兮咺兮傳赫赫有明德赫赫

然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傳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
將其來施傳施施難進之貌條其歗矣傳條條然歗也惼
惼其栗傳栗栗懼也（按成案述臧氏又引顏氏家訓書證云
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恐有少誤然顏
嘗云河北本往往爲人所改不得據以爲疑且
經傳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所謂長言之也

以其綏復

男子以車爲居以弓矢爲器故其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天
地四方其死也設決麗于掔比葬則弓矢之新沽功有弭
飾焉亦張可也以射者男子之事也如死於道則升其乘
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原注）注改綏爲緌謂旌旗之旄也以旄復死不切於事廣陵胡氏曰此復
魂旣在車當是執綏之綏以車者男子之居也（原注）晉書祖逖傳論災星告釁笠轂徒招用此
升車必正立執綏（原注）徐鉉曰綏者所執轡之總以其綏復者象其行也
象其行所以達其志也於是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矣（原注）左氏哀公十五年傳聘禮賓死以棺造朝介將命　宋史章頻傳爲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橐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具鼓吹羽葆吏士衛送至白溝邾婁復之以矢猶有殺敵之意焉此亡於禮者之禮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親喪外除者祥爲喪之終矣而其哀未忘故中月而禫兄弟之喪內除者如其日月而止（按成案）親喪外除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也不以禫而止惟待禫乃外除也

十五月而禫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孔氏曰此言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蓋以十月當大喪之一周踰月則可以練矣故曰十一月而練以十二月當大喪之再

周踰月則可以祥矣故曰十三月而祥原注必言十一月十三月者親喪外除又加兩月焉則與大喪之中月同可以禫矣故曰十五月而禫

父在爲母其禫也父主之則夫之爲妻亦當十五月而禫矣晉孫楚除婦服詩但以一周而畢益不數禫月

其他期喪祥禫之祭皆不在己則亦以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除可知故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

妻之黨雖親弗主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此文以姑姊妹發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喪

也夫帝使疏遠之族人與鄰家里尹而不使妻之黨爲之主聖人之意葢已逆知後世必有如王莽假母后之權行居攝之事而篡漢家之統而豫爲之坊者矣別內外定嫌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是惡知禮意哉

吉祭而復寢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互言之也鄭注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爲四時之祭雖禫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非也禫即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如欲色然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

父母則其誠無以加矣（原注）正義云王肅解欲色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馬昭申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是亦比色於德張融云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妨

先古

祭義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先祖也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亦謂其先人也近曰先遠曰古故周人謂其先公曰古公

博愛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左右就養無方謂之博愛

以養父母日嚴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孩提之童知愛而已稍長然後知敬知敬然後能嚴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

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衣燠寒疾痛苛養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敬之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敬之終也曰嚴者與日而俱進之謂

致知

致知者知止也（原注）董文清槐以知止二節合聽訟章爲格物傳 知止者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昔者武王之訪箕子之陳曾子子游之問孔子之荅皆是物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惟君子爲能體天下之物故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記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以格物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

聽訟者與國人交之一事也

顧諟天之明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人日用而不知莫非命也故詩書之訓有曰顧諟天之明命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又曰惟克天德自

作元命配享在下而劉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而以爲舍命不渝乃如之人懷昏姻也而以爲不知命然則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貞婦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爲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求命於冥冥之表則離而二之矣

孚迓續乃命于天人事也理之所至氣亦至焉是以含章中正而有隕自天匪正之行而天命不祐

桀紂帥天下以暴

仲虺之誥篇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多方篇曰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此桀民之從暴也微子篇曰殷罔不小大好草

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此紂民之從暴也故曰幽厲興則民好暴古之人所以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而不使民之陷於邪僻者何哉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天保之詩皆祝其君以受福之辭而要其指歸不過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然則人君爲國之存亡計者其可不致審於民俗哉

財者末也

古人以財爲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財之職周官財賦之事一皆領之於天官冢宰而六卿無專任焉漢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勳三衛尉四太僕五廷尉六鴻臚七宗正八

大農原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九少府原注應劭曰少者小也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大農掌財在後少府掌天子之私財又最後唐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三衛尉四宗正五太僕六大理七鴻臚八司農九太府大略與漢不殊而戶部不過尚書省之屬官故與吏禮兵刑工並列而為六至於大司徒教民之職宰相實總之也罷宰相廢司徒以六部尚書為二品非重教化後財貨之義矣錢氏曰唐末年重財用而戶部度支二曹至以宰相判之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治化之隆則遺秉滯穗之利及於寡婦恩情之薄則耰鉏箕帚之色加於父母故欲使民興孝興弟莫急於生財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斂之臣則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君子而時中

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此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故易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原注）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王周公之達孝皆所謂時中也

子路問強

洪範六極六曰弱鄭康成注愚懦不毅爲弱故子路問强

鬼神

王道之大始於閨門妻子合兄弟和而父母順道之邇也卑也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道之遠也高也先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修之爲經布之爲政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若舜若文武周公所謂庸德之行而人倫之至者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人之有父母也雞鳴問寢左右就養無方何其近也及其既亡而其容與聲不可得而接於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

然後僾然必有見乎其位然後乃憑工祝之傳而致賚於孝孫生而爲父母歿而爲鬼神子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此之謂也原注論語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由順父母而推之也

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

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夫惟文王生而事親如此此之孝故歿而祭如此之忠而如親之或見也苟其生無養志之誠則其歿也自必無感通之理故曰惟孝子爲能饗親而夫子之告子路亦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故庸德之行莫先於父母之順而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緣之以起明此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

在上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事天享帝在下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獲上治民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用以解易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一章斯

爲切當如二子之說則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者鬼神也其可見可聞者亦鬼神也今夫子但言弗見弗聞知其爲祭祀之鬼神也錢氏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鬼神謂天神地示人鬼也有神而後有郊社有鬼而後有宗廟天統乎地故言神可以該示人死爲鬼聖人不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故有祭祀之禮經言鬼神皆主祭祀而言卜筮所以通神明故易傳多言鬼神精氣爲物生而爲人也游魂爲變死而爲鬼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而祭祀之禮興焉橫渠張氏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古人無此義二氣者陰陽也陰陽自能消長豈假鬼神司之如人一呼一吸人自爲之豈轉有鬼神爲我呼吸乎

質諸鬼神而無疑猶易乾文言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原注謙豐二象亦以鬼神與天地人並言

期之喪達乎大夫

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者說者以爲期已下之喪

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爲此古人有喪不祭諸侯有山川社稷宗廟之事不可以曠故惟服三年而不服期大夫亦與於其君駿奔在廟之事但人數多不至於曠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不知但以爲貴貴而已（原注）正義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爲期喪還著大功之服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服也（楊氏曰）本是貴貴之義故云無貴賤一也又曰諸侯絕旁親然尊同則又爲之服可以見之矣沈氏曰毛西河經問詳驗之大略仍從貴貴之說而以有喪不祭爲無出且誤解汝成案貴貴則重祭之義已包

諸侯亦有期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且亦有大功服如姑姊妹嫁於國君尊同則不降記特舉其大槪言之爾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即解上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一句此舉其重者而言然三年之喪不止父母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后與太子王后謂之三年者據達子之志而言其實期也是天子亦有期喪

達孝

達孝者達於上下達於幽明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也（原註與達道達德之達同義）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無豐于昵祖己之所以戒殷王也自八以下衆仲之所以對曾隱也以客爲臣子游之所以規文子也親親之道賴賢人而明者多矣漢哀帝聽冷褒段猶之言而尊定陶共

皇唐高宗聽李勣之言而立皇后武氏不知人之禍且至於斁倫亂紀而不顧可不愼哉

人倫之大莫過乎君父而子夏先之以賢賢易色何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也

父子之親長幼之序男女之别非師不明教人以禮者師之功也故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誠者天之道也

誠者天之道也故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而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敍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莫非誠也

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肫肫其仁

五品之人倫莫不本於中心之仁愛故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又曰其送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絶志悲而已矣此於喪而覩其仁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又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

人心獨無慊乎此於葬而觀其仁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又曰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此於祭而觀其仁也自此而推之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而天下之大經畢舉而無遺矣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日知錄集釋卷六

日知錄集釋卷七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孝弟爲仁之本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之謂孝弟爲仁之本錢氏曰按初學記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爲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爲人也孝弟後言其爲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爲人長也

察其所安

求仁而得仁安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安之也使非所安則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

子張問十世

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為七國七國之并為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自古帝王相傳之統至秦而大變然而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則亦不待讖緯而識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此百世可知者也

媚奧

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卽竈之神矣〔原注〕詩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注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李氏曰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仲尼燕居以奧阼並言是奧本人之所處祭時乃奉神於此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楊氏曰奧本非神此義甚好

武未盡善

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原注〕孟子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原注〕史記封禪書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

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艱于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原注劉汝佳曰揖讓征誅自是聖人所遇使舜當武之時亦須征伐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性之反之自其從入之異及其成功一也人而天反而性矣以是而論樂之優劣其與以追蠡者何異哉

朝聞道夕死可矣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

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聞之道

忠恕

延平先生荅問（原注門人朱熹元晦編）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荅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邪若以爲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荅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

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大指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注乃謂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慈谿黃氏曰天下之理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己私間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一以貫之者也

元戴侗作六書故其訓忠曰盡己致至之謂忠語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記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

忠也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之義矣反身而誠然後能忠能忠矣然後由己推而達之家國天下其道一也其訓恕曰推己及物之謂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之道也充是心以往達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原注〕本侯子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原注〕仲弓問仁夫子告之亦以敬恕夫聖人者何以異於人哉知終身可行則知一以貫之之義矣

中庸記夫子言君子之道四無非忠恕之事而乾九二之龍德亦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則忠恕君子之道也何以言違道不遠曰此猶之云巧言令色鮮矣仁也〔原注〕古人語辭云爾違道不遠即道也違禽獸不遠即禽獸也孟子已自申之豈可以此而疑忠恕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爲未至乎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仁義豈有二乎〔原注〕今人謂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非也盡得忠恕方是聖人學者所以學爲忠恕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聞〔錢氏曰〕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性謂人

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而禍淫易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天道不諂國語天道賞善而罰淫我非瞽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論吉凶之數與天命之性自是兩事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正謂虞舜井廩文王拘幽孔子厄困之類故曰命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貢之意猶以文章與性與天道爲二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無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

侃誾誾無一而非天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爲堯舜性之之事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爲聖人性命之文而子如不言則小子其何述乎

今人但以繫辭爲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書愚嘗三復其文如鳴鶴在陰七爻自天祐之一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履德之基也九卦所以教人學易者無不在於言行之間矣故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復禮有異道乎今

之君子學未及乎樊遲司馬牛而欲其說之高於顏曾二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自知其墮於禪學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此是下學之本今之學者以爲鈍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又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又曰聖賢立言本自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黃氏日鈔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楊氏曰東發憂世之言可謂深切

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爲學者則有五科曰語

錄科

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攷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元言自比子貢及爲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勠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媿乎其言

楊氏曰衍之言非其實也懼後世之責而姑爲是言

變齊變魯

變魯而至於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於魯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博學於文

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謚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

不同矣

三以天下讓

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彊大矣乃託之采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原注）猶南宮适謂稷躬稼而有天下當其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啟之也故曰三讓（原注）鄭康成注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反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

趄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興雖謂之以天下讓可矣太史公序吳世家云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甚當

高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友是也遮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翦商之說而蔡仲默傳書武成曰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默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之失者矣

或問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原注此說本之伊川先生

有婦人焉

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宮壼之內必不從軍旅之

事亦必不并數之以足十臣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爲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原注〕漢博士孔衍言臣祖安國得壁中古文論語爲改今文闕疑可也〔原注〕書大誥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蔡氏亦以爲亂臣十人

季路問事鬼神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養無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岳上則爲日星〔原注〕文信公正氣歌可以謂之知生矣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

幾無媿（原注：衣帶贊）可以謂之知死矣

不踐迹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迹也先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于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非踐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篤實而未日新雖其天資之美亦能闇與道合而足己不學無自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然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不然則以漢文之幾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異乎三子者之撰

夫子如或知爾之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曾點浴

沂詠歸之言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敵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櫌鉏白梃可以爲兵而不可闕食以修兵矣糠覈草根可以爲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拳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爲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輿臺牧圉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

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豈非爲政之要道乎

孟子言制梃以撻秦楚亦是可以無待於兵之意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詩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原注左氏僖公十八年傳）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

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爲甲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原注閔公二年）晉趙鞅取晉陽

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原注定公十三年）

奡盪舟

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注爲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原注王逸注天問謂滅斟鄩氏奄若覆舟亦以不見竹書而強爲之說趙氏曰陸氏釋文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奡蓋古傲奡通用宋吳斗南因悟郎此盪舟之奡奡與丹朱爲兩人也蓋禹之規戒若但作傲慢之傲則既云無若丹朱傲矣何又曰傲虐是作乎以此知丹朱與奡爲兩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陸地行舟之明證也然則南宮适所引正指丹朱所與朋淫之人而非奡浞之子斷可識矣）

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陳（原注宋書顏師伯傳單騎出其盪孔覬傳每戰以刀楯直盪）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原注陳書高祖紀盪主戴晃徐宣等後周書侯莫陳

崇傳王勇傳有直盪都督楊紹傳有直盪别將晉書載記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蕩公者不同原注左傳僖公三年

管仲不死子糾

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爲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楊氏曰夫子於管仲之罪只存而不論並不曾說仲之無罪

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爲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

仲與忽則成爲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原注漢晉以下太子諸王與其臣皆定君臣之分蓋自古相傳如此）若毛偃爲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爲糾之臣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又謂桓兄糾弟此亦強爲之說（楊氏曰此程子之言實不然）

論至於尊周室存華夏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

予一以貫之

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

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聞一以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下之理殊塗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見人所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爲利也名之所在則利歸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

性相近也

性之一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恆卽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原注人之生也直卽孟子所謂性善）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滅若敖氏是也然此千萬中之一耳故公都子所述之三說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若紂爲炮烙之刑

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此則生而性與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槩萬乎故終謂之性善也

孟子論性專以其發見乎情者言之且如見孺子入井亦有不憐者嘑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變也若反從而喜之吾知其無是人也

曲沃衞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卽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邪湯武可以反之卽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卽爲堯舜而必待於反之卽性相近之說也孔孟之言一也

虞仲

史記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按此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卽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原注〕史記趙世家吳

廣內其女孟姚索隱曰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詩不吳不敖漢書武帝紀引作不虞不驚衛尉衡方碑辭引不吳不揚作不虞不揚釋名吳虞也公羊傳定公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虞本或作吳石鼓文有吳人注曰虞人也水經注吳山在汧縣西古之汧山也國語所謂虞矣揚用修曰吳古虞字省文如虖之省爲乎櫨之省爲柤也今崑山有浦名大虞小虞俗謂之大吳小吳　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攷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原注）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二年伐魏取吳城　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原注）吳祖太伯故曰太伯後　是爲虞公續漢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城（原注）水經注亦作虞城虞城之書爲吳城猶吳仲之書爲虞仲也杜元凱左氏注亦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

聽其言也厲

君子之言非有意於厲也是曰是非曰非孔穎達洪範正義曰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

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朴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此之謂聽其言也厲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聖人之道未有不始於灑埽應對進退者也故曰約之以禮又曰知崇禮卑

梁惠王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

無不稱之爲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原注〕通鑑改孟子作君何必曰利亦以此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原注〕作書時未卒故謂之今王今按惠王卽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卽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爲二人誤耳梁氏云觀孟子本書當是晩始遊魏故惠王尊之爲叟必在惠王改元之十五六年間以魏襄爲哀猶十二侯表以秦哀公陳哀公爲襄公也

秦本紀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又與魏惠王同時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

据紀年周愼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爲赧王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

即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故也原注史記及孟子序說謂梁惠王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其後二十三年齊入伐燕而孟子在齊者非　衞嵩曰孟子遊歷先後雖不可攷以本書證之當是自宋歸鄒由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

孟子爲卿於齊其於梁則客也故見齊王稱臣見梁王不稱臣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不遺親不後君仁之效也其言義何義者禮之所從生也昔者齊景公有感於晏子之言而懼其國之爲陳氏也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

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

不動心

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也之心〔錢氏曰〕王安石主持新法至於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信可謂加卿相而不動心者矣較之告子其禍人家國尤烈故曰是不難

市朝

若撻之於市朝〔閻氏云〕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郎躬稼本稷而亦稱禹古文體則有然者書所言若撻于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兵器非可入朝之物

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眾整如此（原注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敘肆行列也）後代則朝列之參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倪文節（原注思）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當勿助長也疊二勿忘作文法也按書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是疊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發言亦多有重說一句

者禮記祭義見間以俠甒鄭氏曰見間當爲覸史記蔡澤傳吾持粱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齧肥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以爲五十當作卒此皆古書一字誤爲二字之證

文王以百里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原注：未克商以前無滅國者但臣屬而已）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原注：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東臨上黨（原注：戡黎）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

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

廛無夫里之布沈氏曰稼堂云元本中此條前人已有刪之今仍存

有夫布有里布周禮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原注昭公二十六年又廛人職掌斂市之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

江氏曰廛無夫里之布集注用舊說皆未安凡民居區域關市邸舍通謂之廛上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市

宅此廛謂民居卽周禮上地夫一廛許行願受一廛之廛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卽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地官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閒民爲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謂里居卽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或作爲臺榭遊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職關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閒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宅已種桑麻有嬪婦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居廛者皆受惠也集注以廛爲市宅以里爲二十五家又舍閭師而引載師凡無職者出夫家之征以夫家爲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當時雖橫取民當不至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

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緦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嬴而充虞乃得承間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卽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

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滕世子哉閻氏曰劉向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卽殁於齊也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耳

其實皆什一也

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原注周禮小司徒注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孔氏信南山正義引此則曰丘甸之法禹之所爲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爲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

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原注周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夫子言禹盡力乎溝洫而禹之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川知其制不始於周矣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沈氏曰通鑑外紀云夏十寸爲尺商十二寸爲尺周八寸爲尺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曰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

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國佐之對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豈有三代之王而爲是紛紛無益於民之事哉（錢氏曰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頴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而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

按郊外國中八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外內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于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解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

莊嶽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注莊嶽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之道原注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敗注並同反陳于嶽注云嶽里名

古者不爲臣不見

觀夫孔子之見陽貨而後知踰垣閉門爲賢者之過未合於中道也然後世之人必有如胡廣被中庸之名馮道託仲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已以見諸侯一見諸侯而懷其

祿利於是望塵而拜貴人希旨以投時好此其所必至者曾子子路之言所以爲未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諂又曰上弗援下弗推後世之於士人許之以自媒勸之以干祿而責其有恥難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

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右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錢氏曰公行子當是爲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爲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卽職喪之禁令也）（汝成案荀子大略篇云公行子之之燕楊倞注引此文以子之爲公行子之先或疑卽燕子之恐皆非是

爲不順於父母

虞書所載帝曰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則帝之舉舜在瞽瞍底豫之後今孟子乃謂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猶不順於父母而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但其推見聖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爲人子者處心積慮必出乎此而後爲大孝耳原注與荅桃應之問同後儒以爲實然則二嫂使治朕棲之說亦可信矣

象封有庳

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原注水經注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有鼻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譚傳注今猶謂之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

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處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閻氏曰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往返萬里親愛弟者固如是乎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零陵之傳有是名者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此爲得之

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攷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瀉鹵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偪處而與之爭國夫尊爲尚父親爲后父功爲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原注周時滅一國乃封一國左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是也

竹書紀年武王十六年秋王師滅蒲姑

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

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原注）漢高祖封劉仲爲代王乃是棄其兄於邊陲近寵之地與舜之封象異矣

周室班爵祿

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原注）黃氏日鈔讀王制曰必本於上農夫者示祿出於農等而上之皆以代耕者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雷氏曰周之班爵祿有本制有加禮孟子於侯國舉本制而不言加禮所以抑七國也於天子之臣舉加禮而不言本制所以申王朝也

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注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原注)莊公十六年滑伯注同昭公二十六年王次于滑注滑周地本鄭邑 襄公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原注)女叔侯對平公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 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原注)漢梁相費汎碑云其先季友爲魯大夫有功封費因以爲姓按隱公元年已有費伯郎費庈父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眾臣甲舍于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郯邳殆

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邪

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

季氏之於魯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國而不敢簒位愈於晉衞多矣故曰魯猶秉周禮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孟子荅公都子言義而舉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

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眞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其不流於異端而害吾道者幾希

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原注〕義字從我兼聲與意此與孟子之言相發

以紂爲兄之子

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

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才

人固有爲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之(原注下章言天之降才)是以禽獸之人謂之未嘗有才中庸言能盡其性孟子言不能盡其才能盡其才則能盡其性矣在乎擴而充之

求其放心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

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罫之方悉雁行之勢（原注馬融圍棊賦）亦必不能從事於奕

所去三

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自視欿然

人之爲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不敢自大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則可謂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則可謂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學者非自小則自大吾見其同爲小人之歸而已

士何事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原注）穀梁成公元年傳亦云 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

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爲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爲輕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陳庶子曰性命與經濟之學合之則一貫分之若兩途有平居高言性命臨事茫無措手者彼徒求空虛之理於當世之事未嘗親歷而明試之又曰蘇子瞻

日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歷山川但抒吟咏而不考其形勢閱井疆但觀市肆而不察其風俗攬人才但肆清談傷浮華而不揣其德之所宜才之所堪若而人者掩抑弗彰無失爲善士倘或司民之牧秉國之鈞俾之因革委以調劑與創不知孰利改革不知誰害薦舉不識其賢廢黜不知其不肖徇陋踵弊貽毒已滋忽然倡建自卑論議非觸戾人情犯時之好即膠固成迹滯古之法爲患豈可勝道哉夫士欲知用舍必自勤訪問始勤訪問必自無事之日始

飯糗茹草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舊勞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修煩縟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原注干寶晉紀論）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

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舜之聖也
而飯糗茹草禹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
道濟天下而爲萬世帝王之祖也況乎其不如舜禹者乎

原注朱子語類言舜之耕稼陶漁夫子之釣弋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皆賤者之事而古人不辭也有若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以入齊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此執干戈以衛社稷而古人所不辭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

孟子外篇

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
匹夫揚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
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
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

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所謂外篇者邪（原注史記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恐是舜生諸馮之誤　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

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則又有孟仲子之書矣（原注）陸璣詩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孫氏曰）近刻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正掇拾子書中所引孟子逸篇以成文詞旨淺陋則其篇題之謬可直斷爲僞也王充論衡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是篇名性善非性善辨也且孟子道性善性惡當辨性善又何辨乎孝經一書孔子以授曾子豈有孟子著書亦以孝經名篇之理蓋孟子外書趙邠卿已譏其不能閎深似後人所依託今因其僞而僞之則益淺陋矣

孟子引論語

孟子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載於論語者八（原注）學不厭而教不倦　里仁爲美　君薨聽於冢宰　大哉堯之爲君　小子鳴鼓而攻之　吾黨之士狂簡　鄉原德之賊　惡似而非者　又多大同而小異然則夫子之言其不傳於後者多矣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孟子字樣

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爲據故字體未變孟子字多近今（原注）加知多作智說多作悅女多作汝辟多作避弟多作悌彊多作強之類與論語異 蓋久變於魏晉以下之傳錄也然則石經之功亦不細矣

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爲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

容齋四筆言孟子是由惡醉而強酒見且由不得亟並作由今本作猶是知今之孟子又與宋本小異

孟子弟子

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

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使己爲政以下則孟子之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原注〕淮南子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捷剟索之注二人皆黃帝臣抱朴子有彭祖之弟子離婁公 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二卷今不傳〔案〕檢討〔曰〕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譔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去季孫子叔二人益

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考盡心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趙岐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也其爲弟子甚明不知宋太常之議何獨贈爵不及有不可解者至于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爲孟子弟子而廣韻注謂離婁爲孟子門人無稽之言君子不信又廣韻注詮正字引孟子齊有曼正不擇今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不謂之弟子與吾不得而知之矣又曰案班氏古今人表孟子居第二等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五等餘不與焉余曰樂正子萬章公孫丑孟仲子陳臻充虞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丘蒙屋廬子桃應趙注孫疏朱注所同也季孫子叔高子趙注孫疏所同而朱注不以爲然浩生不害盆成括本不見于趙注但見于孫疏而朱注亦不以爲然朱注之去取是也季孫子叔本非是時人以爲季孫閒孟子之辭萬鍾而異之子叔亦從而疑之趙注之謬未有甚于此者也故相傳明世中曾經罷祀而今孟廟仍列之殆詔而未正與以高子爲弟子蓋以山徑茅塞之語似乎師戒其弟故以爲學他術而不終然小弁之言孟子稱之爲叟則非弟子矣經典序錄有高行子乃子夏之弟子厚齋王氏謂即高子則亦恐非弟子矣告子名不害趙注以爲嘗學于孟子者若浩生不害則趙注本曰齊人未嘗以爲告子孫疏疑以爲告子而浩生其字不害其名夫浩生不害固非告子即告子亦恐非孟子弟子

孫疏特漫言之不知祀典何以竟合爲一是則謬之尤者至盆成括則在孫疏亦但言其欲學于孟子非質言其爲及門也元吳萊作孟氏弟子列傳一十九人則似仍政和祀典之目而增之以滕更其增之可也仍列此五人者則泥古之過也今孟廟且以子叔爲子叔疑則是据朱注而增趙注又謬中之謬也（又曰告子名不害亦見國策注而文選引墨子則又曰告子勝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爲字也）

晏子書稱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嘗爲孔子門人尤誤

茶

荼字自中唐始變作茶其說已詳之唐韻正按困學紀聞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陸草也（陸清獻曰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依此則荼與蓼是二物朱子詩傳謂一物而有水陸之異前後儒者所見似不同愚謂草本之類有種一而臭味別者故荼與蓼一物而有水陸之異豳風

之荼與周頌之荼一物而有苦菜穢草之異正義以其分者言之朱子以其合者言之非牴牾也陳氏曰爾雅荼者荼委葉也蓼者蕎虞蓼也王肅皆以爲穢草分水陸當矣但未詳荼之性狀爾雅荼委葉郭注引詩而外亦不著其形案古今注云荼蓼也紫色者荼也青色者蓼也其味辛且苦食之明目或謂紫葉者爲香荼青色者爲青荼亦謂紫者爲紫蓼青者爲青蓼其長大不苦者爲高蓼此與王氏水陸二穢意同朱子所謂薅蓼或卽斯草但不當以苦菜當之耳

今按爾雅荼蒤字凡五見而各不同釋草曰荼苦菜注引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蔈荂荼注云卽芀疏云按周禮掌荼及詩有女如荼皆云荼茅秀也蔈也荂也其別名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蒤虎杖注云似紅草而

䶕大有細刺可以染赤疏云蒤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壯如大馬蓼莖斑而葉圓是也又曰蒤委葉注引詩以茠蒤蓼疏云蒤一名委葉王肅說詩云蒤陸穢草然則蒤者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今詩本茠作薅此二字皆从草从涂釋木曰檟苦荼注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煑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詩攷之邶谷風之荼苦七月之采荼緜之堇荼皆苦菜之荼也原注詩采苦采苦傳苦苦菜正義曰此荼也陸璣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肥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又借而爲荼毒之荼桑柔湯誥皆苦菜之荼也夏小正取荼莠周禮地官掌荼儀禮既夕禮茵著用荼實綏澤焉詩鴟鴞捋

茶傳曰茶萑苕也正義曰謂蔰之秀穗茅蔰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茅秀之荼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東門有女如茶國語吳王夫差萬人爲方陳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考工記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亦茅秀之茶也良耜之茶蓼委葉之藔也唯虎杖之藔與櫝之苦茶不見於詩禮而王褒僮約云武都買茶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云芳茶冠六清孫楚詩云薑桂茶荈出巴蜀本草衍義晉温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

王褒僮約前云炰鼈烹茶後云武都買茶注以前爲苦菜後爲茗

唐書陸羽傳羽嗜茶（原注自此後茶字減一畫爲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至明代設茶馬御史而大唐新語言右補闕綦毋煚性不飲茶著茶飲序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害遠難見宋黃庭堅茶賦亦曰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攝生者之所宜戒也

鴚

爾雅舒雁鵝注今江東呼鴚鴚卽鴐字（原注古加字讀如哥詩君子偕老之

珊東山之嘉並與何爲韻左傳魯大夫榮駕鵝方言雁自關而東謂之駉鵝太[元]經裝次二駕鵝慘於冰一作鶚鵝司馬相如子虛賦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元]鶴加上林賦鴻鷫鵠鴇駕鵝屬玉揚雄反離騷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張衡西京賦駕鵝鴻鶤南都賦鴻鴇駕鵝杜甫七歌前飛駕鵝後鶖鶬遼史穆宗紀獲駕鵝祭天地元史武宗紀禁江西湖廣汴梁私捕駕鵝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駕鳥郭璞云未詳或云當作駕鵝其从馬者傳寫之誤爾原注漢書古今人表榮駕鵝師古曰駕音加今本亦誤作駕　今左傳本亦多作駕猶詩乘乘馬之誤作鴇也

九經

唐宋取士皆用九經今制定爲五經而周禮儀禮公羊穀

梁二傳並不列於學官杜氏通典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原注晉書荀崧傳時簡省博士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原注易詩書）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元]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孔子沒丘明撰其所聞爲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

可采用穀梁亦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原注按元帝紀云太興四年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明年正月王敦反是雖置而旋不行也唐貞觀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於本色內量減一選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

第以此開勸卽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唐書開元十六年十二月楊瑒爲國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請量加優獎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古人抱遺經扶微學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廢之蓋必當時之士子苦四經之難習而主議之臣徇其私意遂舉歷代相傳之經典棄之而不學也自漢以來豈不知經之爲五而義有並存不容執一故三家之學並列春秋至於三禮各自爲書今乃去經習傳尤爲乖理苟便已私用之干祿率天下而欺君負國莫甚於此經學日衰人材日下非職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書詩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原注是時儀禮春秋皆不列學官元祐初始復春秋左傳朱文公乞修三禮劄子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原注朱子言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是則儀禮之廢乃自安石始之原注語類言儀禮舊與五經並行王介甫始罷去祖宗朝有開寶通禮科禮官用此等人爲之介甫一切罷去至於明代此學遂絕沈氏曰康熙九年二月順天學政蔣超題請課士之法增定周禮儀禮與

禮記兆立又請春秋傳題及脫母等題全悖經旨不能
傳合盡去亦當除去脫母等題禮部議周禮儀禮增入禮
記之處無容議春秋脫母等題原係扭合與士子學業無
益相應刪去以後考試止將單題合題酌出　旨依議

朱子又作謝監嶽文集序曰謝綽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即與俱歸勉其所未至遂中紹興三年進士第在宋已爲空谷之足音今時則絕響矣

先生儀禮鄭注句讀序曰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爲之注魏晉以下至唐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自熙甯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爲經害者一也南渡以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爲宗學

者便其簡易羣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末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說之爲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皋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爲定本而此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一句非唐石本之尚存於關中則後儒無由以得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篤志好學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注而采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略以己意斷之名曰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并考石經之誤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

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幸有之歎不發於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爲後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士子而姑勸之以祿利使毋失其傳此又治經術者之責也

考次經文

禮記樂記寬而靜至肆直而慈一節當在愛者宜歌商之上文義甚明然鄭康成因其舊文不敢輒更但注曰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

書武成定是錯簡有日月可攷蔡氏亦因其舊而別序一

篇爲今攷定武成最爲得體

其他攷定經文如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錢氏曰〕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寢衣之非齋服明矣不宜移易蘇子瞻改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於五曰〔歷〕數之下改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改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於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雅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下改爲白華之什皆至當無復可議後人效之妄生穿鑿周禮五官互相更調而王文憲〔原注〕名柏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圖改廿

棠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三篇於王風仁山金氏本此改歛
時五福一節於五曰考終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節於六
曰弱之下使鄒魯之書傳於今者幾無完篇殆非所謂畏
聖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於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而傳止於九章則
大學之文元無所闕其說可從
鳳翔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已下七節自
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已下十一節此十九節皆文言也
即亢龍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節屬
於天元而地黃之後〔原注〕依卦爲序於義亦通〔錢氏曰〕此等謬說徒啟學者師心蔑

古之皆然古人之文變化不拘況六經出自聖人傳之先古非後人所敢擅議也

日知錄集釋卷七終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黃汝成集釋

州縣賦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日知錄集釋卷八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seal]

州縣賦稅

王士性廣志繹曰天下賦稅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遠而徵科乃至懸絶者當是國初草草未定畫一之制而其後相沿不敢議耳如眞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無論所轄卽其廣輪之數眞定已當蘇之五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眞定止一十萬六千石然猶南北異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間之繁富二州十六縣登州之貧寡一州七縣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間糧止六萬一千登州乃二十三萬六千然猶直隸山東異也若在同省漢中二州

十四縣之殷庶視臨洮二州三縣之衝疲易知也而漢中糧止三萬臨洮乃四萬四千然猶各道異也若在同道順慶不大於保寧其轄二州八縣均也而順慶糧七萬五千保寧止二萬然猶兩郡異也若在一邑則同一西南充也而負郭十里田以步計賦以田起二十里外則田以絙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約計不絙矣官賦無定數私價亦無定估何其懸絕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傳民皆安之以爲固然不自覺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則壤成賦豈有大小輕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轄州縣言之蘇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開封平陽各三十四濟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鎮江太平止三縣漢陽興化止二縣其直隸之

州則如徐州澤州之四縣郴州之五縣嘉定之六縣潼川之七縣儼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於無縣可轄且明初之制多因元舊平陽一路共領九州殆據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澤潞遼沁四州直隸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薊州自古別為一郡屢次建言皆為戶部所格歸德一州向屬開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為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給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原注〕崔銑言今之郡大者千里屬邑數十為長者名數且不能悉奚望其理也宜合大郡不過四百里邑百里然則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統轄度輻員以界郡縣則土田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者矣〔閻氏曰〕宋紹興十一年知臨江軍王伯淮奏曰清江縣有稅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石人煙田產並在高安經界既定兩縣隨產認稅于是

清江有稅無田高安有田無稅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均于原額之田高安即以無稅之田減均于原額之稅是高安得偏輕之利而清江得偏重之害矣又曰懷慶一府知府紀誡疏曰如西華縣志洪武二十四年在冊地止一千九百九十四頃有奇嘉靖十一年新丈地一萬九千七百七十頃有奇永城縣原地一千五百三十頃有奇嘉靖十一年新丈出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九頃有奇二縣如此他縣可知是土地實增倍于其舊則糧宜增而不增而顧以其糧分灑之此輕者益見其輕也至河內縣原編戶一百二十餘里今併為八十三里修武縣原編戶六十里今併為二十九里他縣亦皆類是人逃而地漸荒則土地已非其舊夫糧宜減而不減而復以其糧包賠之此重者益重無怪乎懷慶之民日困征輸而卒無以自安也汝成案先生此條說詳十卷地畝大小州縣界域閻氏注附下尤合

大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闊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為便未許至天啟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判兼理刑事下戶部

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

原注按漢河東郡二十四縣後漢二十城魏正始八年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

此所謂欲製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雒之於關內陳許之於大梁德棣之於濟南潁亳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既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昔仲長統昌言謂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范曄酷吏傳亦言漢制宰守曠遠戶口殷大而後漢馬援傳既平交阯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原注庭縣庭也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之華陽國志巴郡太守但望原注字伯門太山人見風俗通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屬縣十四土界遐遠令

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絕滅其有犯罪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太守行農桑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欲請分爲二郡其後遂爲三巴水經注山陰縣漢會稽郡治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稽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以東爲會稽此皆遠縣之害已見於前事者也北齊書赫連子悅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子悅荅言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楊氏曰幹郡守所食于郡者）子悅荅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

潤負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徇於私而計民之便者吾未見其人矣

屬縣

自古郡縣之制惟唐爲得其中今攷地理志屬縣之數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廣州十三鎭州桂州各十一其他雖大無過十縣者此其大小相維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見於前事乎後代之王猶可取而鏡也但其中一二縣之郡亦有可并憲宗元和元年割屬東川六州制曰分疆設都蓋資共理形束壤制亦在稍均將懲難以銷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賈生之議以楚益梁宋氏之規割荆爲郢酌於前事宜有變通此雖一

時之言亦經邦制郡之長策也

州縣品秩

漢時縣制萬戶已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則州有上中下三等縣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按〕成案唐制自羈縻州外有雄望赤緊輔上中下八等見新舊唐書地理志實則以戶口多寡分爲上中下而刺史之秩視之唐六典所云上州刺史一人從三品中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上下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是也唐會要開元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勅太平時久戶口日殷宜以四萬戶已上爲上州二萬五千戶爲中州不滿二萬戶爲下州其六雄十望州三輔等及別勅同上州都督及畿內州並同上州緣邊州三萬戶已上爲上州二萬戶已上爲中州其親王任中州下州刺史者亦爲上州王去任後仍舊是以刺史之尊暫升其州非通制也第六典成于是時則云中州三萬戶以上下州戶不滿三萬者何以岐舛若是至縣則新志有赤畿緊望次赤次畿上中中下下十等無云京者攷六典云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令一人

正五品上京兆河南太原諸縣令各一人正六品上諸州上縣令一人從六品上諸州中縣令一人正七品上諸州中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上諸州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下是唐時縣之等有十而秩則六也又萬年長安條下注云開元十一年置北都以晉陽太原爲京縣十七年巡陵又以奉先同京縣又丞二人從七品上條下注云皇朝置京縣丞三員主簿二人從七品上條下注云皇朝京縣置二人則唐時有京縣明矣先生所云縣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蓋本諸此不知新志何以遺去京縣故著其說云 太祖實錄吳元年定縣有上中下三等稅糧十萬石已下爲上縣知縣從六品縣丞從七品主簿從八品六萬石已下爲中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從八品三萬石已下爲下縣知縣從七品丞簿如中縣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府爲三等糧二十萬石已上者爲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石已下者爲中府秩正四品十萬石已下者爲下府秩從四品原注不知何年始改

此制洪武十四年十月定考劾法府以田糧十五萬石已上州以七萬石以上縣以三萬石以上親臨王府上司軍馬守禦路當驛道邊方衝要者爲繁不及此者爲簡後乃一齊其品而但立繁簡之目才優者調繁不及者調簡古時列爵惟五之意遂盡亡之矣

府

漢曰郡唐曰州州即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爲太原府元宗以蒲州爲河中府益州爲成都府肅宗以岐州爲鳳翔府荊州爲江陵府德宗以梁州爲興元府惟興元以德宗行幸於此其餘皆建都之地也原注舊唐書田悅傳朱滔自稱冀王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以幽州爲范陽府魏州爲大名府恆州爲眞定府鄆州爲東平府李希烈傳僭號以汴州爲大梁府是則以州稱府者僭也

後梁以汴州為開封府後唐以魏州為興唐府鎮州為眞定府（原注：册府元龜載長興三年中書省奏本朝都長安以京兆府為上今都雒陽請以河南府為上其五府舊以鳳翔府為首河中成都江陵興元為次中興初升魏博為興唐府鎮州為眞定府皆是創業興王之地竝升在五府之上合為七府）至宋而大郡多升為府王明清揮塵錄曰太祖皇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為歸德府後為應天府（錢氏曰：景德三年）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為太原府（錢氏曰：大觀元年）眞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為壽春府（錢氏曰：政和六年）仁宗以昇王建儲升建業為江寧府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為興德軍神宗自潁王升儲升汝陰（錢氏曰：潁州）為順昌府（錢氏曰：政和六年）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州為延安府（錢氏曰：元祐四年）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端州為肇慶府（錢氏曰：重和元年）欽

宗自定王建儲前已升定州爲中山府（錢氏曰政和三年）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爲德慶府（錢氏曰紹興元年）今上以建王建儲升建安爲建寧府（錢氏曰紹興卅二年）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董世多進狀以英宗嘗爲鉅鹿郡公又知岳州孫勰進言英宗嘗爲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邢州已升安國軍遂以邢州爲信德府岳州爲岳陽軍是歲十月又詔以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眞宗嘗爲襄王升襄州爲襄陽府仁宗嘗爲慶國公升慶州爲慶陽府英宗嘗爲宜州刺史以宜州爲慶遠軍神宗嘗爲安州觀察使以安州爲德安府又嘗爲光國公以光州爲光山軍哲宗嘗爲東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爲東平府嘗爲均國公以均州爲武當軍徽宗

嘗爲寧國公以寧州爲興寧軍又嘗爲平江鎮江軍節度使並升爲府又以太宗嘗爲睦州防禦使升睦州爲遂昌軍今上卽位之初升隆興寧國常德諸府皆以潛藩擁麾之地也原注隋煬帝大業九年詔曰博陵昔爲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豳風義高姚邑朕巡撫氓庶爰届茲邦瞻望郊壥懷德思此可改博陵爲高陽郡赦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才授職此前代升郡故事然以先皇潛任之邦追思舊德有此特詔至宋則但列空銜便加恩數矣

玉照新志曰徽宗嘗封遂寧郡王升遂州爲遂寧府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爲崇慶府沿至於今無郡不府而陋小之處如滁和澤沁郴靖邛眉之類猶以州名又有隸府之州特異其名而親理民事與縣尹無別原注凡唐宋舊設之州州並有附郭縣而州不親民事元初省冗官令州官兼領洪武初幷附郭縣入州浦士衡曰國朝建立府州多踵勝國其最異者則以

州統縣而省縣入州刺史而下行縣令之事所謂名存實異與宋以前不同者也錢氏曰攷宋時州升府名濟南本齊州政和六年襲慶本兗州政和八年興仁本曹州崇寧三年潁昌本許州元豐三年淮寧本陳州宣和元年開德本澧州崇寧五年河間本瀛州大觀二年紀在元年慶源本趙州宣和元年隆德本潞州崇寧三年平陽本晉州政和六年京兆本永興軍宣和二年臨安本杭州建炎三年紹興本越州紹興元年平江本蘇州政和三年鎮江本潤州政和五年慶元本明州紹熙五年瑞安本溫州咸淳元年建德本嚴州咸淳元年嘉興本秀州慶元元年安慶本舒州慶元元年江寧本昇州建炎三年改建康府寧國本宣州乾道二年隆興本洪州隆興元年江陵建炎四年置荊南府淳熙元年復常德本鼎州乾道元年寶慶本邵州寶慶元年建寧本建州紹興三十二年崇慶本蜀州淳熙四年嘉定本嘉州慶元元年潼川本梓州重和元年遂寧本遂州政和五年順慶本果州寶慶三年隆慶本劍州紹熙元年同慶本成州寶慶元年紹慶本黔州紹定元年咸淳本忠州咸淳元年重慶本恭州淳熙十六年英德本英州慶元元年志失年德慶本康州紹興元年靜江本桂州紹興三年慶遠本宜州咸淳元年燕山本幽州宣和四年改雲中本雲州宣和三年成都本益州嘉祐四年復太原降并州嘉祐五年復楊氏曰後何有眞定鳳翔二府汝成

案宋史地理志眞定府次府常山郡唐成德軍節度本鎭州慶歷八年初置眞定府路安撫使統眞定府攷唐元和十五年始改曰鎭州漢仍之尋復爲府周又改爲鎭州今云慶歷八年初置眞定府路統眞定府雖不紀何年始復度已在宋初矣鳳翔府則唐至德初升宋仍之非由州而升故顧氏錢氏皆不數楊氏云後尙有此二府者誤也志云江寗府開寳八年平江南復爲昇州節度天禧元年升爲建康軍節度錢氏考異云按南唐建都金陵以昇州爲江寗府宋平江南復爲昇州置江寗節度天禧元年升江寗府改江寗軍領曰建康此志殊未分曉是江寗升府在天禧元年今云建炎三年改建康府蓋數宋高宗時也又志云太原府河東節度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降爲緊州軍事攷異云當云降爲并州嘉祐五年復爲太原府與此所疏合第嘉祐五年上距太宗元年且八十五年則與王明淸所云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爲太原府者異矣錢氏此條下注云大觀元年既與後所疏異攷志云元豐爲次府大觀元年升大都督府亦非由州而升則注所云益誤矣

縣之隸於州者則既帶府名又帶州名而其實未嘗管攝於州原注惟到任繳憑必由州轉府尙有餼羊之意體統乖而名實殽矣竊以爲宜仍唐制凡郡之連城

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都乃稱府焉豈不畫一而易遵乎（楊氏曰此即唐制也）

鄉亭之職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原注宋書百官志漢制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原注武帝紀元光六年詔曰少吏犯禁 甯成傳爲少吏必陵其長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原注宋書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伍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張章父爲長安亭長失官是亭長亦稱官也）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原注張敞傳注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嗇夫游徼（原注宋書又有鄉佐）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

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原注）宋書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非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原注）三老為鄉官故壺關三老茂得上書言太子黃霸傳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并之始而管仲為政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原注）管子書曰擇其賢民使為里君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

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綦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爲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後魏太和中給事中李沖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强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文從之詔曰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筭平均義興訟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稱不便及事既施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

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師心變古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原注文獻通考言唐之初止有上中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觀察團練諸使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　唐書代宗紀大歷八年九月癸未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請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其言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沈氏曰通志義唐六典開元十道圖曰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內分爲坊郊外爲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爲鄰五鄰爲保有長以相禁約注曰里正兼課植農桑催調賦役興亡之途罔不由此楊氏曰此論爲得但恐不得其人耳

漢時嗇夫之卑猶得以自舉其職故爰延爲外黃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原注）後漢書本傳　而朱邑自舒桐鄉嗇夫（原注）舒縣之鄉　官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原注）師古曰嘗謂烝嘗之祭　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爲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原注）漢書循吏傳　二君者皆其縣人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豈其然哉（錢氏曰）漢之三老嗇夫治行尤著者皆可累擢至大官故賢者樂於爲之其中郡縣掾吏亦然今雖欲重其選而名器不甚貴無由出身之路地方官又數淩辱之其願充者不過姦猾無恥之徒而已安能佐縣令之治哉

今代縣門之前多有牓曰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此先朝之舊制亦古者懸法象魏之遺意也今人謂不經縣官

而上訴司府謂之越訴是不然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鬬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此之謂越訴也

原注宣德七年正月乙酉陝西按察僉事林時言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懲凡戶婚田土鬬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今亭宇多廢善惡不書小事不由里老輒赴上司獄訟之繁皆由於此 景泰四年詔書猶曰民有怠惰不務生理者許里老依教民牓例懲治 天順八年三月詔軍民之家有為盜賊曾經問斷不改者有司即大書盜賊之家四字於其門能改過者許里老親鄰人相保管方與除之此亦古者畫衣冠異章服之遺意

惟其大小之相維詳要之各執然後上不煩而下不擾唐至大歷以後干戈興賦稅煩矣而劉長卿之題靈溪李明府曰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蓋縣令之職猶不

下侵而小民得以安其業是以能延國命百有餘年迄於僖昭而後大壞然則鳴琴戴星有天下者宜有以處之矣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隸僕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如何輒令充應使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官吏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并州縣官皆寘諸法然自是里老之選輕而權亦替矣（原注）英宗實錄言松江知府趙豫卽

易近民凡有詞訟屬老人之公正者剖斷有忿爭不已然則已爲之和解故民以老人目之當時稱爲良吏 正統以後里老往往保留令丞朝廷因而許之允爲弊政見於景泰三年十月庚戌太僕寺少卿黃仕揚所奏

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之以祿而文帝之詔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當日爲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禮之者甚優是以人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其間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爲義帝發喪而遂以收天下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之冤史冊炳然爲萬世所稱道近世之老人則聽役於官而靡事不爲故稍知廉恥之人不肯爲此而願爲之者大抵皆姦猾之徒欲倚勢以陵百姓者也其與太祖設立老人之初意悖矣

明初以大戶爲糧長掌其鄉之賦稅多或至十餘萬石運

糧至京得朝見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南京監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廬陵吉水二縣耆民六年四月監察御史張政各言糧長之害謂其倍收糧石準折子女包攬詞訟把持官府累經禁飭而其患少息然未嘗以是而罷糧長也惟老人則名存而實亡矣〔原注〕今州縣或謂之耆民或謂之公正或謂之約長與庶人在官者無異

巡檢即古之游徼也〔原注〕元史成宗大德十年正月升巡檢爲九品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賜之敕〔原注〕洪武十三年二月丁卯見御製文集第七卷又定爲考課之法〔原注〕二十五年閏十二月辛卯及江夏侯周德興巡視福建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原注〕二十年四月自宏治以來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時之半巡檢裁則總督添矣〔原注〕崇禎年至薊州保定各設總督唐自乾元以後

節度觀察防禦使之設正與明代罷添總督巡撫兵備相類何者巡檢遏之於未萌總督治之於已亂陽氏曰巡檢裁而總督添此一大升降也

里甲

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後世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不叢脞其可得乎愚故爲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原注或謂之都以保治甲視所謂不

過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詳密亦自易簡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鄉幾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圓十甲千戶不得增損何也稽成數也法用方沈氏曰保甲之設所以使天下之州縣復分其治也州縣之地廣廣則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衆衆則行之善惡有未詳保長甲長之所統近而人寡其耳目無不照善惡無所匿從而聞于州縣平其是非則里黨得其治而州縣亦無不得其治今之州縣官奉大吏之令舉行保甲而卒無其效非保甲之法之不善為保長甲長之人之未善也故舉行保甲必先擇其長保甲之人而後可保長長十甲甲長長百戶分百戶而十人長之謂之牌頭牌頭則庶民之樸直者為之保長甲長則必擇士之賢者能者為之使慮士之賢能者為今之保長甲長而有所不屑則推為州縣者重其事慎其人求之以誠聘之以禮幣告之以欲分治之義而使之整其所屬之糾其邪僻兇惡達之州縣亦得展其心思才力自無不府之忠統平保者為鄉鄉則就搭紳聘焉其遲之隆任之專較之保長甲長而吏倍焉及功過已著則權其大小輕重而賞罰進退以為勸懲必且感德畏威而職無不盡已難然欲加是非州縣之所得擅為也責在大吏而大吏亦不得

自尊必也奏其事於　朝廷得額定其員次第其祿位立考績黜陟之法而後可行也夫周官鄉遂之制自兩漢後魏以迄唐之盛明之初略倣而行之皆得以善治而宜民而大儒若朱子名臣若蘇綽近世名儒若魏子才顧甯人又莫不稱爲治發之基則非迂遠而闊于事情可知在吏化之初必其議其不便者行之久而利則相與安之矣姚大令曰漳泉素稱多盜頻年誅捕不爲少矣而懷劫之風不息則捕之可勝捕哉今　功令以保甲爲弭盜首務此在西北行之或有效者然行之不善民間已多病之東南非阻江湖則竄大海閩廣之間山深林密往往兵役所不能至惟羣兇亡命者匿焉驅之急則齊聚日眾其爲隱憂甚大又不僅攘劫之患而已漳泉惠潮各郡人民家族而居強悍素著藏匿兇慝常臨以兵役數于不能得一罪人今欲比次其戶著籍察之又日更月易使注其出入生死遷徙具報于官恐愚頑之民未能若是紛紛不懼煩也瑩常以爲保甲之法宜審時度地變通而行之但師其意可矣

掾屬

古文苑注王延壽桐柏廟碑人名謂掾屬皆郡人可攷漢

世用人之法今攷之漢碑皆然不獨此廟蓋其時惟守相命於朝廷而自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爲之興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卽出於守相而不似後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於吏部故廣漢太守陳寵入爲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乃大悅至於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晊並謠達京師名標史傳而鮑宣爲豫州牧郭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代之尙爲煩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煩而日不給原注隋文帝開皇二年罷辟署令吏部除授品官爲州郡佐官其時劉炫對牛弘以爲往者州惟置綱紀

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是知自辟掾屬即齊魏之世猶然 宋史選舉志宋初內外小職任長吏得自奏辟熙寧間悉罷歸選部然要處職任加沿邊兵官防河捕盜重課額務場之類尋又立專法聽舉於是辟置不能全廢也 又其變也銓注之法改為掣籤而吏治因之大壞矣

京房傳房為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漢時掾屬無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請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原注]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任用他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

及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沈氏曰]陳諒直云隋氏罷鄉官卑自辟調選人改薦舉紛紛更易盡以私弊防天下之人三代之法未盡泯于秦者至此而無餘卒等于秦之速亡信乎治天下者在彼不在此也

唐高宗時魏元同為吏部侍郎上疏言臣聞傅說曰明王

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已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積者寡多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

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愧彼淸通亦將竭其庸妄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贓私一啟以及萬端至乃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疏而舉筆看勢要而措情加以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析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其亦難矣天祚大聖比屋可封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增多官有常員入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撫即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失夏殷以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

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之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精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

而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闕
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
是所失圖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
而況於當今乎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
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而褒貶未明莫慎
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
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
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
之賓客厮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斯況以神皇
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為無窮之基盡得
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敝事臣

竊惑之伏願稍回聖慮特采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

玄宗時張九齡爲左拾遺上言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雖知人之難豈不能拔十得五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無得賢之實若刺史縣令必得其人於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多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今日之繁矣原注柳渾傳德宗嘗親擇吏宰畿邑有效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聽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都令史

通典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

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舊用人常輕〔原注〕續漢百官志尚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然梁冀傳曰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冀召補令史以辱之則知此職非士流之所爲也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理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謂都令史者猶爲二百石之秩而間用士流爲之然南齊陸慧曉爲吏部郎吏部都令史歷政以來咨執選事慧曉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慧曉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咨都令史爲吏部郎也故當日之爲吏部者多克舉用人之職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爲卑冗不參官品〔原注〕金史皇統八年用進士爲尚書省令史正隆二年罷世宗紀大定二

年二月甲寅復用進士為尚書省令史二十三年閏月戊午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為吏習其貪墨至於為官性不能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章宗紀明昌二年五月戊辰詔御史臺令史並以終場舉人充李完傳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統取進士天下以為當今乃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選舉志言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為盛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為依据者乎 以令史官至宰執者移剌道魏子平孟浩梁肅張萬公粘割斡特勒董師中王蔚馬惠迪馬諷楊伯通賈鉉孫鐸孫即康賈益謙皆有傳至於今世則品彌卑權彌重八柄詔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

舊唐書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鑑為意有令史緱直原注新舊書並作句直句音勾是宋人滅筆字今據冊府元龜正之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筆子儒但高枕而臥語緱直云平配由是補授失序傳為

口實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繳直爲當官以平配爲著令也

胥吏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開誠布公以任大臣疏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竇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

唐鄭餘慶爲相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

密劉光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請必得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汚發賜死憲宗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久之復拜尚書左僕射（原注唐書本傳）韋處厚爲相有湯銖者爲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內狀出即召銖至延英門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惡之謂曰此是半裝滑渙矣乃以事逐之（原注冊府元龜）夫身爲大臣而有甘臨之憂係遯之疾則今之君子有媿於唐賢多矣

謝肇淛曰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今日者上自宰輔下

至驛遞倉巡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旣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旦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由也

又曰國朝立法太嚴如戶部官不許蘇松浙江人爲之以其地多賦稅恐飛詭爲姦也然弊孔蠹竇皆由吏胥堂司官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矣

先生郡縣論八曰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

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子兄以是傳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于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于此又隨筆曰一邑之中食利于官者亡慮數千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恆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留一正副供使餘並罷遣令自便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省事則

無所售其嚇射即勒之應役將有不願而逃夫者尤安民之急務也

法制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爲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爲趣亡之具而愚闇之君猶以爲未至也杜

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

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擬於成康之盛也錫氏曰與任吏胥同病則發歸于不振而已

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蕞爾之蜀猶得小康魏操吳權任法術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畧無寧歲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與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則巧猾之徒皆得以法為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

非也善乎杜元凱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原注：宣公十二年傳解）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為變通之地後人承其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眊而不行（原注：語出漢書董仲舒傳師古曰眊不明也）上下相蒙以為無失祖制而已此莫甚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

宋葉適言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之權盡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

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爲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姦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又曰萬里之遠嚬呻動息上皆知之雖然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憑

陵而莫禦雖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東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務更月報爲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爲歲報凡府州縣輕重獄囚即依律斷決不須轉發果有違枉從御史按察司糾劾令出天下便之管氏曰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宣職業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明俗弊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弊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敝每生於所矯

省官

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郭塞破壞亭燧絕滅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帝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并郡國及官僚屢見於史而總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緣於少事今也文書日以繁獄訟日以多而爲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爲矣沈氏曰嘉靖元年十二月甲午詔革冗官各司府州縣添設添注署職之員除錢糧重繁者照舊存留外其餘參政參議同知通判縣丞不係額設者悉令回籍待缺取補汝成案宋太祖詔曰吏員猥雜難以求治俸祿鮮薄難以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此言眞達治體

晉荀勗之論以爲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

相漢載其淸靜民以寧一所謂淸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姦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此探本之言爲治者識此可無紛紛於職官多寡之間矣

選補

漢宣帝時盜賊並起徵張敞拜膠東相請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原注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天子許之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是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不勝之患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事者十不一二而爽弱無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擇其人之材而以探籌投鬮爲選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闒

茸不材之人旣以害民而卒至於自害於是煩劇之區遂爲官人之陷穽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漢時之吏多通經術故張敞得而覈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則吾又不識用之何從也

于慎行筆塵言太宰富平孫公丕揚患中人請託難於從違大選外官立爲掣籤之法一時宮中相傳以爲至公下逮閭巷翕然稱誦而不知其非體也（楊氏曰富平之爲此一時之權宜也如崔亮之停年或且以爲聖人矣非深識之士烏知其極哉）古人見除吏條格卻而不視以爲一吏足矣柰何衡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而無所兼成亦已陋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資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準乃一付之

於籤是惟鏡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從古以來不開此法〔汝成案陳鼎東林列傳孫丕揚傳先是大選外官競爲請託丕揚創爲掣籤法分籤爲四隅東北則北京山東爲主而以河南之汝彰歸南京之廬鳳淮揚附之東南則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廣東爲主而以廣西之梧州平樂桂林附之西北則陝西山西爲主而以河南之懷慶開封河南南陽湖廣之鄖陽附之西南則以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爲主而廣西之柳州南寧慶遠潯州太平附之至於起復調簡地僻缺孤或人浮於缺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籤法之窮吏部之有掣籤自丕揚始也攷明史選舉志其初用拈鬮法至萬歷間文選員外郎倪斯蕙條上銓政十八事其一曰議掣籤尚書李戴擬行報可孫丕揚踵而行之然則掣籤不始於富平也特分地至富平始詳云〕南人選南北人選北此昔年舊例宋政和六年詔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今之選人動涉數千里風土不諳語音不曉而赴任宦家之費復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銓政之弊豈必如此而後爲至

公邪夫人主苟能開誠布公則自大臣以下至於京朝官無不可信之人而銓選之處有不必在京師者唐貞觀元年京師穀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里迢遞河雒之邑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是東都一掌選也黔中嶺南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上元（原注高宗）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彊明清正官充南選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原注杜子美有送魏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詩曰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儒學傳仲子陵蜀人大歷十四年十二月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爲榮）已亥詔專委南選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嶺南閩下各一掌選也（原注新書張九齡爲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選補使而九齡又即嶺南之人）李峴傳曰代

宗卽位徵峴爲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又曰罷相爲吏部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於洪州劉滋傳曰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旱蝗穀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選也宋神宗詔川陝福建廣南八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是亦參用唐人之法〔原注〕建炎南渡始詔福建二廣闕並歸吏部唯四川仍舊今之議者必曰如此多請託之門而啟受賕之徑豈唐人盡清廉而今人皆貪濁邪夫子之告仲弓曰舉爾所知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取之是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籤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於知人而巧於避事及乎赴任

之後人與地不相宜則吏治墮吏治墮則百姓眥百姓眥則干戈興於是乎軍前除吏而并其所爲尺寸之法亦不能守豈若廓然大公使人得舉其所知而明試以功責其成效於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合宜詔五品已上各舉一人〔原注〕元宗開元九年敕京官五品已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爲舉者賞罰〔沈氏曰〕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餞于雒濱供張甚盛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內坊歌妓上自書十韻詩賜之有明正統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公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

更加詳察而擢用之夫欲救今時之敝必如此而後賢才可得政理可與也

自南北互選之後赴任之人動數千里必須舉債方得到官而土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胥欲成案會子固曰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于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閩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于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泝隮崖落石之所發歷其進也莫不籯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于其形動于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加不出乎其家

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
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之非
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
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
此故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
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于胸中矣豈
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曾氏所云蓋在政
和未定制以前與先生論明代互選之得失正合後人論
議大率祖此其他弊端亦可類推第淳樸既漓嫌怨易積
易除近郡則就法重輕害亦匪細令定令教授等官不選
本郡典史以上不選同省任滿定以六年親老可乞近地
銓政既詳私恩亦遂鄰省則風土人情不甚殊異因易設
施遠省則歲月既遙臨蒞委曲興利除害奚慮艱鉅廉明
惠愛者盡心民事遐邇何殊若昏庸貪黷者即除本郡亦
何益之
有哉　昔唐之季世嘗暫一行之於嶺南矣文宗開成五
年十一月嶺南節度使盧鈞奏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
同若非諳熟土風即難搜求人瘼且嶺中往日之弊是南
選今時之弊是北資臣當管二十二州惟韶廣二州官僚

每年吏部選授若非下司貧弱令史卽是遠處無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臣到任四年備知情狀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官廉愼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事堪經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原注冊府元龜　唐書韓佽元和中爲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　歐陽詹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此固昔人以爲倣法而改絃者矣處台衡者其可不用讀書人哉（楊氏曰今所以無言及者避嫌之法勝也）掣籤之法未行選司猶得意爲注闕雖多有爲人擇地亦尙能爲地擇人自新法旣行並以聽之不可知之數而繁劇之區有累任不得賢令相繼褫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

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爲嘗試昔唐皎爲吏部侍郎當引入銓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言親老先任江南卽唱之隴右史書以爲譏笑以此用人豈能致太平之理哉實錄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蘄之廣濟請終養詔改麟爲蘄州府知府俾就養其母聖主之興坦懷待物其所以勸羣臣者至矣錢氏曰今州縣既分選調爲二等而督撫又請揀發人員到省試用于是部選之缺扣留者十之八九銓選之權盡移於督撫而墨吏日甚一日此不信銓部而信督撫之弊也督撫之權愈重而州縣之包苴愈不可禁每一缺出鑽營得之者輒不惜盈千累萬之賄安望其中有良吏哉顧氏但知掣籤之不得人而不知外有留缺之病國殃民其弊更深且毒也然則孫丕揚籤掣之法亦未可厚非督撫既有參劾之權不宜更假以銓選之法亦內輕而外重恐非杜漸防微之計也

萬[歷]末常熟顧大韶作竹籤傳其文倣毛穎傳爲之謂籤對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選下而鄉會試取士壹皆用臣臣乃得展其材此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曉人可謂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厭紐盃子之探符古之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屢屢施之選人乎

唐時所謂銓者有留有放[原注]唐書選舉志凡取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爲放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牓宋白曰長名牓定留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原注]長安志曰尚書省之南別有吏部選院謂之吏部南院選人引集之所其牓列於院外楊國忠傳故事歲揭版南院爲選式是也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

少景雲中以宋璟爲吏部尙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皆不畏強禦請謁路絶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宋時此法猶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詔未銓試人毋得堂除未有若近代之一登科而受祿如持券者也

停年格

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於後魏崔亮今讀亮本傳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傳曰遷吏部尙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旣少應選者多前尙書李韶循常擢人衆情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

空諮議劉景安以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往昔莫不審擧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於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爲吏部尚書常思同升擧直以報明主之恩乃其本願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

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責以治效是所謂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設令千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猶是也但令將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修義城陽

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自亮始也（原注辛琡爲吏部尚書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使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然觀其荅書之指效其時事由羽林之變既姑息於前武人之除復濫開於後不得已而爲此例今也上無陵壓之動人下無譟呼之叛黨何疑何懼而不復前王之制乃以停年爲斷乎

魏書辛雄傳上疏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敍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

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將爲亂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嗚呼此魏之所以未久而亡也歟

北齊書文襄帝紀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爲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膀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爲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元宗開元十八年行儉子光庭爲侍中兼

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原注〕新唐書本傳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爲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庭懲之因行倚長名牓乃爲循資格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不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自宋以下年資之制大抵皆本於光庭也

宋孫洙資格論曰三代以下選舉之法其始終一切皆失

者其國家資格之制乎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閼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鮮耻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抏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閼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

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閱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鬬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怨矣其甚者或懷黃赦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旣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斲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裵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已罪之不待後人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爲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

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頽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惷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耄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爲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敘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爲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遷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爲太息也爲今之急誠宜大釐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爲先後用以才爲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爲高敘無以深資久考者爲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金章宗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與

銓選之害

宋葉適論銓選之害曰夫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

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信汝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柰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藏蒙之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噤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當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辨曰吾有司

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爲鼓舞羣動之具與奪進退以敘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弊端汨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况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攷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於陛下而不復也

楊萬里作選法論其上篇曰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

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眞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之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於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

吏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旣曰不可矣豈其爲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與長貳面可之退而間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動搖矣然則曷爲端其病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

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可以漸革也其下篇曰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懸絕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

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於吏部也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者疲愞者老耋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

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眞賢實能廉潔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怨吾事畢矣如募焉書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籍盡矣此縣令之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矣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乎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愚智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爲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啟拔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先使人告宰相

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以下皆委廓猶以爲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較選是當時之爲吏部者豈亦止取若今所謂應格者而爲黃散哉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爲黃散邪〔原注〕宋史蘇紳傳上言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閒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爲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

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歲之間而不能察三數百人之能否則其爲尚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較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

注疑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與陸清獻曰人才不患其壅滯也天下之才無窮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給無窮之才前後相守歷歲月而不能即登庸者勢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鼓舞之道得則壅滯之端泯善用才者患無以鼓舞之不患無以疏通之也自古人才之多者莫如三代建官之少者又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時不聞有壅滯之患無他鼓舞之道得焉耳鼓舞之道莫若于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使中才不得越次而進以守選法之常而英流間得超擢以登以通選法之變凡今在籍候選者宜令所在督撫每歲各以其職業考之舉其最者一人上送吏部得越次而選而郡縣有司亦令督撫歲舉其最者一人使得越次而升越次而選者一省不過歲一人無礙于選法之常而英流之士得以及鋒而用中才者亦將勉自遴勵而不至于委靡自棄選授之期雖遲而皆有旦夕可選之望則不見其遲升轉之途雖難而皆有旦夕可升之望則不見其難如此尚何壅滯之慮此所謂以鼓舞爲疏通也今仕途之所以壅者以流品之太雜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

有例監有投誠有府史雜流此　朝廷所以廣用人之途雖不可偏廢然其中豈無冒濫當核者宜嚴其例使一才一藝皆得踊躍于功名而不至開僥倖之門有貪汚者不時糾參而考課之時尤宜嚴核也漢法長官得自辟曹掾一時文學才俊之士皆出其中宜倣其制令天下長官得辟有出身士人爲掾吏既可息奸猾之風而士之末就職者亦得少展其才皆今日疏通選政之道也姚大令曰後世取士之途廣矣科第取之鴻博取之館職取之吏員取之乃至入貲者取之登進甚多而常有無人之歎豈執事者之咎吾謂不然登進之法宜有常格以絕奔競之門甄拔之途必有殊科以收非常之用向之數端者可以得尋常之士矣若夫奇才智勇抱非常之略首豈屑屑從事於此哉就使數者之中有其人矣責之以科條核之以名實尺寸之法足以短人彼其所挾持者大區區不足以自見有逃而去耳況其窮愁失職放浪於風塵湖海之中鬱鬱無所遇又安知其幾輩耶夫有雄材絕智抱濟時之具者此其人類不能斤斤於言行稱譽之間矣有不爲乃可以有爲擇其小乃可以見其大舉世不覺而獨言之者必有觀時之識舉世其趨而獨不顧者必有經遠之謀接其人察其議論毋以貲格相拘毋以毀譽惑聽是任執事者之鑒擇矣

紹興三十二年吏部侍郎淩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羣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賂公行姦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尚書有決事比比之爲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申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永以爲例每半歲上於尚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此則巧吏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

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廢矣故諺稱吏部爲例部是則銓政之害在宋時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兩可之權以市於下世世相傳而雖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爲害也又豈獨吏部然哉

原注古無例字只作列禮記服問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注列等比也釋文徐邈音例即後人例字至漢書何武傳曰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杜欽傳曰不爲陛下廣持平例王莽傳曰太傅平晏從吏過例始加人作例

寇萊公爲相章聖嘗語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何書對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邪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

由此爾司馬温公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温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員缺

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晉書王蘊傳遷尚書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輩原注世說注引山濤啟事曰吏部郎史曜出缺處當選沈氏曰史記儒林傳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是漢時已有缺名錢氏曰韓安國傳梁內史缺漢書杜業言方進爲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循吏傳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酷吏傳後左馮翊缺佞幸傳其後御史大夫缺薛宣傳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又云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則西漢已

有鈌稱不始于晉也魏書元修義傳選吏部尚書時上黨郡鈌中散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趙憬審官六議遂有八少闕原注鈌字同多人多闕少之語而崔湜以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至逆用三年員闕令狐峘在吏部楊炎爲侍郎至分闕以惡闕與炎其名相傳至今不改矣

舊唐書德宗紀御史大夫崔從奏兵戎未息仕進頗多比來每至選集不免據闕留人嘗歎遺才仍招怨望此亦似今之截留候選也

大唐新語劉思立爲考功員外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戴湜咨嗟以爲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其人比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口所訾

亦趦趄而失步矣朝廷咸謂載能振理風俗自今言之不過索一丁憂之闕亦何至見擯於清議邪不知由是心推之則有其親未死而設爲機阱以謀奪其處亦人情之所必至者矣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苟反是而充之其亦何所不至邪願後之持銓衡者常以正風俗爲心則

國家必有得人之慶矣

日知錄集釋卷八終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黄汝成集釋

人材

宋葉適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今與人稍談及度外之事輒搖手而不敢爲夫以漢之能盡人材陳湯猶扼腕於文墨吏而況於今日乎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而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孫武而讀今日之科條則必不能運其權略故法令者敗壞人材之具以防姦宄而得之者什三以沮豪傑而失

之者常什七矣

自萬歷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猶爲小康萬歷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亡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其君子工於絕纓而不能獲敵之首其小人善於盜馬而不肯救君之患誠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呂氏春秋所云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能怯又如劉蕡所云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衞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者嗚呼吾有以見徒法之無用矣

實錄言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視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

等侍上問庶官之選何術而可以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薦而欲保其終身不亦難乎朕以為教養有道人材自出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論也徒循三載考績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雖堯舜亦不能以成允釐之治矣

保舉

宋史元祐初司馬光為相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

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原注〕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原注〕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原注〕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原注〕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原注〕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原注〕同上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原注〕同上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原注〕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原注〕同上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原注〕同上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

大夫職自觀文殿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案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誥命仍備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偽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

沈氏曰前明萬歷二十七年十月癸未南京國子監祭酒郭正域條議申飭監規內一條云時文不足以

盡才科目不足以得士請下禮官訪求州縣九流異學之士稍如宋司馬光十科例或善推步或諳鍾律或通陳法或工六書各爲一科府州縣貢人禮部校考分別等第選人兩京國子監得照選貢事例次者與之全廩一體撥選如異日太常諸屬之選則取諸樂律科欽天諸屬之選則取之曆象科殿閣中書之選則取之六書科幕府參贊之選則取之兵法科則平日養之有素而一旦求之如探囊取物矣

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韓非子云王登爲中牟令原注呂氏春秋作任登言中牟士中章胥已襄主曰子見之我將以爲中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執要之論也善乎子夏之告樊遲也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唐書崔祐甫爲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曰除十數人未逾年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聞何繇得其實帝以爲然以德宗之猜忌而猶能聽之愈乎近代之人主也原注李絳傳德宗問多公親舊何邪祐甫對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

正統三年十一月乙未行在通政司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悉由選部是以職任專而事體一頃者令朝臣各薦所知恐開私謁之門而長奔競之風乞令杜絕一歸銓部事下行在吏部尚書郭璡等覆奏曰往時朝廷慮典銓者未盡知人故勅廷臣各舉所知其法良矣脫有徇私

邦憲昭然誰肯同蹈今恭聽流言而尼良法未見其當也乞令仍舊從之

先生郡縣論九曰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一人試于部上者爲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爲丞于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爲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于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仿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爲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于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

矣或曰開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使天下之士使之不競于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晳異撰亦何必于功名哉〔姜氏曰後世師儒之教不明鄉行閭族黨不學而牆者往往而是以如是之人一旦舉以臨民授之以政則欲不以文墨試之得乎蓋自選舉與學校不復相為首尾而一切關防刻薄之事起雖明知法益繁弊益生士風亦日益壞然其勢顧有不得不極于此者魏黃初中三輔議舉孝廉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憂其學業從此而廢在唐貞觀時汴鄭諸州所舉孝廉問以皇王政術曾參考經並不能答宋太祖開寶九年濮州薦孝悌者二百七十人召問于講武殿率不如詔猶稱素能習武以騎射則顛仆失次太祖欲使隸兵籍皆號告求免不試而舉弊遂至此故後世無論賢良文學孝弟力田諸科一槩試之以文墨之事亦其勢然也及其甚也則魏科厚秩皆取決于方寸之紙而竟不復問其立身之本末矣是其末流之弊愈趨而愈遠以至于無可如何者也〕

關防

隋書酷吏傳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僮僕無敢出外此今日居官通例而史以爲異事豈非當日法制雖嚴而關防未若今之密乎末世人習澆訛防閑日甚少不禁飭則姦宄之徒投間抵隙無所不至長吏到官以關防爲第一義然愚以爲但無至公之心以御之爾世說晉文王親愛阮嗣宗阮從容言嘗游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王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敎令一郡淸肅十餘日復騎驢去唐姚合爲武功尉其縣居詩曰朝朝門不閉長似在山時在曠達之士猶且爲之而況於大賢也

大唐新語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

字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
開銓門示無所禁有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
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
行舉朝歎服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謂刑部尚書唐鐸工
部侍郎秦逵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於文籍設
關防印記者本以絶欺蔽防姦僞特一時權宜爾果正人
君子焉用是爲自今六科有關防印記俱銷之仍移文諸
司使知朕意
封駮
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違齊景公燕賞於國內

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原注晏子春秋）此畜君之詩所爲作也漢哀帝封董賢而丞相王嘉封還詔書（原注胡三省曰後世給舍封駁本此）後漢鍾離意爲尚書僕射數封還詔書自是封駁之事多見於史而未以爲專職也唐制凡詔勅皆經門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還而給事中有駁正違失之掌著於六典（原注唐書給事中在漢爲加官至唐屬之門下省使之駁正奏抄塗竄詔勅之不便）如袁高崔植韋宏景狄兼謩鄭肅韓佽韋溫鄭公輿之輩竝以封還勅書垂名史傳亦有召對慰諭如德宗之於許孟容中使嘉勞如憲宗之於薛存誠者而元和中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卽於黃紙後批之吏請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

紙是文狀也何名批勅宣宗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爲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入臣執法之正人主聽言之明可以並見原注德宗時盧杞量移饒州刺史制出給事中袁高執之不下擢浙東觀察判官齊總爲衡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憲宗末皇甫鏄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勅書穆宗時授李訓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制書劉士涇擢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封還詔書文宗時赦官典犯贓者給事中狄兼謩封還勅書宣宗時赦康季榮擅用官錢給事中封還勅書懿宗時貶右補闕王譜給事中鄭公輿封還勅書五代廢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始復給事中封駮而司馬池猶謂門下雖有封駮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胡氏曰致唐之政事堂宰執議事之所舊在門下省後移入中書省蓋門下省給事中所居也中書省閣臣所居也唐之

給事有封還詔書之例其於宰相建白例得駁正不於門下議事而於中書議事乃閣臣志在自專不使門下與聞因而無從駁正待取中旨然後封還則其勢已難甘塞默者多矣此宰執巧於持權之法必宗楚客李林甫輩所爲

明代雖罷門下省長官而獨存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駮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駮正到部謂之科參（原注若曰抄出駮之抄出覆之是也）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故給事中之品卑而權特重萬曆之時九重淵默泰昌以後國論紛紜而維持禁止往往賴抄參之力（原注天啓六年大理寺正許志吉以請推卹節事爲禮科右給事中張惟一抄參具疏申辯奉旨參駁係科臣執掌許志吉險辭飾辯著罰俸三箇月）今人所不知矣

元城語錄曰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原注清波雜志唐制唯給事得封還詔書宮鄭

公知制誥日封劉從愿妻遂國夫人公乃繳還詞
頭後人遂踵而行之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自此始罷之次
直呂大臨再封還之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
至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
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與犇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筆如
初者何異

部刺史

漢武帝遣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
以六條問事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衆暴
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
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
則任賞煩擾刻暴剝削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

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又令歲終得乘傳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原注〕元城語錄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分行郡國秩六百石而得按二千石不法其權最重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王氏曰〕刺史權重而內輕于御史中丞陳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薛宣爲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是也本自秦時遣御史出監諸郡史記言秦始皇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蓋罷侯置守之初而已設此制矣〔原注〕漢書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末翟方進何武乃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

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勝於是罷州牧復置刺史（原注後漢書劉焉傳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刺史威輕建議改爲牧伯請選重臣以居其任從之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劉昭之論以爲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原注唐戴叔倫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十三部刺史以察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權不牧人）合二者之言觀之則州牧之設中材僅循資自全強者至專權裂土（原注新唐書李景伯爲太子右庶子與太子舍人盧俌議今天下諸州分隷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非強幹弱枝之誼願罷都

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緜是停都督然後知刺史六條為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監察御史巡按地方為得古人之意矣原注唐書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州縣又其善者在於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則情親而弊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漢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二三百年者也原注唐李嶠請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此法正明代所行若夫倚勢作威受賕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稱職耳不以守令之貪殘而廢郡縣豈以巡方之濁亂而停御史乎至於秩止七品與漢六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

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何病其輕重不相準乎夫不達前人立法之意而輕議變更未有不召亂而生事者吾於成哀之際見漢治之無具矣

唐自太宗貞觀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親自臨決牧守已下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數百人已後頻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撫至[元]宗天寶五載正月命禮部尚書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風俗及黜陟官吏此則巡按之名所繇始也

[元]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道採訪處置使詔曰

言念蒼生心必徧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澗於京師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將委輯寧朝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宣諭賑給使上柱國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兼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軌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亡能勿軫懷而吏或不畏不仁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任賢庶蠲疾苦之源以協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乃萬人朕所設官以俟能者原注唐開元中或請選擇守令停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猶未盡得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

于文定筆塵曰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即今在內

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者竟屬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係朝命其體輕矣本朝御史總屬內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同唐宋以來皆不及也原注唐中宗神龍二年遣十道巡察使詔二周年一替韋忠諫言御史一出當動搖山嶽震慴州縣本朝多有其人

金史宗雄傳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為小康章宗即位置九路提刑使原注此即今按察使

六條之外不察

漢時部刺史之職不過以六條察郡國而已不當與守令事原注三國志司馬宣王報夏侯太初書曰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

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故朱博爲冀州刺史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鮑宣爲豫州牧以聽訟所察過詔條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翟方進傳言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自刺史之職下侵而守令始不可爲天下之事猶治絲而棼之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諭按治江西監察御史花綸等自今惟官吏貪墨鬻法及事重者如律逮問其細事毋得苛求

隋以後刺史

秦置御史以監諸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晉以下爲刺史持節都督〔原注〕魏志言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任而已　漢時止十三州至梁時南方一偏之地遂置一百七州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原注〕杜氏通典曰以州治民職同郡守無復刺舉之任　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原注〕有時改郡爲州則謂之刺史有時改州爲郡則謂之太守一也非舊刺史之職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漢之刺史猶今之巡按御史魏晉以下之刺史猶今之總督隋以後之刺史猶今之知府及直隸知州也〔原注〕新唐書地理志曰唐興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

宋眞宗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疏言昔自秦開郡置守漢以天下爲十三部命刺史以領之自後因郡爲州

以太守爲制刺史降及唐氏亦嘗變更曾未數年又仍舊貫今多命省署之職出爲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爲副貳此權宜之制耳豈可爲經久之訓哉臣欲乞諸州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置其俸祿分下中上緊望雄之等級品秩之制率如舊章與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通判之目但置從事之員建廉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處昔太平興國初詔廢支郡出於一時十國爲連周法斯在一道置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於府府以及州州以及縣縣及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遠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衆目張振領而羣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復置支郡隸於大

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運之統臨名分有倫官業自舉又覬唐制內外官奉錢之外有祿米職田又給防閤庶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以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奉錢並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停今郡官於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奉三分之內其二以他物給之鬻於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餬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昔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奉著於策書竊見今之結髮登朝陳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

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哉欲乞今後百官奉祿雜給竝循舊制旣豐其稍入可責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員理當減於舊費觀此則今代所循大抵皆宋之餘弊矣（楊氏曰俸之薄自宋已然天下所以少循吏也）

知縣

知縣者非縣令而使之知縣中之事（原注知猶管也）杜氏通典所謂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爲武功尉作詩曰今朝知縣印夢裏百憂生唐人亦謂之知印其名始於貞元已後其初尚帶一權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制曰華陰令卒非選補時（原注唐制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 唐皎傳貞觀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爲限皎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爲法）調租勉農政不可

敕前鎮國軍判官試大理評事裴克諒久佐本府頗有勤績屬邑利病爾必周知宜假銅墨試其才理待有立方議正名是權知者不正之名也至於普設知縣則起自宋初本朝事實云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誅求刻剝猥迹萬狀至優諢之言多以令長爲笑原注魏泰東軒筆錄同建隆三年始以朝官爲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爲之宋史言宋初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惟以差遣爲資歷建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祐知魏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清常參官宰縣自此始又曰初州郡多闕官縣令選尤猥

下多爲清流所鄙薄每不得調乃詔吏部選幕職官爲知縣自此以後遂罷令而設知縣沿其名至今

雲麓漫鈔曰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翱任工部誌文云攝富平尉知縣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縣差選人曰令與唐異矣

宋時結銜曰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知某縣事以其本非此府此州此縣之正官而任其事故云然原注山堂考索藝祖開基召諸鎮會于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也　于慎行筆塵曰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千戶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不同以京朝官之銜知某縣事非外吏也　如建隆三年宛句令侯陟以清幹聞擢左拾遺知縣事是也今則直云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縣知縣文複而義舛矣

北齊宰縣多用厮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原注〕北史元文遙傳五代選令必皆鄙猥之人。自古以來，以社稷民人寄之庸瑣者，有此二敗。以今準古，得無同之〔按成案〕五代任官凡齷齪無能者始注為縣令其為庸瑣宜矣宋則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天聖間天下多缺官而令選尤猥下貪庸耄懦久不得調乃為縣令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為舉法以重令選然自政和以後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則欲其得人難也章俊卿云弄權于鴈鶩之行倚法為鷹虎之暴豺鷙其誅求星火以督促銜帶勸農而實不副職寄營田而事不講科罰之賦私人以為己物沾籍之法輕用以為己威又曰一擬州麾便肆貪欲訟牒則不問其曲直獄市則不究其是非窮晝徹夜推財是求縣道既極煎熬民間又難催索於是行一切之政据不根之詞開告許之門以網無罪設羅織之獄以穽富民守令之失略見此矣厥後金元亦踵其弊然自宋至元其間非無廉威慈愛局幹可稱特皆重內輕外遂至賢者鄙夷職多昏贖前明尤重進士鄉舉以下不得嘉除而天下吏治視出身為重輕敗壞尤甚先生郡縣論因多憤激之談蓋發于是矣

知州

宋葉適言五代之患專在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爲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原注）宋敏求曰凡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迨同品爲知隔品爲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爲判餘並爲知州監當知權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原注）即刺史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衞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別設知州以代其權後則罷刺史而專用知州以權設之名爲經常之任矣

新唐書元和初李吉甫爲相病方鎭彊恣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宋祖之以京官臨制州縣蓋趙公開其端矣

知府

唐制京郡乃稱府至宋則潛藩之地皆升爲府宋初太宗眞宗皆嘗爲開封府尹後無繼者乃設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之（原注皇朝政畧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爲翰林學士及雜學士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陸游渭南集權知府自李符始）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是權知府者所以避京尹之名也今則直命之爲知府非也（楊氏曰朝廷之制代不相襲即謂之知府何害）

守令

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原注〕沈約宋書論曰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爲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姦有所不能踰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

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至於守令日輕而胥吏日重則天子之權已奪而國非其國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銓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庶乎守令賢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務也彼成鑒法令不

修德教奚附自古循良莫盛兩漢宣仁布化除害興利摧擊豪強追遣盜賊惠威胥達邊徼皆安此誠法簡權專得自措施效也然其間貪饕殘酷怯險卑汚依倚中消結納外戚隱情重援恣行不法賓客子弟廣納賄賂黜陟死生任己恩怨前史所傳幾半良吏抑何嘗不由權勢重乎特漢時騎士隸于太守得自徵發不失機宜姦宄殄除郡國綏謐此爲高出唐宋耳攷前明初無攷察園治後始定條目曰貪曰酷爲民曰不謹曰罷軟冠帶閒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淺露降調外任其初非不綜覈以興治理厥後法存弊出亦其勢然也至于吏胥執苛細之條爲出人之貧何吏短長何代蔑有此在仁明因事決舍必蠹銓考功繁科轉恐行法未通法外或畸意輕重也

元吳淵穎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曰今之世每以三歲爲

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況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錢穀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煩而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則贊治而掌農田水利主簿掌簿書尉督盜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爲姦勾稽文墨補苴罅漏塗擦歲月塡塞辭欵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汝成案字令胥吏與六部長官之胥吏相緣爲姦而治以大壞猶之交易之家不自理而託其事於奴隸之手有權之家不自綰而任其職於左右之人至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

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調遣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贏餘過客往來廩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唐義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卽發而郡縣固自兼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爲重不留贏餘常俸至不能自給故多贓吏兵則自近戍遠既爲客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繫守令事矣夫辟官涖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一爲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辟嫌礙例而皆不足以有爲又況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

之便易而兵農益分遇歲一儉郡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那西挾倉廥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洊至閭里蕭然農民菜色而郡縣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涖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言興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在於郡縣尙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必也復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

宋理宗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今日救弊之策大端有四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遵

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此數言者在今日亦可采而行之

舊唐書烏重允傳元和十三年爲橫海節度使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鎭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鎭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爲畔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從之繇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是後雖幽鎭魏三州以河北舊風自相更襲在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允

制置使然也

祖宗朝凡大府知府之任多有賜勑然無常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邢正將之任以廉州密邇珠池唉襟交阯近爲廣西流賊攻陷城邑生民凋弊特請賜勑從之沈氏曰況鍾知蘇州府亦賜勑吉安府知府許聰將之任以吉安多强宗豪右詞訟繁興亦請賜勑俾得權宜處置從之

刺史守相得召見

兩漢之隆尤重太守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當日太守

常得召見或賜璽書當陛之朋不甚闊絕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武帝賜嚴助書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賜吾丘壽王書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原注師古曰太守都尉皆二千石今壽王爲都尉不置太守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光武勞郭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原注伋爲潁川太守河潤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天下之大不過數十郡國而二千石之行能皆獲簡於帝心是以吏職修而民情達以視後世之寄耳目於監司飾功狀於文簿者有親疏繁簡之不同矣其在唐時猶存此意元宗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餞

於雒濱御書十韻詩賜之宣宗時李行言自涇陽縣令除海州刺史李君奭自醴泉令除懷州刺史皆采之民言擢以御筆入謝之日處分州事萬里之遠如在階前夫人主而欲親民必自其親大吏始矣

冊府元龜憲宗元和三年二月勅許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日於宣政門外謝便進狀辭其授官於朝堂禮謝並不須候假開國朝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拜特示恩禮近歲雖不冊拜而牧守受命之後皆便殿口對賜衣蓋以親人（原注唐諱民字改曰人）之官恩禮不可廢也時宰相李吉甫之舅裴復新除河南少尹求速之任適遇寒食假吉甫特奏請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舊典也今日則名爲陛辭而不

得一見天顏堂廉內外之分益為遼絕

漢令長

漢時令長於太守雖稱屬吏然往往能自行其意不為上官所奪如蕭育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陶謙為舒令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為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彊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謙曰不可轉轉

則勝人如此事在今日卽同列所難堪而昔人以行之上官漢時長吏之能自樹立可見於此矣

宋史司馬池傳授永寧主簿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倨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爲少屈

京官必用守令

通典言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魏肅宗時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郡縣選舉繇來共輕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三載黜陟有稱職者方補京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唐張九齡言於元宗曰古者刺史（楊氏曰刺史當云太守）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

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
年任外從之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
任縣令者宣宗大中改元制曰古者郎官出宰郡守入相
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為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寖消頃
頒清塗便臻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
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軒墀近臣蓋備顧問如不知人疾
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
任刺史縣令者宰臣不得擬議宋孝宗時臣僚言吏事必
歷而後知人才必試而後見為縣令者必為丞簿為郡守
者必為通判為監司者必為郡守皆有差等未歷親民不
宜驟擢因定知縣以三年為任非經兩任不除監察御史

此開元乾道之吏治所以獨高於近代也明代綸扉之地必取詞林名在丙科始分銅墨於是字人之職輕而簿書錢穀之司一歸之俗吏矣漢諺有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原注風俗通）而宋神宗嘗謂宰臣曰朕思祖宗以百戰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後之人君其以斯言書之坐右乎

貞觀初馬周上言古者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繇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臣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繇於

此夫以太宗之政而馬周猶有此言則知重內輕外自古之所同患人主苟欲親民必先親牧民之官而後太平之功可冀矣

宗室

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爲宰輔出居牧伯者無代不有楊氏曰漢宗室爲宰相者西京只屈氂而已東都亦不數數見也漢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無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孝平元始元年詔宗室爲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原注師古曰言宗室爲吏者皆令舉廉各從本秩而依廉吏遷之爲佐史者例補四百石唐元宗開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宗正薦四從叔前奉天令知正四從叔前祁縣令志遠

五從弟雒陽尉遇六從弟酸棗丞良五從弟武進尉朏五
從姪鄭縣尉瞻五從姪前宋州參軍承嗣皆授臺省官及
法官京縣官詔曰至公之用本無偏黨惟善所在豈隔親
疏四從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見推公族秉惟清之操兼致
遠之資朕每慮同盟不勤于德常懸右職以勸其從先委
宗卿精為內舉量能考行歷在踰時名數則多升聞益寡
光膺是選諒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遷于臺閣將觀志於
七子冀藉名於八人書不云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凡今
懿戚可不慎與違道漫常義無私於王法修身效節恩豈
薄於他人期於帥先勵我風俗深宜自勉以副明言天寶
三年正月詔皇五等以下親及九廟子孫有材學政理委

宗正寺揀擇聞薦（原注憲宗元和二年詔略同）德宗貞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長史嗣虢王則之爲左金吾大將軍謂宰臣曰朕不欲獨用外戚故選宗室子有才行者奬拔之昭宗乾寧二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戶部尙書判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曰支度牢籠之務弛張經制之宜當擇通才俾繼成績僉曰叔父膺予倚求匪私吾宗示張王室故終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原注鄖王房有林甫回鄭王房有程石福小鄭王房有勉夷簡宗閔恆山王房有適之吳王房有峴惠宣太子房有知柔）而舊史贊之曰我宗之英曰皋（原注嗣曹王）與勉宋子京以爲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於是爲宗屬者大抵皆溺於富貴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至其貧者則游手逐

食靡事不爲名曰天枝實爲棄物（原注宋時凡宗室之不肖者俗呼爲潑撒太尉）曹冏所謂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厠其間（原注六代論）正有明當日之事也崇禎時始行換授之法而教之無素舉之無術未見有卓然樹一官之績者三百年來當國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之而已晚矣然則親賢並用古人之所以有國長世者後王其可不鑒乎（原注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詔諸王率兵勤王已而寇退詔止之大理寺丞薛瑄奏宜擇諸王最賢者二三人召來參預大議匡輔聖明帝曰不必召）

光武中興實賴諸劉之力乃卽位已後但有續封之典而無舉賢之詔明章已下恩澤教訓徒先於四姓小侯（原注明帝

紀永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
注四姓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其子弟號曰小侯而不聞加
意於宗屬者然而親疎竝用猶法西京故靈獻之世制表
益焉各專方鎭而昭烈乘之以稱帝于蜀若顚木之有由
蘖其與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敗而不可振者不同年而
語矣

唐末屯田郎中李衢作皇室維城錄其有感于宗枝之不
振乎蓋原注史言自玄宗以後諸王不出閤不分房自永王璘舉兵而人主疏忌其兄弟矣使得自
樹功名如曹王皐者三五人參錯天下爲牧帥亦何至大
盜覆都彊臣問鼎而十六宅諸王竝殲於逆豎之手也

明宗室自天啟二年開科得進士一人朱愼鋈列名奄案
爲宗人羞此不教不學之所致也崇禎中得進士十二人

惟朱統鈽起家庶吉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而其始館選時尚有以宗生爲疑吏部尚書王永光曰旣可以中翰卽可以庶常遂取之其他換授甚多然當板蕩之際才略無聞

張邦基墨莊漫錄言國朝宗室例除環衞裕陵始以非袒免補外官繼有登科者（原注五雜俎宋時宗室散處各郡縣入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爲王牒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宗室附正奏名殿試其後雜進諸科與寒素等而宦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楊氏曰相止有汝愚一人）然未有爲侍從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繼而子湜亦除八年又除子櫟乃靖康之變已不旋踵有明之事與宋一轍

昔後魏元志爲雒陽令不避彊禦孝文帝謂邢巒曰此兒

覓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日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人主之宗屬豈必無才能優於庶姓者哉（楊氏曰）能用宗室者莫如元魏儀虞澄勰自是至親其匡順羅乂皆有權力聞望屈指其餘不可盡也

閔管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詩以親其兄弟此周之所以興懲吳楚七國之變而抑損諸侯至於中外殫微本末俱弱此西漢之所以亡也（原注）宋沈懷文諫孝武曰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深得富辰諫王之指夫惟聖人以至公之心處親疏之際故有國長久而天下蒙其福矣

金史密國公璹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興初國事危急曹王出質璹已臥疾求入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

欲何言躊奏曰聞訛可〔原注〕曹王名欲出議和訛可年幼恐不能辨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原注〕宣宗遷汴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有急則投之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哀宗雖亡國之君而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禍卒至於此豈非後王之永鑒哉

自古帝王爲治之道莫先於親親而有明之待親王及其宗屬也則位重而愈疏祿多而愈貧誠有如漢哀帝時杜業上言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者英宗實錄載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陝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尚炌男

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請如詔于軍民之家自擇昏配從之
時其長女年四十長子年三十六矣此去開國八九十年
太祖之曾孫而怨曠之感不得上聞已如此又況數傳而
下者乎於其請名請昏無不有費而不副其意即部中爲
之沈閣
宋史趙希躍傳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
吏受賕無藝莫敢自陳雲麓漫鈔言宗籍凡祖免親以上
皆賜名乃有寓不典之言及取怪僻字様以爲戲笑明代
之弊同此
宗室之子固鮮修飭而朝臣視之若非其同類者唐書言
德宗初政諸王有官者皆令出閤就班岳陽等一十縣主

在諸王院久而未適人者悉命以禮出降二百年來無有以建中故事爲朝廷告者崇禎中唐王作書述閤老于文定之言曰唐元宗十王宅百孫院皆在京師凡有所請皆賂韓虢而後得憲宗時諸王久不出閤亦必厚賂宦官始得所請彼以宗室近屬且聚居都邑猶不免於夤緣況以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不結納左右以爲倚託哉嗚呼文定之言結納左右而得請猶未褻也今之懇乞下僚卑哀吏胥不如是則終不得請不愈甚乎又曰漢臣之言曰有白頭老人教臣言嗚呼余繼之矣夫一夫吁嗟王道爲虧今且窮閻蔀屋猶得被雲雨之施而耳目之所不及恩澤之所不周未有甚於皇族者杕杜作而晉徵角

弓劍而周替可以爲後王之殷鑒矣按成案王司農明史藁云日剝月削雖支子代有封立而恩澤遞降規制無加其舊封遠者宗派蕃昌祿秩難給末胄疏庸不免飢寒即號稱雄藩而牽于文法長吏得以束縛之所謂維城之寄無行也又曰明太祖建藩東宮親王各錫嘉名以示傳世久遠當萬歷中葉僅及祖訓之半而不億之麗宗祿虧乏之議者遂有減歲祿限宮媵且限支子之請由是支屬承祧者親王無旁推之恩羣從繼世者郡封絕再襲之例以及名婚不時有厲禁本析五支無常期啟禎時軍餉告絀大農蒿目日憂難支安能顧贍藩維親王或可自存郡王以至中尉其仰給不聊一旦盜起無力禦侮徒手就戮宗祉爲墟惜哉其言前明藩封窮蹙之狀正與先生所述唐王之言無殊然明之諸王在位勤恪行誼孝友才藝通美者固不乏人其他覬覦非分自取誅戮者無論而淫昏殘酷貪亂縱恣尤衆豈皆恩澤之不逮歟則封祿之厚適爲驕橫之資此困辱之所由及而法網之所由密矣

藩鎮

明代之患大略與宋同岳飛說張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

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文天祥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今宜分境內爲四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閒出於其中則敵不難卻也嗚呼世言唐亡於藩鎮而中葉以降其不遂并於吐蕃回紇滅於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宋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興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楊氏曰九公雖武仙庶幾餘都無足言

尹源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於理夫

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
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
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
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
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
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
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
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鎭
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
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
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鎭相侵伐者猶

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於是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於一方爾安能遽有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唐何如哉不獨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鎮之勢重也

王應麟曰郡縣削弱則戎翟之禍烈矣

宋史劉平爲鄜延路副總管上言五代之末中國多事惟

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服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鎭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俸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鎭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饋糧兵民並困矣宋初之事折氏襲而府州存繼捧朝而夏州失一得一失足以爲後人之鑑也賈昌朝爲御史中丞請陝西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部之名擇其族大有勞者爲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以爲藩籬之固

路史封建後論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爲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辦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徒舉三二州爲之以一貫障江河猶無益也請以昔者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暉卒太祖乃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鎭付重勛於是二方始費朝廷經略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寇畏之太祖於是俾其世襲每謂邊

寇內入非世襲不克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要各分外為防設或叛渙自可理討縱其反噬原陝一帥禦之足矣況復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算固非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遂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因茲遂失靈夏國之與郡其事固相懸矣議者以太祖之懲五季而解諸將兵權為封建之不可復愚竊以為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年敵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洺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

坤鎮常山馬仁瑀守瀛王彥昇居原趙贊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琪戍晉何繼筠牧棣若張美之守滄景咸畀其任管榷之利貿易之權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誘募驍勇以爲爪牙軍中之政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蓋使人繇之而不知爾胡爲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爲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寇難長驅百舍直擣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莫或支持繇今日言之奚啻冬〻水之冰齒嗚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不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爲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爲

是尋常苟且之治也

黃氏日抄曰太祖時不過用李漢超輩使自爲之守而邊烽之警不接於廟堂三代以來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襲而欲身制萬里如在目睫天下無是理也

藩鎮既罷而州縣之任處之又不得其方眞宗咸平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於是知黃州王禹偁上言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

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彊幹弱枝之計亦匪得其中道也楊氏曰天下本無百年不敝之法而貴有扶危救敝之人方正學深慮論略盡之矣蓋太祖剏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初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竝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矣嗚呼人徒見藝祖罷節度爲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奪州縣之兵與財其害至於數百年而未已也陸士衡所謂一夫從橫而城池自夷豈非崇

禎末年之事乎

輔郡

崇禎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請以昌平通易霸四州爲四輔宿重兵以衞京師奉旨嘉納下部議覆事不果行魏書言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恆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居之配以强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將從之以議者不同而止及爾朱榮至河陰遂無一兵拒敵亦已事之明驗矣

金都大梁貞祐四年元兵取潼關次嵩汝閒御史臺言兵踰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

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分兵攻擊州縣是亦圍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原注元史太祖八年分兵三道伐金河北郡縣盡拔唯中都通順眞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此臣等所為寒心也不攻京師而縱其別攻州縣是猶火在腹心撥置於手足之上均一身也願陛下察之契丹原注後改為遼太祖將攻幽州其后述律氏指帳前樹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爾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原注赫連勃勃稱帝諸將勸先取關中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古人用兵之智多有出此夫踰山絕河深

人二三千里至於淮岱之間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笑之西郊也而謀國之臣竟無一策以禦其來而擊其去此則郡縣之守不足恃而調援之兵不足用也明矣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後之為國者盍鑒於斯

邊縣

宋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漢鼂錯與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國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眾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劒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敵同私立賞罰嚴於官

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强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奏凡兩上皆不報此宋時弓箭社之法雖承平廢弛而靖康之變河北忠義多出於此有國家者能於閒暇之時而爲此寓兵於農之計可不至如崇禎之末謀責有司以修練儲備之紛紛矣楊氏曰呂黎客兵土兵之策可於此得之陳鴻博曰今塞外大寧開平興和東勝舊地皆吾牧廠之區與諸部多犬牙相錯熱河入溝營鄭家莊雖分列副都統總管駐防而

田河屯營以西開平舊衛其街陌遺跡尚存與和見有古田客戶獨石口外則有紅城歸化城爲東勝舊地彼處牵土泉深厚水草豐美宜於屯牧使於開平故地設屯牧使一人總領其事復分設口外四路滿漢同知隸之畫疆分駐聯爲應援見今內務府上三旗及會稽司諸衙門閒散之丁約數萬有餘漢軍披甲外閒散者亦有二萬餘人此等與其使聚食京師貧窘無聊不若徙之塞下使各食其力每歲撥發三萬人復募邊民願徙者各給以種糧牲畜令其分地屯牧擇其中之驍捷者教練爲兵耕牧之餘復習騎射擊刺之法名爲屯軍使世守其業五年以後始差收耕牧之稅即以供給屯軍饗勞之需復以其餘力繕完牆堡修整戎器第使人自爲守經費所出取之屯牧有餘

宦官

漢和熹鄧后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秦苻堅選奄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授經若夫巷伯能詩列于小雅史游急就著在藝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深懲前代宦寺之弊命內宮不許識字永樂

以後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內書堂之設原注實錄宣德元年七月以劉翀爲行在翰林院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四年十月命行在禮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　實錄言山爲人寡學急利而昧大體上薄之其致仕歸恩禮一無所及則其授小內使書亦賤者之事也昔隋蔡允恭爲起居舍人帝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宋賈昌朝爲侍講以編修資善堂書籍爲名而實教授內侍諫官吳育奏罷之以宣廟之納諫求言而廷臣未有論及此者馴致秉筆之奄其尊侔於內閣而大權旁落不可復收得非內書堂階之厲乎原注英廟升遐典璽局局丞王綸以老事東宮希圖柄用而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以嘗奉命教　內書館綸受學焉遂內外交錯以謀入閣已而敗露得罪　綸造溥家執弟子禮坐溥上坐飲至晡而去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當時暫御之臣皆是士人而婦寺之權衰矣唐太宗詔內侍省不

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埽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元宗時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原注：元宗始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高力士袁思藝爲之）是知宦官之盛繇於宮嬪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則當以遠色爲本（唐氏曰凡閹人導君以酒色導君以荒游導君以侈御導君以惡見正人權臣因之上蔽無不聞下巧無不達國之大柄下移矣明示以便進之上門邪曲進賢正沮矣金人則死罪生求捕則有功死刑不中罰不中矣此七患者其患小然剛明之君或中其一二法制無可加誡訓無所益雖神聖蓋亦莫之如何也已矣見蓄公卿天子孤矣逐脅忠良朝廷空矣挾制天子干戈起矣是三患者其患大必滅宗社而後已然絕之甚易也請著爲典曰凡閹人不授官不任事不衣命服後世人臣有言立閹人之職司及使覩戎事者殺無赦凡閹人傳命于朝見宰相跪而致言跪而受言不得立焉傳命於堂見九卿立而致言立而受言不得坐焉遇百官于道見而下馬過而上馬不得乘焉抗公卿者斬抗百官者流大臣不言

者死小臣不言者黜

王元美筆記曰高帝時中人不得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首惟謹原注宋濂大明日曆序言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埽除之役至永樂初狗兒諸奄稍稍見馬上之績其家法之嚴五也後以倦勤朝事漸寄筆札久乃稱腑腑矣太監鄭和等以奉命率舟師下海中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將多洪武舊人意不能無疑忌以腹心參之而中人有鎮守者矣王振時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徑行者矣

國史所載永樂五年六月内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詐傳詔旨擅役軍民此卽弄權之漸仁宗卽位凡差出内臣限

十日內盡撤回京其見於詔書者有採寶石採金珠香貨採鐵黎木而太宗實錄多諱之不書（原注：實錄有十九年十一月辛酉遣內官楊寶二十年十月癸巳遣內官韋喬同御史察勘兩京及天下庫藏出納二事）至洪熙元年六月

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官內使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擾有供應之煩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買納詔從之乃猶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書管事袁琦假公務爲名擅差內官內使陵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以至磔死而其黨十餘人皆斬者嗚呼作法于涼其獘猶貪至於萬曆中年礦稅之使旁午四出而藉口於祖宗之成例則外廷之臣交章爭之而無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

泄遹楊氏曰有明一代如王汪劉魏其害固不容言矣其餘諸帝自太宗仁宗而外未有不任奄人者肅皇親見逆瑾之禍而卒以奄人監軍可歎哉

中官典兵亦始於永樂仁宗實錄言甘肅總兵官都督費瓛不能專斷軍政悉聽中官指使勑責其低首受制於人宣宗實錄言交阯左參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人勁勇善戰貴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爲中官馬騏奪去貴與賊戰不利遂死之宣德元年三月己亥勑責中官山壽曰叛賊黎利本一窮蹙小寇若早用心禽捕如探雀鷇爾乃妄執已見再三陳奏惟事招撫以致養禍遺患及方政等進討爾擁官軍一千餘人坐守乂安不往來策應覘其敗衂是則交阯之失實本於中官而仁

宣二宗亦但加之譙責而已王振之專土木之難此非其
漸乎
交阯一事中官之惡實錄不盡書景泰四年吏科給事中盧祥言臣思永樂年間克平交阯設置郡縣夷人服從後因鎮守內臣貪虐致失人心竟亡其地天下至今非議不已即此數言可以想見師之上六日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豈不信夫
成祖天威遠加無思不服遏密未幾遂棄交阯齊桓首霸而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春秋已志之矣故姤之初六一陰始生而周公戒之
正統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都督馬

亮陳懷等統兵出境勦兀良哈三衞勇同太監僧保出喜峰口亨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口亮同太監劉永誠出劉家口懷同太監但信出古北口是時王振擅權乃有此遣而後遂以爲例至十四年陽和口之戰太監郭敬監軍諸將悉爲所制師無紀律而宋瑛朱冕全軍覆沒矣

景泰元年閏正月乙卯工部辦事吏徐鎮言刑餘之人不侍君側太祖高皇帝懲漢唐之弊不令預政不令典兵但使之守門傳命而已邇者僉監王振乘機專政依勢作威王爵天憲悉出其口生殺予奪任己愛憎又多引同類如郭敬等以爲心腹出監邊事 皇上臨御之初乞監前失宜官有參預朝政及監軍鎮守者悉令還內各守本職如此

則宦官無召釁之端國祚有過歷之兆矣事寢不行
六月乙酉陝西蘭縣舉人段堅論宦寺監軍之失
庚子肅府儀衛司餘丁聊讓請禁抑宦寺
三年九月辛卯南京錦衣衛鎮撫司軍匠餘丁蕭敏陳內
官苦害軍民十事
天順八年十一月丙寅兩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言正統
末年王振專權使先帝遠播宗社幾危天順年間曹吉祥
專權舉兵焚闕欲危宗社今日牛玉專權謀黜皇后欺侮
陛下是皆貽笑於四方取議萬世者也臣請自今以後一
不許內官與國政二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三不許
內官弟姪在外管事并置立產業自古內官賢良者萬無

一人無事之時似爲謹愼一聞國政便作姦欺如聞陛下
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爲已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
先泄之以張已勢人望日歸威權日重而內官之禍起矣
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臣與聞國政者此也內官侍
奉陛下朝夕在側文武大臣不知廉恥者多與之交結有
饋以金寶珠玉加之婢媵奴顏者內官便以爲賢朝夕在
陛下前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內官便以爲不
賢朝夕在陛下前非毀之陛下天縱聖明固不爲惑日加
浸潤未免致疑稱美者驟踰顯位非毀者久屈下僚怨歸
朝廷恩結宦寺而內官之禍起矣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
外官與內官交結者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

爲非聚姦養惡家人百數貲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內官因有此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姦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內外相通而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並置立家產者此也陛下果能鑒彼三人於既往行此三事於方今則禍亂自然不作災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則禍起蕭牆變生肘腋異日之患有不可言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舉朝廷之所諱臣等雖愚亦知避禍但受恩朝廷無以爲報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不疑卽臣等雖死而無悔矣上責徽等妄言要譽命吏部俱調州判官（原注疏草李鈞筆也）

中都之變宦官僨事之前車也不一年而監守之遣四出

以外廷無人甚也平陰之役夙沙衞殿殖綽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天子以此恥天下之士大夫而士大夫不以爲恥且羣然攻之廷論雖譁上心弗信及暫撤之而士大夫又果不足用也於是乎再任宦者而國事已不可爲昔者唐德宗即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故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耶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嗚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果愈於宦官乎內廷旣不可用外廷亦遂無人而國事又將誰屬乎至於昭王歎息思良將之已亡武帝咨嗟慮名臣之欲盡而燎原靡撲過涉終亡可爲痛哭者矣是以人

材非一世之所能成古先王於多難之時而得賢臣之助者以其養之豫而儲之廣也傳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夫有天下而爲子孫之慮者則必在於人才矣

金史完顏訛可傳劉祁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爲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應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論曰夫以督御治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原注）金時近侍非宦豎也以世胄或吏員爲之見斜卯愛實傳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戊午上諭禮部并在內各監局等衙門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宜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獨嚴近習之防勅內官毋預外事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肅拔本澄源意甚深遠朕鑒後追前凜持祖訓自今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或典禮繕戎或鳩工筦籥或司膳服或辦文書都著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職業不許違越祖制干預在外政事違者即以亂政參拏處斬仍詳察舊典開列職掌具奏禮部右侍郎蔣德璟疏言周官內職不滿百人糾禁王宮掌於小宰古聖垂法下戒將來蓋其慎也（原注天啟元年四月御史張捷疏言請令中官受考察於禮部定為五年一舉如京察例）太祖高皇帝實詳監於往代而取衷焉其設內官也監

司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俸不過一石而且糾劾有令交通有戒豫政典兵有禁謹內外之防杜假竊之漸至尙論漢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淵哉天訓亘古不易矣雖二十五年曾遣太監聶慶童往諭陝西河州等衛所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然往諭屬番於軍民無與且不假事柄亦暫往卽還終洪武之世無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肅之治而開萬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聖纘承宮府之大防無改而時事偶異中外之任使閒聞永樂中始有遣使外國及遣往甘肅巡視者洪熙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統中始有率兵討賊防邊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始有分坐十營或稱監鎗者然仍聽尙書于謙等節制至正德中邊關

始置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益非
祖宗之舊矣他如監工監器會同審錄蘇杭織造榷稅開
礦之遺皆利少害多亦旋設旋止操縱在握一時暫託權
宜而事任遞遷易世每多撓正惟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
獨斷於先我皇上翦除逆璫媲美於後總之稟成於高皇
帝訓諭內臣毋豫政事外臣毋行交結二語足括千古治
亂之源矣臣等伏讀寶訓深遡詒謀不使有功自無竊柄
之患嘗令畏法實杜亂政之階故委腹心則威福移寄耳
目則羅織啟遵典章則職守自恪嚴內外則侵越不生此
實鑒古酌今可以無微而神孫聖祖於焉一揆者也謹遵
聖諭備察舊章將各監局職掌著爲令甲可考見者臚列

上呈恭候聖明裁奪得旨申飭

奄人之有祠堂自英宗之賜王振始也至魏忠賢則生而

賜祠且徧于天下矣故聖人戒乎作俑

禁自宮

實錄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隸魏縣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宮以求進命執送錦衣衛獄罪之發南海子種菜祖宗以來凡閹割火者必俘獲之奴或罪極當死者出其死而生之蓋重絕人之世不忍以無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以來乃有自宮以求進者朝廷雖暫畀之而終收以為用故近畿之民畏避繇役希覬富貴者倣效成風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孫日赴禮部投進自是以後日積月累千百成

羣其為國之蠹害甚矣（原注）史臣劉吉等之辭（唐氏曰）不重奄人則無自宮以幸進者此除惡務本之道也至奄人禍烈而後禁之則無及矣

餘冬序錄曰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罪及本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原注）實錄永樂十九年七月丁卯嚴自宮之禁犯者皆發充軍成化九年令私自淨身者本身處死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十二年天順二年成化九年節經申明宏治五年自淨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容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乎未殘者法甚嚴也永樂二十三年（原注）仁宗即位興州左屯衛軍徐翼有子自宮入為內豎翼奏乞除軍籍上曰為父當教子為子當養親爾有子不能教自殘其體背親恩絕人道敗

壞風化皆原於爾何敢希除軍籍邪出其子使代軍役宣德二年令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元伍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勢家藏隱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處死該管總小旗里老鄰佑一體治罪正統元年閏六月時軍民多自宮希進間有以赦而獲免罪者刑部請依舊制不論赦前赦後俱論以不孝重罪從之成化十一年二月順天府永清縣民徐義自宮其幼子以求進詔發充廣西南丹衛軍妻及幼子皆隨往十五年淨身人介巡城御史錦衣衛督遞回籍宏治元年令錦衣衛拘送順天府遞發元管官司點閘知在不許容縱十三年令先年淨身人曾經發遣不候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遠充軍其戒約於

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璫滿朝金玉塞途至今日而益盛然則法果行乎

宋仁宗未有繼嗣太常博士吳及上言古之明王重絕人之世今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剔絕人理以希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有因而夭死者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矜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今以祖宗時校之當日宦官幾何人今幾何人臣愚以爲胎卵剔傷鳳凰不至繼嗣未育殆繇於此伏願濬發德音詳爲條禁權寵宦官進獻有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繼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此者帝異其言

權罷內臣進養子

日知錄集釋卷九終

PL 2716

日知錄集釋卷十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治地

古先王之治地也無棄地而亦不盡地田間之涂九軌有餘道矣遺山澤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餘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難壞年計不足而世計有餘後之人一以急迫之心爲之商鞅決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蕩然宋政和以後圍湖占江而東南之水利亦塞原注宋史劉韐傳鑑湖爲民侵耕官田收其租湖歲二萬斛政和間涸以爲田衍至六倍　文獻通考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以來其在浙間者隸應奉局其在江東者蔡京秦檜相繼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爲水也於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較其所得反不及於前人子曰

無欲速無見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則必自此二言始矣

斗斛丈尺

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禮記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原注）洪武初命三日一次較勘斛斗稱尺故關石和鈞大禹以之興夏謹權量審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鄉異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為一斗者一鬥之市兩斗並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為畝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為畝者有以七百二十步為畝者（原注）大名府志有以一千二百步為一畝者其步弓有以五尺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為步此之謂工不信度者也（補）趙氏曰晉書摯虞論樂謂

今尺長于古尺幾及半寸樂府用之故律呂不合將作大匠陳勰掘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爲正是晉時尺度已長于古亦尚不至三寸程大昌演繁露謂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沈存中筆談謂古尺二寸五分當今一寸八分周祈名義考謂周尺才得今六寸六分稗史謂宋司馬侑刻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郎曳山謂周尺比今鈔尺六寸四分王士棠謂明鈔尺與今裁尺相近夫法不一則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權量而正經界其先務矣後漢書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簡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而隋書趙煚爲冀州刺史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令頒之天下以爲常法儻亦可行於今日者乎

地畝大小

以近郭爲上地遠之爲中地下地蓋自金元之末城邑丘

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冊田也後墾者遠郊遠郊繼代之新科也故重輕殊也

廣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由國初有奉旨開墾永不起科者有因洿下鹻薄而無糧者今一概量出作數是以元額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畝數增多取駭於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元額之數自是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徵派則用小畝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以小地一畝八分折一畝遞增之至八畝以上折一畝既因其地之高下而爲之差等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元額以敷一縣之糧科而賦役由之以出此後人

一時之權宜爾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懷慶地獨小糧獨重開封三十四州縣而杞地獨小糧獨重蓋由元末本甚殘破故獨重於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給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詳原注解縉大庖西封事言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是則洪武之時即已如此而中原之地彌望荊榛亦無從按畝而圖之也唐時陸贄有言創制之始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致敝之端古今一轍而并地不均賦稅不平固三百年於此矣故東昌府志言三州十五縣步尺參差大小畝規畫不一人得以意長短廣狹其間而大名府志謂田賦必均而後可久除

沙茅之地別籍外請檄諸州縣長吏畫一而度之以鈔準尺以尺準步以步準畝以畝準賦倣江南魚鱗冊式而編次之舊所籍不齊之額悉罷去而括其見存者均攤於諸州縣之間一切糧稅馬草驛傳均徭里甲之類率例視之以差數百里之間風土人烟同條共貫矣則知均丈之議前人已嘗著之而今可通於天下者也閻氏曰江都之田一萬七千餘頃額徵銀五萬餘兩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額徵銀四萬一千餘兩泰州田九千餘頃額徵銀四萬四千餘兩非泰州之田僅高郵三分之一賦重於高郵三倍也蓋泰州大地而高郵小地也又如興化田二萬四千餘頃額徵銀二萬八千餘兩寶應田二千餘頃額徵銀二萬餘兩非寶應僅興化十分之一賦重十倍也蓋寶應大地而興化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為一畝而賦輕大地則數畝折一畝而賦重大役全書內皆未經注明也錢糧欵項不可不簡而田畝大小尤不可不明

宋史言宋時田制不立甽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偽未嘗考按（原注）王洙傳洙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以均其稅沈氏曰宋食貨志重修定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又言宣和中李彥置局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指為天荒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劵使田主輸租訴者輒加威刑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諸他州（原注）宦者傳是則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獨金元之季矣

州縣界域

自古以來畫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則州縣所屬鄉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即為鄰屬者則

幅員不可不更也下邽在渭北而併於渭南美原在北山而併於富平若此之類俱宜復設而大名縣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則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轄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宮(原注屬真定)威縣(原注屬廣平)之間有新河縣(原注屬真定)地清河(原注屬廣平)威縣之間有冠縣(原注屬東昌)地鄆城(原注屬兗州)范縣(原注屬東昌)之間有鄆縣(原注屬兗州)地青州之益都等縣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遷縣有開封之祥符縣地大同之靈丘廣昌二縣中間有順天之宛平縣地或距縣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縣藪奸誨逋恒必繇之而甚則有如沈丘(原注屬開封)之縣署地糧乃隸於汝陽(原注屬汝寧)者則錯互不可不正也衛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與民地相錯浸久而迷其版

籍則軍民不可不淸也水濱之地消長不常如蒲州之西門外三里卽以補朝邑之坍使陝西之人越河而佃至於爭鬭殺傷則事變不可不通也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有王者作謂宜遣使分按郡邑圖寫地形貿以山川正以經界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庶乎獄訟衰而風俗淳矣〔原注〕洪武十七年八月丙戌以州之民戶不及三千者皆改爲縣改者凡三十七州

後魏田制〔汝成案〕周禮閭師任工以飭材事今作餘材攷魏書同恐誤脫又貢其材周禮作貢其物

後魏雖起朔漠據有中原然其墾田均田之制有足爲後世法者景穆太子監國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水任工以餘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

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乃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游戲者於是墾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蓄既積黎元永安爰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軀或因饑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

畝婦人二十畝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男夫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是有口分世業之制唐時猶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創百世之規其亦運之掌上也已宋林勳作本政之書而陳同父以爲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豈非知言之士哉

開墾荒地

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即爲已業永不起科（原注是時方孝儒有因其曠土復古井田之議）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詔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戶

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隸并順天府無額田地甲方開荒耕種乙即告其不納稅糧若不起科爭競之塗終難杜塞今後但告爭者宜依本部所奏減輕起科則例每畝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絕爭競之端抑且少助倉廩之積從之戶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聽然自古無永不起科之地國初但以招徠墾民立法之過反以啟後日之爭端而彼此告訐投獻王府勳戚及西天佛子（原注見實錄成化四年三月）無怪乎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也（楊侍郎曰勸民開墾務使野無曠土第或山深箐密或係砂鹵開闢既艱旱澇賦缺故民鮮盡力竊恐若令各州縣除原報可墾地畝外凡有磽瘠難墾之地俱準照斥鹵輕則起科則民必鼓舞地利可以廣收民人承墾即給執照爲業照例十年起科如其地本係沃土則不在

此例〔胡御史曰〕陝省督臣每年酌動官銀借民開墾令于秋收照時價還糧先後動項發借銀六萬餘兩共收過糧約十餘萬石此已試之成效以爲此法凡西北近邊之地如直隸之永平宣化山西之大同朔平寧武甘肅之寧夏西寧等府隙地曠土所在多有而盛京之奉天錦州二府壤地沃衍水泉豐溢一經開墾即爲膏腴若令槩照陝省之法領銀交糧春借秋還邊民之力能耕種者必無不願惟領銀交糧之時不得勒措需索則民情踴躍矣胥綸事

〔曰〕開墾原以利民然所在奉行不善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縣承望上司意旨並未勘奪領報畝數以邀急公之名遂知不足即責之見在熟田以符所報之數一日以荒作熟河壖坍漲不常山麓難資灌溉州縣不復履勘恣入報墾之數赤貧乏食之民止貪目下官給牛種官與草舍以餬旦夕而不顧其地之不可得而墾也十年之後民不得不報熟官不得不升科幸而薄收完官不足稍過歉歲卒歲無資而逃亡失業矣故凡經報過開墾地畝無論已未升科俱令州縣官按冊踏勘內有向係還糧熟田混報開墾者即行舉首除額免其處分至新墾田應行升科之日亦必親勘果係田禾成熟可以持久者始與升科如其磽确瘠薄不能成熟者即與開除免賦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臣濬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原注據諸司職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爲重其糧額比天下爲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原注時未立太倉州）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

下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沈氏曰蘇州之田約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賦約居天下十分之一弱也十分之一弱卽八十八分之八強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斗宋時均兩浙田每畝一斗原注宋淳祐元年鮑廉作琴川志曰國初盡削錢氏白配之目遣右補闕王永高象先各乘遞馬均定稅數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畝夏稅錢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畝錢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於民者不過如此自熙豐更法崇觀多事靖炎軍興隨時增益然則宋初之額倘未至一斗也 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原注元史耶律楚材傳 至於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於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

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糧重去處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爲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有司不體聖心將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原注宋史言建炎元年籍沒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減租三分洪武初未有以此故事上言者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於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而已後變私租爲官糧乃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原注王叔英疏亦言輸之官倉道路既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自洪武時已然矣愚按宋華亭一縣即今松江一府當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

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爲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初田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瑄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併諸撥屬財賦府與夫營圍沙職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將天下係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二分外（原注即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

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間所免稅糧不下數百萬石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復七年拖欠折收輕齎亦不下數百萬石折收之後兩奉詔書赦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鹽糧屯種子粒稅絲門攤課鈔悉皆停徵前後一十八年間蠲免折收停徵至不可算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稅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稽古稅法斟酌取舍以宜於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此則國家有輕稅之名又有徵稅之實矣

今按宣廟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廣西右布政使周幹自蘇常嘉湖等府巡視還言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詢

之者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將沒官之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照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則田地無拋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議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爲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爲

定例六年三月巡撫侍郎周忱言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徵收易完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劾忱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請罪之上不許七年三月庚申朔詔但係官田塘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減免不許故違辛酉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準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爲辭之語若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卿

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濙等皆頓首謝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勤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子親兹惟重邦本豈曰矜吾仁英廟實錄正統元年閏六月丁卯行在戶部奏浙江直隸蘇松等處減除稅糧請命各處巡撫侍郎并同府縣官用心覈實其官田每畝秋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明白具數送部磨勘從之原注

按嘉靖十七年冊長洲縣田猶有七斗以上者今與民田通均而猶三斗七升是此旨當日未盡奉行也王上舍旦樞

曷以浮名也蘇州府見額二百五十萬石松江府見額一百二十萬石然在宋時蘇州不過三十餘萬也松江不過二十餘萬也即有元增賦蘇州亦八十餘萬而止松江亦七十餘萬而止是今之賦額較宋浮至七倍比元亦浮至三倍不特此也即如湖廣省額徵二百三萬而蘇州一府之數浮之福建省額徵一百萬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數浮之豈天下田皆生粟而二郡獨兩金歟建文詔免而復于永樂文襄請減而增于萬歷近世撫臣之請減浮糧者相繼而事寢不行大抵以蘇松財賦重地爲國家之限本難議躅郵耳于是有爲變通之說者或曰明時雖日重額而漕運贈米郎在正米之中且平米一石派本色五斗外止徵折色銀二錢五分周文襄巡撫江南重糧田納銀一兩準米四石輸布一定準米一石正額如此加耗可知今則每米一石除去本色折色至五錢有奇而加耗猶在外既有五米十銀復有浮數不貲或致一畝之租不能辦一畝之稅此加耗之害非淺也浮糧難豁耗贈不可減乎或曰故明折色于次年二月分十限開徵今則于本年正二月間通行截票其時宿土未翻青苗未補水早未卜豈歀未定遂以監司督之有司有司督之里役里役督之編戶苟非操券于債家入衣于質庫其將何以應之此早徵之患至深也浮糧難谿催科不可緩乎或又曰徵輸減一分則小民受一分之惠試以蘇松田計如極重科則每畝三斗

以至四斗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一斗科則二斗以外者
每平米一石請減七升科則二斗以內者每一石請減五
升其一斗五升以下地蕩山塗等則不在議減之列如是
則于國計無虧而三百年之痾疾有起色矣全豁雖壽遲
減獨不可行乎夫是三說者皆變通之得其道者也但減
耗以緩徵可救一時非所以垂萬世科則遲減可甦民困并
所以裕　天儲為今計莫若以蘇松浮糧攤之天下輕額
田每畝以一合為率而二郡所浮便可減其大半是天下
無加徵之苦而二郡有減賦之實國用無毫釐之虧而民
生有再甦之樂也〔沈氏曰〕雍正三年四月初九日奉　旨
蠲免蘇州府額徵地丁銀三十萬兩松江府十五萬兩從
管理戶部事務怡親王等奏請也時蘇州府條折兵餉條
里人丁匠班隨漕經費等項歲徵銀一百六十二萬六千
九百兩零松江府八十三萬三千五百三十兩零蘇州府
正耗漕白等項歲征米九十七萬五千二百十三石零松
江府四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石零其地丁銀蘇州府一
百二十九萬五千餘兩松江府六十七萬四千餘兩蘇州
府地丁銀項每至次年奏銷之期民欠必至三十餘萬松
江府必至十五六萬　計蘇州田地山蕩灘漊等共九萬
九千九百餘頃松江共四萬零八百餘頃　是月戶部議
覆光祿寺卿杭奕祿奏請　敕下江南督撫于蘇松二府
州縣凡有田之人丁恩免額徵蠲糧數內十分中減免佃

戶三分查二府恩免額徵係條折銀兩租田之人交納皆係米石所減三分應以米算照條折米一斗折銀一錢之例如有田之人恩免額徵銀一錢則於此一錢銀之內徵納租人名下減免米三升以此為準　聖恩蠲免二府額徵四十五萬兩業戶得沾三十一萬五千兩之恩佃戶亦分沾十三萬五千石之恩矣云云奉　旨依議速行

官田自漢以來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胄明年置安邊所凡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虙張晞顏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始

於浙西六郡凡田畝起租滿石者予二百貫以次遞減有司以買田多爲功皆謬以七八斗爲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原注理宗紀言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而平江之田獨多（原注似道傳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松江府志言元時苗稅公田外復有江淮財賦都總管府領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財賦府領籍沒朱（原注清）張（原注瑄）田以供中宮（原注元史天曆二年十月立平江等處田賦提舉司）稻田提領所領籍沒朱（原名國珍）管（原注明）田以賜丞相脫脫撥賜莊（原注在上海十九保　元史至正四年六月己巳賜脫脫松江田爲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錢氏曰）撥賜莊似非賜脫脫者）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田（原注又有汪闊闊滿經歷

田以賜影堂寺院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雲宗僧田原注：元史成宗紀大德七年七月罷江南白雲宗總攝所其田令依例輸租仁宗紀至大四年二月御史臺言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爲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乞追收所受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皆不係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兒等諸王如魯王瑚阿不剌郯王徹徹禿等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無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徧於平江而一入版圖亦按其租簿沒入之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蘇州而蘇州之官田多而賦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況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

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地土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詔減其什之三而猶爲七斗是則民間之田一入於官而一畝之糧化而爲十四畝矣原注實錄宣德七年七月己未行在戶部奏直隸松江府沒官田宜準民田例起科上從之命各處沒官田糧俱準此例此固其極重難返之勢始於景定訖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寛官田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農具車牛其始皆給於官而歲輸其稅浸久不可問而其稅復派之於田然而官

田官之田也國家之所有而耕者猶人家之佃戶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爲一冊而徵之猶夫宋史所謂一曰官田之賦二曰民田之賦金史所謂官田曰租私田曰稅者而未嘗併也相沿日久版籍訛脫疆界莫尋村鄙之氓未嘗見冊買賣過割之際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謂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訟端無窮而賦不理於是景泰二年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承納及歸併則例四年詔巡撫直隸侍郎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田原注先是正統中戶部會官議令江南小戶官田改爲民田起科而量改大戶民田爲官田以備其數既又因御史徐郁奏令所司均配扣算務使民田量帶官田攤糧以甦貧困俱行巡撫侍郎

周忱清理然民田多係官豪占據莫能究竟其弊仍舊至是部復以爲言戶部請從其議命敏均定派敢有恃强阻滯者執治其罪從之　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建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爲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爲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矣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然而爲此說者亦窮於勢之無可奈何而當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無異論亦以治如亂絲不得守二三百年紙上之虛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原注惟唐太常鶴徵作武進志極爲惋歎　抑嘗論之自三代以下田得買賣而所

謂業主者卽連陌跨阡不過本其錙銖之直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爲之地力之盈虛人事之贏絀率數十年而一變柰之何一入於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動也且景定之君臣其買此田者不過予以告牒會子虛名不售之物逼而奪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國原注宋史買公田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及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四百餘年之後推本重賦之繇則猶其遺禍也原注宋史謂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及宋亡遺患猶不息亮哉斯言而況於沒入之田本無其直者乎至於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則夫官田者亦將與冊籍而俱銷共車牛而皆盡矣猶執官租之說

以求之固已不可行〔原注〕隋書李德林傳高祖以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賜德林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則是以當代之君而還前代所奪之地價古人已有之矣 又考後漢書譙〔元〕子瑛奉家錢千萬於公孫述以贖父死及〔元〕卒天下平定〔元〕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敕所在還〔元〕家錢則知人主以天下為心固當如此 而欲一切改從民田以復五升之額即又駭於衆而損於國有王者作咸則三壤謂宜遣使案行吳中逐縣清丈定其肥瘠高下爲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塗蕩以升以合計者附於冊後而概謂之曰民田惟學田屯田乃謂之官田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視之紹熙以前猶五六倍也豈非去累代之横征而立萬年之永利者乎〔案〕咸案闕氏爵邸札記引作捐不可得之慮計而非損上立百世之永利而非變古也使唐宋兩太宗當此制間而夕行之矣若璩謂何必兩太宗明宣宗蓋

嘗有意於此矣實錄載其五年詔減官田舊額糧七年又申命減免不許有司故違但上壓於祖制之不違下復有行在戶部之宴奠焉不克充其仁心成其仁政迄今誦其詩百世而下猶令人感激涕零也閻氏所引當是林亭初刻之本宣宗實錄及詩今已引見前條

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張凝李穀之言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竝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嗚呼以五代之君猶知此義而況他日

大有爲之主必有朝聞而夕行之者矣原注宋紹興二十三年知池州黃子游言青陽縣苗七八倍於諸縣因南唐嘗以縣爲宋齊丘食邑故輸三斗後遂爲額詔減苗稅二分有半科米二分

今存者惟衛所屯田學田勳戚欽賜莊田三者猶是官田南京各衙門所管草塲田地佃戶亦輾相典賣不異民田

蘇州一府惟吳縣山不曾均爲一則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畝科五升私山畝科一升五勺

今高淳縣之西有永豐鄉者宋時之湖田所謂永豐圩者也文獻通考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初令百姓請佃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世忠又以賜秦檜繼撥隸行宮今隸總所原注宋史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爲額王弼原注成化十一年進士溧水知縣永豐謠曰永豐圩接永寧鄉一畝官田八斗糧人家種

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卽樂前年大水平斗門圩底禾苗沒半分里胥告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舊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息不算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兼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讀此詩知當日官佃之苦卽已如此原注元史閻復傳言江南公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而以官作民亦不始於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狀右臣當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頭榷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每畝約稅粟三斗草三束脚錢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

司職田又須百姓變米雇車般送比量正稅近於四倍其公廨田官田驛田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是則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於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屢下詔書令民間有拋荒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獨蘇松常三府爲然

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爲人佃作者十九其畝甚窄而凡溝渠道路皆并其稅於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原注凡言石者皆以官斛）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故既減糧額即當禁限私租上

田不得過八斗如此則貧者漸富而富者亦不至於貧元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原注時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原注明朝宣德十年五月乙未刑科給事中年富亦有此請)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詔江南佃戸私租太重以十分爲率普減二分永爲定例前一事爲特恩之蠲後一事爲永額之減而皆所以寛其佃戸也是則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漢武帝時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唐德宗時

陸贄言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伸舒所言則今之分租贄所言則今之包租也然猶謂之豪民謂之兼并之徒原注食貨志豪民侵陵分田刼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刼者富人刼奪其稅侵欺之也宋已下則公然號爲田主矣

豫借

唐玄宗天寶三載制曰每載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二十日爲限至代宗廣德二

年七月庚子稅天下地畝青苗錢以給百官俸原注田一畝稅錢十
五所謂青苗錢者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徵之故
號青苗錢主其任者爲青苗使原注此與宋王安石所行青苗錢之法不同彼則當
青黃未接之時貸錢於貧民而取其息
本謂之常平錢民間名爲青苗錢耳遂爲後代豫借之
始張大令曰按此則青苗之制唐宋本不同何以宋史趙瞻對神宗言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
制不足法似謂安石祖唐弊政考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
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常平錢正與
此同故趙瞻等舉唐爲言其
亦曰青苗者依當時爲稱也陸宣公言蠶事方興已輸縑
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
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憲宗元
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陳未接營辦尤艱凡有給用委觀察
使以供軍錢方員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韓文公有游城

南詩云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身麥苗含穟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是三四月之間尚未動差科也至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其時外內離叛未及一月國亡主滅明宗即位頗知愛民見於文獻通考所載長興四年起徵條流其節候早者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納足遲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徵九月納足周世宗顯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是莊宗雖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實未嘗行也乃後代國勢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開徵其病民又甚矣（沈氏曰盧熊蘇州府志云趙順

孫字和仲處州縉雲人咸淳四年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兼發運使先是郡廒赤立率以夏初徵民租順孫謂古者十月納禾稼今先期半載民何以堪僉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然將有乏興之憂首以俸入及例卷所供助糴本而抑浮費以繼之糴幾二十萬斛迄免預徵

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謝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貪之甚也今之爲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蹙民而適樂郊者乎

虞謙洪武末爲杭州府知府嘗建議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傜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爲傜役所困請爲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十畝餘田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廢楊氏曰此仁政也當事舉而行之豈不宜民而便乎

汝成案虞謙之議是矣而當時以爲非舊制遂廢不行者誤也元時崇奉二氏朝廷宮闈公主卿相凡賜田產動數

百頃又不輸賦稅用日饒富白雲宗總攝復廣使占遂至連阡累陌跨越州郡後雖屢勅令覈民戶出租尋廢不行明初猶存其風故虞氏有是言至明中葉以後已日衰耗即有寺田亦準科則非復曩之豪富矣

紡織之利

今邊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織雖有材力而安於游惰華陰王宏譔著議以爲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既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稅日逋（陳文恭曰陝西爲自古蠶桑之地今日久廢弛綢帛資于江浙花布來自楚豫小民食本不足而更賣糧食以製衣宜其家鮮蓋藏也）非盡其民之惰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爲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爲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爲之而不煩程督矣計延安一府四萬

五千餘戶戶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萬餘人其爲利益豈不甚多按鹽鐵論曰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夏不釋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論曰僕前爲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原注〕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婦人出草則穿紙袴眞所謂倮蟲者也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鴈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原注〕後漢書采入本傳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漢志有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載績爲公子裳豳之舊俗也率而行之富強之效悼龎之化豈難致哉〔唐氏曰〕吳絲衣天下聚于雙林吳越閩番至于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于空

處室廬舟楫之繁庶勝于他所此蠶之厚利也四月務蠶無男女老幼萃力靡他無稅無荒以三旬之勞無農田時之久而半其利此蠶之可貴也夫蠶桑之地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所居爲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其無桑之方人以爲不宜桑也今楚蜀河東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萬里同之而一畔異宜乎桑如五穀無土不宜一畔之間目視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惰也吾欲使桑徧海內有禾之土必有桑焉其在于今當責之守令于務蠶之鄉擇人爲師教民飼繅之法而厚其廩給其移桑有遠莫能致者則待數年之後漸近而分之而守令則省騎時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視其蠶之美惡而終較其絲之多寡多者奬之寡者戒之廢者懲之不出十年海內皆桑矣

昔吾行于長子略著于篇可以取法焉

吳華覈上書欲禁綾綺錦繡以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謂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勠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

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方今纂組日新侈薄彌甚斲雕爲樸意亦可行之會乎（楊氏曰空言禁敕無用也必實有清心寡欲之學者乃能收還淳返樸之效）

馬政

析因夷隩先王之所以處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原注左氏莊二十九年傳）先王之所以處廄馬也

漢鼂錯言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原注師古曰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　本傳）文帝從之故文景之富衆庶街巷有馬仟伯（原注阡陌字同）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原注漢書食貨

志若乃塞之斥也橋桃致馬千匹（原注貨殖傳）班壹避墜（原注古地字）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原注敘傳）則民間之馬其盛可知武帝輪臺之悔乃修馬復令（原注復卒三人之令西域傳）唐元宗開元九年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原注唐書兵志）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牧馬（原注魏書本紀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馬之禁）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原注楊氏曰色目人謂女直畏吾欽察契丹等）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原注元史本紀）實錄言永

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成羣民有即國家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此承元人禁馬之後故有此諭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諭兵部令民間畜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俾得以餘力養私馬至宣德六年有陝西安定衞士民王從義畜馬蕃息數以來獻此則小爲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漢唐復馬之令也

驛傳

續漢輿服志曰驛馬三十里一置史記田橫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是也唐制亦然原注唐書百官志凡三十里有

驛白居易詩從陝至東京（原注今陝州至河南府）山低路漸平風光
四百里（原注在今代爲三百里）車馬十三程是也（原注桑維翰對晉高祖言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其行或一日而馳十驛岑參詩一驛過一驛驛騎如
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韓愈詩銜命山東撫亂師
日馳三百自嫌遲是也（原注天寶六載敕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又如天寶
十四載十一月丙寅安祿山反於范陽壬申聞於行在所
時上在華清宮（原注在今臨潼縣）六日而達至德二載九月癸卯
廣平王收西京甲辰捷書至行在時上在鳳翔府一日而
達而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則又不止於十驛也古人以
置驛之多故行速而馬不弊後人以節費之說歷次裁併
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驛者馬倒官逃職此之故盍一考之

前史乎〔原注〕且如通州潞河驛四十里至夏店驛五十里至公樂驛五十里至薊州漁陽驛今以夏店公樂二驛併於三河則一驛七十里矣豈不勞乎又如定州永定驛五十里至西樂驛四十五里至伏城驛四十里至眞定府恒山驛猶仍舊貫使併爲三驛亦必不堪其敝矣

古人以三十里爲一舍左傳楚子入鄭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以爲退一舍而詩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禮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則漢人之驛馬三十里一置有自來矣〔原注〕史記晉世家注引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

國初凡驛皆有倉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遇歲不登公私無措惟南關驛有儲糧臣不及待報借給貧民一千七百二十八石上嘉其稱職卽此一事而當時儲畜之裕法令之寬賢尹益下

之權明主居高之聽皆非後世之所能及矣然則驛之有倉不但以供賓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藉阨實周禮遺人之掌也帖括後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時十里一鋪原注俗作舖設卒以遞公文原注金史泰和六年初置急遞鋪腰鈴傳遞日行三百里　大名府志唐有銀牌宋熙寧有金字牌急腳遞岳飛奉詔班師一日中十二金字牌是也

孟子所云置郵而傳命蓋古已有之史記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漢書黃霸傳注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

漕程

山堂考索載唐漕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

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轉運徵斂送納皆準程節其遲速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盡人馬之力而亦無逗留之患今之過淮過洪及回空之限猶有此意而其用車驢則必窮日之力而後止以至於人畜兩弊豈非後人之急迫日甚於前人也與然其效可睹矣按成案漕運始于秦漢而轉輸之法則始于魏隋而盛于唐宋然率有利病今觀俊卿所述在當時弊已如此則云轉般可濟直達恐不然矣

行鹽

松江李雯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

則天下皆官鹽也此論鑿鑿可行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復海運而引杜子美詩雲帆轉遼海稉（原注俗作粳）稻來東吳爲證余於鹽法亦引子美詩云蜀麻吳鹽自古通又曰風烟渺吳蜀舟檝通鹽麻又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鹽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人人誦杜詩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者俱準鹽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充矣從之此中鹽之法所自始（沈氏曰明史食貨志明之鹽法莫善于開

中開中者召商輸糧于邊而與之鹽也後其法亦行于內地

唐劉晏爲轉運使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鹽吏多則州縣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煑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鹽利之不可與正以鹽吏之不可罷讀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鹽地分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不得不

買私鹽既買私鹽則興販之徒必興於是乎盜賊多而刑獄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原注）又言虔州官鹽自淮南運致鹵溼雜惡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鹽販入虔以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賣錢二十以故虔人盡食嶺南鹽虔州即今贛州府宋時屢議不定今卒食廣東鹽每歲秋冬田事纔畢恒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鬬格或至殺傷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張士誠以鹽徒而盜據吳會其小小興販雖太平之世未嘗絕也余少居崑山常熟之間爲兩浙行鹽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視官鹽爲善

及游大同所食皆蕃鹽堅緻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設爲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爲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鐘之政也

宋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徵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仁宗從之其詔書曰歴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以是雖當王安石之時而於茶法未有所變其說可通之於鹽課者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終

日知錄集釋卷十一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權量

三代以來權量之制自隋文帝一變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原注今謂即時錢氏曰六典所謂大斗大兩大尺也左傳定公八年正義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隋書律歷志言梁陳依古斗齊以古升五升爲一斗周以玉升一升當官斗一升三合四勺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大業初依復古斗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爲一斤沈氏曰案通典梁武帝五銖錢實重四銖三參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齊文襄五銖錢實重五銖計一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

銖較其多寡重輕兩相符合則齊與梁並依古稱也而或以爲于古二而爲一或以爲以古稱一斤八兩爲一斤豈稱他物之稱多異于錢稱耶　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開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大業初依復古稱今考之傳記如孟子以舉百鈞爲有力人三十斤爲鈞百鈞則三千斤晉書成帝紀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記秦始皇紀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百二十斤爲石千石則十二萬斤漢舊儀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晉書南陽王保傳自稱重八百斤不應若此之重考工記曰爵一升觚三升原注儀禮特牲饋食禮注觚二升　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禮記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注凡觴一升

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壺大一石瓦甒五斗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毛說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每食四簋正義簋瓦器容斗二升不應若此之巨周禮舍人喪紀共飯米注飯所以實口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史記廉頗傳一飯斗米漢書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楊氏曰十六國春秋前秦紀有三人食一石穀者明江國公後吳鐵合食麪六十斤）趙充國傳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匈奴傳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不應若此之多史記河渠書可令畝十石嵇康養生論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竹書傳元傳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至數十斛今

之收穫最多亦不及此數靈樞經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禮朔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晉書宣帝紀問諸葛公食可幾何對曰三四升會稽王道子傳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權量比之於今大抵皆三而當一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曰當是六萬斗正義曰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此唐人所言三而當一之驗蓋自三代以後取民無制權量之屬每代遞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原注魏書張普惠傳神龜中上疏言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所以愛萬姓從薄賦故海內之人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隋煬帝大業

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權衡竝依古式雖有此制竟不能復古至唐時猶有大斗小斗大兩小兩之名而後代則不復言矣（沈氏曰齊民要術注云其言一石當今二斗七升本草注李杲曰古云三兩即今之一兩云二兩即今之六錢半也時珍曰古一升即今之二合半也）

山堂考索斛之爲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葢古用之斗小

歐陽公集古錄有谷口銅甬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銘曰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呂氏考古圖漢好畤官厨鼎刻曰重九斤一兩今重三斤六兩今六兩當漢之一斤又曰槇家釜三斗弱軹家甑三斗一升當漢之一石

大抵是三而當一也

古以二十四銖爲兩五銖錢十枚計重二兩二銖今稱得十枚當今之一兩弱（沈氏曰依後五銖錢一條此一兩弱當作七錢弱傳寫誤也）又漢書王莽傳言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頭富平民掊地得貨布一罌所謂長二寸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銖者今稱得百分兩之四十二（原注俗云四錢二分沈氏曰貨布亦有重至四錢八分者用行等稱行等即米平比布政司等每兩輕二分三釐又曰唐會要云開元通寶錢徑八分杜氏通典云開通元寶錢每十錢重一兩）是則今代之大於古者量爲最權次之度又次

之矣

晉書摯虞傳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駮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繇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

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竝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有改而致煩亦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其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宜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沈氏曰宋史律歷志云周顯德中王朴始依周法以秬黍校正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作律準以宣其聲宋乾德中太祖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考正時判太常寺和峴言西京銅望臬尺寸可校古法卽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朴所定尺比校短於石尺四分則聲樂之高蓋由于此況影表測于天地則管律可以準繩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黃鍾九寸之管命工人

校其聲果下于朴所定管一律又内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書省集官詳定衆議僉同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暢又云宋既平定四方凡新邦悉頒度量于其境其僞俗尺度踰于法制者去之乾德中又禁民間造者由是尺度之制盡復古焉又云太祖受禪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爲嘉量以頒天下其後定西蜀平嶺南復江表泉浙納土并汾歸命凡四方斗斛不中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復升平之制焉

大斗大兩

漢書貨殖傳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麤貨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十尺爲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錢氏曰据隋書律歷志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古稱三斤爲一斤則大斗大兩始于隋開皇間唐

初沿而不改斗十斗為斛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原注應劭曰十黍為絫十絫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時權量是古今小大竝行太史太常太醫用古原注杜氏通典云貞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稱尺以今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衡量皆三之一舊唐書代宗紀大歷十年八月太常寺奏諸州府所用斗稱當寺給銅斗稱州府依樣製造而行從之通典載諸郡土貢上黨郡貢人參三百小兩高平郡貢白石英五十小兩濟陽郡貢阿膠二百小斤鹿角膠三十小斤臨封郡貢石斛十小斤南陵郡貢石斛十小斤同陵郡貢石斛二十小斤此則貢物中亦有用小斤小兩者然皆湯藥之用他有司皆用今久則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廢矣

宋沈括筆談曰予受詔考鍾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

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稱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時權量又大於唐也沈氏曰閻百詩云古量甚小其數可攷者大約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然則古之五纔當今之一也又曰漢權有重四斤者實當今十三兩弱形以同等親蔽之趙氏曰筆談又云漢之一斛當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爲石當今三十二斤可見漢時斗稱之制已大于古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頒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是則元之斗斛又大於宋也

漢祿言石

古時制祿之數皆用斗斛左傳言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于釜論語與之釜與之庾孟子養弟子以萬鍾皆量也漢承秦制始以石爲名原注韓非子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已上皆效之子之是時卽以石

制𫷷史記燕世家同（趙氏曰）石本權衡之數也漢律歷志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乃權之極數至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則斛乃量之極數乃俗以五斗爲斛兩斛爲石是以權之極數爲量之極數殊岐誤然漢時米穀之量已以石計如二千石六百石之類是也又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畝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國策燕噲讓國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又漢書食貨志李悝之論曰一夫田百畝每畝歲收一石半云云則斗斛之以石計自春秋戰國時已然又案古時一石重一百二十斤與一斛之數不甚相遠古時十斗爲斛一斛即是一石後世五斗爲斛兩斛爲一石宋時已然　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號萬石百二十斤爲石是以權代量然考續漢百官志所載月奉之數則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嘗不用斛所謂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

爲品級之差而已〔原注〕汲黯傳注如淳曰眞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今人以十斗爲石本於此不知秦時所謂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萬石之鍾縣石鑄鐘虡衡石程書之類皆權也非量也惟白圭傳穀長石斗淳于髡傳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對斗言之是移權之名於量爾葉夢得巖下放言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爲石不知起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爲石非量名也〔楊氏曰〕說苑十六黍爲豆六豆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千二百黍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以之取民賦祿如二千石之類以穀百二十斤爲斛猶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係穀數從其取之醇醨以今準之酒之醇者斛止取

七斗或六斗而醨者多至於十五六斗若以穀百二十斤爲斛〔沈氏曰〕左傳襄十七年疏古者一斛百二十斤一斗十二斤一升十九兩二分酒從其權名則當爲酒十五六斗從其量名則斛當穀百八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言石者未嘗有定數也〔原注〕謝肇淛謂古者爵容一升十爵爲斗百爵爲石以考工記一獻三酬之說準之良然昔人未詳此義至於麪言斛石麪亦未必正爲麥百二十斤而麥之實又有大小虛實然沿襲至今莫知爲非及弓弩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硾以斤爲別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常之有

史記貨殖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變皮言石亦互文也凡細而輕者則以皮計麤而重者則以石計

以錢代銖

古算法二十四銖爲兩漢軹家釜銘重十斤九銖軹家甑銘重四斤廿銖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兩而有錢之名此字本是借用錢幣之錢非數家之正名沈氏曰猶今北方貫米者不言升但言碗也〔又曰〕通典選舉三注云弓用一石力箭重六錢衡領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書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絫原注絫或作參沈存中曰今蜀部亦以十參爲一銖參乃古之絫字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所謂二銖四絫者今一錢之重也後人以其繁而難曉故代以錢字沈氏曰今一錢之重當古七銖二絫

度量皆以十起數惟權則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今人改銖爲錢而自兩以上則絫百絫千以至於萬而權之數亦以

十起矣漢制錢言銖金言斤其名近古按成案度量起算皆以秬黍由寸遞增丈尺可知自龠至斛亦可等加權始于龠則變多寡為重輕其數難齊是以百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趙宋改銖為錢十錢為兩而斤與鈞石如初則起算雖殊積兩何異亦猶曰法萬分象限九十通其釐爾盈虛自合云爾

宋史律歷志太宗淳化三年三月詔曰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鉤為姦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為通規事下有司監內藏庫崇儀使劉蒙劉承珪言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凡五十一輕重無準外府藏受黃金必自毫釐計之式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本末別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為精備其法蓋取漢

志子穀秬黍爲則廣十黍以爲寸從其大樂之尺原注秬黍黑黍也樂尺自黃鍾之管而生也謂以秬黍中者爲分寸輕重之制就成二術原注二術謂以尺黍而求氂絫因度尺而求氂原注度者丈尺之總名謂因樂尺之原起於黍而成於寸析寸爲分析分爲氂析氂爲毫析毫爲絲析絲爲忽則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一氂十氂爲一分自積黍而取絫原注從積黍而取絫則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絫銖皆以銅爲之以氂絫造一錢半及一兩等二稱各懸三毫以星準之等一錢半者以取一稱之法其衡合樂尺一尺二寸重一錢錘重六分盤重五分初毫星準半錢至梢總一錢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氂原注第一毫下等半錢當十五氂若十五斤稱等五斤也沈氏曰十五氂當作百五十氂中毫至梢一錢析成十分分列十氂末毫至梢半錢析成五分分列十氂等一兩者亦爲一稱之則其衡合樂尺一尺四寸重一

錢半錘重六錢盤重四錢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銖下別出一星星等五絫（原注每銖之下復出一星等五絫則四十八星等二百四十絫計二千四百絫爲一兩沈氏曰四百絫之絫當作黍）中毫至梢五錢布十二銖銖列五星星等二絫（原注布十二銖爲五錢之數則一銖等十絫都等一百二十絫爲半兩）末毫至梢六銖銖列十星星等一絫（原注每星等一絫都等六十絫爲二錢半）以御書眞草行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絫爲一錢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爲一稱之則其法初以積黍爲準然後以分而推忽爲定數之端故自忽絲毫氂黍絫銖各定一錢之則（原注謂皆定一錢之則然後制取等稱也）忽萬爲分（原注以一萬忽爲一分之則以十萬忽定爲一錢之則忽者吐絲爲忽分者始微而著言可分別也）絲則千（原注一千絲爲一分以一萬絲定爲一錢之則）毫則百（原注一百毫爲一分以一千毫定爲一錢之則毫者氂毛也自忽絲毫三者皆斷驥尾爲之）氂

則十原注一十氂為一分以一百氂定為一錢之則氂者氂牛尾毛也曳赤金成絲以為之也轉以十倍倍之則為一錢原注轉以十倍倍之謂自一萬忽至十萬忽之類定為之則也黍以二千四百枚為一兩原注一龠容千二百黍為十二銖則以二千四百黍定為一兩之則兩者以二龠為兩絫以二百四十原注謂以二百四十絫定為一兩之則銖以二十四原注轉相因成十絫為銖則以二百四十絫定成二十四銖為一兩之則銖者言殊異也遂成其稱稱合黍數則一錢半者計三百六十黍之重列為五分沈氏曰五分上當有十字則每分計二十四黍又每分析為一十氂則每氂計二黍十分黍之四原注以一氂分二十四黍則每氂先得二黍都分成四十分則一氂又得四分是每氂得二黍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絲六忽有差為一黍則氂絫之數極矣沈氏曰氂絫之氂當作黍一兩者合二十四銖為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為銖二百四十黍為二銖四絫二銖四絫為

錢二絫四黍爲分一絫二黍重五氂六黍重二氂五毫三黍重一氂二毫五絲則黍絫之數成矣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幣而太府權衡舊式失準得因之爲姦故諸道主者坐逋負而破產者甚衆又守藏更代校計爭訟動必數載至是新制既定姦弊無所措中外以爲便原注度量權衡皆太府掌造以給內外官司及民間之用凡遇改元即令更造各以年號印而識之其印有方印長印八角印笏頭印之別所以明制度而防僞濫也是則今日之以十分爲錢十錢爲兩皆始於宋初所謂新制者也

十分爲錢

古時分乃度之名非權之名說文寸十分也隋書律歷志引易緯通卦驗十馬尾爲一分說苑度量權衡以粟生十

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原注】淮南子注同孫子算術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十秒爲毫十毫爲氂十氂爲分十分爲寸漢書律【曆】志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此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蔈而當一粟【原注】宋書律志作標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爲石此則權之名【原注】史記大宛傳善市賈爭分銖然以十二分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則小於今之爲分者多矣【趙氏曰】分氂毫絲忽本亦度之名孫子算經所云是也宋太宗詔更定權衡之式崇儀使劉蒙劉承珪等乃取樂尺積黍之法移于權衡于是權衡中有忽絲毫氂分錢之數此近代兩錢分氂毫忽絲之所由起也今俗權貨物者曰稱權金銀者曰等宋初皆謂之稱劉承珪所定銖二十四遂成其稱

是也元豐後加有等子之名

陶隱居名醫別錄曰古稱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爲一銖六銖爲一分四分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李杲曰六銖爲一分卽今之二錢半也此又以二錢半爲分則隨人所命而無定名也

黃金

漢時黃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欒大至齎金萬斤原注漢書作十萬斤衛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原注古來賞賜之數莫侈於元成宗卽位賜駙馬蠻子帶銀七萬六千五百兩闊里吉思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兩高麗王王昛三萬兩其定諸王朝會賜與有至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者　梁孝王薨藏府餘黃金四

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
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
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爲
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
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
是民間亦未嘗無黃金也董卓死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
八九萬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
百斤銀千斤南齊書蕭頴胄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
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
頴胄起兵乃取此龍以充軍實梁書武陵王紀傳黃金一
斤爲餅百餅爲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

於史尙書疏漢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贖銅

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今以目所睹記及會典所載國初金價推之亦大畧可考會典鈔法卷內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徵收卷內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稅糧金每兩準米十石銀每兩準米二石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賦欲以蘇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將愈困民更令金每兩準米二十石銀每兩準米四石然亦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永樂

十一年令金每兩準米三十石則當銀七兩五錢矣又令交阯名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三十引則當銀十兩矣（沈氏曰周安期雜稿云金陀續編中有紹興四年朝省行下事件省劄內一項于行在榷貨務支銀一十萬兩每兩二貫五百文金五千兩每兩三十貫二項計準錢四十萬貫可見當時每錢一貫止值銀四錢每金一兩卻值銀十二兩豈）非承平以後日事侈靡上自宮掖下逮勳貴用過乎物之故與（原注遼張孝傑爲北府宰相貪貨無厭嘗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爲宰相家）幼時見萬歷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換（原注天啟中權奄用事百官獻媚者皆進金卮金價漸貴）江左至十三換（汝成案元本十三換下有以後賤至六換而今又十三換十二字）矣投珠抵璧之風將何時而見與

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金價亦四五倍於銀

也原注方勺泊宅編云當時黃金一兩才直錢六百朱提銀一兩才直錢二百

元史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

是金價十倍於銀也

史記平準書一黃金一斤原注漢書食貨志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莊子百金注李曰金方寸重一斤百金百斤也漢書韋賢傳賜黃金百斤元成詩曰厥賜祁祁百金泊館是也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原注孟康曰二十四兩曰鎰漢以一斤爲一金是漢之金已減於秦矣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惠帝紀注師古曰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原注王莽傳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公羊隱公五年傳百金之魚注百金猶百萬也古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

古來用金之費如吳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何姬傳注引江表傳

孫皓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魏書釋老志興光元年勑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爲大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齊書東昏侯本紀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原注即箔字）十萬翻修清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五代史閩世家王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大上老君像宋眞宗作玉淸昭應宮萱棋欒櫨全以金飾所

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全計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又言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原注）吳澄傳言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　泰定帝紀泰定二年七月庚午以國用不足罷書金字藏經　時於雲南立造賣金箔規措所　此皆耗金之繇也杜鎬之言頗爲不妄草木子云金一爲箔無復再還元矣故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爲箔（原注）宋史眞宗紀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丙午申明不許以金銀爲箔之制仁宗紀康定元年八月戊戌禁以金箔飾佛像哲宗紀元祐二年九月丁卯禁私造金箔劉庠傳仁宗外家李珣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從之　金史世宗紀大定七年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線其織賣者皆抵罪　元史仁宗紀　而太祖至大四年三月辛卯禁民間製金箔銷金織金

實錄言上出黃金一鋌示近臣曰此表簑衹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銷鎔得之嗚呼儉德之風遠矣

銀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秦并天下幣爲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臧不爲幣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原注謝肇淛曰漢銀八兩直錢一千當時銀賤而錢貴今銀一兩即直千錢矣閻氏曰按孝武始造白金三品乃雜鑄銀錫爲之此即漢書安息國以銀爲錢之制竟認作銀非其文作龍有馬有龜所直各不同王莽即眞始直用銀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並宜禁斷（原注李德

裕爲浙西觀察使奏云去二月中奉旨令進盝子然考之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

通典謂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而唐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已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爲交易黔巫溪峽用水銀朱砂繒綵巾帽以相市原注杜氏通典載唐度支歲計之數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布絹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疋錢則二百餘萬貫未嘗有銀其土貢則貴州貢銀百兩邵新黨三州各貢銀五十兩賀州貢銀三十兩邵端昭潘辨高竇潯嚴封春羅牢賓橫象瀧藤平琴廉義柳勤康恩崖萬安二十七州各貢銀二十兩是唐人以銀爲貢而不以爲賦也張籍詩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於是有以銀當緡錢者矣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

貫（原注）舊唐書哀帝紀內庫出方圓銀二千一百七十二兩充見任文武常參官救接是知前代銀皆是鑄成
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
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
云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
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
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哀宗正大間民
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閻氏曰按紹興歲幣銀二十萬兩絹
二十萬匹又際費銀一千三百餘兩非上下用銀之事乎
何必金大抵北宋所著書上下用銀已不計其數矣趙氏
曰秦并天下幣爲二等黃金爲上幣餘皆用錢其珠玉龜
貝銀錫祇爲器飾不用爲幣漢初因之然鼂錯言珠玉金
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于把握可以周四海而無飢
寒之患則是時雖不用銀而銀與金珠同貴可知漢武元
狩四年造白金爲幣白金乃銀錫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
撰重八兩其文龍直三千次曰以重其文馬直五百次曰

復小其文龜直三百吏民盜鑄者不可勝數則已有用之者然歲餘終廢不行王莽又制爲銀貨與錢貨並行而民間仍以五銖錢交易魏文帝時幷罷錢令民以穀帛相易六朝則錢帛兼用而帛之用較多此歷代未用銀之證也文獻通考蕭梁時交廣之域全以金銀交易後周時西河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此蓋用銀之始然但行于邊而中土尚未行唐則幷禁用銀矣五代史後唐莊宗將敗諭軍士曰適報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又李繼韜既反復降其母楊氏善蓄財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莊宗之宦官伶人幷賂劉皇后繼韜由是得釋慕容彥超至作僞銀以射利則其時民間皆已用銀可知

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

國初所收天下田賦未嘗用銀惟坑冶之課有銀實錄於每年之終記所入之數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至宣德五年則三十二萬二百九十七兩

歲辦視此爲率〔原注〕按宋蘇轍元祐會計錄歲入銀止五萬七千兩元史成宗紀右丞相完澤言歲入銀止六萬兩而宣德五年奏溫處二府平陽麗水等五縣銀額至八萬七千八百兩益所開坑治漸多當日國家固不恃銀以爲用也〔龔〕氏曰自唐調廢而兩稅興民力之輸納無復本色之供國用之徵求惟以金錢爲急上下相尋惟乏之金是患然銀兩之所由生一則礦礫之銀一則番舶之銀　本朝順治六七年間海禁未設見市非貿易多以外國銀錢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之後絕跡不見是塞財源之明驗也程方伯曰天下大利在洋而大害亦在洋諸番所產之貨皆非中國所必需每歲約值千萬金若以貨易貨不必以實銀交易於中國尚無所妨惟鴉片一物傷民命耗國財源每歲不下數百萬金皆潛以銀交易有去無來中國土地所產歲有幾何不數十年中國之白金竭矣孩成案近來民間盛行洋錢幾代制錢白金之半將見數十年之後白金盡爲外洋所換而海內之財源竭矣流弊之極不可不爲之禁也故吳蘭修曰凡夷船出口止準帶光面洋銀其內地戳印銀照紋銀例一體嚴禁夫法制峻立煩擾空滋別茲邊關豈易津邏竊意因勢惠威隨俗閑縱彔遠不傳聞出白絕必有采此說而苦爲高下者矣至正統三年以採辦擾民始罷銀

課封閉坑穴而歲入之數不過五千有餘九年閏七月戊寅朔復開福建浙江銀場(原注是年採納已六萬七千一百八十兩)乃倉糧折輸變賣無不以銀後遂以為常貨益市舶之來多矣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為貨交易違者治其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其立法若是之嚴也九年四月己丑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十九年三月己巳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里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五月己未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此其折變之法雖暫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統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稅折收金帛(原注會典言浙江江西湖

廣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銓奏行在各衛官員俸糧在南京者差官支給本為便利原注是時京官俸糧皆於南京支給但差來者將各官俸米貿易物貨貴買賤酬十不及一朝廷虛費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令該部會議歲祿之數於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不通舟楫之處各隨土產折收布絹白金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言江西屬縣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歲齎金帛於通津之處易米上納南京設遇米貴其費不貲今行在官員俸祿於南京支給往返勞費不得實用請令江西屬縣量收布絹或白金類銷成錠運赴京師以準官員俸祿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亦有是請至是行在戶部復申前議上曰祖宗嘗行

之否尚書胡濙等對曰太祖皇帝嘗行於陝西每鈔二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黃金一兩折二十石白金一兩折四石絹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隨所產民以為便後又行於浙江民亦便之上遂從所請（原注每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遠近稱便然自是倉廩之積少矣（原注已上實錄全文）

二年二月甲戌命兩廣福建當輸南京稅糧悉納白金有願納布絹者聽於是巡撫南直隸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倉儲積有餘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蘇松常三府將存留倉糧七十二萬九千三百石有奇貢銀準折官軍俸糧三年四月甲寅命糶廣西雲南四川浙江陳積倉糧遂令軍民無輓運之勞而國庾免陳紅

之忠誠一時之便計也
自折銀之後不二三年頗有水旱之災而設法勸借至千石以上以賑凶荒者謂之義民詔復其家至景泰間納粟之例紛紛四出相傳至今而國家所收之銀不復知其爲米矣
唐書言天寶中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楊國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當日諸臣之議有類於此踵事而行不免太過相沿日久內實外虛至崇禎十三年郡國大祲倉無見粟民思從亂遂以亡國

宣德中以邊儲不給而定為納米贖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統三年八月從陜西按察使陳正倫之請改於本處納銀解邊易米雜犯死罪者納銀三十六兩三流二十四兩徒五等視流遞減三兩杖五等一百者六兩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遞減五錢此今日贖鍰之例所繇始也

正統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撫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請以折銀糧稅悉徵本色於各倉收貯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糶於民以所得銀上納京庫則官既不損民亦得濟從之此文襄權宜變通之法所以為一代能臣也

以錢為賦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泉（原注古錢字）穀也又曰賦口率出泉也（原注方回古今考不然此說）荀子言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而漢律有口算（原注孝惠紀注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此則以錢爲賦自古有之而不出於田畝也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未嘗用錢自兩稅法行遂以錢爲惟正之供矣（任氏曰行錢之法惟曰錢糧納錢自明季以來盡數納銀錢於是鑄而不行順治中有錢糧納錢之議又有銀七錢三之令而錢準存留不準起運則終不納錢也是故錢之行必自錢糧始錢糧必自起運始除金花小司盡數納錢即或銀三錢七或中半銀錢皆以起運爲率則有司不得不納錢有司納錢則民自樂輸錢小民輸錢則民間錢價自平）

孟子有言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繇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使餘糧棲畝斗米二錢而輸將不辦婦子不寧民財終不可得而阜民

德終不可得而正何者國家之賦不用粟而用銀舍所有而責所無故也夫田野之氓不爲商賈不爲官不爲盜賊銀奚自而來哉此唐宋諸臣每致歎於錢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賦重穡以帥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風俗之美無是理矣

白氏長慶集策曰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

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汙萊室如懸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繇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取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為租庸以石斗登降為差以匹丈多少

爲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興則趨末者回心游手於道塗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迹於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所謂下令如流水之原繫人於包桑之本者矣

贈友詩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胡爲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人以爲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顦顇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李翺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邪繇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

宋時歲賦亦止是穀帛其人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原注景祐初詔戶在第九等免折變）熙寧中張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之錢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原注司馬光亦言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　蘇軾亦言免役之害聚斂民財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

銀銀愈貴錢愈難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從之而眞宗時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上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是宋時之弊亦與唐同而折銀之見於史者自南渡後始也

解縉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於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也〔楊氏曰〕凡積穀者皆富人有穀而賤糶者皆貧人也賤糶者必貴糴富益富而貧益貧繇此矣顧氏之說上操其柄而出入之際又不至低昂之懸絕其法之良乎〔又曰〕如此愚以為天下稅只須停一年解京之銀便得無窮之利糧當一切盡徵本色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儲之於通

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畧倣劉晏之遺意量其歲之豐凶稽其價之高下糴銀解京以資國用一年計之不足十年計之有餘小民免稱貸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煩郡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

先生錢糧論畧曰古天下之所爲富者菽粟而已爲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于器飾不爲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爲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收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

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爲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耳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烏有所謂銀哉且天地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戸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原注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寮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吳徐知誥從宋齊邱言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于是諸

稅悉收穀帛紬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爲難
得也以民之求錢爲不務本也而況于銀乎若度土地
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
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
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
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
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羊而求馬
也倚銀而富國是倚酒而充饑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
于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又曰
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于民爲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
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徵銀之代乎原夫耗之所

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于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爲額外之徵不免干于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惏于是藉火耗之名爲巧取之術〔按成案貴州提督楊天縱疏正雜錢糧每兩明加火耗二錢實有加至四五錢不等且布政司衙門每兌收銀百兩加秤平銀五兩若收錢則無羨餘是以不行收納〕蓋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傳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羸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又取其羸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于兩而厚于銖其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

敢言也于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賦而厚于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于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爲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時者矣愚嘗久于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頞而訴火耗之爲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爲銀八爲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長者言近代之貪吏倍甚于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爲多易齎

則多取之而猶以爲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

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準姦惡論夫用金銀何姦之有而重爲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與市道窮而僞物作國幣奪于上民力殫于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翺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葉者矣原注陸贄上均節財賦六事其二言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于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

曷嘗有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産爲差使以錢穀定稅唯計求得之利宜龐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成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汝成案先生自注尚有李氏朔疏改稅法自白氏居易贈友詩二條已見前故未錄又前注引舊唐書穆宗紀云云放新舊唐書楊於陵傳穆宗即位遷戶部尚書舊紀作兵部者誤也先生論中作戶部注承未改云曰子以火耗爲病于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于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節家之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于道前爲錢後爲銀則大盜之所脫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于唐宋之時河湖之間所名爲響馬者亦當倍甚于唐宋之時矣汝成案先生之時每銀一兩值錢一千今則每銀一兩值錢一千三百先生與薊門當事書云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二兩舊米四石今則歲偶不登每米一石値銀四兩漕本折收每本米一石

納錢五千數百文以銀核之則每石得銀四兩以外也昔時銀貴而穀賤則農民困而資用孝饒今且銀穀俱貴則貧民無以爲生而資用亦絀矣附識之以權贏縮

五銖錢

今世所傳五銖錢皆云漢物非也南北朝皆鑄五銖錢原注陳書世祖紀天嘉三年閏二月甲子改鑄五銖錢沈氏曰漢與南北朝及隋五銖錢皆相去不遠魏書言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原注通典注按此則一十錢重十一斤以上而隋代五銖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當時大小稱之差耳沈氏曰注中十一當作十三二兩當作五兩以上此蓋依時稱也自餘皆準此爲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民間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

鉛鐵竝不聽用然竟未施行沈氏曰通鑑陳宣帝太建十一年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胡三省注云五代志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大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私用益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大同以後所在鐵錢如邱山錢陌所在不等至于末年陌益少以三十五為陌陳初承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有兩柱錢及鵞眼錢兩柱重而鵞眼輕雜而用之其價同私家多鎔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為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當鵞眼之十至是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十後還當一人皆不以為便末幾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隋書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沈氏曰二當作五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壹百姓便之是則改幣之議始於

齊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銖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沈氏曰當作五）兩是六十六兩（沈氏曰當作九兩以上）每一枚當重六分六釐（沈氏曰六釐當作九釐以上其中有重至八分餘者亦有重至九分者錢有輕重等有大小耳）今五銖錢正符此數不知漢制如何（沈氏曰漢五銖與隋五銖同）古錢惟五銖及開元通寶最多五銖隋開皇元年鑄開元唐武德四年鑄（沈氏曰銖之輕重隋尚如古至唐則幷改之矣六典仍用古法）

開元錢

自宋以後皆先有年號而後有錢文（楊氏曰今有乾符錢則唐之僖宗時有年號而後有錢文不必自宋以後）唐之開元則先有錢文而後有年號舊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沈氏曰此一銖當古三銖一絫當古三絫）積十錢重一兩（原注通典云計一千重六斤四兩每

兩二十四銖則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稱比今稱三之一也則今錢爲古稱之七銖以上比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沈氏曰開元錢完好者每一枚或重一錢一分或一錢一分有奇或八九分不等總十枚重一兩零三分或云御當今布政司等一兩又曰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楊氏曰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后掐一甲故錢上有甲痕唐錄改要云竇皇后溫公曰是時竇后已崩文德未立皆訛也馬永卿曰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雒并幽桂等處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

舊唐書高宗乾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鑄乾封泉寶錢二年正月罷乾封錢復行開元通寶錢

錢法之變

太祖實錄歲辛丑二月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之錢相兼行使原注成化元年七月丙辰詔通錢法商稅課程錢鈔中半兼收每鈔一貫折錢四文無拘新舊年代遠近悉驗收以便民用　世宗實錄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巡視五城御史閻鄰等言國朝所用錢幣有二曰制錢祖宗列聖及皇上所鑄如洪武永樂嘉靖等通寶是也曰舊錢歷代所鑄加開元太平淳化祥符等錢是也自六十年來二錢並用民咸利之沅氏曰明史食貨志云太祖初置寶源局于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爲一貫四十文爲一兩四文爲一錢及平陳友諒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錢式即位頒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至重一錢止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與寶源局並鑄　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爲精工隆慶萬歷加重半銖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顧司業曰乾隆四年於鄱陽湖得宋時所覆運錢舟錢皆宋物雜出唐開通錢一二文余取其輕重較之唐開通元寶重一錢又有唐國通寶重一

錢一分葢南唐李氏所鑄宋太宗太平通寶其輕重一準唐開通重一錢或錢二分不等仁宗慶歷重至一錢八分神宗元豐至二錢哲宗紹聖至二錢一分徽宗大觀崇寧至三錢三錢二分所見錢文之重無踰於此餘與開通錢畧同也凡有道之世錢俱不甚相遠至濁亂奸佞之朝則重逾常格慶歷之錢特重者以是時方事元昊而乏軍需用張奎范雍言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尋盜鑄數起爲公私患其餘熙寧之錢重由於安石紹聖之錢重由於惇卞崇政大觀政和之錢重由於蔡京元祐司馬一出當國而錢復其舊統前後觀之其故瞭然矣　予幼時見市錢多南宋年號後至北方見多汴宋年號貞行草字體皆備間有一二唐錢自天啟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原注崇禎元年六月丙辰上御平臺召對給事中黃承昊疏中有銷古錢不用語閣臣劉鴻訓奏今湖南山東山西陜西皆用古錢若驟廢之於民不便此乃書生見上曰卿言是而新鑄之錢彌多彌惡旋鑄旋銷寶源寶泉二局祇爲姦蠹之窟故嘗論古來之錢凡兩大變隋時盡銷古錢

一大變天啟以來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鵝眼綖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尙存旬日之間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卽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徧欲一市價而裕民財其必用開皇之法乎

自漢五銖以來爲歷代通行之貨原注金志謂之自古流行之寶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考之於史魏熙平初尙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請下諸州方鎭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幷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錢宋史言自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則斷新錢專用古錢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則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用矣昔之貴古錢如此近

年聽爐頭之說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錢銷盡新錢愈雜地既愛寶火常克金遂有乏銅之患自非如隋文別鑄五銖盡變天下之錢古制不可得而復矣陸氏曰古有三

幣今亦有三幣古之三幣珠玉黃金刀布今之三幣白金錢鈔古之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皆粟與械器耳粟與械器持移量筭有所不便於是乎代之以金金者所以通粟與械器之窮也所謂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麄毫市易則金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錢錢者所以通金之窮也所謂頓不如零也千里齎持盜賊險阻則金與錢俱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飛錢今之會票又所以通金與錢之窮也所謂重不如輕也識三幣之情則知所以用三幣之法矣錢之重輕自當以一錢為率錢之價値斷當以每一文準銀一釐為率若錢太輕則銅不敵銀銅不敵銀則多費錢太重則銀不敵銅銀不敵銅則難用今之薄小低錢固非法矣至京師黃錢每六文準銀一分亦未為得也今　朝廷用錢母便于發不便于收每便于下不便于上此由純用小錢無子母相權之法故也明天啟時嘗鑄當十錢每大錢一當小錢十其重以一兩為率愚謂今後凡遇官民交易勢當用錢者小錢難于

個數竟用當十大錢出入暸然無耗損免折之弊亦一法也自古三幣皆用金若銅未有用楮者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曰飛錢此楮法所由起也然此特以楮券錢而非即以楮爲錢宋張詠鎮蜀患蜀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謂之曰交子高宗時又有會子始以楮爲錢然猶用官錢爲本至金元之鈔則直取料于民不復用官錢爲本所費之值不過三五錢而售人千錢之物民離愚豈爲所欺哉且鈔易昏爛不久仍廢則楮幣之無用可知矣必欲行楮幣之法須如唐飛錢之制然後可令人多有移重資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當商之家取票至京師取值謂之會票此即飛錢遺意竟于各處布政司或大府去處設立銀券司　朝廷發官本造號券令客商往來者納銀取券合券取銀出入之間量取路費微息則客商無道路之虞　朝廷有歲收之息彼亦甚便郎氏曰竊謂鈔法之廢也久矣苟欲其神明變通而爲可久之計固不必襲楮幣之名亦不當用虛薄易爛之紙莫若取白銅之精好者銷鑄爲鈔如今之錢式而稍加重大錢以文字面曰康熙寶鈔背曰準五準十之類以至準百而止而其中孔則別之以圓取其內外圓通流行錢法之義要使內局自鑄定爲一式輕重纖毫不容增減以杜僞造攸成鋈以銅爲錢尙多盜鑄易錢爲鈔則詐僞愈增既壅不行必

生苛法先生論之詳矣陸氏議易會票會票原于飛錢飛錢即鈔法權輿名異實同豈云善政官司山人百弊繁興即防制嚴明亦與平準均輸何異邱氏所議工損利益盜作九彩其害更倍通變莫善二家既刪其言并疏得失

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古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於是易代之君遂以爲勝國之物而銷毀之自錢文之有年號始也嘗考之於史年號之興皆自季世宋孝武帝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沈氏曰錢載年號始于此）一邊爲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爲孝建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非永世流通之術而高道穆乃以爲論今據古宜載年號何其愚也

近日河南陝西各自行錢不相流通既非與民同利之術而市肆之徒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鹽鐵論言幣數變而民滋偽亮哉斯言矣喬氏曰當今定制每錢一文重一錢四分一錢三分不等康熙二十三年錢管理錢法侍郎佛倫等奏改鑄重一錢至四十一年復改重一錢四分今見行如重一錢四分者百中僅見一二重一錢者常居十之三四考古徵今唯錢質止重一錢者可以行之久遠而無弊耳今應倣康熙二十三年之例每文重一錢千文共重七斤四兩較見行制錢每千重七斤八兩計減用銅鉛四兩務使輪郭周正字跡顯朗而盜銷者照見行制錢價每銀一兩二錢五分易錢一千文止得黃銅六斤四兩即改造器皿所得價值不過在一兩以內姦徒無利可圖銷毀之弊可不禁自除矣

先生錢法論畧曰莫善于明之錢法莫不善于明之行錢考之史景王鑄大錢周蓋一變漢承秦半兩已爲莢錢爲四銖爲三銖爲五銖爲赤仄爲三官爲四出爲小

錢凡九變唐鑄開通已更鑄大錢則有乾封乾元重稜凡四變宋仿開通舊式西事起鑄大錢崇寧當十嘉定當五又雜用鐵錢交子會子而法彌弊明自洪武至正德十帝僅四鑄以後帝一鑄至萬歷而制益精錢式每百重十有三兩輪郭周正字文明潔又三百年來無改變之令民稱便焉此錢法之善也然其後物日重錢日輕盜鑄雲起而上所操以衡萬物之權至于不得用何哉蓋古之行錢不特布之于下而亦收之于上漢律人出算百二十錢是口賦入以錢管子鹽筴萬乘之國為錢三千萬是鹽鐵入以錢商賈緡錢四千而一算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是關市入以錢令民占賣酒租升四錢是榷酤入以錢隆慮公主以錢千萬爲子贖死是罰鍰入以錢晉南渡凡田宅奴婢馬牛之券每直萬稅四百是契稅入以錢張方平言屋廬正稅茶鹽酒酤之課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以斂天下之錢而上之賚予祿給慮無不用錢自上下自下上流而不窮者錢之道也明之錢下而不上僞錢之所以日售而制錢所以日壅請倣前代之制凡州縣之存留支放皆以錢代則錢重錢重則上之權亦重

銅

乏銅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謂古劒多用銅如昆吾歐冶之類皆銅也楚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原注杜氏注古者以銅爲兵　漢書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令布以作兵器韓延壽傳爲東郡太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古金三品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夏后之時九牧貢金乃鑄鼎於荊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荊軻之擊秦王中銅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即銅人也原注三輔舊事曰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　魏志云董卓壞以鑄小錢　吳門　楊氏曰門當爲王之誤　闔閭冢銅槨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銅爲槨戰國至秦攻爭紛亂銅不充用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愈見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鑄三寶刀二匕首天下百鍊之精

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考之於史自漢以後銅器絶少惟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而武后鑄銅爲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原注唐韓滉爲鎭海軍節度以佛寺銅鍾鑄弩牙兵器）自此之外寂爾無聞止有銅馬銅駝銅匭之屬昭烈入蜀僅鑄鐵錢而見存於今者如眞定之佛蒲州之牛滄州之獅無非黑金者矣（楊氏曰元史英宗至治元年三月造壽安山寺冶銅五十萬斤作佛像又曰宋徽宗鑄九鼎不言銅鐵大約是銅也）

唐開元中劉秩上議曰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則采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原注舊唐書食貨志）文宗御紫宸殿謂宰臣曰物輕錢

重卯何楊嗣復對以當禁銅器（原注）文宗紀按禁銅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原注）南史唐元宗開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代宗大曆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鑄銅器德宗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賣劒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採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造鑄憲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銅器（原注）各本紀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禁民作銅器（原注）通鑑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銅器悉付鑄錢司民間不輸者罪之（原注）宋史本紀然今日行之不免更為罔民之事惟有銷錢鑄錢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錢固無長存之術矣王氏曰民間禁用銅器以鉛錫鐵代之凡銅器皆獻之官償其價而以鑄錢此

法正晉藩所陳行之則官銅日裕而私鑄私銷之弊亦絕乃法之最善者汝成案雍正間李侍郎紱疏言錢文入爐即化爲銅不可得而捕惟禁斷打造銅器之鋪則銷燬亦無所用而銷燬之弊不禁自除乾隆間尚書海望力陳其不便又疏言銅器散布已久交納不盡吏胥刁民需索訛詐又當交納或有使蝕扣剋僅得半價或有除去使費空手而歸名爲收銅實爲勒取云云若然則王氏所述似未盡裒益之宜矣

南齊書劉悛傳永明八年悛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有古掘銅坑井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嚴道地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鑄甚可經略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魏書食貨志熙平二年尚書崔

亮奏恆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南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靑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者銅官舊迹旣有冶利所宜開鑄從之舊唐書韓洄傳爲戸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紅崖冶出銅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鑿山取銅置十鑪鑄錢而罷江淮七監從之冊府元龜元和初鹽鐵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鑪兩所採銅鑄錢宋史食貨志舊饒州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爲七萬貫而銅鉛錫常不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得南唐承旨丁釗能

知饒信等州山谷産銅鉛錫乃便宜調民采取且詢舊鑄法惟永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即詣闕面陳詔增市鉛錫炭價於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此皆前代開採之迹原注實錄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綾下綾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産銀鑛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錮閉已久採之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聞元時江西豐城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蓋物産有時而窮歲額則終不可減有司貪以為已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為戒豈宜效之王方伯曰雲南之銅政有已見成效於昔而可試用于今者曰多鑄息錢以銅益銅價也遍計有無以限買銅也稍寬考成以舒廠困也寬給工本以廣開採也預借雇值以集牛馬也雲南之銅供戶工二部供浙閩諸路供本路州郡鑪鞴其為用也大矣故銅政之要必寬給價給價足而後廠衆集廠衆集而後開采廣廣采則銅多銅多則用裕前巡撫愛必達疏云湯丹大水等廠開采之初辦銅無多迨後歲辦六七百萬

及八九百萬今後三十年課耗餘息不下數百萬金近年
礦砂漸薄窩路日遠近廠柴薪伐盡炭價倍增聚集人多
油米益貴每年京外鼓鑄需銅一千萬餘觔爐民丁本不
敷歲出之銅勢必日減作銅既難采辦滇銅倘復缺少京
外鼓鑄何所取資前巡撫劉藻以湯丹大碌不敷工本兩
經奏　允加價廠民感奮本年辦銅各廠共一千二百
餘萬歷歲辦銅之多無逾于此今之去昔近者十年遠者
二十餘年所云槽峒日遠改采日難者又益甚矣而顧云
發棠之請不可數嘗者何也有銅本斯有銅息有鑄錢斯
有鑄息故日有益下而不損上者不可不講也按乾隆十
八年東川增設新局五十座加鑄錢二十二萬餘千備給
銅鉛工本之外歲贏息銀四萬三千餘兩九年之間遂積
息四十餘萬自後雲南始有公貯錢而銅本不足亦稍有
取給矣二十二年東川加半卯之鑄歲收息銀三萬七千
餘兩以補湯丹大水四廠工本之不足二十五年以東川
鑄息不敷加價又請于會城臨安二局各加鑄半卯二十
八年再請加給銅價則又于東川新舊局冬季三月旬加
半卯三十年又以銅廠采獲加多東川鑄息尚少請每月
每旬各加鑄半卯茲以加湯丹諸廠之銅價而大理亦開
錢局歲獲息入千餘兩以資大興大銅義都三廠之犀水
采銅先後十二年間加鑄增局至五六而未已滇之錢法
與銅政相為表理久矣以廠民之銅鑄錢即以鑄錢之息

與廠費不他籌擇不泛及而此數十廠百千萬衆皆有以蘇困窮而謀飽攘積其權呼翔踴之氣銅即不增亦斷無減于以維持銅政綿衍泉流所謂多籌息錢以益銅本者此也取給之數誠不可以議減矣諸路之所自有興其緩總之實不可不察也往者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陝西湖北廣東廣西貴州九路之銅皆買諸滇是以日不暇給竊見去年陝西奏開寧羌礦硐越兩月餘已獲見銅二千四百觔仍有生砂又可煉銅五六千觔由此追鑿深入眞脈顯露久大可期又湖北奏開咸豐宣恩二縣礦廠煉銅已得一萬五千餘觔將來獲利必倍蓋見之郵報者如此今秦楚開采皆年餘矣其獲銅少亦當有數萬而采買滇銅如故必核其自有之數則此二省固可減買也貴州本設二十爐繼而減鑄二十三卯採買滇銅亦減十萬頃歲又減五爐議以銅四十四萬七千觔歲爲常率而滇銅仍實買三十九萬六百六十觔至于黔銅則減七萬以易且安者自弓而勞且費者于滇非平情之論也是故黔之采買亦可減也又今年陝西奏言局銅現有二十五萬一千四百餘觔加以商運洋銅五萬當有三十餘萬矣委官領買之滇銅六十二萬餘觔且當繼至是陝西已有銅九十餘萬而又有新開礦廠產銅方未可量此一路之采買非惟可減抑亦可停矣又聞浙湖北及江南江西舊買洋銅每百觔價皆十七兩五錢而滇銅價止十一兩其改買宜矣然

此諸路者其運費雜支每銅百觔例銷之銀亦几九六兩
合之買價常有十六七兩加以各路運官貼費自一二千
至五六千則已與洋銅等價矣以此相權滇銅實不如洋
銅之便則此數路者劼可停買也誠使核其實用則歲可
減撥百數十萬而滇銅必日稱矣所謂通計有無以限買
銅者此也廠欠之實見楊文定公始籌廠務之年後乃日
加無已逮積欠已多始以例請放免其放免者又特逃亡
物故之民而受見價采見銅納不及數者不與焉是故放
免嘗少逋欠嘗多乾隆十六年議以官發銅本依經微鹽
課例以完欠分數考課廠官墮征之罰止干奪作廠官尚
得藉其實欠之數以要一歲之收干保固無害也其後以
廠欠積至十三萬而監司以下並皆逮治追償尋以銅少
不能給諸路之采而遂以借撥運京之額銅二百六十幾
萬者計其慮值而議以實罰干諸廠之官罰金至十有四
萬嚴責限數辦銅其限多而獲少名既予削賫甚乃懼罹
料勠多報銅觔則又以虛出逼閱罪至干死斯誠銅廠之
厄會矣夫諸廠爐戶砂丁之屬眾至干萬所恃以調其甘
苦時其緩急者惟廠官耳顧且使之進退狼狽至干如此
銅政尚可望乎由今計之將欲慎嚴名實規圖久遠非寬
廠官之考成不可何也近法以歲終取其所欠結狀而所
轄上司又復月計而季彙之廠官不敢復多發價必按其
納銅多寡一如預給之數而後給價繼采是誠可杜廠欠

矣然而采銅之費每百觔實少一兩八九錢者顧安出乎給之不足則民力不支將散而罷采欲足給之而欠仍無已不見許于上官是又一厄也然則今之歲有銅千百萬者何恃乎預借之底本與所謂接濟之油米固所賴以贍廠民之匱之而通廠政之窮者也謹按乾隆二十三年預借湯丹廠工本銀五萬兩以五年限完又借大水碌碌廠工本銀七萬五千兩以十年限完皆限于季發銅本之外特又加借使萬民氣力寬舒從容攻采故能多得銅以償省逋也三十六年又請借發特奏　諭旨以從前借多扣少廠民寬裕今借數既少扣數轉多且分限三年較前加迫恐承領之戶畏難觀望日後藉口遷延更所不免仰見

聖明如神坐照萬里而當時又以日久逋逃新舊更易為慮不敢寬期多發僅借兩月底本銀七萬數千兩四年限完廠民本價之外得此補助雖其寬裕之氣不及前借而猶賴以支延且三四截此預借底本之效也又自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先後陳請備貯油米炭薪以資廠民乃能盡以月受銅價雇募砂丁而以官貸油米資其日用故無情采斯又接濟之效也今月扣之借本銷除且蕭獨油米之貸當以銅價計償而遲久未能者猶且仍歲加積繼此不已萬一上官責其遁慢坐以斷那廠官何所逃罪是又今日之隱憂也前歲雲南新開七廠條具四事戶部議日爐戶砂丁貧民不能自措工本賴有預領官銀資其改

采硐礦盈絀不齊不能絕無逃欠若概令經放之員依數
完償恐預留餘地撣于給發轉妨銅政信哉斯言可謂通
達大計者矣今誠寬廠官之考成俾得以時貸借沺米而
無虧缺之誅又仿二十三年預借之法多其數而寬以歲
時則廠官無迫狹畏阻之心廠民有日月舒長之適上下
相樂以畢力于礦廠而銅政不振起者未之有也所謂寬
考成以舒廠困者此也小廠之開渙散莫紀矣求所以統
一之整齊之者不可不亟也竊見乾隆三十五年前巡撫
劉藻奏言中外鼓鑄取給湯丹大祿者十八九至餘諸小
廠奇零湊集不過十之一二然上中求礦裒盛塀常自須
開採新礦預爲之計今各小廠旁近之地非無引苗惟以
開挖大礦類須經年累月廠民十自爲羣力通合作借墊
之費極爲繁鉅幸而獲礦煉銅輸官乃給價甚微不惟無
利且至耗本斷難竭壓從事又奏云青龍等廠乾隆二十
四年連閏十有三月獲銅四十八萬自二十五年二月奉
旨加價至二十六年三月亦閏十有三月獲銅一百
餘萬所獲餘息加給銅價之外存銀二萬九千數旦兩較
二十四年多息銀一萬有奇而各廠民亦多得價銀一萬
二千餘兩感戴
聖恩洵爲惠而不費又三十三年前
巡撫明德奏明言雲南山高脈厚到處出産礦砂俱能經
理得宜非惟裨益銅務而千萬謀食窮民亦得藉以資生
由此觀之小廠非無利也誠使加以人力穿峽成堂則初

鬮之礦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費又其地僻人少林木薪萃
採伐既便炭亦易得較大廠當有事半而功倍者不可不
亟鬮也今民皆徒手掠取一出于僥倖嘗試之爲而廠
官徒坐守抽分之課外此已無多求是故小廠非無礦也
貨棄于地莫之惜也又況盜賣盜鑄其爲漏卮又不知幾
何哉小廠之銅歲不及大廠之十一者實由于此誠招徠
生著之民聯以什伍之籍又擇其愿朴持重者爲之長于
是假以底本益以油米薪炭則漁散之衆皆有繫屬久且
倚爲恒業雖驅之不去也然後示以約束董以課程作其
方振之氣厚其已集之力使皆穿石破峽以求進山之礦
而無半途之廢雖有不成者寡矣若更開曲靖廣西之鑄
局而以息錢加銅價則宜減需益諸山之銅不復走黔路
南建水蒙自諸山之銅無復走粵安見小廠不可轉爲大
也所謂寶給工本以廣開採者此也滇之牛馬少矣滇之
儲備又虧矣而部局以待鑄爲言移牒趣運急于星火殆
未權于緩急之實者也銅運之在滇境者後先踵核依次
抵瀘既以乙歲之銅補甲歲之運又將以乙歲之運待丙
歲之銅而瀘州之旋收旋兌略不停息則又終無儲備之
日矣夫惟寬以半歲之期會然後瀘州有三四百萬之儲
則兌者方去而運者既來是常有餘貯也而凡運官之至
者皆可以時兌發次第起行既無坐守之勞又有催督之
令運何爲而遲哉若夫籌運之法嘗取往籍考之始雲南

之鑄錢運京也由廣西府陸運以達廣南之板蜂舟行以達粵西之百色而後迤邐入漢而廣西廣南之閘經由十九廳州縣各以地之遠近大小雇牛遞運少者數十頭多者三五百至一千二百並先期給價雇募每至夏秋觸冒瘴霧人牛皆病故常畏阻不前既又官買馬牛製車設傳以馬五百八十八匹分設七驛又以牛三百七十八頭車三百七十八輛分設九驛遞供轉運會部議改運滇銅乃停廣西之鑄而以江安浙閩及湖北湖南廣東之額銅並停買歸滇運京于是滇之正耗四百四十餘萬悉由東川經運永寧其後以尋甸威寧亦可達永寧也乃分二百十萬由尋甸轉運而東川之由昭通鎮雄以達永寧者尚二百二十萬後又以廣西停鑄合其正耗餘銅一百八十九萬一千餘觔並依數解京是為加運亦由東川尋甸分運至乾隆七年昭通之鹽井渡始通則東川之運銅半由水運抵瀘州半由陸運抵永寧十年威寧之羅星渡又通則尋甸陸運之銅既過威寧又可舟行抵瀘矣十四年金沙江告迄工而永善黃草坪以下之叅亦通于是東川達于昭通之銅皆分出鹽井黃草坪之二承與尋甸之運銅並運抵瀘州矣然東川昭通之馬牛非盡出所治黔蜀之馬與旁部縣之牛常居其大半雇募之法先由官驗馬牛烙以火印借以買價每以馬一匹借銀七兩牛一頭車一輛借銀六兩比其載運則半給官價而扣存其半以銷前

借扣銷除盡則又借之故其受雇皆有熟戶領運皆有恒期互保皆有常倡經紀皆有定規日月既久官民相習雖有空乏而無逋逃亦雇運之一策也今宣威既踵行之矣使尋甸及在威寧者之司運者皆行此法滇產雖乏庶有濟平然猶有難焉者諸路之採買雇運常遲也頓歲定議滇銅以冬夏之杪計數分撥大小之廠各以地之遠近銅之多寡而撥之採買委官遠至東馳西逐廢曠時月是以今年始議得勝门見白羊諸遠廠皆運至下關由大理府轉發黔粵之買銅者鮮遠涉矣而義都青龍諸近廠與雲南府以下之廠猶須諸路委官就往買銅自雇自運咸會百色然後登舟主客之勢呼應既難又以農事牛馬無暇夏秋瘴盛更多間阻是故部牒數下而雲南之報出境若常慮運也往時臨安路南之銅皆運彌勒縣之竹園村以待委官之買運其後以委官守候歷時委有赴廠領運之議然其時賣以缺銅不能以時給買而非運貯竹園村之失也誠使減諸路之采買而盡運迤西諸廠之銅貯之雲南府以扣府綜其發運又運臨安路南之銅盡貯之竹園村以收發責之巡檢加是則委官至輒買運去耳豈復有奔走曠廢之時哉若更依運錢之制以諸路陸運之價分發緣路部縣各募運戶借以官錢本多買馬牛按站接運北于置郵夏秋盡撤歸農停運則人馬無瘴癘之虞委官有安閑之樂于其暇時又分運尋甸銅之半由廣西廣南達百

色並如運錢之舊即運京之銅亦加速一舉而三善備矣

通鑑周世宗顯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監採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鍾磬鈸鐸之類聽留外其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原注洪武二十年四月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寶源局鑄錢乏銅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上日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爲民害甚矣姑停之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楊氏曰唐武宋徽皆祖道而攻釋與元魏太武同其持平而兩廢者唯周武帝耳惜其降年不永盛績不究則天道之難忱耳

五代史高麗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顯德六年高麗王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

錢面

自古鑄錢若漢五銖唐開元宋以後各年號錢皆一面有字一面無字儲泳曰自昔以錢之有字處爲陰無字處爲陽古者鑄金爲貨其陰則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凡器物之識必書於其底與此同義沿襲既久遂以漫處爲背（原注漫亦謂之幕見漢書西域傳舊唐書柳仲郢傳作模）近年乃有別鑄字於漫處者天啟大錢始鑄一兩字崇禎錢有戶工等字錢品益雜而天下亦亂按唐會昌中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

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未幾武宗崩宣宗立遂廢之無字謂之陽有字謂之陰儀禮疏筮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原注）凡言多少者皆歸餘之數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今人以錢筮者猶如此（原注）今人用錢以筮以三漫爲重爻爲陽三字爲交爻爲陰二字一漫以一漫爲主故爲單爻二漫一字以一字爲主故爲拆爻猶易傳所云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之意錢以有字處爲陰是知字乃錢之背也碑之背亦名爲陰

短陌

隋書食貨志曰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汝成案）隋書原文云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惟論貫商旅姧詐因之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容齋三筆稍更其文曰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

商賈法以錍許自破嶺以東云云王氏云容齋以自破為句寧人乃讀作自破嶺以東豈傳寫偶譌耶愚按兩書文義自破二字無屬上為句之理王氏所言非也而破嶺無此地名破或庾字之譌錢以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原注梁書武帝紀中大同元年七月丙寅詔曰朝四暮三眾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三年　沈存中曰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什伯字皆从人今俗書作阡陌而皆从阜非也指田之阡陌當从阜漢志或从人蓋古字通用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憲宗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穆宗長慶元年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敕內外公私給用錢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

百二十文成貫至昭宗末京師以八百五十爲貫每陌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陌原注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四月丙辰勅河南府自今市肆交易並以八十五文爲陌不得更有改移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聚斂刻急舊制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王氏云薛史食貨志唐同光二年度支請榜示府州縣鎭軍民商旅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日知錄攷短陌事甚詳獨無後唐莊宗事亭人未見薛史也宋史言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爲百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爲百者太平興國中詔所在以七十七爲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間以八十爲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斡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爲陌遂爲定制衰季之朝與亂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

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也今京師錢以三十為陌亦宜禁止（趙氏云高江郵天祿議餘謂京師以三十三文為一百近又減至三十文按京師習俗以官板錢一當兩凡貿易議錢一百實則用五十續通考記嘉靖三年詔每銀一錢直好錢七十文低錢一百四十文是前明已有兩當一之令矣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于古七十為百之數不甚懸絕也）

鈔

鈔法之興因於前代未以銀為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即如今之會票也宋張詠鎮蜀以鐵錢重不便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天聖間遂置交子務（原注元史劉宣言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為沿邊糴買之計比銅錢易於齎擎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即用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

之意曰增月益其法寖弊趙孟頫亦言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然宋人已嘗論之謂無錢爲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銀輕裝易致而楮幣自無所用原注周必大二老堂雜志近歲用會子乃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爲楮幣遂入殿試御題若正言之猶紙錢也乃以爲文何邪故洪武初欲行鈔法至禁民間行使金銀以姦惡論而卒不能行及乎後代銀日盛而鈔日微勢不兩行灼然易見乃崇禎之末倪公元璐掌戶部必欲行之原注行鈔之議始於天啟初禮科惠世揚及崇禎末有蔣臣者復申其說擢爲戶部司務終不可行而止其亦未察乎古今之變矣

議者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沈氏曰案明史食貨志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以桑穰爲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爲橫文花闌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中圖錢貫十串爲一貫

云云若五百文則𦭘錢文爲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其等凡六日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考之實錄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禁之原注其時郎有以錢百六十折鈔一貫者故詔大明會典洪武二十七年令軍民商賈所有銅錢有司收歸官依數換鈔不許行使　正統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銅錢時鈔既不行而市廛亦仍以銅錢交易每鈔一貫折銅錢二文監察御史蔡愈濟以爲言請出榜禁約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巡視有以銅錢交易者掠治其罪十倍罰之上從其請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爲十貫是國初造鈔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於是有姦惡之條充賞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原注永樂元年四月內寅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準姦惡論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其兩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賞與首捕同　二年八月戊午詔自今有犯交易銀兩之禁者免死徙家興州屯戍蓋昏爛倒換出入之弊必

至於此乃以鈔之不利而幷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輭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於人情而卒至於滯閣（原注正統十年山西布政司奏庫貯鈔貫朽爛不堪用者五十九萬三千錠有奇勅令焚燬）後世興利之臣愼無言此可矣

自鈔法行而獄訟滋多於是有江夏縣民父死以銀營葬具而坐以徙邊者矣有給事中丁環奉使至四川遣親吏以銀誘民交易而執之者矣（原注永樂二年三月）舍烹鮮之理就揚沸之威去冬日之溫用秋荼之密天子亦知其拂於人情而爲之戒飭然其不達於天聽不登於史書者又不知凡幾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若鈔法者其不爲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書省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於是陳瑛祖之請通計戸口食鹽納鈔又詔令課程贓罰等物悉輸鈔（原注）永樂五年三月甲申又詔令笞杖定等輸鈔贖罪（原注）二十二年十月癸卯又令權增市肆門攤課程收鈔（原注）洪熙元年正月庚寅又令倒死虧欠馬驢等畜並輸鈔又令各欠羊皮魚鰾翎毛等物並輸鈔（原注）宣德元年十月乙亥又令塌坊果園舟車裝載並納鈔（原注）四年六月壬寅令之鈔關始此欲以重鈔而鈔不行於是制爲阻滯鈔法之罪有不用鈔一貫者罰納千貫親鄰里老總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貫罰百貫其關閉鋪店潛自貿易及擡高物價之人罰鈔萬貫知情不首罰千貫（原注）三年六月癸卯有阻滯鈔法者令有司於所犯人

每貫追一萬貫入官全家發戍邊遠（原注）正統十三年五月辛丑而愈不可行矣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詔停造新鈔已造完者悉收庫不許放支其在庫舊鈔委官選揀堪用者備賞賚不堪者燒燬

天子不能與萬物爭權信夫（原注）正統元年黃福疏言洪武間銀一兩當鈔三五貫今銀一兩當鈔千餘貫

大明會典國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夫鈔關之設本藉以收鈔而通鈔法也鈔既停則關宜罷矣（原注）如果園菜園之征未久而罷乃猶以為利國之一孔而因仍不革豈非戴盈之所謂以待來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碩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鈔

重物輕所以當時定律官吏受贓枉法八十貫律絞方今物重鈔輕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銀米爲準未行至正統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議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有祿人估鈔八百貫之上無祿人估鈔一千二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亦可以見鈔直之低昂矣

僞銀

今日上下皆用銀而民間巧詐滋甚非直紿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長濟南人家專造此種僞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謂爲盜不操弓弧者也律凡僞造金銀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從及知情買使者各減一等其法既輕而又不必行

故民易犯夫刑罰世輕世重視其敝何如爾漢時用黃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鑄錢僞黃金弃市律造僞黃金與私鑄錢者同弃市（原注）劉更生以典尚方作黃金不成劾以鑄僞黃金繫當死武帝元鼎五年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金少不如斤兩及色惡王削縣侯免國宋太祖開寶四年十月己巳詔僞作黃金者棄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書門下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以上所在集衆決殺今僞銀之罪不下於僞黃金而重於以鉛錫錢交易宜比前代之法寘之重辟（原注）實錄正統十一年三月癸未從順天府大興縣知縣馬聰言造僞銀者發邊衛充軍而景泰元年十一月賞北番有假金三兩致也先遣使來言是則法之不行遂有以此欺朝廷者矣庶可以革姦而反樸也楊氏曰五代史慕容彥超傳有

鐵胎銀〔趙氏曰〕慕容彥超好聚斂爲僞銀以鐵爲質而銀包之人謂之鐵胎銀想其時民間已皆用銀故彥超至作僞以射利若不能市易何必爲此哉

漢既以錢爲貨而銅之爲品不齊故水衡都尉其屬有辨銅令丞此亦周官職金之遺意

日知錄集釋卷十一

日知錄集釋卷十二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財用

古人制幣以權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一也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爲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繦百萬〔原注〕孟康曰繦錢貫也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圜法久廢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原注〕南齊豫章王嶷鎮荆州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

口錢優評解一百優評者增價而取之 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徵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在下者至於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單穆公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自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

不知錢幣之本爲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爲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其知之矣

胡氏曰周之泉府漢之平準宋之均輸市易截然三法也計臣附會而一之遂爲天下害泉府者物之不售以官斂之然後民無滯貨非以賤故買之也物不時得有以資之然後民無乏用非以貴故賣之也斂之使無滯資之使無匱皆非牟利也皆以爲民也平準者以京師官分主郡國物郡國亦各有官輸其物京師郡國之官何其賤京師之官何其貴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物賈不至騰踊雖與商賈爭利是其隱衷而無禁物騰踊尚美其名均輸者上供物也市易者民間用物也皆以內府錢貨籠于諸路籠于京師使民間一絲一粒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鬻又以抵當法貸之而責以息民所不堪督以重法不避腹下之名不厭爭利之塗矣此三法同異之辨不可不知也姚刑部曰世言司馬子長因己被罪于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于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倣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于窮約素封僭于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什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

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安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悢悢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絕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

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嗟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于物者必逆于行其可嘅矣夫

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乂讐斂鹿臺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原注史記殷本紀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繫易曰渙王居无

答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可爲永鑒也已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楊氏曰崇禎之末有云見銀尚有數十庫者有云其說不者粱御史曰理財者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承平日久供億浩繁損上益下之念無日不厪于宸衷而量入爲出之規尚似未籌乎至計禮曰財用足故百志成若少有窘乏則綴徵平賦恤災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遲之又久則一切苟且之法隨之以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大學之言理財曰生曰食曰爲曰用夫生與爲事屬乎下者也今天下之人皆知致力上不過董其綱紀而已食與用權操乎上者也非通各直省爲計合三十年之通偉覽然有餘不可頃見臺臣請定會計疏內稱每年所入三千六百萬出亦三千六百萬食不可謂寡矣又直隸修水利部臣至請捐道府大員用不可謂紓矣臣觀往古承平之餘每以乏財爲患其時之議不過曰汰冗兵省冗員行節儉今行伍無虛籍稟給無枝官宮府無妄費是節之無不至也過此則刻覈吝嗇矣唐宋之稅糧有上供有送使有留州催科有破分郎明萬歷以前征追亦止以八九分爲準至張居正當國乃以十分考成今直省錢糧俸餉之外存留至少而且地丁有耗羨關稅有盈餘鹽

課有溢額是取之亦無不至也過此則為橫征暴斂矣然就今日計之則所入僅供所出就異日計之則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以　皇上之仁明國家之休暇而不籌一開源節流之法為萬世無弊之方是為失時以臣等身荷厚恩備官臺省而不能少竭涓埃協贊遠謨是為負國雖其事至重斷非弇昧之見所能周悉然事無有要于此者固不能默而息也以臣之計一曰開邊外之屯田以養閒散一曰給數年之俸飭散遣漢軍一曰改捐監之款項以充公費三者行而後良法美意可得而舉也何也臣聞宋太祖之有天下也舉中國之兵只十六萬至英宗治平年間至百二十萬國力為之耗竭神宗思革其弊于是王安石行保馬之法以汰兵為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財而國事已去明宗枝不仕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共篷而居分餅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也力不足以給之也今滿洲蒙古漢軍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視順治之時蓋一衍為十而生計之艱難視康熙之時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給于官而不已局于五百里之內而不使出則將來上之弊必如北宋之養兵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籌通變者也臣竊以滿洲閒散及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多水泉肥美之地近日廷臣如顧琮等俱曾請開墾請遣有幹略之大臣前往分道經理果有可屯之處　特發帑金

為之建堡斅起屋廬置耕牛農其令各旗滿洲除正身披甲在京當差外其家之次丁餘丁其力能耕種者令前往居住其所耕之田即付為永業分年扣完工本此外更不升科惟令其農隙操演則數年之後皆成勁卒復可資滿洲之生計其逐年發往軍臺之人養贍蒙古徒資靡費莫若令其分地捐資效力此後有願往者令其陸續前往此安頓滿洲閒散之法也至漢軍八旗已奉有聽其出旗之

旨以定例太拘有力願出者為例所格例許出者多無力之人恐出旗後無以為生以故散遣寥寥今請不論其家之出仕與否概許出旗其家見任居官者各給以三年之俸銀其無居官者統給以六年之餉銀其家產許之隨帶任其自便蓋彼在旗百年勢難徒手而去若許帶家產以有并給三年六年之俸餉將此一項經營亦可敵每年所給之餉則貧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後國帑之節省無窮即一時不能盡給分作數年以次散遣帑藏亦不至大絀其都統以下章京以上等官各按品級陸續改補綠旗提鎮將弁此安頓漢軍之法也臣又按耗羨歸公者天下之大利其在今日亦天下之大弊也往者康熙年間法制寬略州縣于地丁之外私徵火耗其陋規匿稅亦未盡剔釐上司于此分肥京官于此勒索遊客于此染指分肥則與為蒙蔽勒索則與為游揚染指則與交通關說致貪風未泯紀綱多廢自耗羨歸公之後一切弊竇悉滌而清之風

是爲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經費其端介有司不肯
亥取上司亦不敢強其賢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財辦地
方之事故康熙年間之循吏多實績可紀而財用亦得流
通自歸公之後民間之輸納比于正供而絲毫之出納悉
操內部地丁之公費除官吏養廉之外既無餘剩官吏之
養廉除分給幕客家丁之脩脯工資事上接下之應酬與
馬蔬薪之繁費此外無餘剩每地方有應行之事應與之
役捐已資既苦貧窶請公帑實非容易于是督撫止題調
屬員便爲整頓地方矣不問其興利除弊也州縣止料理
案牘便爲才具兼優矣不問農桑教養也臣不敢泛引請
以近事之確鑿有據者言之足民莫大于墾荒而廣東一
省荒田至二萬頃無有過而問也足民莫大于水利而西
扡各省水道從無疏濬陝西鄭白二渠昔人云溉田六萬
頃今湮塞不及溉百餘頃湖廣出米接濟東南而湖岸之
堤工派官派民究無長策也足民莫大于平糶而貴糶則
時價不得平賤糶則採買無所出紛紜議論究無定局也
而他可知矣此皆由于一絲一忽悉取公帑有司每辦一
事上畏戶工二部之駁詰下畏身家之賠累但取其事之
美觀而無實濟者日奔走之以爲勤故曰此天下之大弊
也夫生民之利有窮故聖人之法必改今耗羨歸公之法
勢無可改惟有爲地方別立一公項俾任事者無財用窘
之之患而後可課以治效之成臣請將常平倉儲仍照舊

例辦理其捐監一項留充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餉之類照常動用正項其餘若災傷之有拯卹孤貧之當養贍河渠水利之當興修貧民開墾之當借給工本壇廟祠宇橋梁公廨之當修治採買倉穀之價值不敷皆于此項動給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費則督撫合全省之項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則移鄰省之項而協濟之其偕察之權屬之司道其核減之權操之督撫內部不必重加切核則經費充裕節目疏闊而地方之實政皆可舉行或疑復採買則穀貴不知常平之行二千年矣最為良法前者採買與收捐並行又值各省俱有荒歉賑貸告糴雖然並舉故穀貴非一常平之買補可致穀貴也且捐監一項或銀粟兼收或豐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調劑常平之不逮也或疑此項不歸正供有司必多侵蝕浮冒不知巧贖之夫雖正供亦能耗蠹廉謹之士雖暗昧不敢自欺設官分職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懲貪不可因噎而廢食唐人減劉晏之船料而漕運不繼明人以周恤之耗米歸為正項致逋負百出路多餓殍大國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財者固不如此也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有定他如關稅鹽課之溢額皆可量加裁減以裕民力經費有資則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力裕則教化行仕路清則風俗正教化行而風俗正

皇上以敬勸之身總其綱紀肇固靈長之業猶泰山而四

維之也臣日夜思維以爲當今之要務無急于此者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原注舊唐書裴垍傳新唐書食貨志同元稹狀言臣伏準前後制敕及每歲旨條兩稅留州留使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府長吏並同枉法計贓仍令出使御史訪察聞奏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原注宋史食貨志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原注宋史言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寖多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

家何非君上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祐中蘇轍爲戶部侍郎則言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原注猶今之布政司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楊氏曰兩司者轉運戶部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也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財入京師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寧以爲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余所見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於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廣志繹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余以戊

子典試於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原注】銀兩之數卽成都重慶
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
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師少松
爲余言癸酉督學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爲方伯止四十
萬今爲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
如此及余己丑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
云浙藩今已不及十萬也廣西老庫儲銀十五萬不啟每
歲以入爲出耳余甲午參政山東藩司亦不及二十萬之
儲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
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
僕寺余乙未貳卿太僕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

足用則取之草料蓋十年間東倭西哱所用於二帑者踰二百萬故也其所記萬曆時事如此至天啟中用操江范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錄上諭全文於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啟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淸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敉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朕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狥上之誠足爲

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
殷繁軍餉之難措哉范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尚
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之生
財止有此數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
置之無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
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
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
餘銀四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餘銀
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
餘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
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

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
三十餘萬兩北道劇卷御史可據巳上七宗俱當遵照范
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内臣劉敬楊國
瑞亟委廉幹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
經管衙門察核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隱匿稽遲
懷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
許考滿遷轉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骫法徇私必須殫
力急公盡心搜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
不至爲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又聞南京内庫祖
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爲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
云將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

其歸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於加派加派不已至於捐助以訖於亡繇此言之則搜括之令開於范濟世成於魏忠賢而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繇來矣（原注崇禎元年六月奉旨范濟世阿逢逆璫妄報操銀貽害地方著冠帶閒住）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爲一身中外之爲一體者非聖王莫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豈不信夫

胡氏曰唐以諸州之賦折而三之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給有司之費天子不問者也漢制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有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卽其法也唐之山川諸賦頗入天子矣故以免庸之錢當古者湯沐之費以畀有司不如此不足窒貪墨而養其廉亡何德宗之時李泌請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入戶部其後裴洎又以送使之財悉爲上供上供頗益而不加賦當時以爲善政其實彼此易名皆使上供益豐州支益微徒知財利之權宜筦于上不復分別傭力之錢義當于下也且又

有不加賦而民已病者有司百務蕭索不得不抑配民間細而斗斛折變微利亦歸于官大而飛苞驛篚囊金櫝帛以輸權門行暮夜者盡取諸民展轉相須不爲限制則展轉相蒙不復檢察一紙之令使天下之官皆喪其節天下之民日傾其貲政之不善孰過于此此熙寧以後之覆轍也立國之道所以貴重貨財者謂其好用之則以庭實旅百取足其中以武用之則堅甲利兵足以備不虞金湯非粟所不守也人君躬自貶損與天下共守節制而不敢渝焉所以使經費有餘民問不困征斂也斂之既盡有不可負必多譴責不已罷斥亦多姦胥知守長數易而侵盗亦多有司倦于檢察抑配平民益多姦民恐抑配見及故遲留正賦以伺苟免者亦又多矣未知何術以處此也必也上供之外仍以庸錢與州然後杜監司脅取之門塞長吏抑配之實俾賢者足以養廉貪者必于得罪而後王道可行也

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徵糧則天下之財日窘一日吾未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然則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

先生讀隋書篇曰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當周之時酒有搉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竝罷之夫酒搉鹽鐵市征乃後人以爲關于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爲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竝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于賦稅復闊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卽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

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
于賞賜有功益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
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
則又未嘗嗇于用財也夫既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
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
何以殷富如此考之于史則言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
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
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爲費用大
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
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信利國
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樸儉

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爲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不逮隋遠甚豈不繆哉（錢氏曰）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通考帝人手鈔之意欲采入日知錄潘次耕誤仍爲顧作乃以讀隋書爲題收入集中

言利之臣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興利者爲其必至於害民也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

物（原注）洪武十三年五月御史周姓實錄不載其名　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産鐵請置爐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専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原注）十五年五月　聖祖不肩好貨之意可謂至深切矣自萬曆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爲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爲意與

新唐書宇文韋楊王列傳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

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未盡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愼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旣充還用權媢以相屠滅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嗚呼芮良夫之刺厲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車覆而後不知誡人臣以喪其軀

人主以亡其國悲夫

讀孔孟之書而進管商之術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爲而今則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則羣推之以爲有恥之士矣上行之則下效之於是錢穀之任權課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爭之禮義淪亡盜竊競作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後之興王所宜重爲懲創以變天下之貪邪者莫先乎此

先生讀宋史陳遘篇曰吾讀宋史忠義傳至于陳遘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于翁彥國愚以爲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

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原注宋人諱高宗嫌名稱其字曰亨伯）以
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
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繫謂之經
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
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
再施行色目寖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爲州縣大
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于家廟謂剝民斂怨
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
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
制錢而此錢之興始于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
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蓋其剝民之罪也其初特一

時權宜而遺禍及于無窮是上得罪于藝祖太宗下得罪于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于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于忠義哉

俸祿

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祿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原注如淳曰律百石俸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

已下增於舊秩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原注）謂分祿以贍宗族昬姻故人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議增吏俸唐時俸錢上州刺史八萬中下州七萬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上縣丞三萬赤縣簿尉三萬畿縣上縣簿尉二萬元宗天寶十四載制曰衣食既足廉恥乃知至如資用靡充或貪求不已敗名冒法實此之繇輦轂之下尤難取給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員官（原注）唐時官多有員外置者故分別言之今後每月給俸食雜用防閤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一分仍爲常式而白居易爲盩厔尉詩云吏祿三百石歲

要有餘糧其江州司馬廳記曰唐興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昔楊綰爲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鎛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内外官俸祿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可謂達化理之原者矣

漢書言王莽時天下吏以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穆王之書曰爵重祿輕羣臣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此之謂矣

前代官吏皆有職田（原注）晉魏隋唐書皆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職田多少之數故其祿重祿重則吏多勉而爲廉如陶潛之種秫（原注）晉書本傳阮長之之芒種前一日去官（原注）宋書本傳皆公田之證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原注）品如正一品正二品從如從一品從二品給俸祿頒公田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是國初此制未廢不知何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原注）實錄會典皆不載其數復視前代爲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潘氏曰）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萬不能漢制官最卑者食祿百石名爲百石而月俸十六石實歲百八十餘石也唐宋自俸田外又有職田春冬衣伕身人役等以優其力而縣令圭租有至九百斛者夫旣厚祿之而猶貪汚不法置之重典夫復何辭當今制祿視前代已薄兵興以來又加裁省官於京師者輿從衣褁常苦不給頃奉朝廷特

恩四品以下官秋冬二季準給全俸仰見體羣臣之厚意更願沛發德音斟酌古今增其祿餼臣下見優卹如此其厚無不人人感奮豈非興廉敘忠之一道哉〔汲成案〕國朝常俸外倍給養廉銀顧名思義臣下宜何如感奮

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戶部事禮部尚書胡濙奏請文武官七年分俸鈔每石減舊數折鈔一十五貫以十分為率七分折與官絹每匹準鈔四百貫三分折與官綿布每匹準鈔二百貫從之濙初建議與少師蹇義等謀義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宮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之〔原注〕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庚申月增給在京文武官及錦衣衛將軍總小旗米各五斗雜職及吏并各衛總小旗軍力士校尉人等有家屬者米各四斗無家屬者各斗五升並準俸糧之支鈔者濙初欲每石減作十貫聞義等言乃作十五貫〔原注〕按洪熙元年閏七月尹松言官員俸祿以鈔折米四方米價貴賤不

同每石四五十貫者有之六七十貫者有之則是時折鈔猶準米價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原注）已上實錄文

大明會典官員俸給條云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百貫折布一匹後又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是十石之米折銀僅三錢也（原注）正統六年十一月丙辰增給在外文武官吏軍士俸糧原定糧一石給鈔十五貫今增十貫爲二十五貫十二年四月丙辰仍減爲十五貫景泰七年二月甲辰令折俸鈔每七百貫與白金一兩天順元年正月壬辰詔京官景泰七年折俸鈔俱準給銀從戶部奏請以官庫鈔少故也　成化二年三月辛亥減在京文武官員折俸鈔先是米一石折鈔二十五貫後因戶部裁省定爲十五貫至是尚書馬昂又奏每石再省五貫從之時鈔法久不行新鈔一貫時估不過十錢舊鈔僅一二錢甚至積之市肆過者不顧以十貫鈔折俸一石則是斗米一錢也小吏俸薄無以養廉莫甚於此　成化七年十月丁丑戶部請以布一匹準折文武官員俸糧二十石舊例兩京文武官折色俸糧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奏京庫椒木不足甲字庫多

積綿布以時估計之濶白布一匹可準鈔二百貫請以布折米仍視折鈔例每十貫一石先是折俸鈔米一石鈔二十五貫漸減至十貫是時鈔法不行鈔一貫直二三錢是米一石僅直錢二三十文至是又折以布布一匹時估不過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則是米一石僅直十四五錢也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後遂爲常例

蓋國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或折以鈔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鈔其後鈔不行而代以銀於是糧之重者愈重（原注崇禎中糧一石至折銀二兩）而俸之輕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統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奏臣聞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

需滿罷閒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乞敕廷臣會議量爲增益俾足養廉如是而仍有貪污懲之無赦事下行在戶部格以定制不行

北夢瑣言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舅爲太湖縣伍伯（原注伍伯即今號衙職行杖者）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日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述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邪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原注蓋如今之工食）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爲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緡宜乎臺皁之微皆知自重

乃信漢書言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誠清吏之本務謂貪饒之積習不可反而廉靜者眞不知治體之言矣

助餉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羣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羣臣百姓之有然後羣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舊唐書柳渾傳渾爲宰相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

奏夫以德宗好貨之主而猶能聽宰相之言不受伯强之
獻後之人君可以思矣王明清記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
民王永從獻錢五十萬緡上以國用稍集卻之仍詔今後
富民不許陳獻嗟夫此宋之所以復存於南渡也與
漢武尊卜式以風天下猶是勸之以爵今乃怵之以威戚
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門曰此房實賣都城之中
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書言後主之世以鐵錢六
權銅錢四而行至其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
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嗚呼此所謂府庫財非其財者矣
賊犯京師史公可法爲南京兵部尚書軍餉告絀乃傳檄
募富人出財助國其略曰親郊乃雍容之事唐宗尚有崇

鞱出塞本徼幸之圖漢武尙逢卜式桐城諸生姚士晉之辭也然百姓終莫肯輸財佐縣官而神京淪喪殆於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雖多財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黃金者有司以進於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無謂也命歸之民原注實錄天啟初遼事告急有議及捐助者朝論以爲教猱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晉疏請靈鷲廢寺所存田畝變價助工奉旨詹以晉垂涎賤價規奪寺業可削籍爲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田有變佃爲民業者責令贖還本寺以爲言利錙銖之戒以權奄之世而下有此論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猶存矣

館舍

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寛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爲唐舊刱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爲修舉之資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原注）說苑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

漢制官寺鄉亭漏敗牆垣阤壞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古人所以自廢其舉者以此

街道

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潔清於郊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而又有遂師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平平者矣晉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卜陳靈之亡白天街不正王路傾危塗潦徧於郊關汚穢鍾於輦轂詩曰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其斯之謂與

說苑楚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以莊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此以知其勤民也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牛不許於天津橋來往明制兩京有街道官車牛不許入城

官樹

周禮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語單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釋名曰古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官道之旁必

皆種樹以記里至以蔭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來游固已宣美風謠流恩後嗣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見之詩篇猶是人存政舉之效近代政廢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翦之思民鮮候旬之芘矣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是昔人固有專職原注三輔黃圖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後周書韋孝寬傳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芘蔭周文帝後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

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原注）唐王維詩云槐陰陰到潼關　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原注）鄭審有奉使巡簡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奏詩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種城內六街樹（原注）中朝故事曰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為柳衙以其成行排立也韋應物詩云垂楊十二衢隱映金張室　舊唐書吳湊傳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周禮朝士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原注）淮南子注同　然則今日之官其無可懷之政也久矣

橋梁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原注）河則蒲津太陽河陽雒則孝義　石柱之梁

四（原注館則天津永濟中橋灞則灞橋）木柱之梁三（原注皆渭水便橋中渭橋東渭橋）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原注此舉京都之衝要）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今幾何荒蕪橋梁廢壞雄莫之間秋水時至年年陷絕曳輪招舟無賴之徒藉以爲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錢至煩章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原注成化八年九月丙申順天府府尹李裕言本府津渡之處每歲水漲及天氣寒冱官司修造渡船以便往來近爲無賴之徒冒貴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來人財物深爲民害乞敕巡按御史嚴爲禁止從之）況於邊陲之遠能望如趙充國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席上過師哉

五代史王周爲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此又當今有司之

所媿也

人聚

太史公言漢文帝時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原注）史記律書劉寵爲會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厖眉皓髮之老未嘗識郡朝（原注）後漢書循吏傳史之所稱其遺風猶可想見唐自開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內升平元稹詩云戍烟生不見村豎老猶純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歷以後四方多事賦役繁興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給元結作時化之篇謂人民爲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邸此唐之所以衰也（原注）宋熙寧中行新法蘇軾在杭州作詩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衰敝之政自古一轍予少時見山野之氓有

白首不見官長安於畎畝不至城中者洎於末造役繁訟多終歲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之諺（原注見曹縣志）已而山有負嵎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園徙於城郭又一變而求名之士訴枉之人悉至京師輦轂之間易於郊坰之路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五十年來風俗遂至於此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

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民之無恒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無爲四海少事郡縣之人其至京師

者大抵通籍之官其僕從亦不過三四下此即一二舉貢與白糧解月而已蓋幾於古之所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原注]鹽鐵論 彼其時豈無山人游客干請公卿而各挾一藝未至多入衣食所須其求易給自東事既興廣行召募雜流之士哆口談兵九門之中塡䡘溢巷至於封章自薦投匭告密甚者內結貂璫上窺嚬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詩曰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與言及此每輒爲之流涕

欲淸輦轂之道在使民各聚於其鄉始

訪惡

尹翁歸爲右扶風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

死收取人必於秋冬之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所謂收取人卽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之豪舞文之吏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借此爲罔民之事矯其敝者乃并訪察而停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

傳曰子產問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是故誅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鹽鐵論曰水有猵狚池魚勞國有強禦齊民消

盜賊課

史記酷吏傳武帝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此漢世所名爲盜賊課而爲法之敝已盡此數言中矣漢書言張敞爲山陽太守勃海膠東盜賊竝起上書自請治之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原注）漢紀作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久處閒郡願徙治劇夫未得之盜猶有七十七人而以爲郡內清治（原注）紀云敞爲太守郡內清治豈非宣帝之用法寬於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盜羣起遣繡衣

之使持斧斷斬于郡國乃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皆驅之歸於南畝卒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也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並起攻刼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為殿最（原注殿後也謂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謂課居先也）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

邑門不閉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禁兵器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隋煬帝大業五年制民間鐵叉搭鉤穳刃之類皆禁絕之尋而海內兵興隕身失國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檛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原注陳天祥傳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命以十家為甲十甲為長弛兵器以從民便境內遂平其後代者務更舊政治隱匿兵

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鄰郡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其守將以應之順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已而羣盜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重禁藏弓戟今日呼令習鼓鞞嗚呼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古之聖王則既已言之矣

漢武帝時公孫【宏】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吾丘壽王難之以爲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帥之以爲善保家之道

則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適足以誇國俗之強原注舊唐書鄭惟忠傳引吳都賦而不至導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

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為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歷以至咸通猶皆書之不絕於冊而今之為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

水旱乎崇禎時有輔臣徐光啟作書特詳於水利之學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傳曰雨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夫子之稱禹也曰盡力乎溝洫而禹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川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如此自乾時著於齊人枯濟徵於王莽古之通津巨瀆今日多爲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陳同知曰三代溝洫之利其小者民自爲也其大者官所爲也溝洫所起之土卽以爲道路所通之水卽以備旱潦故溝洫者萬世之利也後世慮其棄地之多而實無多也一井之步約百有八十丈其爲溝畛者八尺而已一成之步約萬有八千丈其爲洫與涂者九積十有四丈四尺而已通計所棄之地二百分之一而弱也今更新爲之必有慮其事之難成者則更非甚難之事也斌觀甽田之法一尺之甽二尺之遂卽耕而卽成者也今蘇湖之田九月種麥必爲田二輪兩輪中間深廣二尺其平闊之鄉萬輪鱗接整齊均一彌月悉成古之遂逕豈有異乎設計其五年而爲溝澮則一合八家之力而先恰

一橫溝田首之步之爲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築七
二日而畢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廣深三溝其長十
之料工計日三日而半七日而畢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
力爲澮廣深三洫其長百溝料工計日一旬而半三旬而
畢矣卽以三旬之功分責三歲其就必矣及功之俱成民
明田以爲利一歲之中家修其遂衆治其溝洫官督民而
浚其澮有小水旱可以無飢十分之飢可救其五故日萬
世之利也百姓一夫失業則飢十日失穀則殍此宜其家
自爲生人自爲力矣乃終歲墾田而仍飢以殍者一則以
歲之不時一則以溝洫之不治也歲之不時人所莫能爲
也溝洫之不治農民莫能爲官可齊其力而爲之也其不
爲者蓋時無大水旱則坐靚爲不必爲及水旱至而拯衈
不遑又萬萬無可爲者加以民食之盈紬必數年而後見
國家之利病必數年而後見事無近功官無嚴課故吾民
之死生飢飽一聽命于不可知之歲而曾無十一之防百
一之救也或謂救荒無善策爲溝洫于未荒之時此豫救
之策也卽爲溝洫于救荒之時使飢民卽功而就食此一
救而兩救之策也然而土異形人異習按方尺之圖動十
萬之衆如漢武帝之輕用方士坐廣廈之內度溪谷之外
如王安石之欲田梁山泊者則固不可爲也卽春議經界
秋議遺使如宋天禧之提點刑獄並領勸農之職而仍無
纖毫之益于民者亦名美而不足恃也故爲溝洫必訪求

于鄉耆里長而總其事于郡守責其成于縣令分其任于縣丞主簿則親而不擾久而必成今集四境之耆長體訪以人情地勢有灼見其可興溝洫者準里計日具圖以作其功有廢地可以溝通者則募其旁近失田之夫爲之官助其不足田成而授其人五年而起枓畝十而當一有溝洫其業田爲永利者則以任本業之人民實其田官均其力春夏作五日秋作十日冬作二旬丞簿親董之令一作一視先成者籍而存于官其未成者簿志之至來歲續而畢焉民田一頃聽溝地半畝令不當溝塗之道者轉償其鄰田田不及頃則任力而不聽田二十畝以下者貰其力畜洩之利兩邑共之則郡守責其兩令合或代去則交其簿于受代之人凡縣令置農田課郡守察之其阻成功及借名生擾者黜蘇湖之民善爲水田春收豆麥秋收禾稻巾年之入粲得三石而北方之種地者不能半之則以無爲水田者也凡穀之種禾稻倍入種稻之田水田又倍西北土性高燥宜麥宜粱所在低平之用卽爲下產以其非梁麥之性而兩澤一過水無所注故也誠能勤行相度分年規地仿溝洫之意備蓄洩以爲水田種禾稻以佐晩熟則高地之水四注而爲害者必轉以爲利矣且爲溝洫非古之鑿空求利者比也以民田興民利不遺使不起徙不格流戶視其大小功力隨作隨成有小水旱此豐而彼歉則隣近必有請其法而自爲之者勿憂其事之難于慮始

也官氏曰南北異方高下異勢燥溼異性故旱田之不可爲水猶水田之不可爲旱也今必欲以荊揚之物產遍植之雍冀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爲利也且果行遂人溝洫之法則西北旱田亦利其何減于東南何則西北諸州其地之廣輪既數倍于東南且穀之種類繁多有宜五種者有宜四種者有宜三種者周原膴膴土脉厚而水源深其肥沃比東南之塗泥又奚翅倍焉所患者惟水與旱耳溝洫修而水旱有備則西北諸州歲之所入非徒不減于東南且什伯而無算矣或疑井田既廢欲復遂人之法勢有所不行是又不然夫善復古者亦師其意而已矣觀周禮遂人之法原與稻人之法不同稻田不可舍一日無水故以豬畜之以防止之以遂均之矣必以列舍之而後以澮寫之焉旱因則潦之爲患者十之六七旱之爲患者十之二三故遂人五溝之大小不同其實皆溝也揆先王爲溝洫之本意第欲使水之多年水行溝中而不泛水少之年又可畜溝中之水以滋田耳今但相其地之下者以爲行水之區又相其地之最下者以爲畜水之所疏其節闊其目不用盡復古溝洫之制而已獲溝洫之利矣

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十年築

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壚渠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溉

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翹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入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卽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行之竟以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

唐姜師度爲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鑿涇之利自玆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爲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欵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

牛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爲政本朕故兹巡省不憚祁寒
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繇
來榛棘之所徧爲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闔輔致畝
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
以官爲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既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
內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準頃畝割還
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
者準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
夫賜帛三百匹〔原注〕冊府元龜　本傳師度既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
讀此詔書然後知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言爲建功立事之
本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知其可以爲令

尹也〔原注〕淮南子 魏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原注〕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 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原注〕史記 按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則指此爲西門豹所開 爲人君者有率作興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無叔敖史起之臣矣

漢書召信臣爲南陽太守爲民作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原注〕晉書杜預都督荆州諸軍事修召信臣遺迹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 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集吏民乘農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此聖祖勤民之效

雨澤

洪武中令天下州縣長吏月奏雨澤蓋古者龍見而雩春秋三書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視爲不急之務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原注 仁宗即位）仁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中收貯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繇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

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為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封進朕親閱焉（原注今大明會典具載雨澤奏本式）嗚呼太祖起自側微升為天子其視四海之廣猶吾莊田兆民之衆猶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當時長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詣闕自陳後世雨澤之奏遂以寢廢天災格而不聞民隱壅而莫達然後知聖主之意有不但於祈年望歲者民親而國治有以也夫

河渠

黃河載之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者其故道也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

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爲害幾及千年閻氏曰按此說大非復禹舊跡無水災此史記河渠書之文若溝洫志則續之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地理志魏郡館陶下注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是也雖不知的在何年要武帝元封二年壬申後宣帝地節元年王子以前事余嘗謂禹之時河自碣石入海至周定王五年河徙從鄴縣東北入海此一變也漢武元封後宣帝地節前河又從勃海郡章武縣入海此又一變也古今大事而亭林亦未考及聊錢氏曰田蚡言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未必應天此老成謀國之言當時惡蚡者謂蚡奉邑在河北故沮塞河之役其實非公論也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侵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瀰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八年七月乙丑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爲

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迹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原注宋史河渠志序曰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于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廟堂之議既視其奪者以爲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爲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之氣運未必不有所關也

臣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而受黃

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
茲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原注〕元本作汎誤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原注〕實錄載天順七年金景輝言黃河不循故道并流入淮是爲妄行曩時河水猶有所豬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
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
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
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爲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
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
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
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
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

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剌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況

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沈氏曰方輿紀要一段云若謂何不使黃淮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口即大闢蓋河不旁決正流自深得淮羽翼而愈深是用淮于河矣與邱邵諸公之論絕異〕繇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爲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至於今日而決溢之菑無歲不告嗚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汝成案二文莊之言自是前明治河得失〕

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瀦水之性合則衝驟則溢故別

而疏之所以殺其衝也又北播為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節其溢也大野既豬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為暴然後鍾美可以豐物流惡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興矣

錢氏曰禹之治水也使由地中行無所謂防也言防而勞費無已遂為國家之大患矣河為北條之川由泲水大陸播九河同為逆河以入海者禹之故迹今運道臨清至天津者是也東漢以後河由千乘入海即今之大清河也自唐至宋金皆由此道金元之間河漸南決始合汴泗淮以入于海與禹河入海之口相去幾二千里而北條之水既為南條矣其兩岸之隄歲增月益高于民田廬舍且與城平矣水之性就下不使由地中行而使出地上欲其無決溢之害不亦難乎今之言河防者以潘季馴為師季馴治河之法不過曰清水可蓄不可洩黃河宜合不宜分而已夫清水之當蓄固不待言黃河之宜合則季馴一人之言非古有是言也禹之治河釃為二渠疏為九道順其性而導之注海何嘗不可分乎塞其支流東之使歸于一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其計固已左矣古人云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謂河不宜分而增堤以禦之一朝潰溢隄不能禦又糜 國帑以塞之僥倖成功而官吏轉受重

賞此國之巨蠹也李馴之法守之己五十年而其效如此謂之習知河務吾不信也周濟曰禹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水性就下而載之高地何也曰水為性者所以為治也善以其性為治下者當謹節而慎用之若高而驟下後將無可復下驟下為妄用其力於無用之地無可復下執必浸淫渙散歸墟不暢下壅土潰矣河至大邳南岸山執盡地平土衍土疏易流所以數敗也厮渠載之高地西迫大山山根堅實無敗而其要也在節就下之性不使徑盡蓄全力以歸之墟所疏為九河所以澄之也同為逆河所以激之也此禹以功之所以為永久也近世言治河者皆主以水攻沙是但知逆河之說者也夫水之性固必就下而下有彝載水者地也而行地者水也是故非徒彝地與地之高下也又必彝水與水之高下海之處地下於河地不問可知也而海之水則往往與河之水相平海水清而渟河水濁而駛清則輕而揚濁則重而隆河入海輒伏行伏行則四面皆為海水所距迅下之力而什不存三是以入海數十里後無不中起夫淤兩旁分洩者其執固然也若能使河水常高于海水則鋪行海面而其去執當遠矣即不能當使其漸下而不驟即不能當使其落前執長落後路短執長則水力全而路短則人力省此載之高地同為逆河之指也近海地既平河不容則入海無力所以必為逆河而逆河之上與其益深毋甯益廣

全河之水計其所容廣必淺狹必深深則損地之高以就海而海之處下分數益減淺則其高全入海猶建瓴也狹則深深則怒怒則挾沙多是敺中國之土入海爲尖淤也廣則淺淺則澄澄則挾沙少是留入海之尖淤以培中國之下地也此疏爲九河之指也善乎賈讓通其詞曰毋與水爭地又恐人不明于水容之說而引齊魏各去河二十五里之隄以證之夫去河二十五里之隄視今日所謂遙隄相去遠矣然則金隄盡而九河接其游波寬衍固可知矣大陸以上河水不能不濁與使入海孰若留培兗州于是因埶疏之其數適九占地既廣淤益澄流益清歷年益久下地益高逆河入海將益暢九河堙爲平陸後人歎禹蹟不可復覩而不知此固禹所禱祀而求計日而待者也今也不然堤之障之偪之束之使之無以容其流而不得不發其怒則其不由地中而橫出於原隰之間固無怪其然也臣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氾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宏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

間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濼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鱉之憂殆未已也

河政之壞也起於竝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汙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於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爲害賈讓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爲川

者決之使道又曰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元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汙池多為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為害繇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東鉅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為川浸矣近有一壽張令修志乃云梁山濼僅可十里其虛言八百里乃小說之惑人耳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見也（原注五代史晉開運元年六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瀰漫數百里宋史宦者傳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　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置屯田　沙灣未築以前徐有貞疏亦言外有八百里梁山濼可以為泄）書生之論豈不可笑也哉

陸文裕續停驂錄曰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按文裕之意卽賈讓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賈讓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

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且
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
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
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嗟天
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衆多之口而創非常之
原者哉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
塞之文宋開寶之詔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
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
岸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於隄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訪
首言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後世治河之臣皆

鯀也非其人之願為鯀乃國家敎之使為鯀也是以水不治而彝倫斁也（原注）崔瑗河隄謁者箴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野塡淤水高民居因河以為漕者禹也壅河以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日河防

聞之先達言天啟以前無人不利於河決者侵尅金錢則自總河以至於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於游閒無食之人無所不利其不利者獨業主耳而今年決口明年退灘塡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於是頻年修治頻年衝決以馴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國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責哉不獨此也彼都人士為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

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一差遣未有不計其獲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於公卿大夫眞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爲今日之務正人心急於抑洪水也

陳鴻博曰元明二代河勢益趨于南遂會淮于安東入海淮爲黃所奪流不能駛因豬于洪澤湖爲害益甚明潘季馴始用束淮刷沙法導洪澤所注淮水引七分入淸口刷黃分三分由運河以達之江外修築高家堰使束淮有力內設船疏濬運河深通自是數十年無水患亦所謂因勢利導故奏功獨多蓋自宋以來治河之善無有過之者自國初防海寇秋入雲梯關因于關口分列梅花樁而海口漸淤自設葦蕩營于淤地而海口日塞自引洪澤湖水入高寶湖而淮弱黃緩淸口亦日壅迄今又數十年下流之塞者益多則上流之決者日甚勢有必然無足怪者邇年河水漲溢即直注洪澤于是以一湖而全注黃淮二瀆之水湖身旣不能容又黃水挾沙淤墊洪澤益加淺狹非東溢高寶即西注微山淮揚徐海郡縣歲被其害又曰禹之治河也播九河釃二渠以河流湍悍故分河以殺其勢導河北行其所

入之水猶少自是以後漢有屯氏及東郡渠唐元和中開古黃河于黎陽以決舊河水勢而滑州遂無水患由宋及明中葉河水東南行而宋分二派元有三汶明于濮汜之間蘭陽儀封之境尚各有支渠不使并行一道今河流旣歸于一又自中牟以下合汴徐州以下合于泗淸口以下合淮口諸大水以助其勢奔騰迅激自數倍于禹時乃專恃一海口以爲尾閭之洩而海口又僅存昔日之二三如是而欲河口不爲患是必今之治水者愈于禹而後可也故欲除河患必先探其原悉其委其發也有自來則上流當多開引河以殺其湍其歸也有所瀦[illegible]下流當廣闢海口以暢其流夫河自大伾東走平地二千餘里始達于海合則勢强而衝突分則力弱而安流其勢然也爲今之計當先于河南山東二省河水經行之地相度形勢因其高下分導其流引湍悍者陂爲支河捐卑下者豬爲大澤疏其淤而洩其漲則上流有所分而衝決之患自減至安東海口雖多淤塞然今漕標六營如東海之鶯游門佃湖之灌湖口廟灣之窃港小關之野潮洋鹽城之新洋斗牛二港凡諸海口竝去河不遠引而分注爲力甚易又葦蕩營及黑風口及射陽湖濱皆昔時河流入海之地今已淤塞數十里開之難以施功聽之貽害無已當盡舉此數十里之地委而捐之撤屯聚之兵民任河之泛濫則海口旣復而下流壅塞之患亦除然此猶其小流者夫河性無常南流已

六百餘年今南河日淤高于北岸矣水性就下當順其勢而利導之河南封邱北岸與直隸山東犬牙相錯當先以水平測量定其高下其封邱險口金龍爲最昔時北流舊蹟尚有存者若決金龍口由大名引而注之漳河合滹沱諸水借以刷沙達之天津以復北流故道南北分流而河患自減矣裘文達曰河非可治也亦順其自然導之而已今之河更無事治也亦導之使由其應歸之道而已何者河合淮非其所欲也縱下流多開支河以殺其勢而不使別于淮淮終爲淮之害而亦非河之利也故今日之河欲其不害于淮而永無患惟在順其自然以導之而順其自然惟在使之別淮尋其應歸之道以東之其策惟何亦曰改其流廣其身深其臂不與水爭地而已所謂改其流者非別開河也蓋宿遷西境九龍廟東現有小河分黃水入中河濟運北道駱馬湖支流爲十字河自九龍廟至中河之劉老澗圖黃河別淮由石護湖東歸之正道也今將宿遷縣治南河身壩築數丈建石閘以爲運河使入九龍廟之河以達中河則運道之由黃河者不多於淸口河之身則自九龍廟至中河劉老澗闢之使與大河等以達駱馬湖茆家河下流之六塘河又將六塘河下流舊石護湖分爲南股北股二河者開挑爲一以還湖之舊其南股河口直五丈河北股河口近義支河與六里河即于五丈義支六里三河間開數支河以達海其最北者經蘆伊山北由黃家觜

歸海最南者即歸頭圖口改挑直下入海毋使復入湖之河如此則河永别于淮矣或曰自劉家澗茆家河至桃源之史家集又經河頭集大口門至洑陽低村是爲歴年議走之港河又由低村經唐溝口馬廠湯家澗穆家橋以達大漣河歸海計二百六十餘里不較近於石蕿湖乎然港河久堙僅有故跡而唐溝以下地形高於石蕿湖又河身不寬闢之則兩旁居民應遷者無數路雖近而費過之固不如石蕿湖之爲勝也至所謂廣其身深其臂者則無論河流改與未改均不容已也廣其身當視南方大江而稍差之大江身面窄者或七八里寬者或三四十里今河身自清河以西寬不及十里窄或僅一二里如徐州城北且不及一里固宜其水之泛溢不可制也今欲闢兩涯而北侈之即應始於河委之石蕿湖夫石蕿湖三萬四千五百餘頃固甚廣也自河爲南北股二河其中因有民田又兩畔間有民舍夫禹導河必棄地於湖底爲田與舍也今應將田仍復爲湖而西自沭陽張將軍廟東至海州北魏莊等地民舍并北股河北之龍溝廟俱應遷之北股河北北阜溝之北隨加挑濬近北股者輸其土於北阜溝北以爲北阜隄近南股者輸其土于南股河南之高家溝沈家集等處以爲南隄如是而湖身廣即河身廣矣其下流五丈義支六里三河間所開數支河即禹貢之九河逆河也合計之應共得五六十里以達海口庶河之委受全河而無迫隘之

患其自石渡湖以西由宿遷邳州銅山至河南鞏縣等處凡河身窄者皆闊之俾如十里八九里之數如是而河身不大遠于江三汛不至橫溢所謂廣其身以游之云爾深之法本於大禹濬川之遺制禹之法不可復知矣今但用搜沙及土方挑土之法而已可奏功近日有爲百龍搜沙之論者法用龍舟百艘各于舵後置五尺之版一百竟版以鐵爲逆鱗版面四隅置鐶以繫鐵索舵尾二人守之令高下提放以搜積沙其舟近兩旁安水輪各一人令二人以足轉之舟行不論上下帆風推輪使逆鱗觸沙隨流入海又于海口搜之使無阻滯此其法甚良矣今更因而潤澤之其法每艘用狎水兵丁八人百艘八百人五艘則一武弁督之今請於春夏秋三時督令爲雁行者十每日行舟搜沙於秋末三冬及春初水未發之時即督令照土方法挑淤又沿河每家歲派三工協挑悉以其土加厚舊隄如是歲行之以爲常水行地中不復增隄河身可無淺淤之患此又深其臀以容之之策也三策相濟爲用實萬世無疆之休也難者或曰棄南北股二河之田如虧國課何不知以湖爲田雖無異漲亦遭淹没安從得國課也且黃淮有故則災及于餘里議蠲議賑不下數百萬今永除此有名無實之額以一年賑費給所徙之民有餘而河患既息將千餘里禾稼無傷增穀粟數百萬斛即可省數百萬之蠲賑是乃大益國課也難者又曰闊河夫役及百龍搜

沙之入與舟費帑得毋太甚夫每年治河夫役其數繁矣
今但將一二年合用之役於水涸時并力興工其役宜數
於用且既闢之後不必復闢所謂一勞永逸者也至搜沙
兵丁工食不宜從輕然計每艘給銀三百二十兩百艘不
過三萬二千并造舟修舟及河員俸食銀兩不及十萬行
之既效則每年搶修諸費可省而沿河冗員可裁今查江
南河庫供搶修名曰部撥協濟者約銀四十七萬六千餘
兩供俸薪兵餉名曰外解河銀柴價者約銀二十二萬六
千六百餘兩二共七十萬二千六百餘兩皆江南每年常
額河東河庫及興舉大工之費俱在外今搜沙之費不及
十萬其省帑又何如也自海口至鞏縣界河道遼遠若百
舟不足即倍其數亦不及二十萬每年計省常額七八十
萬功費之相懸如此爲國計民生慮者其以芻蕘之言
爲可采乎〔又曰〕河由六塘 河趨南北二股河以歸海信得
其道矣而六塘河受駱馬湖下流沂水發時沭陽安東海
州常被其害今復合大河恐爲害彌甚奈何曰如南北二
股河還石濩湖之舊又兼闢河之身而深濬之則雖沂沭
其歸大河亦無患矣必欲與大河別則由茆家河經河頭
集北引入港河稍遷河旁居民加挑寬深一勞永逸萬世
之利也曰此皆河主大河由南歸海而言也必不得已而北
古河故道必擇其一將從何道可以暢流并無礙于運乎
曰必不得已而思北歸次策要不可引歸天津以漳衛汶

三水合不容復益以河也由張秋而東阿禹城以至滄州陽信蒲臺利津海口此古大清河即漢千乘故道也明帝永平年間德棣之間河播爲八王景因之以成功歷漢唐至後周八百餘年無河患今尋其故道而疏之河流通暢可慶安瀾矣但八河多堙重加疏濬厥功匪易較之由六塘河歸海費帑爲多耳至欲無礙於運此尤未易言運河由南而北河從西南過張秋而東北張秋南北建石閘南旺湖汶水不能如濟水之穿河而北也然則自張秋至臨清二百餘里皆當引黃水濟運每年不無疏濬淺淤之工臨清南建石閘不可更分黃水入北以淤北河加此庶可無礙於運而南旺迤南多分汶水濟運亦可永無淺涸之虞蓋南旺至張秋僅百三十餘里不必汶水之六故也此策欲其有利無害尤須河委多分支河不然張秋南北舉受大河之害運道多梗矣故曰此次策也曰河身閘至十里東西千餘里費帑不貲雖捐項恐不足以濟奈何曰閘河身非必通身皆閘也於南北二岸所開挑之處各輸其土千四五里外以爲厚隄即以兩隄內爲河身隄內平地較見今河底爲低可以爲河則無俟皆閘而河身已十里八九里不等矣嗣後每於水落時近河家賦三工同水丁八百人協力開挑輸其土於隄外徧植官柳雜木數年隄高厚如山阜草木雜根縱橫蟠結雖有異漲不能爲患矣夫戰國時齊與趙魏作隄皆去河二十五里兩隄內計五

十里今僅十里何可復狹此法無論南歸北歸皆為至要不與水爭地變葦縣遷東之河為底柱遷西龍門遷北之河策莫良於此難者曰兩隄內河身十里近河田園廬舍將若之何曰欲成大功雖聖人不能姑息以悅人干譽也法在處之得其宜耳且近河必非良田河身既廣近隄水亦不深偏植蘆葦亦不至棄民利也又富民必無近河居者貧民所居尋丈之地原非已有令其徙于隄外不為過也曰隄工穩固雖不廣河身亦豈有潰決之患曰雖有堅厚石隄能保河之不決不能保河之不溢也故徒隄不足恃也曰近河居民歲賦三工開挑得毋怨役之偏重乎曰河漲近河先受其害果能永無河害何憂三工也至沿河沿隄有居民亦計地以役之蓋其地屬官不令出租雖役之不怨也又曰江北之水為患者河為大淮次之故既治河即不可不治淮雖然河不治則淮無由治矣河既治則淮無事治矣是故治河即宜治淮而治淮仍不外於治河何以言之治淮之要亦曰無使河合淮而已矣蓋河合淮不特沿河之地被其害即沿淮之民亦無不被合之之害別淮不特沿河之地享其利即沿淮之民亦無不享別之之利竊嘗論黃淮合清口築大墩其害不可勝言也而其大者有五焉自清口至雲梯關淮身為河踞者十去其七洪澤之南築高堰以防淮之決其東築大墩直抵中流以激淮之怒遏河之南而使之東夫黃淮水勢無常也三汛

漲溢叵測也設兩水並強高堰不守天長六合等縣居早
將化爲魚鼈其害一鳳陽雖土瘠前古未聞屢災自清口
爲黃流所阻西起潁壽東至泗州盱眙田園廬舍頻遭水
淹獨賑無虛歲流亡轉徙不可數計其害二大墩之築藉
清刷黃河漲則疏之歸海淮漲則不肯令之竟去故雖過
尋常之漲沿淮禾稼亦多損傷其害三陽城之頻天息之
汝浚儀之睢扶溝之渦皆以淮爲尾閭淮流既壅則衆水
不行歸德汝寧陳許諸郡邑常爲澤國前年常開挑大洪
等河矣然下無所泄雖加濬治末如之何水失其常禍及
鄰省其害四泗州東逼洪澤每春月後城陷水中官署寄
治盱眙秋冬水落州民輸納莫肯至州守于荒城中設櫃
督催且數十年其害五總此五害遷延歲月費帑病民無
有底止得不思變計以爲之所哉且夫淮水本非有害也
而害且五則大墩之故也淮非有需於大墩也而辛使大
墩爲害則河合淮之故也河合淮因東淮敵河斯大墩不
得不築高堰不得不高而五害遂不可去故欲去五害莫
如使淮暢流欲使淮暢流莫如使河流從宿遷北而別於
淮故曰治河即宜治淮治淮仍不外於治河也夫治病必
先於受病之源禦寇必於所經之地今清口河淮所經固
病源也河淮不分吾不知五害之何由去也〔汝成案〕陳氏
以潘季馴束淮刷沙法爲善錢氏痛詆之以爲不習河務
然揆厥理勢似無以易季馴之策則文達所說爲曲中機

宜矣至百龍搜沙之法創于江陰祝氏錦中亦疏達海口之一說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二終

日知錄集釋卷十三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周末風俗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爲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攷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

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原注〉史記秦本紀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蓋顯王時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原注〉李康運命論云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辨詐之偽成於七國馴至西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詖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

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歷元祐之閒爲優矣嗟乎論世而不攷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愼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淸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脩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原注正義曰豭牡豬也左氏定公十四年傳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寄豭者謂淫於他室)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

得母原注邵氏曰母云者毋之也咸化廉淸何其繁而不殺也攷之國語自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爲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

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卽以爲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汝成案先生頗取秦法其言政事急于綜核名實稍雜申韓之學）

兩漢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楊氏曰時有翟義諸人則歲寒之松柏也）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脩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閒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

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强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原注）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原注）左雄傳論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原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敎風俗又爲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

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閻氏曰按晉世祖泰始元年乙酉以傅玄爲諫官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淸議是致毀方敗常之俗魏文非魏武也淸談之風一盛於王何再盛於嵇阮三盛於王樂而晉亡矣然其端則自文帝始此亦論世者之不可不考也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脩整可爲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

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伯喈銜文而求入（原注：宋袁淑弔古文）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爲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爲人其戒之哉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原注：史稱齊王）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雒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顚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爲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衞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

遁以淸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元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元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元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淸高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原注〕元王肅〔原注〕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弼〔原注〕何晏〔原注〕爲開晉之始〔原注〕干寶晉紀總論曰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以至國亡於

上敎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錢氏曰王安石之新經義亦清談也神州陸沈其禍與晉等）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爲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

死三十餘年之閒爲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徧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爲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爲忠則必謂王裒爲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楊編修曰六朝風氣論者以爲浮薄敗名檢傷風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實復有不可及者數事曰尊嚴家諱也矜尚門地也慎重婚姻也區別流品也主持清議也蓋當時士大夫雖祖尚元虛師心放達而以名節相高風義自矢者咸得徑行其志至于宂末之品凡瑣之材雖有陶猗之

貴不敢妄參乎時彥雖有董鄧之寵不敢肆志于清流而朝議之所不及鄉評恭議猶足倚以爲輕重故雖居偏安之區當陸沈之後而人心國勢猶有與立未必非此數者補救之功維持之效也自此意寖失而綱目愈密名義之防愈疏禮法日峻廉恥之途日紬祖諱不復嚴而後生輕薄蔑視前人于是鬻販宗會冒亂族姓對子罵父無元方之責言數典忘祖多籍談之流失爲可歎也門地不復尚而名德後人降爲皁隸萊傭市儈之子一朝得志可以陵轢士流而清門舊族式微不振至不獲庇及嗣息良可痛也婚姻不復矑而伉儷失倫涇渭莫辨較量貲財之重輕則譚邢之族或不如抱布貿絲之氓趨附一時之炎勢則子南之左右超乘必不如子晳之出入布幣尤可恥也流品不復辨而士氣不伸直節多迕遂有寡廉鮮恥之輩望塵下拜于閹豎之門屈節奔走于權倖之室乾兒義孫醜顏不顧氣節之喪自此始矣清議不復重而小人無忌憚君子無所執持鄉里之所不齒而忝司民社名教之所不容而出入化權背父母桑梓之義而以爲祗節奉公甘嗜笑怒罵之來而惟知固寵干進心術之壞于斯極矣使六朝諸賢遺風未泯猶足以振末流之委靡迴狂瀾于既倒亦人心風俗之一救也世有化民成俗之賢移風易俗之志者其亦稍留意于此矣

宋世風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衞融以示意嚮眞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楊氏曰金人云宋之亡唯李侍郎一人蓋据二帝蒙塵之初而言）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競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

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驟奬趨媚之徒深鉏異已之輩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原注〕鑽者取必入之義班固荅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鄧綰傳以頌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駡從汝好官須我爲之　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爲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習爲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十百年滔滔之勢一往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

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曆之士風一變而爲崇寧者
豈非荆公教猱之效哉

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
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
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
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仁祖持法至寛用人
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攷其成功則曰未至
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
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
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
能招徠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

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覩而三復也

東軒筆錄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原注石林燕語故事在京職事）官絕少用選人者熙寧初稍欲革去資格之弊始詔選舉到可試用人並令崇文院較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資任或只與合入差遣時邢尚書恕以河南府永安縣主簿首爲崇文院較書胡右丞愈知諫院猶以爲太遽因請雖選人而未歷外官與雖歷任而不滿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邢恕與堂除近地試銜知縣近歲

不復用此例自始登第直爲禁從矣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
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遂更朋
附之以與大獄尋荆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
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
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
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
州荆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
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雱機謀而雱
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
金陵未朞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荆公情事至爲
切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

辭氣其入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士習蠹民生而已亦不饗其利（原注蘇轍疏呂惠卿比之呂布劉牢之）書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爲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爲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爲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爲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爲兌者

淺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爲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爲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爲害深故九五孚于剝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爲神宗用王安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荊公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旣顯宜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
哉

陸游歲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
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禍此風
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柴氏曰奢儉之弊自古歎之至近今爲尤甚習
俗移人雖在上者力挽之吾嘗覽北齊書有禁浮華一詔
日頃者風俗流蕩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
葬之費車服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
妾衣羅綺始以創出爲奇復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
等差今運屬維新思蠲往弊反樸還醇納民軌物可量事
立條式使儉而獲中此詔倘施之于今殊覺曲盡曉切若
讀書有用爲救時之賢當期中流一柱陸清獻曰風俗承
明季之衰其澆侈之習已非一日思以爲欲反今日之俗
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非
敢謂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可得
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厭縱其耳目
者有上之法制爲之防耳茍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爲

令民間冠昏喪祭之禮宮室衣服飲食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爲則無所不可富者炫燿貧者效尤物力旣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誠宜畫爲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朴可興貪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入于淫蕩安其朴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朴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必不如淫蕩之可慕學校者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有學又止及于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掌其冊籍核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入不知以行誼自重則惟以服美爲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侈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爲州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又傚古里塾黨庠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而無慕乎澆侈其一則賞罰宜審也民之所以從上令者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今　朝廷之賞罰亦甚嚴矣而獨于奢儉淳澆之際未有賞罰行焉胥吏被文繡富賈爲驕橋而有司不問子弟凌父兄悍僕侵家長而有司不問而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徒爲笑于鄉里不聞有所獎勵如此安望其不爲澆侈乎宜勅有司以時訪于境內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卽以風俗之淳漓爲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勸而莠民知徵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舉行之而　　皇上以恭儉之德端化原于上公卿大臣

樹惇守素宣德意于下寰海內外有不去奢從儉返樸還淳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倘曰簿書期會錢穀兵師今日之急務何暇爲此迂闊愚恐風俗日澆日修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清議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爲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耻格之風敎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卽廢棄終身同之禁錮（原注晉書卞壼傳）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

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原注齊梁陳詔並云洗除先注當日鄉論清議必有記注之目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汙至煩詔書爲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有鰥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錯亦未嘗不詢于芻蕘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淸議廢頓幾三十年溫嶠爲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

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時坐廢不豫榮伍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為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為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沈本於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偽干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

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錄內外諸司官之犯法罪狀明著者書之申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之人視爲文具風紀之官但以刑名爲事而於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關無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覈性賦謂倮蟲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等而下之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

人人皆吏士之爲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爲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爲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南史有云漢世上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洿之俗矣楊氏曰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爲此也

舊唐書薛謙光爲左補闕上疏言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攷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顯節義以標信以敦樸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脩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假有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脩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筭行脩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

或明制（原注避武后嫌名詔改爲制）纔出試遣捜敭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希欬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之稱也夫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故選司補置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爭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脩名若開趨競之門則徼倖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脩名則兆庶蒙其福風化之漸靡不由茲

嗟乎此言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

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

程編修曰三代以降士氣之盛無過于東京論者謂明章尚道崇儒所積而致愚則謂儒林一派開自西京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自武帝立五經學登用儒士由秦以來風氣爲之一變特不能擇取眞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矯僞耳光武明章遠承末緒又從而重之所謂設誠而致行之者儒術盛而士氣奮矣由武帝以迄桓靈三百餘年積之如此其厚而上無精明濬哲之君柄臣椓人迭遷用事淸議在下黨禍遂興舉端人正士一舉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國家須才至急方其求之之始下之應也且或眞少而僞多苟無術以擇之必且舍麥菽而取穅秕及其積之既久眞僞行著而風俗成雖復抑之屈之務使革而從我而有所不得賢者果無益于人國也哉余論古每以東京士習之醇爲西漢之所醲而成明士氣之盛爲兩宋程朱之學所蘊而發

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

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汚俗者莫急於勸學奬廉二事
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
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
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己愛民以禮告老
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爲子孫世
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傜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
矣豈待菑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原注公孫宏)優孟陳言始錄
負薪之允(原注公孫敖)而扶風之子特賜黃金(原注尹翁歸)涿郡之
賢常頒羊酒(原注韓福)遂使名高處士德表具僚當時懷稽古
之榮沒世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使之干進

而饕利者哉以名爲治必自此塗始矣楊氏曰亦不得已而塞其流也

漢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宏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原注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其賜宏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賜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衞尉田豫家穀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

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詔曰故處士李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元晏謚曰貞

靜處士並表其門閭以旌高節唐六典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賜謚曰先生原注存者賜之以先生之號歿者則加之以謚加揚播隱居不仕至德中賜號元靖先生是也　宋史同以余所見崇禎中嘗用巡按御史祁彪佳言贈舉人歸子慕朱陛宣爲翰林院待詔唐書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宏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而猶其子孫守之若金帛之頒廩祿之惠則早已化爲塵土矣國朝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胡濙其子孫亦至今守之故竊以爲獎廉之典莫善於此

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閻氏曰今人動稱廉恥其實廉易而恥難如公孫閎布被脫粟不可謂不廉而曲學阿世何無恥也馮道刻苦儉約不可謂不廉而更事四姓十君何無恥之甚也蓋廉乃立身之一節而恥乃根心之大德故廉尚可矯而恥不容僞）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

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荅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

必敎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兎罝之武夫皆本於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而爲暴於百姓者哉

後漢書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

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佖爲武靈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壖先貯材木皆爲節帥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爲患由佖之黷貨也故貪夫爲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原注見韓非子）

流品

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蕞爾一方而猶能立國宋書蔡興宗傳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

躡履到輿宇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宏]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原注]殷景仁劉湛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宏]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張敷傳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時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艑載沙門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其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

就席訓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趙等失色而去世說紀僧眞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允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閹人所坐自萬曆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原注如汪文言一人爲東林諸公大玷詩字頒於輿皁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吳語鄭綮之歇後薛昭緯之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辭曲莫不登諸巖廊用爲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爲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芘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原注）大雅蕩 播遷之餘而思耆俊（原注）文侯之命 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

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張說論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傳布國門有如北齊陽俊之所作六言歌辭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者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

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沈氏曰唐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
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
錢氏曰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
說演義之書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
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
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
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
人爲好漢以漁色爲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
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于禽獸乎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傾
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魏文
帝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
之五行志以爲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
兩君疾與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
則不固揚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

辱好輕則招淫
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推是言之可謂善敎矣防其乃逸乃諺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養蒙之道也南齊陳顯達語其諸子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卽取於前燒除之〔楊氏曰顯達之燒麈尾別是一意非敎子弟厚重也不當引入〕
耿介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鄉原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爲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爲莽大夫與梁氏曰揚雄作太玄準易作法言準論語未免妄矣依倣體例摹合詞意與王莽之學大誥金縢何異東坡譏其以艱深文淺陋亦不喜之然有不可解者蜀秦宓與王商書謂子雲行參聖師比之孔子吳陸績釋玄謂玄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孔子不能過抱朴子以雄方仲尼司馬溫公以爲大儒孟荀殆不足擬曾子固以雄合箕子之明夷其餘譽之者甚眾而且力爲湔洗或謂法言安漢公之言乃怨家所益或謂大玄疾莽而作或辨其無美新之事馮元成以美新爲劉棻作汪琬跋雄傳引揚莊簡公子雲祠堂記言雄不仕莽而王介甫諸人說上符命投閣皆谷子雲事不知何以得此于後人宋紹興中陳公輔疏論王安石曰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

泰美新之文安石乃云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言出王安石無足論已孝廉翁承高嘗云漢分十三州刺史莽并朔方入涼州爲十二雄作州箴十二獨缺朔方亦可證其爲莽大夫也

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儉約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爲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爲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諶休假還鄉將赴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

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脩整篤業不應辟命尙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日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玠爲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曆末元載伏誅拜楊綰爲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劒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卽日潛遣毀撤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卽日減損惟留十

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必於三年變雒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脩之身行之家示之鄉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大臣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既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譏其詐則所以攷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楊氏曰〕說在陸放翁之溫公布被銘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爲忠孔明以爲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膴潤屋華身亦人之常分爾豈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污

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閻氏曰〕史稱呂正獻平生以人物爲己任凡當世名賢無不汲引余所尤異者濂洛關陝諸賢皆爲所薦周茂叔傳熙寧初知郴州用趙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程伯淳傳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程正叔之薦則與司馬光其疏其行義詔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尋擢崇政殿說書郎張子厚傳言其有古學神宗召見授崇文院校書子厚弟戩亦薦焉邵堯夫雖未被薦公著居洛中雅敬堯夫恒相從遊爲市園宅夫道學諸公之在當世貴近大臣能不出力排擊詆侮者已難又從而薦諸朝廷使皆獲其用嗚呼若正獻者不獨得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其增光吾道何如哉〔又曰〕徐文貞當國畢公在言路舉朝嚴畢公甚于文貞議且出畢公于外文貞曰諸公畏之耶皆蹴踖曰豈謂畏之黃門切直慮其府禍耳文貞曰不然吾亦畏之顧念人孰無私私必害公有若人在不敢自縱可寡過聞者歎服〔又曰〕韓魏公判大名上疏極論青苗法已而文潞公亦以爲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便甚潞公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至哉斯言眞可以爲人主之龜鑑矣余因思當仁宗之時文潞公則能斬史志聰當英宗之時韓魏公則能竄任守忠而天子不以爲專宰相亦不以爲嫌何一再傳之後二公之人猶故也宰相之權猶故也而其

言則不能與宦者爭勝負此無他人主之敬大臣與不敬
大臣而已矣敬大臣則誠誠則明明則左右不得闘其說
不敬大臣則疑疑則闇
闇則左右得以竊其柄

杜黃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譏盧懷慎開元之庸臣
而以清貧見奬是故貧則觀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貪

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吏多於朝堂
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
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
每日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
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
遐方謫官蠻徼者而盧懷慎重以為言謂屈法恵姦非正

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掊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刼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簠簋而厲廉隅蓋上有以勸之矣（原注）石林燕語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無辱多士乎乃詔免黥杖止流嶺外自是遂爲例然懲貪之法亦漸以寬矣于文定（原注）愼行謂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世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巨萬僅得罷官而小

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輕重胥失之矣蓋自永樂時贓吏謫令戍邊宣德中改爲運甎納米贖罪浸至於寛而不復究前朝之法也原注宣德中都御史劉觀坐受贓數千金論斬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遣戍遼東正統初遂多特旨曲宥嗚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爲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人主旣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墨吏鄧州留後陶玘爲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敕長流綏州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

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說我不得並戮之以是在五代中號爲小康之世

冊府元龜載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款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況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常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爲奪有主

之莊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祇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歷]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宜奪歷任官杖殺讀此赦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沒刺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尸諸市已爲厚幸貧窮而爲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贓吏而錮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人敗類其子必無廉清則世宗之詔亦未爲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詔有曰贓吏子孫不得詳舉閻氏按曰桓即位于閏六月庚寅先三日丁亥李固策免杜喬爲大尉在次年之六月詔乃即位後四十四日丙戌下於李杜皆不相涉豈非漢人已行之事乎

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決杖重者處死

有庸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爲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中貴人爲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後漢書稱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此近日爲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爲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范文

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爲仁此猶人主之以行赦爲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敎子孫者之法也

貴廉

漢元帝時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原注師古曰罪疑惟輕也）亡贖罪之法（原注亡無

同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原注）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愼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原注）師古曰動

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原注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與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嗚呼今日之變有甚於此自神宗以來黷貨之風日甚一日國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於此矣書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必如是而後可以立太平之本

禹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

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議今亦可行自萬曆以後天下水利碾磑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為常事矣

禁錮姦臣子孫

唐太宗詔禁錮宇文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子孫不令齒敘（原注）貞觀七年正月戊子詔文見舊唐書 武后令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原注）新唐書 至德中兩京平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李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原注）新唐書 宋高宗即位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梁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更不收敘（原注）清波雜志 而章惇子孫亦不得仕於朝（原注）宋史章惇傳 明太祖有天下詔宋末蒲壽庚黃萬石子孫不得仕宦饕餮

之象周鼎檮杌之名楚書古人蓋有之矣竊謂宜令按察司各擇其地之姦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盡者刻其名於獄門之石以爲世戒而禁其後人之入仕九刑不忘百世難改亦先王樹之風聲之意乎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六月辛卯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絶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鴆宏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罔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

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忘蔑君親潛圖弑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裔除名削爵遷配驩州原注虔通歸國授滁州總管每自言身除隋室以啟大唐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憤歲餘而死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七月戊申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長史唐奉義虎牙郎將高元禮以宇文化及之黨皆除名徙於邊

冊府元龜權萬紀爲治書侍御史貞觀四年正月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蔑棄君親首爲弑逆人臣之所同疾萬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以爲懲戒制可原注大唐新語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下

所司理之昉判曰父弒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楊元禧傳載武后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謟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嫡寧惟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蕃之釁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允]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原注史言元禧忤張易之密奏左貶然此制自是當時公論

宋末蒲壽庚叛逆之事皆出於其兄壽宬之畫是時壽宬

佯著黃冠野服歸隱山中自稱處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爲壽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門潛出送欵於唆都其後壽庚以功授平章富貴冠一時而壽宬亦居甲第有投詩者云劒戟紛紜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原注泉州府志）嗚呼今之身爲戎首而外託高名者亦未嘗無其人也或欲蓋而彌章則無逃於三叛之筆矣

家事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

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
豈細行乎
史記之載宣曲任氏曰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
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
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
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漢書載張安世曰安世
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
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
於大將軍光後漢書載樊宏父重曰世善農稼好貨殖性
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
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

歲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鮮矣故富貴不三四傳而衰替也

李文貞曰夫世無百年全盛之家人無數十年平夷之運興衰微極存乎其人吾所閱鄉邦舊家朝著顯籍多矣榮華枯隕曾不須臾天幸其可徼乎祖澤其可恃乎譬之花木不衝寒犯之則根可護譬之爐炎不當風揚之則火可宿收斂約素和順謙卑所以護其根而宿其燄也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從賓客漿酒藿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日之官評其先攷之僮約乎

柴氏曰覘有家者之興廢當論其德如醇謹勤儉者必興澆薄荒淫者必廢故亯車駟馬列鼎鳴鐘良田美宅歌兒舞女非興也興而恆少廢相倚短布單衣蓽門蓬戶糟糠不厭形容枯槁非廢也廢而恆與興相伏但居室有軌範教子能成立不必炎炎之勢將來堂構定自可期又曰閑家之道必以正身爲先身正而家化之每見士大夫勢處可爲不自檢括惟日事聲色貨利以鳴得志於是門客借籌舍人登壟漁利及于市廛舞文行乎鄉曲珍玩充盈倡樂呼擁夜飲朝眠縱恣萬方致使風節無餘子孫不肖故

家喬木一旦埽地可不哀哉乃知淸白吏所遺正自無涯而蕭相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甚有味乎言之耳

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豔妻行路禍及其君以小心謹愼之霍光而陰妻邪謀至於滅族夫綱之能立者鮮矣

戎王聽女樂而牛馬半死楚鐵劍利而倡優拙秦王畏之成帝寵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而漢業以衰元宗造霓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亂今日士大夫纔任一官卽以教戲唱曲爲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無敗（章典籍曰）夫教坊曲里非先王法制乃前代相沿往往士大夫閒情有寄著于簡編禁綱所弛不以爲罪我

朝禮教精嚴嫌疑愼別三代以還未有如是之肅者也自

宮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郵妓漁色售奸並干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雖吞舟有漏未必盡罣爰書而君子懷刑豈可自

栒司敗

奴僕

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八百誓滿一千

唐李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時人爲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原注〕潘岳西征賦曰混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太祖數涼國公藍玉之罪亦曰家奴至於數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則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於出處語默無一不受其節制有甘於毀名喪節而不顧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來矣

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原注〕皆老奴 又曰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原注〕

（師古曰監奴奴之監知家務者也）及顯（原注光妻）寡居與子都亂夫以出入殿門進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於此今時士大夫之僕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寵夫上有漁色之主則下必有烝弒之臣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是以欲清閨門必自簡童僕始（楊氏曰顯故婢也光夫人東閭氏歿立爲妻）

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曰楚濱（原注古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晉灼引漢語以爲馮殷則子都亦字也）而不但招權納賄而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搢紳爲賓主名號之輕文章之辱至斯而甚異日媚閹建祠非此爲之嚆矢乎

人奴之多吳中爲甚（原注史言呂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僮數千人今吳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其專恣暴橫亦惟吳中爲甚有王者起當悉免爲良

而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僕役並令出貲雇募如江北之例〔原注〕鄭司農周禮司厲注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風俗通言古制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今吳中亦諱其名謂之家人則豪橫一清而四鄉之民得以安枕其爲士大夫者亦不受制於人可以勉而爲善訟簡風淳其必自此始矣〔方侍郎曰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也事長官者屬吏也惟盜賊之子女乃爲罪隸而役于官九職臣妾聚斂疏財質人掌民人之質劑蓋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後世官賜奴婢亦以罪役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篤老子婦多事然後傭僕賃嫗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食必鑿燕游惟便縫紝補綴皆取辦于工仍坐役僕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焉子順焉蓋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過矣余每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作無時雨降脫屨就功形骸若鳥獸然遭亂離焚剽則常泰然無虞蓋其色不足貪也家無積貨可羨也雖盜賊姦兇不能不留農夫野婦耕織以供職士而劫辱繫虜斬刈無遺者則皆通都大邑搢紳家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

乘除蓋有確然而不可易者矣(汝成案)今日此風不特金
陵為然蓋力作之教微惰游之風熾共積習相沿已幾于
不可
改也

閹人

顏氏家訓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
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
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恥
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
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
也史記鄭當時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後漢書皇
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而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
賓客貴賤無二則古已言之矣觀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

規高彪之於馬融一謁不面終身不見爲士大夫者可不戒哉

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其乘輦車游觀第內鳴鍾吹管或連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謂門包殆昉於此

田宅

舊唐書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歿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若夫世變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

無立錐之地者亦不可不慮也書又言馬燧貲貨甲天下旣卒子暢承舊業屢爲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曹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中貴人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吝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卽暢舊第也原注白樂天詩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元微之詩蕭相深誠奉至尊舊居求作奉誠園秋來古巷無人埽樹滿空牆閉戟門　通鑑作奉成園又以爲馬璘之第並誤按馬璘傳天寶中貴戚勳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爲嬖臣楊氏馬廄矣及安史之亂法度墮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德宗踐阼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璘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璘之家園進屬宮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璘之山池子弟無行家財尋盡冊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二月朔賜羣臣會宴於延康里故馬璘池亭自後每逢令節皆然則二馬身後事略同然謂之故馬璘池亭而不曰奉誠園也　王鍔家雍錄奉誠園在安邑坊本馬燧宅燧子暢獻之

財富於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欲遣中使詰東都簡括以裴度諫而止稷後爲德州刺史廣齎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之教本州軍作亂殺稷納其室女以佼媵處之吾見今之大家以酒色費者居其一以爭鬬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奪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三反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僞彌親彌汎彌奢彌吝

召殺

巧召殺忮召殺吝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

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鬭很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南北學者之病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

泱成案疆域既殊材質斯異自非魁壤多聞士俗秦晉僿魯吳越剽詭凡有譔述覗彼情性南北異學自古然矣然止婾情機警見黜上聖佝屬齊民其于學殖不爲增損自義理明而訓詁廢攷證精而氣節衰染翰操觚詞皆掊擊扞牛充棟書或破碎雖云浩博奚補用舍至于智慧自矜剛愎是用許鄭程朱不足當其一吷淵雲甫白奚能敵彼微言說既佹僪義復抓攬或以土羹术胾託爲淳古或以楮葉棘猴目爲精確欲合漢宋先失師承欲正風雅已蹈僞體即援引與賾佐其雄辨穿穴淵微伸其新意亦何益哉文章經術日益舛馳放效夸詡且先有識遂乃掎摭利病詆娸才碩虛憍之氣中于心術莫斯甚矣

范文正公

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文正自作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鍾鼓在庭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峰月下倚高松聽長笛欣然忘天下之際乎馬文淵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猶思建功邊陲而浪泊西里見飛鳶跕跕墮水中終思少游之言古今同此一轍（原注王荆公詩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阮嗣宗詠懷詩所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者也若夫知幾之神處亢之正聖人當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

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姜

伯約事也吳志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士大夫晚年之學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僊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脩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爲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原注〕蒙齋筆談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爲燒煉丹竈事守亳時迎潁州僧正顒館於書室親接弟子禮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

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顛頓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彌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唐元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虢州朱陽縣丞郭僊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可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爲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為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原注)今江南尙有門徒之稱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爭涉左道深戮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唐制百官齋日雖在寺中不得過僧張籍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宮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

大杖二百

貧者事人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埽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分居

宋孝建中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啟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産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傳云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

纍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詩曰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煑魚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冊府元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財玷污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巳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爲贅壻眞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於敎民厚俗之意可謂深且篤矣原注遼史聖宗統和元年十一月詔民有父母在別

籍異居者坐罪若劉安世劾章惇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禮則史傳書之以為正論馬亮為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別財異居（原注李元綱厚德錄）乃今之江南猶多此俗人家兒子娶婦輒求分異而老成之士有謂二女同居易生嫌競式好之道莫如分爨者豈君子之言與（柴氏曰累世同居自古為美談如楊椿張公藝江州陳氏浦江鄭氏之屬並見旌異而袁君載獨云每見義居之家交爭相疾甚于路人則甚美反成不美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倘能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為孝義也余謂一家內外大小果能同心協力自當以共居為善倘其間未免參差恐難強合而不相得不如析箸為愈耳至于父子別籍如蔡京蔡攸之各立門戶挾詐相傾則惡之者）大史記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以為國俗之敝而陸賈家於好畤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

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後人或謂之爲達至唐姚崇遺令以達官身後子孫失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倣陸生之意預爲分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衰世之意也

漢桓帝之世更相濫舉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原注見抱朴子)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爲恥若吳之陳表世爲將督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

雍穆可以見東漢之流風矣

陳氏禮書言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寖淫後世習以爲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閒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爲義門豈非名生於不足歟

應劭風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豈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爲難能者哉

五雜俎言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

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孩成案顏氏家訓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加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又曰娣姒者多爭之地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又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此即鄭氏不聽婦言意也然陰忮性成侜張百出女誡雖陳滿纛逾甚即婦言不聽何益哉昔姚刑部以爲出妻之事後重于古私暱之情益多治家之嚴正益衰女德有所恬而益放是論亦齊家道也惟俗猾脫輻事託蒸梨或虐戚姑或移寵或貧富生嫌贅餘益憾不特出無所歸爲可於耳再適爲難曲容是尚善乎王伯厚言曰言行可以

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性質中人變化斯易嗃嗃嘻嘻賢者當反身矣

唐[元]宗天寶元年正月敕如聞百姓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其居以敦風教其賦丁孝假與免差科[原注]謂應賦之丁遇父母亡則免差科謂之孝假按此後周太祖所制若罹凶禮則不徵其賦者也可謂得化民之術者矣

父子異部

三國志言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今之江浙之間多有此風一入門戶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歷]以後三數見之此其無行誼之尤所謂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者矣

生日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原注余昔年流寓薊門生日有致餽者荅書云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哀郢之放臣乃言初度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爲制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原注魏晉間人以父亡爲孤露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趙彥深見母自陳幼小孤露亦謂之偏露唐孟浩然送莫氏甥詩平生早偏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脩容原注元帝所生母薨後此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自天

子至於庶人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

楊氏曰以生日宴百官始於唐明皇帝之開元十七年錢氏曰古有上壽之禮無慶生日之禮漢書盧綰與高帝同日生里中以羊酒賀兩家是賀生子非賀生日也唐中宗景龍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帝誕辰内殿宴羣臣聯句冊府元龜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以降誕之日大置酒張樂宴百寮于花蕚樓下終宴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月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此帝王生日上壽之始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詔賜羊三十口酒五十壺米麪各二十斛令諸司供帳京府具衙前樂許宴其親友旦遂會近列及丞郎給諫修史屬官餞又賜樞密使副參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壺米麪各二十斛其後以廢務非便奏罷會而賜如故此大臣生日宴會之始攷容齋三筆載馮道在晉天福中爲上相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流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辭不受則是宰相器幣之賜不始于宋矣王明清揮麈錄賜生辰器幣起于唐以寵藩鎮五代至宋遣使命周世宗眷遇魏宣懿始以賜之自是執政爲例五禮志載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賜宰臣秦檜

辭免生日賜宴詔是南渡復有生日賜宴之例也東坡內制集具載賜生日詔自宰相執政而外又有賜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宣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揚王顥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大寧郡王俶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祚國公偲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咸寧郡王俁生日禮物口宣賜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荊王頵生日禮物口宣賜嗣濮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遂寧郡王佶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賜濟陽郡王曹佾生日禮物口宣是宋時親王等生日均有賜禮物之例不特宰相也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原注〕魏志蘇則傳司馬順〔原注〕字子忠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習陽亭侯〔原注〕魏志杜恕傳注引晉書作龍陽及武帝受禪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

意不移而卒滕王瓚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瓚聞召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廣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稱帝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黄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矣以博爲帝不懌而罷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在於輿代之懿親其賢於祼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

降臣

記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戰

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原注）注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下及漢魏而馬日磾于禁之流至於嘔血而終不敢靦於人世時之風尚從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稱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讎行若狗彘而不之媿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爲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傳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單復齊宏演亡而桓公救衛此足以樹人臣之鵠而降城亡子不齒於人類者矣（原注）今浙江紹興府有一種人謂之惰民世爲賤業不敢與齊民齒志云其先是宋將焦光瓚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

楚漢之際有鄭君（原注）見史記鄭當時傳失其名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原注）謂不稱項王而斥其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金哀宗之亡參政張天綱見執於宋有司令供狀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卽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嗚呼豈不賢於少事僞朝者乎

唐肅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詔自開元已來宰輔之家不爲逆賊所汚者與子孫一人官

本朝

古人謂所事之國爲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媿俛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後而蔡洪

與刺史周浚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顏氏家訓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原注之推父協梁湘東王府記室參軍承聖末啟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卜地燒塼值本朝淪沒流離至此之推仕歷齊周及隋而猶稱梁為本朝蓋臣子之辭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不以為嫌者矣楊氏曰漢時掾史亦謂郡治為本朝

舊唐書劉昫譔昫為石晉宰相而其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楊氏曰昫于廢帝時監修國史所謂國史者唐書也

宋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書成於元至元時注中凡稱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一百九十七

卷盖牟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注曰今大元遼陽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曰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二縣二百八十六卷錦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縣屬大定府路以宋無此地不得已而書之也

書前代官

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身爲宋臣乃其作誄直云有晉徵士真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云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譔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書甲戌歲書前翰林

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偓是歲朱氏簒唐已八年猶書唐官而不用梁年號

宋史劉豫傳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

日知錄集釋卷十三終

日知錄集釋卷十四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兄弟不相爲後

商之世兄終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亶甲兄弟三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廟制何如商書言七世之廟賀循謂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原注）徐邈亦云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爲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莊侍郎曰）親親尊尊教之大者罔非天嗣典祀豐于禰知自仁率親而不知自義率祖以親親害尊尊也王爲下土之式先害尊尊之義則民將安倣哉禮俗不刑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此知古以此察今明世宗實隕厥元命矣（孫兵備曰）高宗肜日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昵謂禰廟也天胤猶言天之子言陽甲已來先王有不永年者旣嗣天位即爲天胤殷自祖丁之後陽甲至小乙皆兄弟相及盤庚旣不爲陽甲立廟小辛繼世又値殷

衰未能修復廟祀高宗繼父小乙居喪盡禮其于父廟祀亦必豐而世父之廟不序猶承盤庚之失故于祭成湯之明日有雉雊之祥既感祖已之言乃修建寢廟喪服四制云禮廢而復起尚書大傳云武丁思先王之政繼絶世是殷時至高宗始有興廢之事如殷武詩所言寢成孔安也唐書禮樂志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元]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為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為後不得為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原注〕舊史亦但言禮儀使不載其名日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原注〕豫章府君宣帝之曾祖潁川府君宣帝之祖惠帝崩遷豫章元帝即位江左升懷帝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為世數故也後皆復祔〔原注〕元帝時已遷豫章潁川尋從溫嶠議復故明帝崩又遷潁川簡文帝立復旅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原注〕開元初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為第七室禮官日晉

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沈氏曰廟以容主爲限廟下當有室字何休解公羊傳文公二年躋僖公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據大祫如此則廟中昭穆之序亦從之而不易矣楊氏曰以左氏躋僖公傳攷之則兄弟相爲後鄭萬斯大本之立說謂廟制當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爲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爲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則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可指爲後人之臆見也

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則賀循之論可爲後王之式矣

立叔父

左傳昭十九年鄭駟偃卒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原注〕子游叔父駟乞子產對晉人謂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是叔父繼其兄子唐宣宗之爲皇太叔蓋昉於此矣〔楊氏曰〕宣宗之立宦官爲之耳彼小人何所考于故事哉

繼兄子爲君

晉元帝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乃行親獻可謂得春秋之意者矣

太上皇

秦始皇本紀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號猶周曰太王也漢則以爲生號而後代並因之矣

曲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或舉武王爲難鄭康成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纍之王迹興焉不可以一槩論也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據此則漢高帝於太上皇尊而不謚乃爲得禮其追尊先媪爲昭靈夫人當亦號而非謚也

皇伯考

魏孝莊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臨

淮王彧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所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盛權景文二王實傾曹氏故晉武繼文祖宣於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致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又表言爰自上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若

去帝稱皇求之古義少有依準不納先朝嘉靖中追崇之典與此正同襲典午之稱名用孝莊之故事蓋并非張桂諸臣之初意矣（沈氏曰通鑑晉元帝太興二年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于父乃止此前漢師丹引禮以爲言而哀帝不聽者）

除去祖宗廟論

漢惠帝從叔孫通之言郡國多置原廟元帝時貢禹以爲不應古禮永光四年下丞相韋玄成等議以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後魏明元貴嬪杜氏魏郡鄴人生世祖及即位追尊爲穆皇后配享太廟又立后廟於鄴高

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是古人罷祀宗之廟而不以爲嫌也王莽尊元帝廟號高宗成帝號統宗平帝號元宗中興皆去之後漢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桓帝尊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貴人曰敬隱皇后順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獻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正據禮和安順桓四帝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制曰可唐

高宗太子宏追諡孝敬皇帝廟號義宗開元六年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準禮不合稱宗於是停義宗之號是古人除祖宗之號而不以爲忌也後世浮文日盛有增無損德宗初立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眞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諡玄宗末姦臣竊命列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故也故諡多不爲褒少不爲貶今列聖諡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諡睿宗曰聖眞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孝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眞卿議楊氏曰其本文曰宜上高祖爲武皇帝太宗爲文皇帝高宗爲天皇大帝中宗爲孝和皇帝睿宗爲聖眞皇帝其二聖諡名字數大廣臣愚謹

擇其美稱而正之云云言二聖者謂元肅也　獨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謚也自此宗廟之廣謚號之繁沿至本朝遂成故典而人臣不敢議矣

稱宗之謚始於王莽之三宗稱祖之謚始於曹魏之三祖唐王彥威所謂叔世亂象不可以訓者也

漢人追尊之禮

太上皇高帝父也皇而不帝原注師古曰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又引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　戾太子悼皇考孝宣之祖若父也太子皇考而不帝春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光武之高曾若祖父也侯而不帝太守都尉而不帝君而不

帝此皆漢人近古而作偏者定陶共皇一議也

謚法

孝宣卽位思戾悼之名不爲隱諱亦無一人更言梟鳩里事此見漢人醇厚後代因之而恩怨相尋反復之報中於國家者多矣楊氏曰戾園之事去孝宣卽位已十七八年又其一時大臣皆已坐死反復之報將於何施此非知情勢之言

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然謚之曰昭亦但取其習於威儀爾謚法容儀恭美曰昭按周之昭王南征不復晉昭侯鄭昭公宋昭公蔡昭侯皆見弒於其臣是昭非饗國克終之謚也此外齊晉曹許皆有昭公亦無可

稱而周之甘昭公以罪見殺至楚昭王燕昭王秦昭襄王漢孝昭帝始以爲美謚而唐之昭宗亦見弑

雷氏曰謚法本周書篇名自周公制謚作此一篇垂憲于後漢魏以來悉損益而遵用之兩晉以前言謚法者十一家世本竹書大戴禮今文尚書白虎通廣謚獨斷劉熙乘輿春秋帝王世紀是也實皆本于周書沈約謚例序謂大戴禮及世本謚法約時已亡其篇唯取周書及劉熙謚法廣謚舊文以乘輿世紀之異者爲書是隱侯所采者止及五家通考謂賀琛謚法四卷取周公舊謚及沈約所廣曰新謚者琛所增也則賀氏又止取二家蘇氏承詔編定謚法于晉以前取周公春秋廣謚三家益以沈約賀琛扈蒙爲六家謚法于古法蓋多所損益矣今案周公謚法雖見周書以爲後人所亂故困學紀聞所載與今本之文迥殊蘇氏亦謂周公之書反取賀琛新法而載之戴記春秋此篇雖作白虎通引禮記謚法六條通鑑唐紀注引禮記謚法一條有堯舜二謚馬融書注亦稱之馬注又云俗儒以湯爲謚以禹爲名然皆不在謚法蓋漢時戴記列于學官故經傳可取以爲訓湯與桀紂三謚乃廣謚所增不見于戴記故斥曰俗儒也後獨斷取桀紂釋例取湯故路史云杜預取周書謚法納之釋例增之以湯世謂之春秋謚法即今史記正義所載者是

已史記集解引禹爲謚其乘與世紀之說歟

追尊子弟

古人主但有追尊其父兄無尊其子弟者唯秦文公太子卒賜謚爲竫公唐代宗追謚其弟故齊王倓爲承天皇帝

內禪

左傳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史記趙武靈王傳國於子惠文王自稱主父此內禪之始竹書紀年夏帝不降五十九年遜位于弟扃帝扃十年帝不降陟然不可考矣

御容

唐玄宗於別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日侵早具服

朝謁〔原注〕見冊府元龜城門郎獨孤晏奏此今日奉先殿之所自立也宗廟之禮人臣不敢輕議然竊以爲兩廟二主非嚴敬之義蓋唐書所謂王璵緣生事亡〔原注〕韋彤傳而未察乎神人之道者乎

封國

唐宋以下封國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明代亦然然名不可不愼趙府有江寧王代府有溧陽王遼府有句容王韓府有高淳王而楊洪封昌平伯石亨李偉封武清伯張軏封文安伯曹義封豐潤伯施聚封懷柔伯金順羅秉忠封順義伯谷大亮封永清伯蔣輪封玉田伯此皆赤畿縣名而以爲諸王臣下之封何也南齊書文惠太子子昭秀封

臨海郡王通直常侍庾曇隆啟曰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衞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準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遂改封昭秀爲巴陵王當時臨海郡屬揚州王畿故也豈有以神臯赤縣之名而加之支庶者乎

宋時封國大小之名皆有準式而陸務觀謂曾子開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陽夏縣伯曲阜今仙源縣陽夏今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此二縣以爲司封之失職有明則草略

殊甚即郡王封號而或以府或以州或以縣或以古縣或但取美名初無一定之例名之不正莫甚於此

乳母

舊唐書哀帝天祐二年九月丙出宣旨妳婆楊氏可賜號昭儀妳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妳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今準楊氏例改封中書門下奏日臣聞周制宮職夫人只列三人漢氏後宮之號十有四位元帝特置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至於列妾縱稱夫人亦無裂土割郡之號以胡組郭徵卿保養宣帝之功子孫但受厚賞而無封爵後漢順帝封阿母宋氏爲山陽君則致漢陽地震安帝封乳母王聖爲野王君亦致地震京師晉室中興乳母

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初非爵邑但擇美名至
高齊陸令萱以乾阿㚷授封郡君尋亂制度中宗神龍元
年封乳母于氏爲平恩郡夫人景龍四年封尙食高氏爲
脩國夫人封爵之失始自於此後睿宗下詔封元宗乳母
蔣氏爲吳國夫人莫氏爲燕國夫人歷載以來寖爲訛弊
伏以陛下重興寶運再闡丕圖奉高祖太宗舊章行往代
賢君故事今則宣授乳母爲郡夫人竊意四海九州之內
有功勞安社稷者得不對室家而慙於所命之爵乎臣等
參詳㚷媼楊氏王氏雖居濕推燥並彰保養之勤而胙土
分茅且異疏封之例況昭儀內侍燕寢位列宮嬪夫人則
亞列妃嬙供奉左右豈可以嬪御之號增榮於阿保㚷之

典禮良有乖違其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望賜號福聖君第二王氏望賜號康聖君從之（原注參用冊府元龜）當國命贅旒權臣問鼎之日而執議若此有明自永樂中封乳母馮氏爲保聖賢順夫人（原注實錄永樂七年三月戊辰遣官祭乳母保聖賢順夫人馮氏）列宗因之遂爲成例而奉聖夫人客氏遂與魏忠賢表裏擅權甚於漢之王聖矣

聖節

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

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其時無所謂聖節也元宗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宴百寮於花蕚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爲令從之十八年閏六月辛卯禮部奏請千秋節休假三日及村閭社會竝就千秋節先賽白帝報田祖然後坐飲散之八月丁亥上御花蕚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已上金鏡珠囊縑綵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賦八韻詩又制秋景詩此節名酺宴之所起也原注杜甫詩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謂此　新唐書禮樂志千秋節者元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節而君臣共爲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荒堙獨其餘聲遺曲傳人間聞者爲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爲戒而

不足考法故不復著其詳肅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原注史不書置節年月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爲佛菩薩力士爲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自後相沿以爲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德宗貞元十二年復命以儒士參之此齋醮之所起也原注冊府元龜開元二十三年八月癸巳千秋節命諸學士及僧道講論三教同異則元宗時先行之代宗永泰二年十月上降誕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用珍玩名馬計二十餘萬自是歲以爲常後增至百餘萬此進獻之所起也穆宗元和十五年七月乙巳勅以今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奉迎皇太后於宮中上壽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原注韋綬傳綬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然後上皇

祈壽從之宰臣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其事遂寢元稹長慶集有賀降誕日德音狀考冊府元龜次年長慶元年七月庚子仍行此禮而史遺之也又云敬宗寶曆元年六月敕停此禮 文宗太和七年十月
壬辰上降誕日僧徒道士講論於麟德殿翼日御延英上
謂宰臣曰降誕日設齋相承已久未可便革朕雖置齋會
惟對王源中等暫入殿原注源中爲翰林學士至僧道講論都不臨
聽宰臣路隨等奏誕日齋會本非中國教法臣伏見開元
十七年張說源乾曜請以誕日爲千秋節內外宴樂以慶
昌期頗爲得禮上深然之宰臣因請以十月十日爲慶成
節從之開成二年九月甲申詔曰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
錫宴庶同歡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會宴蔬食任陳
脯醢永爲常例又敕慶成節宜令京兆尹準上巳重陽例

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其延英奉觴權停（原注太和九年浚曲江作紫雲樓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自是武宗為慶陽節宣宗為壽昌節懿宗為延慶節僖宗為應天節昭宗為嘉會節哀帝為乾和節（原注並冊府元龜）然則此禮刱於[元]文二宗成於張說源乾曜路隨三人之奏而後遂編於令甲傳之百代矣（楊氏曰宋遼金無帝不節）

冊府元龜載開元十七年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等上表曰臣聞聖人出則日月記其初王澤深則風俗傳其後故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湯本[元]鳥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籙追始樂原其義一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氣合神九龍浴聖清明總

於玉露爽朗冠於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見之
夜祥光照室之期羣臣相賀曰誕聖之辰也焉可不以為
嘉節乎比夫曲水禊亭重陽射圃五日綵綫七夕粉筵豈
同年而語也臣等不勝大願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著
之令甲布於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
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絲結
承露囊更相遺問村社作壽酒宴樂名為賽白帝報田神
上明元天光啟大聖下彰皇化垂裕無窮異域占風同見
美俗帝手詔報曰凡是節日或以天氣推移或因人事表
記八月五日當朕生辰感先聖之慶靈荷皇天之眷命卿
等請為令節上獻嘉名勝地良遊清秋高興百穀方熟萬

賓以成自我作古舉無越禮朝野同歡是爲美事依卿來請宣付所司奏原注路隨不錄

太祖實錄洪武五年八月庚辰罷天下進賀聖節冬至表箋上曰正旦爲歲之首天運維新人君法天出治臣下進表稱賀禮亦宜之生辰冬至於文繁矣昔唐太宗謂生辰是父母劬勞之日況朕皇考皇妣早逝每於是日不勝悲悼忍受天下賀乎宜皆罷之自是每聖節之日齋居素食不受朝賀十三年七月韓國公李善長等累表上請然後許之其年九月乙巳上御奉先殿受朝賀宴羣臣於謹身殿歲以爲常然而不受獻不賦詩不賜酺不齋醮則聖諭所云勉從中制者也

君喪

世謂漢文帝之喪以日易月考之於史但行於吏民而未嘗概之臣子也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天子之喪當齊衰三月而今以三日故謂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當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已下者下棺謂已葬也自始崩至於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纖以示變除之漸自始崩至於葬既無定日（原注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後世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而已葬之後變為輕服則又三十六日總而計之則亦百餘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嘗以日易月也至於臣庶之喪不為制禮而聽

其自行或厚或薄〔原注〕魏其武安傳言欲以禮爲服制以興大平是知漢初未立服制然三年之喪其能行者鮮矣〔原注〕孟子滕文公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是喪紀之廢已久史書所記公孫〔宏〕後母卒服喪三年〔原注〕史記本傳哀帝時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原注〕漢書本紀原涉父死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原注〕游俠傳銚期父卒服喪三年韋彪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原注〕並後漢書本傳鮑昂處喪毀瘠三年服闋遂潛於墓次〔原注〕鮑永傳薛包爲父及後母行六年服喪過乎哀〔原注〕劉趙淳于傳此從其厚者矣翟方進後母終旣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原注〕漢書本傳此從其薄者矣東海王臻及弟蒸鄉侯儉母卒皆吐血

毀背至服練紅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原注）後漢書本傳　袁紹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陽長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原注）三國志注引英雄記　後漢書同　此失之前而追行於後者矣薛宣爲丞相弟修爲臨菑令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竟服此一門之內而厚薄各從其意者矣（原注）漢書本傳　然而哀帝綏和二年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原注）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　漢書本紀　而應劭言漢律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原注）揚雄傳注　是其所以訓之臣庶者未嘗不以三年爲制也若夫君喪之禮自戰國以來固已久廢文帝乃特著之爲令以干百姓之譽而反以蒙後代無窮之譏（原注）平帝時王莽令

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至唐元宗肅宗之喪遂改爲初崩之後二十七日原注唐書崔祐甫傳載常哀之議云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崩如漢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元宗肅宗崩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蓋變而逾短而亦不無追咎夫漢文之作俑矣

晉書羊祜傳文帝崩祜謂傅元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漢文除之今主上天縱至孝雖奪服實行喪禮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元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人主遂服不猶善乎元曰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傅元之言所謂禦人以口給者也不能緣人主之孝思

善推其所爲以立一王之制而徒以徇流俗之失未幾而賈后殺姑劉石更帝豈非詒謀之不裕哉

後秦姚興母虵氏卒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言旣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興從之若傅[元]羊祜〔沈氏曰元本作杜預〕之見其不及姚興之臣遠矣

宋神宗崩范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

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原注)按此唐制非漢制范誤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卽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眞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并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

始除侂冑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轎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止然迄未有能酌三代聖王之遺意而立爲中制者

楊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四海遏密八音禮不下庶人且有農畝服賈力役之事豈能皆服斬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

朱子作君臣服議曰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

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疏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當參度人情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疏之等以爲降殺之節且以嫁娶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

太倉陸道威原注世儀嘗摠爲君喪五服之圖其略謂嗣君及勳戚大臣斬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斬衰期年四品以下斬衰九月七品以下斬衰五月士庶人斬衰三月庶君

臣之情不至遡焉相絕而服有降殺亦不至悍格難行蓋本朱子之意而實出於魏孝文所云羣臣各以親疏貴賤遠近爲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之說然三代之制亦未嘗不然所謂爲君斬衰三年者諸侯爲天子卿大夫爲其國君家臣爲其主若庶人之爲其國君但齊衰三月原注白虎通曰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故三月而已又曰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注曰不服與畿外之民同楊氏曰此亦如九族服制諸侯爲天子之子則大夫乃其孫也餘以此推之而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則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原注此言國君之喪正義以爲位尊恩重位卑恩輕之等檀弓曰公之喪諸達

官之長杖是其所以別親疏明貴賤者則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別無所謂國君而等威之辨則未嘗有異於古苟稱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禮復見於今日而人知尊君親上之義亦厚俗之一端也原注朱子曰百官如喪考妣此其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爲過也爲天子服三年之喪則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禮爲君爲君爲災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爲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以天子爲君各爲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爲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民則畿內者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無服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以其長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　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爲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

濟陽張爾岐言今人受弔之位主人伏哭於柩東賓入門

北面而弔拜畢主人下堂北面拜賓相習以爲定位鮮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東時婦女當在何所乎女賓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賓又至又將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内外之位又妨主賓拜謝之節考之士喪禮主人入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此未斂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卽位於西階東南面拜之固已不待賓於堂上矣及其旣斂而殯也居門外倚廬唯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固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卽位於堂南上者唯婦人故主

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東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婦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斂以前則以牀東爲位既斂而殯則堂下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於此則內外之辨賓主之儀無適而不當矣

南史孔秀之遺令曰世俗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繇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張氏曰聞京師之俗有喪者用僕隸代哭濟南城中人閒有用之者名曰號喪盡訣讀交公家禮代哭之交而致此謬也家禮本用儀禮士喪禮云乃代哭不以官鄭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爲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

居喪不弔人

禮父母之喪不弔人情有所專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

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穀梁子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天子之喪猶可以不弔而況朋友故人之喪乎〔原注〕孔氏曰若有服者則往哭或疑末世政重事繁有喪之人不能不出獨廢此禮有所難行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後或庶乎其可耳

像設

古之於喪也有重於祔也有主以依神於祭也有尸以象神而無所謂像也左傳言嘗於太公之廟麻嬰為尸孟子亦曰弟為尸而春秋以後不聞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尸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矣〔原注〕漢文翁成都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七十二弟子侍於兩旁

朱子白鹿洞書院只作禮殿依開元禮臨祭設席不立像
正統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
久頹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
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
合經神祇不瀆事下禮部尚書胡濙以爲國初更定神號
不除像設必有明見難以準行今按鳳陽縣志言洪武三
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
時爵號一皆革去未幾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
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像在兩廊者泥在
兩廊壁上千載之陋習爲之一變後人多未之知嘉靖九
年詔革先師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違多於殿內添砌一

牆置像於中以塞明詔甚矣愚俗之難曉也

宋文恪〔原注〕訥國子監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是則太祖已先定此制獨未通行天下爾〔汪氏曰〕今曲阜孔林猶有大塑像又孔氏有畫本傳是子貢所畫晉顧凱之重摹其信然耶若唐吳道子畫先聖立像行像及七十二弟子像杭州府學有石刻宋太學之遺也梁氏曰一廟之中或像或主則岐矣嘗讀元姚牧庵汴梁學記云泥像非祀聖人法後世莫覺其非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善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二十四儒于廡畫工病其爲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一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一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于他日顧先來不恭于時是邦如是安必他邦之不爲是一歲再祀第借位于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左暄曰〕后稷廟所鑄金人明堂四門墉所畫堯舜桀紂周公抱成王以朝諸侯之圖見于家語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見于國語士偶人與桃梗相語之說見于國策是畫像塑像金像

木像漢以前皆有之若孔聖之有畫像其來已久漢孝景時太守文翁作石室刻石像韓勑修孔廟後碑立于桓帝永壽三年而碑中有改畫聖像語後漢書蔡邕傳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此見于史書及金石之文可考者至塑像則不知其所始或疑肇自魏兗州刺史李仲璇然興和三年仲璇修孔子廟碑第云修建容像則固不自仲璇始矣明張璁合天下學宮盡撤塑像論者韙之而 國朝邵長蘅又有復孔子像議恐非

從祀

周程張朱五子之從祀定於理宗淳祐元年顏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於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後國無異論士無異習歷元至明先王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原注)宋史贊言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汝成案)度宗咸淳三年官祭酒是陳宜中黃氏所云祭酒當指宜中第攷宜中傳不紀此事

十哲

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
皜乎不可尚已慈谿黃氏(原注)震曰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
類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禮事之有若之所學何如也曾
子以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繼而止之
而非貶有若也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尚
一時無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
有若也祭酒爲書力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原注)宋史禮志度宗咸淳三年正月戊申封顓孫師陳國公升十哲位
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
子張(原注)按理宗作顓孫子贊其末語云色取行違作戒後人似亦不足之辭據孟子此章則
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頓悟不欲
人從事學問故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爲支離奈何習其說

者不察而掇攻之於千載之下邪當時之論如此愚按論語首篇即錄有子之言者三而與曾子並稱曰子門人實欲以二子接孔子之傳者傳記言孔子之卒哀公誄之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其爲魯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簉正（原注）孟子不曰有若似孔子而曰有若似聖人史記乃云有若狀似孔子謬甚（沈氏曰）張能鱗玉甲視學江南請總督巡撫具題崇祀先賢先儒詳文謂先賢如有子子有宓子子賤南宮子子容原子子思或以孝弟著論或以君子成德或以君子尚德或懷獨行君子之德皆孔門高弟不讓于宰我冉有當躋之十哲之列蓋十哲之名第因從遊陳蔡而追思之不必限定十人之數也若孟夫子高弟如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陳子七篇內書法悉以子稱亦如孔門之有顏曾閔子諸人也至萬子公孫子議論問荅獨詳亦有功于後學皆當補祀諸兩廡者也宋范文正公手授中庸于張橫渠開關閩風氣之先舉胡安定爲教授教化大行當與歐陽子並祀兩廡若謂無傳注之功可援江都昌黎之例也香祖筆記載鄭端簡之言曰有若之言四見于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于禮樂有

爲邦之才不遠優于幸我冉求乎求我言行不必遠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矣其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于殿上改求我于廡中此論亦公平也

嘉靖更定從祀

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原注太宗紀無賈逵止二十一人今依禮儀志增又按唐六典祠部名有賈逵然貞觀時未祀七十二弟子則爲二十二人開元八年勅七十二子並許從祀則卜子夏已在其中而先儒止二十一人六典國子祭酒司業條云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賢則亦誤也）代用其書埀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

堂蓋所以報其傳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荀況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於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祀也祀之者爲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地也（原注）宋史禮志神宗熙寧七年從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言以孟子同顏子配享殿上封荀況蘭陵伯揚雄成都伯韓愈昌黎伯並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二賢之間徽宗政和三年封王安石舒王同顏子孟子配享殿上安石子雱臨州伯從祀諸賢之末　此封三人爲增人從祀之始而不及董仲舒至元文宗至順元年方進仲舒從祀（沈氏曰）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上納行人司副楊砥言黜揚雄進董仲舒据楊疏謂仲舒先時未與祀典不知何故　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沈氏曰）國朝康熙五十二年特進朱子于十哲之列配享先聖　淳祐元年進周頤（原注）避光廟諱去惇字　張載程顥程頤景定二年進張栻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唯程子之

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注易本義詩傳及蔡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冑者爾原注成化三年五月乙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定之請以元儒陳澔以胡安國蔡沈例從祀勅下江西考其行事以聞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詩記抑又次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沈氏曰元史祭祀志至正十九年胡瑜牒請宋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沈眞德秀五先生名爵從祀二十二年俱追贈太師封國公未之從祀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爲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原注去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又改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祀於其鄉二十二人之中惟存九人成化初劉定之議以爲左丘明以下經師二十二人雖其中不無可議然當世衰道微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者守其遺經轉相付授講說注釋各竭其才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爲功殆亦猶文武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

振作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譜牒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亡
而幸存者也雖有大過亦當宥之況小失乎 又曰愚竊
以爲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也二十二經師助
其垂統者也楊氏曰戴聖治九江多不法子及賓客爲羣
盜馬融爲梁冀草奏害李固王肅三反王弼爲清言之倡
杜預賂權要如何可因其傳注之功遂列聖人之左右乎
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
斂亦不當列於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末流
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
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貞觀之
制乎沈氏曰萬歷四十六年八月丁卯山西提學副使呂
純如請以宋資政殿大學士范仲淹我朝霍州學正
曹端從祀其言云云 請曹端從祀萬歷四十二年正月
已有御史董定策一疏矣又曰 國朝康熙五十四年江
南學院余正健題奏先儒范仲淹從祀孔廟亦舉延胡瑗
入太學勉余張載讀中庸二件且謂會變通于大易著褒貶
于春秋又請于朝俾所在州縣立學校以祀先聖先師等
事皆大有功于聖道者也當援橫渠明復涑水諸賢之例

以補數百年祀典之闕。從之。

胡氏曰：從祀之賢，七十子無得而議焉，其餘則歷代所損益也。是以進而俎豆，退而黜奪，莫不經眾賢所論，以求眾心所同，而後躋于先聖先師之側。進仲舒，尊王道也；進后蒼，傳禮也；進王通、胡瑗，師法後人也；進楊時，闢新經，為衛道也；進胡安國、蔡沈，注書春秋也；進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可佐人主治天下也。夫尊王道、傳經義、師法後人、為書佐人主、黜邪說以衛道，皆有益于天下後世者也，天下後世所欲得而師之也。進而祀之，非有私于其人，蓋其道無世不在人心也。黜荀卿，言性惡也；黜揚雄，仕王莽也；黜王弼，崇老莊也；黜杜預，為短喪也；黜馬融，附勢家也；黜劉向，進方士書于人主也；黜吳澄，以其事元為失節也。夫言性惡、崇異端、短通喪、附權奸、以殺忠直、進方士書于人主、而失名節，皆有害于天下後世者也，天下後世所大戒。雖其人或以他端著稱，而此事不可訓也。是以黜之，非有憾于其人，以其事不當在師法之地也。其中劉向猶有可原，鴻寶之書，少時所為，他日直諫之節，足以為法矣，舉而棄之，是不許改過也。若歐陽修之從祀，相傳以濮議得之，人臣逢迎主歡，而傅以古義，其心不可問也。如修者，師其直言于朝，不當後鄒浩、劉安世，而先及師其教化于鄉，未聞有藍田呂氏之懿範也。彼不祀而此祀焉，尤非所安也。莫如黜修而進楊萬里。萬里之學，本于誠意，既純正可法，且正氣直詞，見諸論說者，皆足扶

綱常淑人心有功于後世進而祀之不爲過也張氏曰嘉靖九年罷公伯寮等十三人夫寮之當黜不待言矣秦冉顏何二人則以疑史記誤書而罷愚謂過而廢之不如過而存之是當仍議復也揚雄之事莽戴聖之贓吏馬融之附勢王肅之畫篡逆策吳澄之忘宋仕元俱無容平反他如荀況劉向賈逵何休王弼杜預並以學術有疵罷非如雖等之大傷名敎卽不得復列兩廡亦當祀于鄉如林放例可也方東樹曰孔庭從祀自唐以來代有更正明徐溥有言諸儒從祀非有功斯道不可善矣然在宋以前義理未著人來卯訓詁之非學經與人分之不可況秦火以後漢儒實有保殘守缺之功魏晉諸儒實有訓詁名物之益縱有遺行當從寬假唐貞觀之祀以代用其書垂于國胄祀之所以報其功宜也在宋以後之儒經程朱講辨義理昭著則必經行合茂而後可否則甯取其行不得以著述偏亟楊廷和等無識執著述有無以泥胡安定薛文清之從祀非也顧氏目擊明儒心學縱恣之失及語錄空疏之病撕爲救儆之論專重著述以爲當從貞觀之制謂荀況揚雄韓愈三人之書雖有合于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從祀則不知顏閔諸賢曾著何書而世競以虛車勸說爲有功聖道矣從來漢學諸人祖此偏宕之論遂乃蔽罪程朱痛斥義理專重著述奉康成叔重爲極至與議從祀之指又一局矣使亭林在今日見之必悔其言之失也汝成

案歐陽文忠以議濮園爲世訾毁然實非傅會經義迎合
人主胡氏議之欲黜其從祀過也劉子政雖進方術而忠
誠端亮言合儒先胡氏以爲其失可原直諫可法不宜黜
退信矣戴聖亂法雖傳禮經奚逭其過第其贓罪惲子居
曾博考辨之林放秦冉顏何三賢我 朝久爲升復嘉靖
所黜亦間有復者從祀名儒先止有陸清獻一人近復進
孫夏峯湯文正唐陸宣公明黃忠端劉忠介呂省吾尊儒
獎義既異徒語性天亦非專矜訓詁如先生及方氏議云

嘉靖之從祀進歐陽修者爲大禮也出於在上之私意也

進陸九淵者爲王守仁也出於在下之私意也與宋人之

進荀揚韓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

成化四年彭時奏謂漢晉之時道統無傳所幸有專門之

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賴以不墜此馬融范甯諸人

雖學行未純亦不得而廢

祭禮

陸道威著思辨錄欲於祭禮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謂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統一族衆無如祭法文公家禮所載祭禮雖詳整有法顧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諸貧士又一歲四合族衆繁重難舉無差等隆殺之別愚意欲倣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爲宗祭法歲始則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與大宗主之仲春則祭四代以高祖爲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衆繼高之宗主之仲夏則祭三代以曾祖爲主祖考則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衆繼曾之宗主之仲秋則祭二代以祖爲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衆繼祖之宗主之仲冬則祭一代以考爲主合同父昆弟繼禰之宗主之皆宗子

主祭而其餘子則獻物以助祭不惟愛敬各盡而祖考高曾隆殺有等一從再從遠近有別似於古禮初無所倍（陸中

丞曰廟制復宗法行而後可舉始祖之祭雖祭始祖士庶人必無祧主合食之禮惟使人得各祭其高曾祖考乃爲便于民而宜于俗是何也始祖者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廟制既失宗法不行族衆離析譜牒散亡不知何人當爲大宗因而妄尸宗子之任人自爲禮家自爲尊必至于人八盡祭其始祖本以復古而適以亂俗朱子所以謂不盡當祭而家禮一書特去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意深遠矣我故日廟制復宗法行然後可舉始祖之祭然始祖雖不盡當祭而固有祭其始遷之祖與始爲大夫者報本追遠誠亦不禁其主宜百世不改自此以下則皆在遷毀之列古者始死立重三虞卒哭徹重埋之重亦主也埋瘞之制自古然矣不得歸告魏晉也瓊山邱氏謂始祖親盡藏其主于墓所大宗歲卒宗人一祭之此則藏主于墓而不在祠堂又日其第一世以下祖親盡及小宗之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歲卒子孫一祭之此則埋主而不藏祧室況乎祫祭禮之至大者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而又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凡四時之祫止享羣廟之主于太

廟而不及祧惟大祫乃合羣廟毁廟而並祭于太廟然其制則或以三年或以五年公羊謂之大事禮器謂之大饗王事其禮之重如此今士庶乃每年一祫而冬至祭之不已汰乎中庸上祀之禮朱子謂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無窮而于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句不言推士庶人祖考之意以及無窮在朱了蓋幾斟酌而出之而不圖今日之又有別解也我故曰雖祭始祖士庶人必無祧主合食之禮若族兄弟同堂其居止設高祖一主而嫡長子孫尸其祭祀亦猶宗法之意使其分異之後為支子者越在百里數十里之外甚而播遷轉徙遠至隔府隔省其始止奉禰主以行其既將終不祭其高曾祖乎若設虛位以祭而不為立主則人之得為四親主者少矣又何有高曾以上所祧之主其得奉始祖祧祖及四親之主者必大宗之子孫可也支子奉禰以行向不得為高曾祖立主宗子既奉四親又得上與始祖羣祧奉祀然而所謂宗子者不知其果為大宗與否閲一再傳又迷其統如是則又必人以伊川自任曰不得當吾世而以非大宗為讓仁孝之念人人有之仍歸于家有始祖之祀而不盡當祭之說不行夫不問宗之大小而皆祭始祖何如不問宗之大小而皆祭四親使人得各盡其誠于有服之尊而不至于越禮犯分乎我故又推家禮之所未詳而曰人各祭其高曾祖考為便于民而宜于俗也

或曰高曾祖考祭則

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當隨時加損答之曰凡禮皆以義起耳禮有云上殺旁殺下殺中庸言親親之殺是古人於禮凡事皆有等殺況喪禮服制父母皆服三年而高祖則齊衰三月原注此今律文是喪禮已有等殺何獨於祭禮不可行乎此雖捌舉恐不無補於風教也

鳳氏曰程子謂自天子至於庶人高祖皆有服有服則皆有祭大夫三廟太祖廟祭太祖昭穆二廟具四主士一廟亦祭四主其言原本禮制確不可易儀禮喪服經傳大傳小記並言大小宗之法此大夫士之法也大宗姑弗論繼禰者為小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繼之為言主祭也繼禰者庶子之適子主祭庶子而同庶子出之兄弟宗之是為繼禰之小宗推之繼祖之小宗繼曾祖之小宗繼高祖之小宗皆以主祭此庶子而從兄弟再從兄弟三從兄弟宗之也故曰宗以其所祭者庶子又五世則庶子親盡不祭四從兄弟不復宗之故曰小宗小宗尙祭高祖則大宗可知而大夫士祭及高祖經非無據矣古者祭必有尸有主士喪禮一廟者也其文曰設盥於祖廟門外又曰遷於祖廟注曰士祖禰共廟此一廟二主之見經

者也以例大夫昭穆二廟則四主可知愚謂士祭四親士喪禮祖廟乃該三祖而一廟具四主者也天子廟制同堂異室始於漢明帝其實周家大夫上廟制已具之何云先王未有而待義起耶陸中丞日世俗于通衢隙地建立祠廟以示貴異不知其悖禮違制不足學也古者寢廟相連神人互依必在中門之外正寢之東一世自為一廟各有門有堂有寢後始變為同堂異室之制而其世數必視宮爵之卑高為準仕宦雖至宰相于古僅為大夫得立三廟而已緣其制度繁重難以遵行繆程朱大儒準情酌理創為祠堂得祀高曾祖考四代而其地必仍在正寢之東正寢者今之廳堂也或一間或三間中為四龕龕中置櫝櫝中藏主龕外垂簾以一長桌盛之其位以西為上如是而已此吾先世所未嘗行亦不能行因思嘉典住宅適于廳堂之東復有正屋今宜于第三層向南屋內立為祠堂一如家禮之制自吾高祖以至吾父共為四代古人或以始封之君為始祖或以始遷之祖為始祖論始封則吾祖實受大夫之命子孫可世祀不廢但既遷家禮則可不奉始祖之祀此俟後世酌行不必預定至于以西為上說者謂鬼神尚右也但今俗生人以東為上死則久以西為上于人情有所未安明初用行唐令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以曾祖居中祖左禰右即瓊山謂士大夫家祭四代者亦當如之徐健庵讀禮通考載此圖式中之左為高祖考妣

中之右爲曾祖考妣高之左爲祖考妣曾之右爲考妣四
龕相隔俱係南向時制既協人情亦安若今世俗祠堂既
不依人而又祀至數十世之遠其旁親不問愚智一皆奉
主入祠其子孫不分貴賤居然執邑主祭徒廣其宮室不
以僭逾爲恥何足效乎柴氏曰近世士大夫家立廟者少
閒有一二世族惟建爲祠堂其制與古禮會典俱不合余
謂賢而知禮且有力者自當依禮典立家廟惟奉高曾祖
考若從衆建爲祠堂亦宜衡量古今不失禮意其祠宇宜
作兩廥外爲廟内爲祧室廟則始祖居中而高曾祖考依
昭穆爲次親盡者當奉主于祧室歲一合祭焉別有貴而
特起及賢而有學行爲世所共推者倣古而有稱宗在昭穆
之外之意公鼎入廟以班附食庶幾變而末失其正耶汝
成案會典品官家祭之禮居室之東立家廟一品至三品
廟五間中三間爲堂左右各一間隔一牆北爲夾室南爲
房堂南檐三門房南檐各　門階五級庭東西廡各三間
東藏遺衣物西藏祭器庭緣以垣南爲中門又南爲外門
左右各設側門四品至七品廟三間中爲堂左右爲夾室
爲房階三級東西廡各一間餘如三品以上八九品廟三
間中廣左右狹階一級堂及垣皆一門庭無廡以篋分藏
遺物祭器陳于東西序餘如七品以上皆設四室奉高曾
祖禰四世昭左穆右妣以適配南嚮高祖以上親盡則祧
藏上夾室東序西序爲祔位伯叔祖父兄弟子姓之成人

無後者及伯叔父之長殤兄弟之長殤中殤男子姪之長殤中殤下殤及妻先歿者皆以版按輩行墨書男東女西東西向歲以四時仲月擇吉致祭各室設案各一祔位東西案各一堂南設香案一鑪檠具祝案設香案西尊爵案設東序盥盤設東階上視割牲一品至三品羊一豕一四品至七品特豕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殺視滌祭器三品以上每案俎二鉶二敦二籩六豆六七品以上籩四豆四八品以下籩二豆二皆俎一鉶敦數同行三獻禮行禮皆一跪三叩日中乃餕三品以上時祭徧舉七品以上春秋二舉八品以下春一舉世爵公侯伯子視一品男以下按品爲差等在籍進士舉人視七品恩拔歲副貢生視九品凡恭遇　恩貤　制書至行焚黃告祭禮牲饌視所贈之爵饌案視追贈世數主人以下跪聽宣　制畢奉主行三跪九叩禮改題神主記讀祝獻酒如時祭儀貢監生員有頂戴者具家祭于寢之北爲龕以版別四室奉高曾祖禰皆以妣配服親男女成人無後者按輩行書紙位祔食巳事焚之歲以四時節日出主而薦粢盛二盤內食蔬果之屬四器羹二飯二薦畢餕如八品禮朔望上香獻茶行禮因事致告如朔望儀庶民以正寢北爲龕奉高曾祖禰歲時薦果蔬新物每案不過四器羹飯其朔望及告事如貢監生員儀

女巫

周禮女巫舞雩但用之旱暵之時使女巫舞旱祭者崇陰也禮記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證也漢因秦滅學祠祀用女巫後魏郊天之禮女巫升壇搖鼓帝拜后肅拜杜岐公曰道武帝南平姑臧東下山東足爲雄武之主其時用事大臣崔浩李順李孝伯等多是謀猷之士少有通儒碩學所以郊祀上帝六宮及女巫預焉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祀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

牲歌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大金國志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二月詔曰曩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頹落禮典陵遲女巫雜覡淫祀違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唐書黎幹傳代宗時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

日知錄集釋卷十四終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陵

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左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書傳亦言桐宮湯墓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並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稱丘者楚昭王墓謂之昭丘趙武靈王墓謂之靈丘而吳王闔閭之墓亦名虎丘蓋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無聞焉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始有稱陵者原注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言園邑之興始自彊秦　通典襄陵有晉襄公之陵　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宋施宿會稽志曰自

先秦古書帝王墓皆不稱陵而陵之名實自漢始非也

墓祭

太甲之書曰王徂桐宮居憂此古人廬墓之始（雷氏曰）桐與湯墓無涉桐亳東之邑即續漢郡國志所云桐亭左傳凡宋城諸門皆以所向之邑名之北曰桐門即因虞城南五里有桐邑也韓詩外傳曰湯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此古人祭墓之始（原注）史記周本紀武王上祭於畢馬融曰　記畢文王墓地名也此緯書之言不可信言古不墓祭宗子去在他國事之變也將祭而爲壇禮之權也秦興西戎宗廟之禮無聞而特起寢殿於墓側（原注）見漢官儀　宋書禮志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前廟後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

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沈氏曰）宋書禮志一節已見續漢書祭祀志漢之西京已
崇此禮叔孫通傳言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原注）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爲之韋元成傳言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
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
便殿歲四祠（原注）此皆承秦之制故黷於祭祀如此後漢明帝永平元年春
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而上陵之禮始
興（原注）蔡邕記曰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每正月上丁祠郊廟畢以次上陵
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
計吏會陵八月飲酎禮亦如之雒陽諸陵皆以晦朔二十
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

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妝具原注貢禹奏言武帝取好女數千人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今杜陵有宮人數百外戚傳許后上疏有杜陵梁美人又云成帝崩班倢伃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而張敞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不當罷翼奉亦言諸侯王園宜出其過制者是諸侯王園亦有之矣是以安帝尊母孝德皇元妃耿氏爲甘陵大貴人桓帝尊母匽氏爲博園貴人靈帝尊母董氏爲愼園貴人皆以陵園爲名　程氏演繁露曰魏武置宮人銅雀臺令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陸機爲文譏之不知其來有自矣　而十七年正月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卽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

傳之以爲盛飾故陵之崇廟之殺也禮之瀆敬之褻也原注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七廟之制遂廢蔡邕以爲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殆由爲之說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繼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並不得謁陵猶爲近古原注宋書禮志晉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雒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　晉書王導傳自漢魏已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

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楊氏曰王導始謁元帝陵所謂眷同友執者謂茂弘也〕梁武帝後周明帝始皆謁陵唐太宗〔元〕宗亦竝行之〔原注唐書彭景直傳景龍末爲太常博士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請罷不從〕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爲恒式〔原注胡三省曰唐開元敕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埽禮蓋但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也五代會要言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其後襲而行之歐陽公五代史所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即謂此也〕而陵寢亦有衣冠嬪御之制〔原注杜子美橋陵詩宮女晚知曙祠官朝見星〕韓退之豐陵行曰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蓋深非之也若明代之制無車馬無宮人不起居不進奉亦庶幾得禮之中者與

古人於墓之禮但有奔喪去國二事記曰奔喪者不及殯

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婦人
墓右成踊盡哀又曰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
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又
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
哭於宮而後之墓又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
哭展墓而入魯昭公之孫于齊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哭
延州來季子之於王僚也復命哭墓是則古人之至於墓
皆有哭泣哀傷之事而祭者吉禮也無舍廟而之墓者也
孟子言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曲沃衛
嵩曰古人為廟以依神無廬墓之事門人既不得奉其廟
祀而但廬於冢上以盡其情此亡於禮者之禮也漢以來

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歟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祠堂歟是視其體魄反過其神也而愬者以此悖先王之禮僞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於今而此風猶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嘗廬墓孔子封防既反而弟子後至古人豈有廬墓之事哉

史記孔子世家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原注史記上冢者自孔子留侯二世家始）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夫禮教出於聖人之門豈有就冢而祭至鄉飲大射尤不可於冢上行之蓋孔子教於洙泗之閒所葬之冢在講堂之後孔子既歿弟子即講堂而祀之且行飲射之禮太史

公不達以爲祭於冢也（楊氏曰史記此處疑有闕文誤字）
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蘇武
自匈奴還詔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是也有上冢而會宗
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樓護爲諫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
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班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
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是也有上冢而太官爲之供具
者董賢爲侍中駙馬都尉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是也有
贈謚而賜之於墓者陰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
節即墓賜策追謚與曰翼侯是也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
者光武至湖陽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羣寮臨會
弔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賢人之墓者曹昭

東征賦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饗其丘墳（原注文選作尚水經注引此作饗）是也人情所趨遂成習俗其流之弊有如楊倫行喪於恭陵者矣有如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者矣（原注陳蕃傳）至乃市買小民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禮教於斯大壞矣

招魂之葬於古未聞三輔黃圖言漢太上皇陵在櫟陽北原在東者太上皇在西者昭靈后（原注高帝母起兵時死於小黃）則疑其始於此矣晉東海王越柩為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

於宗廟寢廟祊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楊氏曰招魂而非是謂埋神）

唐高宗顯慶三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副總管蕭嗣業擒阿史那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俘高藏男建男產等至京師獻於昭陵許敬宗言古者軍凱旋則飲至於廟未聞獻馘於陵者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此亦所謂自我作古者矣

唐時陵寢嘗有鷹犬之奉玄宗開元二年四月辛未詔曰園陵之地衣冠所游凡厥有司罔不祗事頃者別致鷹狗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極多費損昔戒禽荒既非尋常所用

遠惟龍馭每以仁愛爲心彼耕象與耘鳥且增哀慕豈飛蒼而走黃更備畋獵有乖儀式無益崇嚴諸陵所有供奉鷹狗等並宜即停

天寶二年八月制曰禮祀者所以展誠敬之心薦新者所以申霜露之思自流火屆期商風改律載深追遠感物增懷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典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感游衣於漢紀成獻報於禮文宣示庶寮令知朕意今關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其遺教也(原注)今俗乃用十月一日(徐司寇曰)武王將東觀兵上祭於畢則墓祭間有行之者今必廢千餘年通行

之事以求合古經豈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所可異者末俗流失或假上墓之便召客宴會歌舞歡暢非墟墓生哀之情耳

厚葬

晉書索綝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二陵（原注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原注謂霸杜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原注漢書王莽傳赤眉發掘園陵惟霸陵杜陵完）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而劉向諫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爲後王

之則然攷之張湯傳則武帝之世已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者矣梁氏曰霸陵凡三被發張湯傳一也風俗通所云霸陵薄葬亦被發掘二也晉書所云三也蓋金玉珍寶必景帝爲之不依遺詔瓦器之制事秘莫知史不得錄耳蓋自春秋列國以來厚葬之

俗雖以孝文之明達儉約且猶不能盡除而史策所書未

必皆爲寶錄也楊氏曰非孝文之不能盡除或景帝之陷親于不義耳

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

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

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

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呂氏春秋節喪篇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

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

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愼也愼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貍抇之（原注抇讀曰掘）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貍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貍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

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椁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原注盩古抽字）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原注含珠口實也鱗施施玉於死者之體若魚鱗也）玩好貨寶鍾鼎壺濫（原注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濫取其冷也）轝馬衣被戈劒不可勝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原注室椁也題湊復累）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

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安死篇曰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瞚也（原注瞚古瞬字）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抇抇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抇之

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原注齊湣王楚平王燕王噲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原注作書之時秦初幷三晉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原注上猶前也是故大墓無不抇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甂者而逐之原注甂鬲同史記蔡澤傳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抇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

不變人徒（原注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陵隰則同乎陵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抇（原注東冢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冢被發也冢在城東因謂之東冢）齊未亡而莊公冢抇（原注莊公名購僖公之父在位六十四年）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璠璵收（原注此季平子意如之喪也主人桓子斯也收斂也）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

中原也（原注言必發招）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前代陵墓

漢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原注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原注師古曰信陵君也）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以與他事魏明帝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詔曰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蹋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宋武帝永初元年閏月壬午朔詔曰晉世帝后及藩王諸陵守衛宜便置格其名賢先哲見優前代或立德著節或寧亂庇

民墳墓未遠並宜灑埽主者具條以聞南齊明帝建武二年十二月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況乃身經南面負扆宸居或功濟當時德章一世而塋壟殘穢封樹不修豈直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埏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修理并增守衞梁武帝天監六年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寢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司勤加守護勿令細民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原注文選載任昉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詔漢魏晉諸帝陵

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藉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生民仁風盛德煥乎圖史暨歷數永終迹隨物變陵隧杳靄𣑱爲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敕所在諸有帝王墳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樵牧隋煬帝大業三年十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原注〕唐太宗詔見下唐元宗天寶三載十二月詔自古聖帝明王陵墓有頹毀者宜令管內量事修葺仍明立標記禁其樵采古人於異代山陵必爲之修護若此〔原注〕陳書淳于量傳坐就江陰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

宋熙寧中興利之臣建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唐之諸陵悉見芟刈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原注）宋史鄧潤甫傳小民何識自上導之靡存愛樹之思但逐樵蘇之利吁非一朝之故矣楊氏曰宋太祖亦有修祭前代陵墓之詔又曰宋人言利之害至於賣祠廟則耕陵寢其輕事也

金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閭山遼代山陵樵采（原注）金史斡魯古孛堇傳乾州後為閭陽縣遼諸陵多在此禁無所犯獨元之世祖縱楊璉眞伽發宋會稽攢宮不問此自古所無之大變也（原注）元史楊璉眞伽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

實錄洪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國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

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有經兵燹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而有司之能留意者鮮矣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昭然爲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各不聽墾殖陳文帝天嘉六年八月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遑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搢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之而

零落山丘變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天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修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封每車駕巡游眇瞻河雒之路故橋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恆守惟戚蕃舊壟士子故塋掩殣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墳冢破發絶無後者可脩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采庶幽顯式暢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四年九月壬午詔曰欽若稽古緬想往册英

聲茂實志深褒尚始茲巡省眺矚中塗漢氏諸陵北阜斯託寂寥千載邈而無祀歷選列辟遺迹可觀良宰名卿清徽不滅宜令所司普加研訪爰自上古洎於隋室諸有明王聖帝盛德寵功定亂弭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顯行緯武經文致君利俗丘壟可識塋兆見在者各隨所在條錄申奏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爲之致祭若有毀壞即宜修補務令周盡以稱朕意是則不獨前代山陵即士大夫之上墓並爲封禁亦興王之一事可爲後法者矣

停喪

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遷於是有不得

已而停者當焯言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原注晉書慕容儁載記）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原注通典）生者猶然況於既殁是以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所殺尸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論者嫌之（原注南史鄭鮮之傳鮮之議引楊臻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齊高帝時烏程令顧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尸骸不反而昌玄宴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淸議（原注南齊書本紀）振武將軍邱冠先爲休留茂所殺喪尸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敕其子雄方敢入仕（原注河南氏羌傳）當江左偏安之日而猶申此禁豈有死非戰場棺非異域而停久不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爲者哉晉書賀循

傳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回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改〕成案今世吳俗停喪不葬回避拘忌至於數十年雖世家富族往往如此安得賀循申嚴明禁哉舊唐書顏眞卿傳時有鄭延祚者〔原注〕新書朔方令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眞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聳動册府元龜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丙午敕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爲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爲無主或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賢只以稱家爲禮掃地而祭尚可以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絕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搢紳人士當體茲

懷應內外文武臣僚幕職州縣官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而宋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昺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原注並本傳）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魯公之刼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搢紳不許入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張稷若爾岐采皇甫謐之名作篤終論其下篇曰葬之習於侈也於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爲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

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得葬[楊氏曰]據公羊傳當是渴葬得字之訛也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苟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卽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去

得反於寢進而不得即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原注】晏子春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孔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主喪者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原注】父殁持重皆爲喪主不得除也其餘謂期以下至緦也【原注】劉世明曰衆子雖非喪主亦不得除 張憑謂已嫁之女猶不得除天性難可盡奪疑則從重孔叢子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原注】司馬溫公葬論亦云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踰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

葬以爲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與未及三月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即吉矣何也喪之即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爲禮起於既葬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故爲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爲而虞不虞則卒哭而祔皆無所爲而舉卒哭與祔不得舉又何爲而可以練何爲而可以祥且禫故雖踰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及三月而欲舉祥禫之禮行道之人弗忍矣原注喪服小記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注云謂練祥也葬月虞明月練又明月祥劉世明曰禮虞而柱楣翦屏練而毀廬居堊室祥而席禫而床今此虞及練祥雖爲局促猶追償其事若在異月以其本異歲也練祥之服變除之宜宜如其節也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與斯其所以寧斂形還葬縣棺而封而必不敢爲濫望奢求以至於久而不葬也與由是言之則人子之未葬其親者未

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
官乎反末代之澆風舉百王之墜制必有聖人起而行之
者
陳可大曰以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以主人未葬
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喪後之除
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夫未葬之喪期已下至
緦之親且不得變葛而爲之子者乃循葬畢之制而練而
祥而禫是則今之人其無父母也久矣
魏劉仲武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則及母丘儉敗仲武出
其妻（原注司馬師夷儉三族故仲武出妻）更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母丘氏立
別舍而不告絕及母丘氏卒正舒求祔葬陶不許正舒不

釋服訟於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綴絡數十年弗得以至死亡宋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大明（原注孝武帝年號）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重爲營冢壙（原注朱子采入小學善行篇）梁殷不佞爲武康令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及陳高祖受禪起爲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四兄不齊始迎喪柩歸葬不佞居處禮節如始聞喪若此者又三年唐歐陽通爲中書舍人丁母憂以歲凶未葬四年

居廬不釋服冬月家人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遇覺大怒遽令撤之元孫瑾父喪停柩四載衣不解帶此數事可爲不得已而停喪者之法

近年亦有一二知禮之士未克葬而不變服者而或且譏之曰夫飲酒食肉處內與夫人間之交際往來一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而實亡近於爲名然則必并其文而去之而後爲不近名邪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嗚呼夫習之難移久矣自非大賢中人之情鮮不動於外者聖人爲之弁冕衣裳佩玉以致恭衰麻以致孝介胄以致武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釋衰麻則其悲哀之心

痛疾之意必有觸於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謂以故興物而爲孝子仁人之一助也奚爲其必去之也（原注今吳人喪除服則取冠衰屨杖焚之服終而未葬則藏之柩旁待葬而服既葬服以謝弔客而後除且焚此亦餼羊之猶存者矣）詩曰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原注家語）後之議禮者必有能擇於斯者矣

又攷實錄永樂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后喪再期皇太子以母喪未葬禫後仍素服視事至几筵仍衰服八年七月乙巳仁孝皇后忌日以未葬禮同大祥（原注十一年二月葬長陵）夫天子之子尚且行之而謂不可通於士庶人乎

侈於殯埋之飾而民遂至於不葬其親豐於資送之儀而民遂至於不舉其女於是有反本尚質之思而老氏之書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亦過矣豈知召南之女迨其謂之〔原注〕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何至如鹽鐵論之云送死殫家遣女滿車齊武帝詔書之云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者乎馬融有言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其正俗之先務乎〔原注〕宋史孫覺傳知福州閩俗厚於昏喪其費無藝覺裁爲中法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五元史于文傳傳爲婺源知州婺源之俗男女昏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即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

之闋三月而婚喪俱畢

假葬

晉武帝太康中前太子洗馬郄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原注魏志曹休傳年十餘歲喪父時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假葬字始見於此三年卽吉詔用為征東參軍論者以為不合禮鄭志曰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今人遠離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闋矣可得除否荅曰葬者送親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偽反可以難禮乎

改殯

古人改殯之禮必反於宮寢不拘卽遠之制齊莊公以襄

公二十五年爲崔杼所弒葬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崔慶既死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夫白郭外之葬歷三年之久出而遷之路寢爲之改殯不以宮廷爲忌不以兵死爲嫌古人送往愼終之禮如此原注景公莊公之弟

張生洲曰世有違其鄉死柩歸不入門夫喪事有進無退示民卽遠今行者豈卽遠之謂乎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道喪車至於廟門不毀牆入適所殯大夫士死於道載以輲車入自門舉自阼階升適所殯此禮經之明文也左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惠叔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往殯於孟氏之寢哀二十六年宋景公游於空澤卒於連中大尹奉喪殯於大宮公羊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正棺於兩楹之閒然後卽位此二傳之明文也且又不止此左襄二十八年齊慶氏亡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是又改葬而反殯者也喪服記改葬緦注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則改葬亦從墓之墓耳而莊公以弒報葬特爲反殯以盡其禮此亦情之所至而

禮可義起者與夫改葬且可反殯而今俗乃如此亦可見禮之不講已久而人之拘於避忌大惑不解雖有孝子慈孫亦多圖於俗而不得自致者爲可哀矣或曰然則曾子問謂柩不可反何也曰此有進無退也謂出不可反非歸不可入也然則又謂入自闕何也曰闕者兩觀也而鄭氏則以爲毀宗而入異於生洵如其說則尸未大斂載尸入門如下所云者何獨不異於生邪且卽異於生固入於家矣曷嘗有避凶之說邪今人不避載尸入門而獨忌於柩抑何愚邪古者大夫出聘而死既斂於柩造於朝介將命夫柩可入鄰國之朝而不可入己之寢抑何謬之甚邪至於禁止入城之令則雖欲歸殯於家而不得其傷孝子之心抑又甚矣禁令限之既無如之何其無所限者顧又自從而禁之以爲避凶則古人所無以爲卽遠則非此之謂蒙故曰事有義託於古而實大悖乎古也雖然古人死而殯於廟於寢今則尸骨未寒置之荒煙蔓草閒者多矣又何怪乎柩歸不入門哉

漢和帝以梁貴人酷歿斂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宮追服喪制蓋附身附棺之物人子所宜自盡若宋之高宗於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椁上以欺其先人下以欺其百官兆姓誠千古之罪人

矣〔煬氏曰〕高宗此事情有可矜不得拘泥以為歎証

册府元龜載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遣宗正少卿李瓊往曹州簡行哀帝陵寢三年正月丙申敕曰朕顧惟寡德獲嗣丕圖奉先之道常勤送往之誠靡怠爰自重興廟社載展郊禋旋蕩滌於瑕疵復涵濡於慶澤蓋憂勞靜國曠墜承祧御朽若驚涉川為懼由是推移歲月鬱滯情懷恭念昭宗晏駕之辰少帝登遐之日咸罹酖毒遽殞龍顏委冠劍於仇讎託山陵於梟獍靜惟規制豈叶度程存愴結以爾淚固寢興而增惕慮思改卜式慰允懷宜令所司別選園陵備禮遷葬貴雪幽明之恨以申追慕之心凡百臣寮體朕哀感雖有是命以年饑財不足而止

火葬

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宋史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幷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景定二年黃震爲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爲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罔利合城愚民悉爲所誘親死即舉

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耶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發乃五月六日夜風雷驟至獨盡撤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其訴皇天震怒爲絕此根越明日據寺僧發覺陳狀爲之備申使府蓋亦幸此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行下本司勒令監造震竊謂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擗踊爲遷其親之尸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耶舉其尸而畀之火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紂爲炮烙之刑皆施之於生前未至戮之於死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

必有殃既葬焚煙徹於上或者天實災之然謂之殃則凶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麇之師子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尸猶有所不忍也衛侯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殆自古以來所無之事田單守卽墨之孤邑積五年思出萬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故襲用其毒誤燕人掘齊墓燒死人齊人望之涕泣怒十倍而齊破燕矣然則焚其先人之尸爲子孫者所痛憤而不自愛其身故田單思之五年出此詭計以誤敵也尉佗在粵聞漢掘燒其先人冢陸賈明其不然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燒王先人冢耳舉至不可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爲之也尹齊爲淮揚都尉所誅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說者謂其尸飛去夫欲

燒其尸仇之溪也欲燒之而尸亡是死而有靈猶知燒之可畏也漢廣川王去淫虐無道其姬昭信其殺幸姬王昭平王地餘及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昭平等乃掘其尸皆燒爲灰去與昭信旋亦誅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亦遂誅滅原注魏文帝終制略曰喪亂已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東海王越亂晉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夫越之惡固宜至此亦石勒之酷而忍爲此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於瘞焚其衣冠斬之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楊元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既開因以施之極惡之人原注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然非治世法也隋爲仁壽宮役夫

死道上楊素焚之上聞之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焚人者矣蔣元暉瀆亂宮闈朱全忠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盡其罪也楊氏曰元暉之事非實然殺也乃全忠誣何太后耳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況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則宋誅太子劭逆黨王鸚鵡嚴道育既焚而揚灰於河之故智也慘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爲佛法然聞佛之說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孫邪佛者外國之法今吾所處中國邪外國邪有識者爲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罔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欲望台慈

矜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罪倘榜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哀死愼終實非小補然自宋以來此風日盛國家雖有漏澤園之設而地窄人多不能偏葬相率焚燒名曰火葬習以成俗謂宜每里給空地若干爲義冢以待貧民之葬除其租稅而更爲之嚴禁焚其親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禮教可興民俗可厚也嗚呼古人於服器之微猶不敢投之於火故於重也埋之於杖也斷而棄之況敢焚及於尸柩乎荼毗之教始於沙門塞外之風被於華夏辛有之適伊川其亦預見之矣爲國以禮後王其念之哉原注列子言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熏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荀子言氏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蓋西羌之俗有之〔汝成案〕火葬之事杭城至今

猶沿其俗至爲慘傷而長官不爲禁止士大夫不知動色誠論習爲故常而今杭城火災日月相告往往一家火發延及數家或數十家甚至有通巷被焚者當火起時官民奔救莫之能止安知非此火化之魂積怨而致此厲也又案近世江西廣信一路又有所謂洗骨葬者旣葬二三年後輒啓棺洗骨使淨別貯瓦瓶內埋之是以爭吉壤者往往多盜骨之弊發而成訟輒貽官庫夫古人親死三寸之棺五寸之椁附身附棺之具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而窀穸之事尤爲嚴重蓋以葬埋爲兢兢乃今至于火葬洗骨葬火葬則焚棄其親洗骨葬則與受傷身死當官檢驗者何異安有仁人孝子乃恬不知怪相率而爲之不知禁絕哉

宋以禮教立國而不能革火葬之俗於其亡也乃有楊璉眞伽之事

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趙氏曰按月令已有掩骼埋胔後漢桓帝紀京師死者相枕若無親屬者可于官壖地葬之表識姓名爲設祠祭則後漢已有此制而宋初又已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見于范同奏疏天禧中于京城外四禪院買地瘞無主骸骨每具官給六

百文幼者半之見韓魏公君臣相遇傳又仁宗嘉祐七年詔開封府市地于四郊給錢瘞貧民之不能葬者神宗亦詔給地葬畿內寄菆之喪是漏澤之設不自蔡京始也特其名或起于京耳

期功喪去官

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攷之於書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譙元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寔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又風俗通云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憂不行劉衡碑云爲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邪相憂即日輕舉國令趙君碑云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

則弟喪亦謂之憂也度尙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重傳云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原注古人凡喪皆謂之憂其後母喪則謂之丁大憂見北史李彪傳）王純碑云拜郎失妹寧歸遂釋印紱晉陶淵明作歸去來辭自序曰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晉嵇紹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之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者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

爲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而潘岳悼亡詩曰亹亹期月周戚戚彌相慼又曰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是則期喪既周然後就官之證今代之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令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爲伍況三代聖賢之列乎

晉書傅咸傳惠帝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太傅楊駿咸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旨未下輒行造謁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張輔傳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劉隗傳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閤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並奏之

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徵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從之謝安傳期喪不廢樂王坦之以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頗以此譏焉當日期功之喪朝廷猶以爲重是以上挂彈文下干鄉議原注史記魏其武安傳丞相語灌夫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服謂期功之服是則漢時有服不預宴會之證舊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期大功喪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

望申明令式禁斷唐時格令未墜前經今則有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停殯宮而召親朋之會者至乃鑿踊方聞衿鞶已飾敗禮傷教日異歲滋宜乎板蕩之哀甚於永嘉之世嗚呼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楊氏曰世代之降大抵禮日益替法日益弛所以持世者俗說異端而已

裴庭裕楊氏曰庭裕或作廷裕見通鑑攷異東觀奏記大中朝有前鄉貢進士楊仁贍女弟出嫁前進士于瓌納函之日有期喪仁贍不易其日憲司糾論貶康州參軍馳驛發遣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九月敕原州司馬聶嶼擢從班列委佐親賢不守條章彊買店宅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半年別成姻媾棄母動逾於千里不奉晨昏令本處賜

死唐季五代之時其法猶重

册府元龜唐薛膺爲左補闕弟齊臨陳爲飛矢所中卒膺聞難不及請告馳馬以赴與弟褒庠處喪如禮膺去左補闕庠去河南縣尉直宏文館與褒皆屏居外野布巾終喪蹈名敎者推之

宋史王巖叟爲涇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養呂祖儉監明州倉將上會兄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然史之所書亦寥寥矣

漢人有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原注後漢書）劉焉（原注並蜀志）見於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則朝廷同

已許之矣其亦子貢築室於場二三子羣居則經之遺意
也與

總喪不得赴舉

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諸路貢舉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
見於崇政殿時稹冒總喪赴舉爲同輩所訟上命典謁詰
之引服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贖金殿一舉今
制非三年之喪皆得赴舉故士彌躁進而風俗之厚不如
昔人遠矣

喪娶

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
何以書譏何譏爾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

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然則納幣猶譏而況於昏嫁乎唐高宗永徽中衡山公主將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于志寧上疏言禮記曰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春秋書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原注漢文帝詔曰天下吏民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衰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

惟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宜繼美義軒齊芳湯禹宏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豈非有國之典本於天經地義故守禮之臣猶得引經而爭者哉

晉書載記言石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在喪嫁娶原注時勒號所部為國人

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妻亡服內昏娶聽離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喪昏娶聽離法僭國閏朝猶然今人反不講此楊氏曰今人有乘新喪而娶者謂之拔親或云白親世俗澆漓喪婚敗禮莫斯極矣

實錄正統十三年四月楚王季埱奏弟大冶王季堄擇武

昌護衛指揮同知翟政妹爲妃昏期在邇不意叔崇陽王孟熚薨逝季埂應持服未敢成昏上命禮部議言王於崇陽王當服期年緣崇陽王未薨之先君命已下節冊到日合令妃翟氏拜受候服滿成昏從之原注正月乙未遣永康侯徐安等持節冊封王妃

天順三年十月庚戌瀋王佶焞奏父康王存日擇潞州民李剛女爲弟永年王妃李磐爲妹長平郡主儀賓已受封冊未及成昏而父王薨今父喪已越大祥陰陽書謂明年爲弟妹婚不利乞允於今年擇日嫁娶禮部侍郎鄒幹言三年之喪禮之大者服內成親律有明禁今瀋王與郡王郡主俱父喪未終乃惑於陰陽之說而欲廢此喪制乞行

長史司啓王俾待服闋成禮上曰是長史不能輔導之罪也其命巡按御史執問如律

十月癸丑廣靈王遜烒薨癸酉敕靈丘王遜烇曰所奏第四子第五子俱鎮國將軍并女臨城縣主俱已奏報欲於本年九月後成婚且爾兄初喪正哀戚不暇之時乃欲爲男女成婚以廢大禮是豈所忍爲哉不允所奏

憲廟大婚在天順八年之七月雖託之遺詔而士大夫多以爲非故南京禮部右侍郎章綸有請待來春之奏

衫帽入見

唐書李訓傳文宗召見訓以衰麤難入禁中令戎服號王山人宋史蔡挺傳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

喪聽以衫帽入則唐宋有喪者不敢假公服也今人干謁官長輒易青黑與常人無異是又李訓之不如乎

奔喪守制

記曰奔喪者自齊衰以下是古人於期功之喪無有不奔者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喪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皆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數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按成案以尊降之禮例之妻適子喪宜去官伯叔父兄弟可不去官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不許奔喪詔從之此出於一時權宜之政沿習以來至三百年遂以不奔喪

守制爲禮法之當然而倍死忘哀多見於搢紳之士矣楊氏曰其弊總由于遠宦若近在三五百里即少曠廢之患矣

實錄又言二十七年四月署北平按察司事監察御史陳德文奏言嫁母劉氏卒乞奔喪許之德文四歲喪父家貧隨母嫁陳氏後年長歸宗至是其母卒時已除奔喪之制德文懇請甚至上特憐而許之是聖祖雖依吏部之奏而仍通於人子之情固未嘗執一也

三代聖王教化之事其僅存於今日者惟服制而已喪亂以來浸已廢墜竊謂父母之喪自非金革不得起復著之

國典沈氏曰沈世泊云案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陽公晏殊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攷例以服

闕為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人人所知其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喪並依洪武初年之制許令解官奔赴（原注姊妹妻子雖期喪不必解官）服滿補職其他雖持重服而不去官者（原注唐制為嫡子斬衰三年而不去官）及大功以下喪者京官許以素服朝參不預慶賀（原注唐書王方慶傳見上　元宗開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丁亥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每當正旦及緣大禮應朝官并六品清官並衣朱衣六品已下並許通著緣袴褶朔望日文武朝集使並服袴褶如有慘故準式不合著朱衣袴褶者其日聽不入朝　暢當傳入公門變服今期喪已下慘制是也）在外諸司素服治事（原注公服之內仍用麻葛）祭祀宴會俾佐貳攝之未任之官無得謁選生員但歲考不赴科舉庶人之家不許嫁娶十五月禫後復故其有期功喪宴會作樂者官員罷職士子黜退仍書之申明亭以示清議庶幾民德歸厚若貧緣

干請之風亦不待禁而衰止矣

洪武十一年二月廣西布政使臧哲以母喪去官上思之特遣人賜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自後凡官以父母喪去職而家居者皆有賜焉十七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員丁憂已在職五年廉勤無贓私過犯者照名秩給半祿終制在職三年者給三月全祿

丁憂交代

昔時見有司丁父母憂聞訃奔喪不出半月近議必令交代方許離任至有欠庫未補服闋猶不得歸者是則錢糧爲重倫紀爲輕既乖宰物之方復失使臣之禮其弊之由始於刻削太過蓋昔者錢糧掌於縣丞案牘掌於主簿稅

課掌於大使（原注余家有嘉靖年買地文契皆用稅課司印萬歷後用縣印）爲令者稽其要而無所與焉又皆倖足以贍其用而不取之庫藏故閭詐遞行無所留滯而亦不見有那移侵欠之事今則州縣之中錙銖之末上盡取之而大吏之誅求尤苦不給庫藏罄乏報以虛文至於近年天下無完庫矣即勒令交代亦不過應之以虛文徒滋不孝之官而無益於國計盈虛之數也嗚呼君人者亦知養廉爲致孝之源乎

陶侃謂王貢曰杜弢爲益州刺史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遂來降而弢敗走今日居官之輩大半皆如杜弢然如此之人作賊亦不能成也

史言梁高祖丁文皇帝原注高祖父丹陽尹順之憂時爲齊隨王鎮西諮議參軍在荆鎮髣髴奉問便投劒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前行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及居帝位立七廟月中再過每至展拜常涕泗滂沱哀動左右然則明王孝治天下而不遺小國之臣必有使之各盡其情者矣

洪武八年八月戊辰詔百官聞父母喪者不待報許即去官時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聞父母之喪必待移文原籍審覈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臣竊以爲中外官吏去鄉或一二千里或且萬里及其文移往復近者彌月遠者半年使爲人子者銜哀待報比還家則殯葬已畢豈惟莫覩父母容體雖棺柩亦有不及見者揆

之子情深可憐憫臣請自今官吏若遇親喪許令其家屬陳於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赴然後覈實庶人子得盡送終之禮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上然之故有是命

武官丁憂

晉書言姚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宋岳飛乞終母喪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元史言成宗詔軍官除邊遠出征其餘遇祖父母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然則令制武官不丁憂非一道同倫之義也國史言洪武二十八年蘭州衛指揮僉事徐遵等以父及祖母病卒奏乞扶柩歸葬鄉里廷議勿許上特可之豈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邪

居喪飲酒

唐憲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京兆府奏故法曹陸賡男慎餘與兄博文居喪衣華服過坊市飲酒食肉詔各決四十慎餘流循州博文遞歸本貫（原注冊府元龜）十二年四月辛丑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宴飲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于頔以不能訓子削階（原注舊唐書本紀）以禮坊民而法行於貴戚此唐室之所以復振也

姚興時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入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

不敢見僭亂之國猶有此人

匿喪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憂大理寺斷流奏敕賜以允從人望嗣守帝圖政必究於化源道每先於德本貴持國法以正人倫孟昇身被儒冠職居賓幕比資籌畫以贊盤維而乃都昧操修但貪榮祿匿母喪而不舉爲人子以何堪瀆汚時風敗傷名教五刑是重十惡難寬將復投荒無如去世可賜自盡其觀察使判官錄事參軍失於糾察各有殿罰

國恤宴飲

春秋傳言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原注衛大夫孫文子邑）聞

鍾聲焉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原注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原注獻公卒未葬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漢魏以下有山陵未成而宴飲者漢書元后傳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其兄子成都侯況免爲庶人歸故郡魏書甄楷傳除祕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是也有國喪未期而宴飲者晉書鍾雅傳拜尚書左丞奏言肅祖明皇帝棄背萬國尙未期月聖主縞素百寮慘愴尙書梅陶無大臣

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是也原注時穆后臨朝特原不問然百僚憚之有國忌而宴飲者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二年五月丁巳駙馬都尉郭曖王士平及曖弟曙暄坐代宗忌日宴飲貶官歸第是也此皆故事之宜舉行者禮者君之大柄可聽其頹弛而不問乎

宋朝家法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過於前代者數事如人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一也外言不入于梱二也未及末命卽立族子爲皇嗣三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至三百

餘年若其職官軍旅食貨之制冗雜無紀後之爲國者並當取以爲戒楊氏曰不殺大臣是美事然如蔡京秦檜丁大全諸人則失刑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五終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明經

今人但以貢生爲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原注大唐新語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爲六科）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原注金史移剌履傳進士之科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原注葉石林避暑錄話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本朝初唯用進士其罷明經不知自何時仁宗患進士詩賦浮淺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閻氏曰金有經義進士詞賦進士進士中亦分二目）

唐時入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注疏謂之

帖括義者病其不能通經權文公謂注疏猶可以質驗不者儻有司牽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并注疏而不觀殆於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秀才

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元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原注舊唐書職官志則云秀才有唐已來無其人王氏曰唐時秀才則爲尤異之科不常舉大約終唐之世爲常選之最盛者不過明經進士兩科而已杜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

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原注新唐書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士人所趨嚮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黄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原注秀才字出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而儒林傳公孫弘等之議則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元宗御譔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爲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爲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

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當也原注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已後復有秀才舉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貼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登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乃令長官特考其常年舉送者並停冊府元龜又言代宗朝楊綰為禮部侍郎請制五經秀才科事寢不行而舊唐書儒學傳馮伉大歷初登五經秀才科則是嘗行之而旋廢耳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匡判曰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原注文選任昉為蕭揚州作薦士表訪對不休質疑斯在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原注容齋三筆謂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為貢舉科目之最而今世俗以為相輕之稱

明初嘗舉秀才原注洪武十五年徵至秀才數千人如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為蘇州府知府童權為揚州府

知府俱賜冠帶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爲翰林應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是也亦嘗舉孝廉（原注）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丙午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德爲應天府尹是也此辟舉之名非所施於科目之士今俗謂生員爲秀才舉人爲孝廉非也

舉人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事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原注）太祖實錄許瑗饒之樂平人至

正中兩以易經舉下鄉皆第一會試不第日鄉舉在宋為漕試謂之發解第一階之解不送南宮會試耳試不第者須再試未階以入仕也及累舉不第然後有推恩焉謂之特奏名不復繫諸鄉舉矣元時亦然至國朝始定為入仕之途則一代之新制也　按宋時亦有不須再試而送南宮者謂之免解進士澠水燕談仁宗籍田時許開試封國學舉人陪位因得免解

不若今人以舉人為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目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原注孟浩然應進士不第杜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溫庭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不第吳筠舉進士不第皇甫鎛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五代史亦然敬翔乾符中舉進士不中鄭遨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李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鄭珏舉進士數不中司空頲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馮玉少舉進士不中李鏻少舉進士累不中賈緯少舉進士不中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辭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原注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是年賜第八百五人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

之謂之舉人原注唐文宗開成三年五月丁巳朔勅禮部貢院進士舉人歲限放三十人及第進士舉人者謂舉進士之人也進士即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趙氏曰今會試中式者禮部放榜但云會試中式舉人必俟殿試後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始謂之進士或有事故不及赴殿試者尚是中式舉人不得稱進士蓋猶沿唐宋遺制

永樂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體朝廷求賢之盛心苟圖虛譽有稍能行文大義未通者皆領鄉薦冒名貢士及至會試下第其中文字稍優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國監以致天下士子競懷僥倖不務實學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雙流縣知縣孔友諒上言乞將前此下第舉人通計其數設法清理是明初纔開舉人之塗而其弊即已如此然下第舉人猶令

入監讀書三年許以省親未有使之游蕩於人間者正統十四年存省京儲始放回原籍其放肆無恥者游說干謁靡所不爲已見於成化十四年禮部之奏至於末年則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於是崇禎中命巡按御史考察所屬舉人間有黜革而風俗之壞已不可復返矣沈氏曰田間文集崇禎間擬上興學取士書有云國初特重國子監設爲六堂積分之法詔勳戚公卿大臣子弟讀書其中舉人下第者入監郡邑生員每歲選其俊彥者貢入國子監充太學生則是歲貢者每歲一貢蓋選士也故國初由監生起家者多致大官蓋舉人與歲貢皆稱監生也自朝廷不重太學積分法廢舉人貢生罕入其中而所爲歲貢又皆郡邑諸生之久于學宮需次待年而貢者非俊秀之選也于是歲貢資格益下又皆暮齒頹齡其足爲國家用者少矣

進士

進士即舉人中之一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

士原注唐人未第稱進士已及第則稱前進士雍錄引唐人詩云會題名處添前字 通鑑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游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諠然遂沈廢終身是未及第而稱進士也試畢放榜其合格者曰賜進士及第後又廣之曰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所以異於同試之人者在乎賜及第賜出身而不在乎進士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罷進士立三舍之法今賜承議郎徐禋進士出身於名實未正乞改賜同上舍出身從之

科目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

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原注唐書選舉志）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原注困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有八十有六）故謂之科目（原注宋王安石始罷諸科）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也（黃氏曰今特設一科以待士是有科而無目愚謂宜倣其意而行之略取今之試士者稍變其法而分爲數科其一曰精通經術科法在取十三經之義疏比附其異同而質以所疑如古條議之法其二曰博綜典故科法在取史書所載或專舉一事或兼數事使之論列其得失是即古者史學之科也其三曰洞達時務科此即今對策之法必使之昌言無諱直陳所見庶有以見其抱負其四曰富有才華科試以詩賦而兼之以表可也其五曰明習法律科法在取古人已事與部案之疑難者設爲甲乙之語使之剖決毋拘聲律對偶若是各條爲五事而試以一場務精其選而不必廣其額其所取之士量才授職而勿使遽列於清要若　國家必欲求特達之彥則

宜設拔萃一科隨時定制使凡中已上諸條無問於已仕未仕者皆得就試焉取之以至嚴而待之以不次則尤足以鼓舞其才矣至於童子之試則不妨仍以八股從事蓋初學之士惟以明理爲急也

王維楨欲於科舉之外倣漢唐舊制更設數科以收天下之奇士不知進士偏重之弊積二三百年非大破成格雖有他材亦無繇進用矣趙氏曰有明一代最重進士凡京朝官清要之職舉人皆不得與郎同一外選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僅得遙遠簡小之缺其升調之法亦各不同甲科爲縣令者撫按之卓薦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數年卽得御史部曹等職而乙科沈淪外僚但就常調而已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給事陸粲雖疏請變通隆慶中閣臣高拱亦請科貢與進士並重然終莫能挽甚至萬歷三年特詔撫按官有司賢否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而積重難返加故也明史邱橓疏云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等及焉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賈三近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苛戾

是以為舉人者非頭童齒豁不就選此可以見當時風尚矣

制科

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曰所謂制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楊氏曰又有臨

雖不顧何節寧邦科薛少保稷所應也長才廣度沈迷下僚科張倚所應也文詞雅麗科彭殷賢所應也道侔伊呂科張曲江所應也詞標文苑科張道濟所應也洞曉元經科獨孤常州所應也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李元成所應也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禪太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不爲無得也王氏曰唐有得進士第後又中制科者如劉賁擢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馬懷素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閻朝隱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賀知章擢進士超拔羣類科有得明經第後又中制科者如歸崇敬擢明經舉博通墳典科有得官後又中制科者如張鷟登進士第授岐王府參軍以制舉皆甲科再調長安尉殷踐猷爲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之類是也

宋初承周顯德之制設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景德增爲六科熙寧以後屢罷屢復宋人謂之大科原注葉祖洽傳太宗歲設大科邵氏聞見錄富鄭公初游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

才當以大科名世今以殿試進士亦謬謂之制科

宋徐度卻埽編曰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又詔文臣於內外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楊氏曰武足安邊四字羨天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曾犯贓罪及私罪情理輕者並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

狀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候到下兩
省看詳如詞理優長堪應制科具名聞奏差官考試論六
首合格即御試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
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並許本處轉運
司逐州長吏奏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有行止
別無玷犯者即納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
即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部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
實有文行可稱者即以文卷送禮部委主判官看詳選詞
理優長者具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科熙寧中悉罷
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一道建炎間詔復賢良
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

高宗立博學宏辭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後得人爲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場詔誥表三題內科一道亦是略倣此意而苟簡濫劣至於全無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則專重初場之過也（孫氏曰沈作喆寓簡云子中進士科後從石林於卞山子時欲求試博學宏詞石林曰宏詞不足爲也宜留心制科工夫據此則宋世所謂博學宏詞非制科也近人爾博學宏詞爲制科者蓋制舉無常科以待天下之才傑以天子親策之故謂之制科宋高宗創舉此名三歲一試與制舉無常科者異然亦必召試定等而後授官則亦可謂之制科也）

甲科

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

科進士有甲乙二科閻氏曰按唐書諸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所讀一大經經策全得爲甲第策得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勑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天寶十三載〔元〕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原注冊府元龜杜甫哀蘇源明詩曰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然則今之進士而概稱甲科非也趙氏曰今世謂進士爲甲榜以其曾經殿試列名於一二三甲也舉人謂之一榜後以進士有甲榜之稱遂以一爲乙而以舉人爲乙榜非也又曰宋時進士三甲之外又有四甲五甲朱子乃紹興十八年王佐榜下五甲九十名汪氏曰朱子有同年錄在杭州孤山朱子祠内錄云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歲外祝氏偏侍下第五一兄弟無一舉娶劉氏曾祖衜祖森承事郎父松承議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羣玉鄉三桂

里父爲戶

隋書李德林傳楊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是則北齊之世卽已多無甲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見漢書儒林傳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爲郎匡衡傳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原注褚先生補史記

十八房

今制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經謂之十八房原注宋史各房分經始於理宗紹定二年嘉靖末年詩五房易

書各四房春秋禮記各二房止十七房萬[曆]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減書一房仍止十七房至丙戌書易卷並多仍復書爲四房始爲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詩各一房爲二十房（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四十四年會試同考凡二十員詞臣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視癸未以前十七房時各衙門俱增一人云）天啟乙丑易詩仍各五房書三房春秋禮記各一房爲十五房崇禎戊辰復爲二十房辛未易詩仍各五房爲十八房癸未復爲二十房今人概稱爲十八房云

戒庵漫筆曰（原注江陰李詡著）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刻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抄得燈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

三文憶荆川順之〔原注〕唐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原注〕薛應旂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為從臾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原注〕愚按宏治六年會試同考官靳文僖批已有自板刻時文行學者往往記誦鮮以講究為事之語則彼時已有刻文但不多耳楊子常彝〔原注〕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鈎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士驌〔原注〕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

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昔巨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去宋元未遠已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原注）宋史理宗朝姦弊愈滋有司命題苟簡或執偏見臆說或發策用事諱牟所取之士既不精數年之後復俾之主文是非顛倒逾甚時謂之謬種流傳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閻氏曰按歸太僕送童子鳴序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歎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為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其議論與顧氏正同）昔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卜周之衰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則父師交相譙呵以為必不得顓業於帖括而將為坎軻

不利之人豈非所謂大人患失而惑者與（原注陸氏曰大人懼違衆而失位心志惑亂故徇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學）若乃國之盛衰時之治亂則亦可知也已

經義論策

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人唐宋用詩賦雖曰雕蟲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經義始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呂惠卿王雱等為之（原注宋史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命中書撰大義式頒行）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係在外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較祖宗舊制御試進士賦詩論三題施行已浩逕前後得人不少況今朝廷見行文

字多係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請行祖宗三題舊法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是當時卽以經義爲在外準備之文矣（原注）宋史徐禧傳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術變士十已八九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陳後山談叢言荆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荆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并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魏鴻傳曰）四書五經命題以正其本變八股制論策使人得盡其材適於實用以救其敗請言其法凡童子試小學論一道科經書白文三四書一易書詩禮所占經一春秋傳一令自某處起默書至某處止兼唐人考字宋人帖括之意弟子員試四書一道所占經一道策一道鄉試策一

道春秋一道判一道四書一道所占經一道會試策二道判六道凡小學四書經爲論無定體無短長格及稱引秦漢以下得失當代時務諸禁凡命題毋割裂章句以巧文毋褻而不經凡判必依律去對偶如讞獄之語或設事造題使議其罪凡試策試州縣者策以其州縣之利害鄉試策以其鄉會試策以天下之利害會試之策槪論國勢治道或古人當國事業者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職命題者一自爲弟子員各使占其所能專才者對一科通才者對數問中進士廷試則使雜陳其所見而考覈之以定其官

趙鼎言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亦謂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而習其所爲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謂時文旣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譔無根之語原注前輩時文無字不有出處今但令士子作文自注出處無根之語不得入文自當屛黜而退矣金史明昌元年令舉人程文所用故事可自注出處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爲白徒而一舉於鄉卽以營

求闕說爲治生之計於是在州里則無人非勢豪適四方則無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寧斯民之淳厚豈非卻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太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原注元制有四書疑本經疑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此即宋時之法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日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詔文有曰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

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俾讀此制眞所謂求實用之士者矣至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沈氏曰四書義限二百字以上經義論策俱三百字以上亦見太祖實錄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原注二十五年二月甲子儒學生員兼習射與書算俾其科貢兼考之後寢不行 宣德四年九月乙卯北京國子監助教王仙言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學算法略不曉習改入國監歷事諸司字畫齷齪算數不通何以居官涖政乞令天下儒學生員兼習書算上從之沈氏曰元史選舉志科目篇仁宗皇慶二年定科場事宜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爲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

集注復以已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已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鄉會試同例

鄉試用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會試用次年二月初一日初三日初五日每三歲一次開試不用子午卯酉年御試三月初七日漢人南人試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時務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成

元統中復稍變程式減蒙古色目人明經二條增本經義易漢人南人第一場四書疑一道爲本經疑增第二場古賦外詔誥章表一道趙氏曰宋時秋試在八月春試在二月元明因之萬歷戊戌御史喬璧星以舉子重裘而進便于懷挾請改期于三月用單袷衣則弊可清李九我駁之張幼于亦有會試移期議一篇然終明之世未嘗改也

本朝始改三月遠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無呵凍之苦衣單無懷挾之弊最爲善政至殿試之期元時在三月初七日明初在三月一日謝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改在十五日後遂爲例然二月會試而三月朔即殿試則禮闈中閱文爲日無幾豈不太促

本朝殿試在四月二十五日傳臚在五月朔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

（改四月二十一日殿試二十五日傳臚）

四書疑猶唐人之判語設為疑事問之以觀其學識也四書義猶今人之判語不過得之記誦而已苟學識之可取則劉蕡之對止於一篇已足盡一代之人才徒以記誦之多書寫之速而取其長則七篇不足為難而有併作五經二十三篇如崇禎七年之顏茂猷者（原注奉旨特賜中式及殿試第二甲第二名賜進士出身）亦何裨於經術何施於國用哉

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詔於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累賜羅綺襲衣巾韡禮遇甚厚（原注後來庶吉士之制實本於此）是則聖祖所望於諸生者

固不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無通經之士使一代頒
後之典但止於斯可歎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廟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朝
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繇牧守匪人牧守匪
人繇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
理不明此豈可任安民之寄當日貢舉之行不過四十年
而其弊已如此乃護局之臣猶託之祖制而相持不變乎
沈氏曰萬歷二十二年七月己卯禮部覆御史俥繼茂敷
陳科塲事宜八條而以正文體爲第一義謂純正典雅之
詞不出傾邪側媚之口怪誕險詖之說必非坦夷平易之
衷近日士習敝壞皆由主司不務崇雅斥浮而奇詭獲售
宜其從風而靡也今後會試主考宜申飭分房務取純雅
合式不得雜收奇僻爲海內標其兩京各有試錄硃墨卷
解到禮部逐一看詳如仍踵弊風者士子除名試官有參
處上是其議　四十三年十二月戊辰禮部題申飭會場

事宜其中文禁云文必爾雅純粹平正通達一一合先民典型者收如否則雖才情奇豔者不錄怪僻者貼出示戒甚則仍議罰科其限字以五百為率揭曉後本部會同禮科細閱

三場

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重輕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略於考古主司閱卷復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為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宋嘉祐中知諫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人為率請寬其日限

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謬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錢氏曰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鑑別不過四書文而已四書文行之四百餘年場屋可出之題士子早已預擬每一榜出鈔錄舊作幸而得雋者蓋不少矣今欲革其弊易以詩賦論策則議者必譁然阻之以爲

聖賢之言不可不尊士子所習難以驟改其說必不行其弊終難革也竊謂宜以五經文爲第一場四書文爲第二場五經卷帙既富題目難以預擬均爲八股之文不得委爲未習如此則研經者漸多而勦襲雷同之弊庶幾稍息乎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復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闒劣之徒無所僥倖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

擬題

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

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卽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較之風簷結構難易迥殊四書亦然發榜之後此曹便爲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予聞昔年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又聞嘉靖以前學臣命禮記題有出喪服以試士子之能記否者百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刪去不讀今則并檀弓不讀矣書則刪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顧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等篇不讀詩則刪去淫風變雅不讀易則刪去訟否剝遯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

盈尺（原注隋書崔賾傳）因陋就寡赴遠邀時（原注舊唐書薛謙光傳）昔人所須十年而成者以一年畢之昔人所待一年而習者以一月畢之成於勦襲得於假倩卒而問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知爲何書者故愚以爲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請更其法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於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三傳以及唐宋諸儒不同之說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原注漢人所謂發策決科者正是如此）其對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原注宋史劉恕傳舉進士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召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其所出之題不

限盛衰治亂（原注：宋文鑑載張庭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經義一篇）使人不得意擬而其文必出於場中之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又不然則姑用唐宋賦韻之法猶可以杜節抄剽盜之弊蓋題可擬而韻不可必文之工拙猶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謄一過而中式者矣其表題專出唐宋策題兼問古今（原注：如王梅溪集中所載）人自不得不讀通鑑矣夫舉業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為無益於經學者也今猶不出於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讀書不通五經者必不能通一經不當分經試士且如唐宋之世尚有以老莊諸書命題如卮言日出賦至相率扣殿檻乞示者今不過五經益以三禮三傳亦不過九經而

已此而不習何名爲士宋史馮元授江陰尉時詔流內銓以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人治一經而至皓首子何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宋檢討曰試士之法宜倣洪武四年會試之例發題先五經而後四書學使府州縣衞宜經書並試亦先經後書蓋書所同而經所獨專精其所獨而同焉者不肯後於人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

石林燕語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徧讀五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學詩習之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敎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多遺誤若今人問答之間稱其人所習爲貴經自稱爲敝經尤可笑也

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覬倖之人少少一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

墨子言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若責士子以兼通九經記通鑑歷

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爲必好學能文之士喜而不學無文之士懼也然則爲不可之說以撓吾法者皆不學無文之人也人主可以無聽也

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示以讀書學問之法暫停考試數年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晉元帝從孔坦之議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原注胡三省注緩爲之期曰申〕古之人有行之者〔汝成案科舉得人視所尊尚進士明經充選則一昔人論停年長名尚壅銓政豈有科目可使沈滯此非揣本言也〕

題切時事

考試題目多有規切時事亦虞帝予違汝弼之遺意也宋史張洞傳試開封進士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君近則盡官師之規遠則通鄉校之論此義立而爭諫之塗廣矣

天啟四年應天鄉試題令夫奕之爲數一節以魏忠賢始用事也浙江鄉試題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以杖殺工部郎萬燝也七年江西鄉試題皜皜乎不可尚已其年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建祠國學也原注萬齡疏以忠賢芟除奸黨爲誅少正卯定三朝要典爲作春秋請上特製碑文并祠其父於後室以比於啟聖崇禎三年應天鄉試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諸臣初定逆案也此皆可以開帝聰而持國是者時當季葉而洒水鶴鳴之義猶存於士大夫可以想見先朝之遺化若崇禎九年應天鄉試春秋題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以公孫彊比

陳啟新是以曹伯陽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啟七年順天鄉試書經題我二人共貞以周公比魏忠賢則又無將之漸亦見之彈文者也（沈氏曰趙維寰雪廬焚餘稿云甲子科各鄉試錄語多觸忌魏璫一切繩之如陳子壯方逢年顧錫疇章允儒輩幾二十人前後俱削奪自是丁卯諸典試者其出題屬辭皆極意獻媚其不爲觸忌亦不爲獻媚者獨江西福建二三錄耳）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邊邊臣不納雖有社稷爲重之說然當時朝論卽有以奉迎之緩爲譏者順天鄉試題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節蓋有諷意

試文格式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

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原注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爲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原注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爲時文者豈必裂規偭矩矣乎

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爲多此宋人相傳之格原注本之唐人賦格錢氏曰宋季有魏天應論學繩尺一書皆當時應舉文字有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式是論亦有破題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皆然爲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衒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曆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塲頂格寫次行曰四書下一格次行題目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塲皆然至試文則不

能再下仍提起項格此題目所以下二格也若歲考之卷則首行曰四書項格寫次行題目止下一格經論亦然原注須知自古以來書籍文字首行無不項格寫者後來學政苟且成風士子試卷省卻四書各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依大場之式概下二格聖經反下自作反高於理爲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異者沿此之例不論古今詩文概以下二格爲題萬歷以後坊刻盛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而同之如題曰周鄭交質下二格其行末書左上明題曰伯夷列傳下二格其行末書司馬遷變歷代相傳之古書以肖時文之面貌使古人見之當爲絕倒

程文

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爲舉人之式試後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別謂之墨卷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十四年正月禮部議試錄程文宜照鄉試例刪原卷不宜盡掩初意從之十五年八月命禮部會同翰林院取定開國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餘篇刊布學官以爲準則時禮部尚書爲沈鯉兼官翰林學士

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爲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爲之故日趨而下鼂董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

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異之才出矣

判

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於近年士不讀律止鈔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戶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爲可笑通典選人條例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牓示以懲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爲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稾草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

下放罪（原注宋史太祖紀開寶六年八月丁酉泗州推官侯濟坐試判假手杖除名）夫以五代偏安喪亂之餘猶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統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目爲通弊不行覺察傳之後代其不爲笑談乎

試判起於唐高宗時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後日月寖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楊氏曰如文苑英華所載黄鬮判之類）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

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今國朝之制以吏部選人之法而施之貢舉欲使一經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設甲乙止據律文尤爲正大得體但以五尺之童能强記者旬日之力便可盡荅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葢此法止可施於選人引試俄頃之間而不可行之通塲廣衆竟日之久宜乎各記一曹互相倒換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實廢者此類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不乖經義者乎

經文字體

生員冒濫之弊至今日而極求其省記四書本經全文百

中無一更求通曉六書字合正體者千中無一也簡汰之
法是亦非難但分爲二場第一場令暗寫四書一千字經
一千字脫誤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貼出除名第二場乃考
其文義則異才相之射僅有存者矣或曰此末節也豈足爲
才士累夫周官教國子以六藝射御之後繼以六書而漢
世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以周官童子之課而責之
成人漢世掾吏之長而求之秀士猶且不能則退之隴畝
其何辭之有北齊策孝秀於朝堂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
席後書迹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
僭霸之君尚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主而不思除弊
之方課實之效與天下因循於溷濁之中以是爲順人情

而已權文公有言常情爲習所勝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者邪古今一揆可勝慨息

史學

唐穆宗長慶三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侑言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絶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科及三傳科通典舉人條例其史書史記爲一史漢書爲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爲一史三國志爲一史晉書爲一史李延壽南史爲一史北史爲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

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

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其爲一史原注朱子亦嘗議分年試士以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時務律曆地理爲一科今史學廢絕又甚唐時若能依此法舉之十年之間可得通達政體之士未必無益於國家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爲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宮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爲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史言薛昂爲大司成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嘗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按成案昂元豐進士始主王氏學後又依附蔡京至舉家爲京諱昂嘗誤及卽自批其頰詔鄙至是奚止俗佞其請罷史學宜矣

日知錄集釋卷十六終